武俠世界



$2.00

742

·特別介紹·



小鬼子傳奇故事： **玻璃人** 上官庸·著

他一見有人弄碎玻璃便要發狂，甚至親手殺死弄破玻璃的人，最後，他却葬身在一大堆玻璃之中。

"玻璃人"是一篇緊張曲折的驚險小說，是期刊出，請即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4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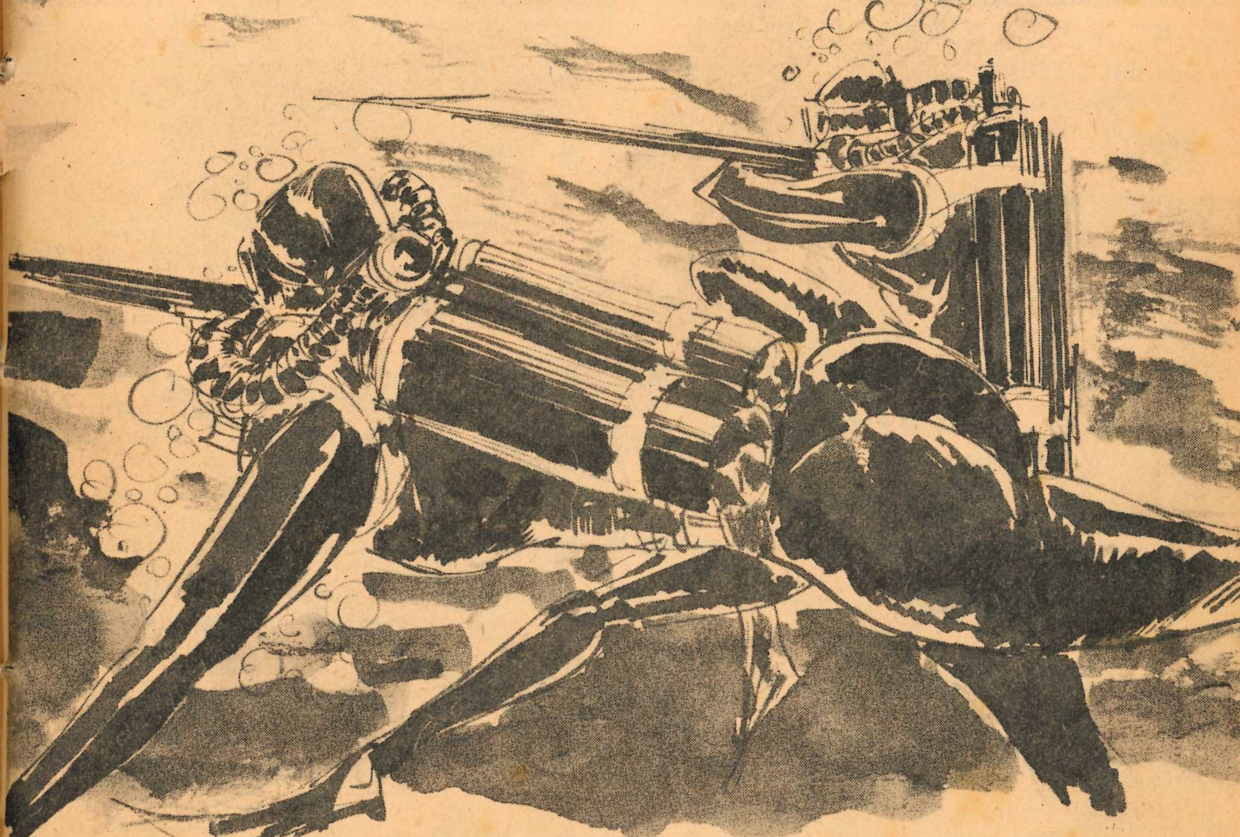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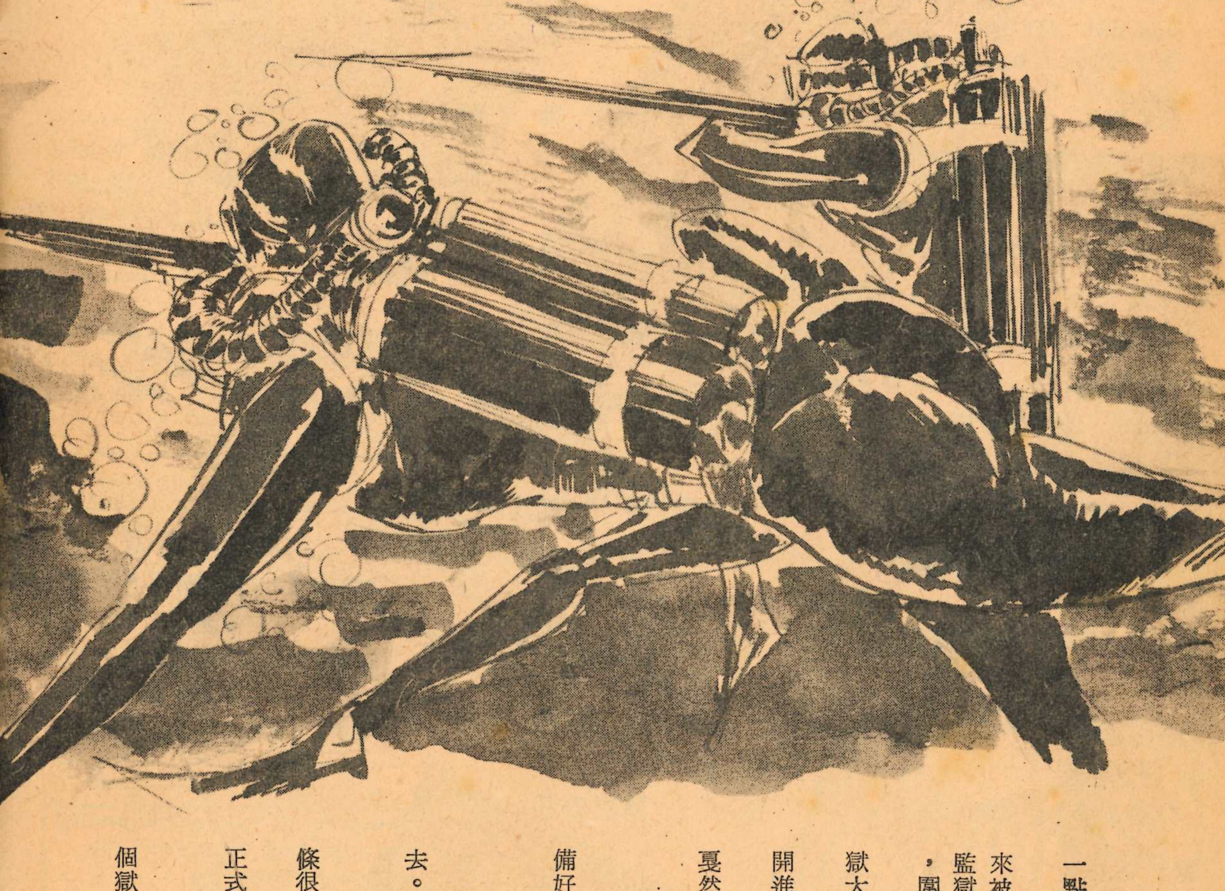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玻璃人







死囚逃獄　驚心動魄

凌晨，四週一片死寂，在「市立監獄」的附近，更是一點聲息都沒有。

「市立監獄」位於郊外，本來是一片荒蕪的地方，後來被政府選作建築監獄之地，它佔地十餘畝，面積甚大，監獄中都是兩層式的建築物，四週有高約兩丈的圍牆繞着，圍牆上都用鐵絲網防禦。

忽然，一輛黑色房車風馳電掣而來，當時房車接近監獄大門之際，鐵柵自動地打了開來。

司機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劃破了四週的寂靜，開進監獄之中。

那車子來到了「市立監獄」居中的一幢建築物大門，戛然而止，自車中跳出一個身穿神父衣飾的男子來。

這時，監獄長陶慶自內迎了出來。

「安神父，你早！」

「早！」安神父和陶慶打了個招呼，問：「一切全準備好了嗎？」

「全準備好了，」陶慶道：「現在只等你。」

「好，咱們走吧。」

陶獄長領着安神父，向不遠處一幢獨立式建築物走過去。

那是安神父經常去的一個地方——死刑犯囚監處。

安神父手中緊緊拿着一本聖經，跟着陶獄長，穿過一條很長的甬道向內走着。

甬道的兩旁全是鐵柵，每一個囚室裏，都有一個等待正式問吊的死囚。

安神父雙眼直視，隨陶獄長向前走。

不久，陶獄長在一個鐵柵前停了下來，鐵柵口站着兩個獄警，一見陶獄長和安神父出現，便打開鐵柵。

安神父向他們略一點頭便想跨進去。

「且慢！」陶獄長拉住了他。

安神父詫異的望住陶獄長，問：「怎麼了？」

「這個死犯有點不比尋常，」陶獄長道：「你——你可要小心一點。」

「主與我長在。」安神父淡淡笑了一笑。

陶獄長沉吟了一下，道：「好，你進去吧！」

安神父手抱聖經，踏了進去。

這時天還未亮，死囚室裏的電燈暈暗，安神父一踏進去，首先便看到一個巨大的人影，坐在床上。

他緩緩地踏上前去，兩道陰森而炯炯有神的眼光，向他逼視着。

安神父在他臉前兩三尺之前站定，柔聲說：「孩子，是告解的時候了。」

床上那人影紋風不動，炯炯的眼光，仍然逼視着安神父。

安神父見他坐着不動，又踏前一步，道：「孩子，可以開始了嗎？」

床上那人仍然沒有動靜，甚至連眼也不眨一下。

安神父猶豫了一下，又踏前一步，柔聲道：「孩子，如果你——」

他話未說下去，床上那人忽然彈跳起身，竄上前來，扼住安神父的頸顃。

安神父那裏料到他有此一着，聖經「噗」地一聲掉下地去，頸顃間一緊，整個人再也動彈不得。

陶獄長在外面聽到異聲，急忙衝進獄室，喝道：「什麼事？」跟着，他立卽看到安神父被死犯所制的情形，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阮大正，放下安神父！」陶獄長大叫一聲。

就在陶獄長叫聲甫畢的時候，忽然眼前一陣閃亮，那死囚阮大正手中已拿了一把磨尖了的餐刀，刀鋒正抵住了安神父的胸口。

「你們替我退出去！」阮大正冷冷地，語氣好像罩着冰一樣。

陶獄長回頭一望，原來門外那兩個獄警也進來了，他

們各持警棍，凝神戒備。

他沉吟了一下，向屬下揮了揮手，道：「你們出去吧！」

阮大正等三人退出了獄室，這才緩緩地向前踏步。

他一離開了鐵柵門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雙眼精光四射，冷冷道：「如果你們跟着我的話，那麼，安神父只好早一刻息勞歸主了！」

陶獄長咬住了牙，恨恨地望着身材高大，瞳罩寒霜的阮大正。

阮大正手持餐刀，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

陶獄長見他的背影將近消失在甬道轉角處，舉脚向前跟踪，怎料阮大正倏地轉過身來，喝道：「站着別動，否則我要了安神父的命！」

陶獄長緊緊捏着拳頭，站在當地不敢作聲。

阮大正挾持着安神父，踏出死囚所居的監房，向廣場中走去。

這時，「市立監獄」的警察已得到通知，除了暗中監視阮大正的去向之外，不敢貿然動手，以免危害安神父的性命。

阮大正冷靜鎮定有逾常人，他押着安神父，向那架黑色房車走去。

圍牆上的哨崗，有數不盡的槍咀對着阮大正，然而，沒有人敢發射。

阮大正打開車門，將安神父推進車去，沉聲道：「開車！」

安神父臉色肅穆，將車子劃着火，一拉手掣，汽車緩緩地向郊外駛去。

陶獄長已經吩咐守衞打開大門，讓車子通過。

眼見着汽車由監獄大門馳出，許多有經驗的警衞，紛紛跳上了警車，準備跟踪救人。

陶獄長自死囚室奔了出來，一面發施着號令，一面向自己的座駕車奔去。

片刻間，廣場上機聲軋軋，四五輛警車已經着火待發。

「你們跟着我，」陶獄長拿起無綫電通訊器，道：「在沒有我的命令之前不許妄動。」

司機聞聲立時開動了車子向外追去。

阮大正和安神父的車子已經遠去，這時天已露出魚肚白，衆人仍然看得到郊區公路的前端，有個小黑點在移動着。

阮大正以餐刀抵住安神父的腰間，一面回頭觀看，只見後面有四輛警車啣尾追來，不由大急，道：「開快一點！」

安神父倒也十分合作，一踩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前飛馳。

安神父的駕駛技術相當高，雙手把軚，在公路上風馳電掣，眼看將自後面追踪的警車越拋越遠了。

當倒後鏡中消失了後面追踪的警車影子時，安神父忽然一扭軚盤，車子朝一條小徑駛了過去。

「你幹甚麼？」阮大正厲聲問。

「別緊張，你不是想逃過他們的追踪麼？」安神父望他一眼，答道：「這條小徑最安全。」

阮大正一呆，立時明白他的用意。

車子沿着一條斜坡而上，不一會來到一座石屋之前，安神父又一踏煞掣，車子戛然而止。

阮大正心下一凛，然而，安神父的動作比他想像中更快，眨眼之間，手中已經拿了一把黑油油的東西，正是最新式的自動短槍，槍咀還裝着滅音器。

阮大正向那短槍瞥了一眼，全身不由如陷冰窖之中，良久說不出話來。

「朋友，下車吧！」安神父打開車門，向阮大正招着手。

在這種情況之下，阮大正只得拋下餐刀，跟着安神父踏下車去。

安神父手中短槍一擺，道：「進屋裏去！」

就在這個時候，石屋大門突然打了開來，兩個勁裝大漢踏着大步，向兩人迎了過來。

安神父向那兩個大漢道：「阿精，阿靈，快料理了這輛車子！」

兩名大漢答應了一聲，向那黑色房車走去。

阮大正眼珠一轉，一時間却分不出這個「安神父」到底是友是敵。

那兩個大漢俯下身，用力推着車子。

車子緩緩地向前移動着，終於滑下了斜坡，向馬路中衝去。

轟地一聲巨响，車子撞在一塊山石上，爆炸了開來，一時間火光熊熊，黑烟四起。

「快進屋去！」安神父又用槍抵着阮大正，要脅他進屋。

阮大正手起拳落，一掌擊在安神父持槍的右手，跟着右脚一揚，向安神父下陰踢去。

安神父料不到他有此一着，下部被踢，痛得暈下地去，那兩名大漢見變故驟生，左右向阮大正攻了上來。

「噗」地一聲，阮大正早已拾起安神父的手槍，朝其中一個大漢發了一槍。

那大漢慘叫一聲，仆倒下地，另一名大漢見形勢不妙，發足向石屋裏奔去。

阮大正朝他背後射了一槍，大漢痛號一聲，却支撑着身子，向內逃命。

這時，警車已經追近，陶獄長等人一見散滿了馬路的汽車殘骸，立即下令停車，三個軍裝獄警向斜坡上奔去。

阮大正看到獄警散開搜索，濃眉一軒，也不進屋追殺那名大漢，逕自奔到一塊小石之後，向外窺伺。

那三名獄警越來越近，阮大正伏在山石之後，大氣也不敢吐一口。然而，他臉上的神情，却是逾乎常人地鎮靜。

當時三名獄警來到山石附近時，阮大正忽然現出身來，不由分說地一輪掃射，自動手槍子彈連珠而出，「噗，噗，噗，……」幾聲輕响，那三名獄警還看不清楚下手的人，就已經中槍倒地。

阮大正解決了那三個「先鋒部隊」，畧一沉吟，向山上奔了過去。

這時，山下的陶獄長正在向同伴叫問：「王沙展，你們在山上發現了甚麼？」

然而，沒有人回答他，自然，死了的人，怎能回答呢？……

× × ×

陽光普照，秋風送爽，市立東區小型公園中，好幾個小孩在踢着皮球嬉戲。

那幾個小孩的年紀相若，都在十一，

二歲之間。在公園的一張木櫈上，則坐着三個年紀稍長的男女。

當中一個是「小狐狸」白小妹，分坐在她旁邊的，是「小鬼子」王小克和「辣椒仔」崔繼祖。

他們三人沒有交談，只是望着草地上踢着皮球的小孩們。

「小鬼子，咱們也去和他們一塊兒玩，好嗎？」白小妹忽然問。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他們會歡迎我們嗎？」

「爲甚麼不？」白小妹道：「我小時候踢皮球時，最歡迎人參加。」

說話時，白小妹已經站起身來，向草地走了過去。

她拍拍手掌，向其中一個小童示意將球傳給自己，那小童見白小妹衣衫光鮮，容貌俏麗，心下已有好感，立時將脚下的皮球向她踢了過來。

也許那小童想在女孩子臉前表現自己脚力的緣故，那脚一踢，皮球「嘭」地一聲，向白小妹疾射而來。

白小妹見皮球來勢如矢，忽然臨陣退縮，不敢去接，頭一低避了過去。

只聽得那羣小童「嘩」地大叫了起來，白小妹回頭一望，心下不由一驚！

原來那皮球去勢甚疾，餘勁仍强，朝附近住家一扇玻璃窗飛射了過去。

「啷噹」一聲巨响，那扇玻璃窗竟被皮球撞破，而皮球也射進了窗內。

這一來，草地上嬉戲的小童大驚失色，面面相覷，一時之間，誰也不敢走前去拾皮球。

那個將皮球踢給白小妹的小童，則以央求的眼光望定了她。

白小妹聳了聳肩，轉身向那窗子走了過去。

她來到了窗子前，仰首一望，只見窗子的整塊玻璃已被撞破了一個大洞，玻璃碎飛濺滿地。

忽然，一個怒容滿臉的臉孔，出現在破窗子前，望着白小妹。

白小妹心下一凛，却强擠出一個笑容，訥訥道：「先……先生，對……對不起，打碎了你的玻璃！」

那人哼地一聲，恨恨望着白小妹。

「先生，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將那個皮……皮球拋出來給我嗎？」白小妹道。

那人沒有答話，轉身隱沒了。

白小妹討了個沒趣，心下有點不憤，然而回心一想，錯在自己，只能低聲下氣去央求對方了，就算對方要求賠償的話，一塊玻璃能值多少錢？自己是賠得起的。

她翹高了脚，打算自窗外呼叫，怎料後領一緊，被人大力地抓住了。

白小妹回頭一看，原來抓住自己的正是剛才出現在窗口上的男子，他身材高大，滿身結實的肌肉，濃眉大眼，臉上一副兇霸霸的樣子。

「先生，你——」

白小妹話未說完，那人忽然大力將她從地上一摔。

白小妹被他摔在地上，痛得半响站不起身來，王小克和辣椒仔見狀，急忙趨上前，將她扶起。

「是你弄破我的玻璃？」男子指着白小妹，厲聲問。

白小妹又痛又氣，一時間回不了話。

「誰說是她弄破的？」辣椒仔首先沉不住氣，道：「你親眼看到的不成？」

「是她來向我拿皮球的？」

辣椒仔咬了咬唇，道：「憑這點能證明玻璃是她弄破的嗎？」

那男子似乎料不到辣椒仔人長得矮矮細細，竟有勇氣反駁自己，沉聲道：「好，那麼是誰？你說！」

「那邊有許多小童，你怎不去問一問？」辣椒仔向後一指。

王小克本想出聲阻止，但不及辣椒仔口快，不由暗叫不好，他看這男子兇神惡煞，如果點出那個弄破玻璃的小童的話，一定有苦頭吃。

果然，那男子一聲不發，向站在不遠處圍觀的小童走了過去。

那班小童見他來勢洶洶，早已料到不會有好事，不約而同喊叫了一聲，四處奔逃。

那男子怒喝一聲，向其中一個追了過去，他動作奇快，三兩步已經追及了小童，揪住他的後領，將整個人高舉起來，厲聲喝問：「是不是你弄破我的玻璃的？」

那小童被他一喝，嚇得「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那裏答得出話來？

「快說！」男子將那小童高舉過頭，道：「否則我摔死你！」

「不是我！不是我！」

「好！那到底是誰？」

小童俯首四處搜索，忽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向不遠處一棵小樹指去，大聲叫道：「是他，是明仔！」

躲在樹幹後面的明仔見同伴爲了脫險而指認自己，心下一凛，拔足便逃。

那男子將小童拋下草地，向明仔追了過去。

明仔回頭一望，見大漢咬牙切齒，一副猙獰的臉目，不由嚇得心胆俱裂，雙脚一軟，竟是栽倒下地。

男子大步踏上前，像老鷹捉小鷄般抓起了明仔厲聲道：「玻璃是你打破的？」

明仔嚇得做不了聲，只是手足揮舞又哭又叫：「放下我，放下我！」

男子見他不答話，心知剛才將球踢向自己屋內的必定是他，於是大力將他往地上一拋。

他這一拋之力何等之大，明仔不過是一個十一，二歲的瘦削小童而已，被他這樣一拋下地去，就算不死，也必受到極大內傷。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矮小的人物竄了過來，將明仔的身子接住，和他一塊滾下地去。

由於這一接之力，明仔下墮之勢倒卸了一大半，只是扭傷了足踝，坐在地上大哭。

男子定睛一望，見勇救明仔的也是一個小童，不過年紀比明仔稍大兩三歲。

「他媽的，你活得不耐煩了！」

原來那勇救明仔的正是「小鬼子」王小克，他叉住了腰，不慌不忙地道：「先生，你以大欺小，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好漢？」

男子雙眉一揚，料不到王小克談吐不

凡，冷冷道：「他弄破了我的玻璃窗，我自然要教訓他一番。」

「一扇玻璃窗值得多少錢？」王小克道：「你剛才分明想殺人！」

「對啦！老子就是想殺人！」男子說着踏前一步，伸出大手，向王小克當胸抓來。

王小克早料到這大漢蠻不講理，和他說話時，早已暗暗戒備，怎會被他這一下抓着？

他俯身向後連退三步，避過了男子一着。

「好小子！」男子怒吼了一聲，向王小克連連進逼，雙拳向前直遞。

辣椒仔一捲衫袖，道：「小鬼子，我來助你！」

「不用了，對待這種粗魯莽夫，怎用得着兩個人！」王小克一面說話，一面機靈地避過男子的進襲。

男子見王小克身手敏捷，似乎不是普通尋常的小童，輕敵之心盡去，沉氣凝神對付王小克。

王小克發現對方每一拳的來勢沉實渾厚，倒也不敢大意，使出了「威風八路拳」招法。

兩人交接了幾招，王小克畢竟吃了在身體矮小和氣力方面，看看處於下風。

辣椒仔見王小克肩膊接連吃了那男子幾拳，脚步已有點踉蹌，急忙上前助戰。

這時，有個軍裝警員在附近經過看到當時情形，拔出警棍，上前叱喝道：「不要打架，快停手！」

那男子和警員打了一個照面，忽然面色一變，轉身便逃！

那警員呆了一呆，滿面迷茫之色，一時間竟爾忘記追趕。

「喂！那人逃走啦！」辣椒仔上前碰一碰警員的手臂。

警員這如才夢初醒，道：「不錯，是他！」說罷向那男子追去。

然而，男子去勢甚快，轉過幾個街角，已經失了他的踪跡。

警員回到公園，見王小克等人仍在，當下查問和那男子打架的原因。

王小克一五一十把事情說了出來，警員道：「小朋友，你們陪我回警局一趟，好不好？」

「——爲什麼？」

「剛才那人是個被判了死刑的囚犯！」警員道：「我們已經找了他有半個月之久！」

辣椒仔口唇噏動一下，王小克立時按住他的手，向那警員道：「好吧，我們陪你跑一趟。」

× ×

周探長安排好屋外的情況後，這才和王小克，辣椒仔與白小妹踏進屋去。

那是一個面積不太大的單位，屋裏黑漆漆地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周探長摸出了打火機，「卡察」一聲，火光出現了，衆人眼前立時出現一片奇景。

那是玻璃，滿屋都鑲滿了玻璃，不單四週的牆壁，連天花板，地下，也全是玻璃！

周探長摸索到燈掣，「拍」地將屋內的燈開了。

燈光不太强，而且非常柔和，四週都是他們的影子，化作十個，二十個……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周探長吶吶地說，饒是他見多識廣，一時間也摸不透這種「室內設計」的用意。

「這是間玻璃房！」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啊！你們快來看，連房門也是玻璃哩！」白小妹忽然叫道。

周探長喃喃地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整間屋都是玻璃！」

「探長，」王小克將周探長拉過一旁，低聲道：「你說那個阮大正會不會是色情狂？」

「色情狂？」周探長先是雙眉一揚，隨即又緊蹙住了：「可是甚至連美國最著名的『花花公子雜誌』，也沒叫人連地上也鋪滿了玻璃啊！」

「喂！你們來看，這房裏有許多玻璃管哩！」白小妹的聲音自右邊一個房間傳來。

王小克和辣椒仔聞言過去一看，果然，房中有幾張大枱，枱上都是木架子，木架上放滿了一枝枝的玻璃管子。

「這是試管，做實驗用的。」辣椒仔說。

「做什麼實驗？」白小妹好奇地問。

「讀書時，上化學室做實驗，」辣椒仔道：「當然是化學了。」

「唔，管裏的液體呢？」白小妹隨手取起其中一枝載滿深紅色液體的試管問。

「這個——」辣椒仔皺着眉，一時間答不出話來。

白小妹取開木塞，笑道：「待我嗅嗅看它究竟是什麼味道。」

說着將那試管中的液體湊到鼻端一嗅，這一嗅，不由「啊」地一聲低呼出來：「香的！」

「也許他是在製造香水吧？」辣椒仔道。

白小妹一聽「香水」這兩個字眼，美眸裏閃過一陣光芒，忙不迭將木塞蓋回，悄悄揣入懷裏。

這時，周探長也踏進房來，一眼瞥見滿房都是試管，也是楞了一然。

「嗯！難道他是一個科學家？」周探長問。

「我看這逃犯是個香水製造家？」辣椒仔說。

「哦？」

「不信你試試看！」辣椒仔順手取過一枝裏面裝着碧綠色液體的試管，遞給周探長，道：「味道好香！」

周探長拔開木塞一嗅，皺起了眉頭，不悅地望了辣椒仔一眼，道：「你開什麼玩笑？」

「怎麼啦？」

「你自己聞聞。」

辣椒仔將那試管接了過來，湊到鼻端一嗅，不由低呼了一聲，忙不迭將鼻子掩起。

「什麼味？」白小妹問。

「腥的！」

王小克湊前一聞，也嗅到一陣又腥又臭的氣味，險險嘔吐起來。

「這裏的東西你們不要亂動，」周探長道：「我們要派專家來調查檢驗。現在，我們到他的睡房去看看吧！」

四人來到隔壁一個房間，房裏四週仍然鑲滿了玻璃，連吊燈也是水晶做成的。

房中放着一張單人床，一個衣柜和一張寫字枱，地板上有個皮球，正是明仔踢進來的那一個。

床上被褥凌亂，看來當時阮大正正在午睡，被皮球撞破窗戶驚醒。

白小妹上前拾起那個皮球，周探長打開抽屜開始搜索。

「你們到廳中去吧，」周探長道：「房間面積小，別妨碍我的工作。」

王小克和辣椒仔對望了一眼，向外走去，白小妹也自後跟着。

「小鬼子，你說這阮大正是不是一個怪人？」辣椒仔問。

「凡是殺人兇手，本身都有一點怪的」王小克道：「否則也不會行兇殺人？」

「對啦，那阮大正殺的是什麼人？他用什麼手法？」辣椒仔興緻勃勃地問。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怎麼會知道？」

辣椒仔望着鏡裏的自己，道：「他把一間屋子佈置成這副模樣，一定有特別作用的。」

「這個當然！」

「什麼作用呢？」辣椒仔問。

王小克又聳了聳肩，道：「我怎會知道？」

這時，周探長自房裏走了出來，道：「咱們走吧！」

「探長，你查到了什麼？」王小克問道。

周探長苦笑一下，道：「全是玻璃，滿屋滿房都是玻璃！」

「這個阮大正對玻璃倒是有一種特別的愛好哩！」王小克說。

「嗯，」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他對玻璃簡直發了狂——啊！我想起來了！」

王小克，辣椒仔和白小妹三人六道眼光，一齊望向周探長。

只見周探長雙眼望着窗外，似乎在想着一樁很重要的事情一樣。他發一會呆，忽然衝上前打開大門，向外衝了出去。

王小克等人均是不明所以，自後跟上前。

只見周探長向一個軍裝警員低聲吩咐了一句，逕自向他的座駕車奔去，打開車門，跳上車去。

車子發出一聲怒吼，竟是絕塵而去，當王小克等人追上前時，已經遲了，站在當地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半晌，王小克才問：「探長想到了什麼？」

辣椒仔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均是滿面迷惑之色。

「咱們回家去吧！」辣椒仔提議。

三人來到街口，辣椒仔忽然道：「不如到我的家裏去吧。」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點一點頭，道：「好，就到你的家去！」

辣椒仔住在「龍山別墅」，那是一幢建築宏偉，豪華異常的別墅，乃父倪龍山自退出販毒集團後，因恐怕集團中人上門找麻煩，已離開本市，匿居在瑞士，偌大一幢別墅，就只有辣椒仔和幾個僕人居住。（詳情請參閱拙作「怪乞丐」）

三人召了一輛的士，向「龍山別墅」而去。

沿途，誰也沒有出聲，他們心底下都明白，今天無意間和一個逃獄犯打了照面，以後也許會有麻煩接踵而來，辣椒仔所以提議王小克和白小妹到「龍山別墅」暫居，目的就是想避免麻煩——因爲龍山別墅面積大，如果那阮大正尋上門來的話，也絕對難以討得了好去！

不一會，車子已抵「龍山別墅」，辣椒仔領着王，白入內。

三人剛在客廳坐定，傭人便端上了冷飲來。

辣椒仔一面啜吸着冰凍橙汁，一雙精靈的眸子，便四處張望着。

王小克凝視着他，忽然問道：「辣椒仔，你在担心那個阮大正？」

辣椒仔先是一呆，立即答道：「我有一種預感，他會纏上我們！」

「對啦！」白小妹忽然站起身來，大聲說道：「不知怎的，我也同樣有這種預感！」

王小克皺皺眉頭，徐徐地說道：「從他臨走前的眼色看來，似乎將我們恨得入骨一樣，我們……我們到底什麼地方得罪了他？」

「像他那種乖戾的殺人兇徒，還理會什麼得罪不得罪，只要興之所至，便會開殺戒！」辣椒仔道：「剛才那個阿明，如果不是你及時將他救開，此時可能已經喪在他的手下了！」

白小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慄，坐到王小克的身畔，低聲道：「小鬼子，我怕！」

「怕什麼？別墅裏有不少機關密室，我就不相信他害得到我們！」

辣椒仔一言不發地站起身來，去檢驗別墅中的機關。

原來倪龍山早就料得到幹偏門生意，少不免會得罪黑道上的人，因此，在建造「龍山別墅」之時，特別安裝了不少機關，以備有人前來尋仇時之用。

辣椒仔在「龍山別墅」中長大，對一切的機關設備都瞭如指掌，運用自如，王小克和白小妹好奇心起，隨着辣椒仔四處檢查。

那些「機關」設計特別，有的是電眼自動示警系統，有的是人一踏上去便自動下陷的「陷阱」，有的是……最別緻的，是寢室入口的防彈玻璃。

那一塊玻璃隔着入口處，在特別燈光的照射下，根本發現不到玻璃的存在，但入房行刺的人，却絕難接近床前，甚至子彈也打它不穿。

王小克一面參觀別墅中的機關設備，一面嘖嘖嘆奇。

「如果阮大正眞的要來，那麼，他是倒了霉啦！」辣椒仔說。

「其實他一來不知道我們是誰，二來也不知道我們住的地方，」王小克道：「再說，他現在正四處逃避警方的追緝，那裏還有時間來騷擾我們？」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啊！」白小妹揷口道。

這天晚上，辣椒仔將王小克和白小妹的房間安排在自己的隔壁，白小妹秀眉一蹙，道：「叫我一個人住一間房啊！」

「怎麼了？」辣椒仔詫異地問。

「我……我怕！」

「怕什麼，那阮大正未必會來的！」辣椒仔笑笑說：「也許只是我的無中生有，庸人自擾而已！」

最後，白小妹終於硬着頭皮獨自一人回房。

這天晚上，別墅裏寂靜如死，一點變故也沒有產生。

王小克最先起床，叫醒了辣椒仔和白小妹後，吩咐傭人準備早餐。

吃過營養豐富的早餐後，三個人又商量當日的節日。

「小鬼子，依我說，咱們還是先回家告訴婆婆一聲，免得她老人家担心。」白小妹說。

「——好吧。」

「我陪你們去。」辣椒仔說着拿起了內綫電話，吩咐司機備車。

王小克和白小妹一直活在貧窮中，這幾個月來，由於辣椒仔的關係，得到了以前從未試過的物質享受，不禁有如在夢中的感覺。

辣椒仔經常要拿錢給王小克花用，但每一次都被王小克拒絕了。

是不是王小克轉了性？絕對不是，他這人要强，好勝之心極强，要是一個不相識的人給錢他，那他一定照收無誤，問題是辣椒仔和他年紀相若，他怎能接受辣椒仔那種幾近「接濟施捨」的金錢？

三人離開別墅後，向木屋區而去。

車子抵達木屋區時，王小克和白小妹先後向石級奔去，不料迎面碰到一人。

「小鬼子！」

王小克定眼一看，正是周探長，不由呆了一呆，問道：「探長，你來這個地方幹什麼？」

「找你啊！」周探長道：「昨天晚上，你們跑到那兒去了？」

王小克向停泊在附近的豪華房車一指，道：「在辣椒仔家裏。」

辣椒仔的父親倪龍山是本市第一等大富豪，周探長當然清楚，當下問道：「有空嗎？」

「幹什麼？」

「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談談。」

「好的，」王小克道：「不過，等我回家向婆婆說一聲，好嗎？」

說罷，拉了白小妹向上爬去。

不一會，王小克和白小妹自家中走出來，向周探長道：「探長，有什麼話說好了。」

「小鬼子，最好請你那位小朋友也一塊兒來。」周探長道。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向辣椒仔的車子走去，向他說明了原委。辣椒仔打開車門，跳下車來，和王小克一起走到周探長的跟前。

「你們隨我回警局一趟，好不好？」

「我們犯了法嗎？」辣椒仔問。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周探長擦一擦鼻子，道：「我只是要你們協助我調查那天市立公園的事而已。」

三人對望了一眼，辣椒仔這才緩緩地點着頭。

周探長領着三人來到他的座駕車，打開車門，客氣地道：「請上車。」

回到警局後，周探長請三人進入他的辦公室分別坐了下來。

「小鬼子，我想問一問清楚，那天阮大正怎樣對付蕭小明？」

「蕭小明？」王小克詫異道：「那是誰？」

「就是那個踢球弄破阮大正窗門的小孩子。」

「啊！是明仔！」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阮大正本來想將他摔倒地上，幸好我及時衝上前，將他救了！」

「當時，他有沒有打過蕭小明？」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下，搖着頭，道：「沒有。」

「你看清楚了？」

王小克指一指辣椒仔，道：「他們可以作證。」

「這個——」周探長雙眉深鎖，臉上佈滿了大惑不解的神情。

王小克心下陡地一跳，道：「探長，那……那蕭小明怎麼了？」

「昨天晚上死去了。」

「哦？」王小克看見自沙發上彈跳起身，吃驚問道：「是怎樣死的？」

「身上沒有傷痕，」周探長困擾地道：「是不明不白地暴斃。」

「你們做過檢驗屍體的工作沒有？」王小克問。

周探長緩緩點着頭，道：「報告今天早上呈了上來，醫官的見解，他的五臟全有暗傷，那是被人毆打的跡象，可是，我們却看不到他身體外有什麼皮外之傷。」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衝口說道：「莫非阮大正會內功？」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那只不過是神怪武俠小說的描寫而已，一個人的內功練得再好，也沒有可能這樣殺人於無形的。」

「探長，你懷疑蕭小明是那阮大正殺的？」

「不錯。」

室內一陣緘默，事實上蕭小明的離奇暴斃，除了和阮大正拉得上關係之外，根本找不到其他的原因。

半晌，王小克忽然問道：「探長，阮大正以前是用什麼方法殺人？」

「問得好！」周探長一拍大腿，道：「昨天我就是突然間想到這一點，所以才急忙趕回警局來查檔案的，他入獄之前，一共殺過三個人！」

「三個人！」白小妹低呼了一聲。

「不錯，而且是連環謀殺！」

「那三個被害者是什麼人？」王小克問。

「我查過檔案，那三個死者跟他根本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只是大家在餐室偶爾碰面而已。」

「那也不致於令阮大正起了殺機啊！」王小克揷口說道。

「事情是這樣的——」周探長道：「

一年前，本市東區某餐室發生了一樁血案，當時，阮大正是餐室的顧客之一，那三個死者亦然。

「不知怎的，那三個死者竟然吵了起來，其中有一個首先將一隻玻璃杯拋下地去，另兩人也不甘示弱，紛紛將枱上的玻璃杯摔下地。

「阮大正好像發了狂一樣，衝上前揪住最先摔玻璃杯的死者，摑了他幾巴掌。

「其他兩個死者見同伴受辱，忽生同仇敵愾之心，左右向阮大正施襲，於是展開了一幕血戰。

「結果，阮大正獲全勝，將他們全殺死了！由於餐室老闆早已打電話報了警，所以，當阮大正殺死了三人奪門欲逃時，立即被我們的軍裝警員拘捕了！

「依法官審判，阮大正蓄意謀殺及傷害他人身體，罪名成立，被判死刑，原本在數月前執行繯首，不料他要挾一個神父，逃出獄來——」

周探長說到這裏，不禁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可是，我們却在郊區十五咪一座斜坡上的木屋門前，發現了那神父的屍體，同時，還有另外一個男子的屍體，那男子身份至今未明，也不知這是否阮大正的同黨還是什麼人。」

王小克、辣椒仔和白小妹聽到這裏，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阮大正似乎是一個殺人狂！

「探長，你們有沒有發覺，那阮大正對玻璃物體，似乎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狂熱呢？」王小克問。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我也想過此點，他先後兩次下手殺人，起因都是有人打碎了玻璃，可是——爲什麼他會這樣？」

「可能是一種怪癖，」辣椒仔揷口道：「西方國家中，有不少人患有『變態狂』哩！」

「唔，你分析得很有道理。」周探長讚許地望了辣椒仔一眼。

「這樣說來，我們以後對玻璃要小心一點。」白小妹說。

「爲什麼？」周探長詫異地問。

「如果我們不小心打碎了它，剛巧阮大正又在場的話，豈非糟糕？他專殺打碎玻璃的人哩！」

周探長笑了一笑，道：「這個放心，警方正集中全力緝拿他歸案，相信不出一個星期之內，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三人緘默着，他們對警方的能力，實在不敢寄予過高的期望。

「沒事了，你們可以走啦！」

三人站起身來，向外走去，當王小克打開玻璃門時，周探長忽然說道：「小鬼子，假使你們碰到了阮大正，請立即通知我。」

「這個當然！」

× ×

夜，寂靜如死。

「龍山別墅」除了門口兩盞暈暗的路燈之外，裏面一團漆黑。偌大的別墅，就像一隻巨獸盤踞着。

一個高大的人影在通向別墅的柏油路上出現了，他走得不快，然而由於他身高腳長，很快便來到了別墅前的那道圍牆。

那人隔着鐵栅向內窺望了一會，自腰間取出一串百合匙，試着要打開鎖住了的鐵栅。

鐵栅左邊有一座小木屋，是看更坐立之所，鎖匙的金屬聲驚醒了正在打瞌睡的看更，急忙自屋內跑出來。

「什麼人？」看更問。

那人沒有回答，因爲就在看更發問時，鐵栅傳來「拍」地一聲，鎖被弄開了！

看更按亮了電筒，向那人射去，他顯然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立即轉身逃回木屋，打算按下警報系統的鈕掣。

然而，那人動作之快實在匪夷所思，他竄上前去，一拳向看更腦頂打了下去。

看更悶哼一聲，軟下地去了。

電筒「拍」地一聲，掉在地上，電筒罩的玻璃碎了！

那人站在電筒之前呆了好一會，然後俯下身拾起了電筒。

他猶豫着，似乎在思索一件對他極其重要的事一般。

良久，他彎下身，蹲在地上，以手中的電筒照射，將地上的碎玻璃拾了起來，放入上裝袋中。直到將所有的碎玻璃拾完，這才站起身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這時，月亮從一片黑雲中探出頭來，朦朧月光下，看得到那人滿面乖戾陰鷙之色，正是逃獄的殺人犯阮大正！

他拿着電筒，向前一步一步地走去。

當他來到別墅正門前時，停了下來，像一尊石像一般站着不動。

半晌，他似乎決定了一件事情，轉身向左邊走去，用電筒光在牆角間搜索着。

不一會，他發現了自己的目的物，伸出右手，抓住幾條電綫，用力一扯。

那幾條電綫很細很細，正是電話綫，立時被他扯了起來，並且斷了。

阮大正嘴角露出一絲狡黠的笑容，轉身向別墅大門走過去。

大門緊緊關閉着，他伸手一扭門柄，大門竟然應手而開。

阮大正閃身踏進大廳，扭開電筒，四週照射着。

大廳中的豪華擺設並沒有吸引他的注意，他一雙銳利的眼光，只是望定了遠處的兩個房門。

就在他跨出第一步的時候，廳中心的吊燈突然自動亮了，跟着，阮大正只覺腳下一空，地板竟然向下陷了下去。

阮大正大吃一驚，急忙提了口氣，雙手向前一探，抓住了地板邊緣，以防身子掉下去。

幸而他見機得快，在那千鈞一髮之間抓住了，只見剛才自己所站立的地板，已經掉下，下面黑漆一團，也不知有多深。

他提了口氣，打算爬上地面，怎知就在這個時候，一陣急驟的腳步聲傳了過來——有人走過來了！

「正是他！」有人叫道：「殺人犯阮大正！」

跟着，手指傳來一陣疼痛，有人用腳來踼。

阮大正咬牙忍住疼痛，運力雙臂，打算支撐跳離陷阱，怎料另一隻腳又出現了，猛力踏住自己的雙手。

阮大正手掌一陣劇痛，只得鬆手向下墮去。

那地窖深約一丈，阮大正着地之前，早已蜷縮住身子，雙腿屈起，因此只摔痛了臀部。

身子在地上一滾，他隨即站起身來，向上望去，只見頂蓋緩緩地又闔了起來，片刻間自己陷入黑暗中。

阮大正又驚又氣，想不到自己一踏入別墅便着了道兒，站在黑暗中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燈光一亮，陷阱中的壁燈開了！

那是一個丁方約三四十呎的地窖，四邊全是堅實的花崗石，滑不溜手，就算頂蓋開着，自己除非識得「壁虎游牆功」，否則絕難出去。

一看清楚了自己的處境，阮大正不由長嘆了一聲，坐下地來，靠着牆壁。

且說王小克，辣椒仔和白小妹睡夢中突然被自動警報系統吵醒，開門一看，果然是預料中的阮大正。

辣椒仔一見當時情勢，立時上前將阮大正逼下陷阱，立時又開動機鈕，將頂蓋關上了。

「咱們快打電話給周探長！」

「不錯！」

王小克走到電話几前，拿起電話一聽，不由臉色大變，訥訥道：「電話綫被截斷了！」

辣椒仔搶上前來，接過電話一聽，雙眉緊緊皺結着。

「這……這如何是好？」白小妹焦急地問。

「不怕，他反正在我們手中，一時間逃不脫的！」辣椒仔道：「明天早上司機一上班，咱們立卽趕到市區警局，通知周探長。」

王小克點着頭，問道：「那陷阱囚得住他嗎？」

辣椒仔堅定地點着頭，道：「當然可以！」他沉吟了一會，道：「你們想見見他嗎？」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點點頭。

「好，那你們跟我來！」辣椒仔說着逕向乃父倪龍山的書房走去。

倪龍山的書房是名符其實的「書房」，房中四壁都是書櫃，辣椒仔來到一個木櫃之前，伸手一拍，一塊木板自動彈跳出來，原來那塊木板只是僞裝的，裏面是一些電子儀器，正中還有一架十七吋左右的電視機。

辣椒仔扭開了電視機，又調弄着一些鈕掣，不一會，螢幕上出現了阮大正的影子。

「阮先生！」辣椒仔拿起一具袖珍咪高峯。

阮大正聽到聲音，驚愕地抬起頭來望着頂蓋，原來擴音器正裝在上面的關係！

「快放我出去！」阮大正口唇嗡動，聲音立時自電視機的喇叭傳了過來。

辣椒仔哈哈大笑，道：「放你出來？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我警告你們，如果不放我出來，三日內你們都要死無葬身之地！」阮大正無比激動地說。

「哈哈，你現在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辣椒仔道：「明天我們一將你交給警方，你死十次都還不够哩！」

阮大正臉色一變，半晌說不出話來。

只見他重新坐下地，將頭埋在雙臂之中。

「阮先生，我有幾句話問你，如果你老老實實地回答的話——」辣椒仔故意頓了一頓，才道：「也許我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阮大正抬起頭來，道：「問吧！」

「你爲什麼殺了那小孩子？」辣椒仔問。

「我——」阮大正呆了一呆，淡淡地問：「他死了嗎？」

「不錯。」

「那是他該死，誰叫他打爛了我的玻璃窗！」

「打爛一個玻璃窗便犯了死罪嗎？」

阮大正幾乎毫不猶豫地，立卽答：「當然！」

「爲什麼？」

「——」阮大正張大了口，却答不出話來。良久，他才嘆了一口氣，道：「也許我太喜歡玻璃了！」

「所以你把家裏鑲滿了玻璃？」

「唔，」阮大正雙眼精光四射，問道：「那天你們自我家中取去的東西呢？快交還給我！」

辣椒仔呆了一呆，道：「我們沒拿過你任何一件物件！」

「別否認了，我回去檢查過，就是少了一樣東西！」阮大正神情忽然大爲緊張，道：「照我所知，警方是不會拿走它的，只有你們！」

辣椒仔詫異地望了王小克和白小妹一眼，滿面疑惑之色。

「那是什麼東西？」辣椒仔問。

「一個試管，」阮大正道：「裏面裝了紅色的液體。」

白小妹忽然「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道：「在我這兒！」

阮大正聽到她的話，霍地一聲站起身來，道：「現在它在那裏？你們有沒有打碎它？」

「沒有。」白小妹踏上前去，對着咪高峯問道：「那些紅色液體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那是——」阮大正話到口邊，忽然頓了一頓，道：「那是一種很罕有的化學液體，我今天來這裏找你們，目的就是想取回它，絕對沒有加害你們的意思。」

「是嗎？」辣椒仔不置信地問：「那種化學液體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唉，就算我說出來，你們小孩子也不會懂的！」阮大正道：「我勸你們還是將它交還給我，並且放我走，否則，恐怕這幾日內便要大難臨頭了！」

辣椒仔見他說得極爲認眞，不由猶豫了起來，按熄了咪高峯，側頭向王小克問道：「現在怎麼辦？」

王小克道：「我看還是讓周探長來處理這件事吧？」

辣椒仔點了點頭，正想熄了電視機，這時，阮大正忽然叫道：「你們聽我說，這——」

然而，辣椒仔毫不加理會，將電掣關上。

螢幕上的影像立時消失，也聽不到阮大正的聲音了。

三人來到大廳，白小妹搶先道：「今天晚上我無論如何不能單獨一人睡一個房間。」

「好吧，那我們三個人睡一間好了。」王小克說。

由於白小妹是女孩子，所以她睡床，王小克和辣椒仔則睡在沙發上。

別墅遭襲　火海逃生

臨睡前，辣椒仔在床頭櫃側摸到一個電掣，按了下去，那道防彈玻璃，立卽由上面緩緩而下。

「現在可以安心睡了吧？」辣椒仔笑着問。

白小妹點了點頭，揭開被子，攢進被窩中。

房中有冷氣，辣椒仔取了兩條毛氈，分一條給王小克，躺到沙發上。

忽然，白小妹又自被窩中跳起身來，道：「那些紅色液體！」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卽明白了白小妹的意思，問道：「小妹，你把它放在什麼地方？」

「在客廳砵櫃中的第一個抽屜——」她說到這裏，忽然發現窗外人影一幌，急住口。

「窗外有人！」王小克也發現了，爬起身來。

「不用忙，窗子也是用防彈玻璃做的，」辣椒仔道：「敵人攻不進來。」

然而，別墅裏既然發現了敵人，二人自然再難安眠，先後爬起身來。

「小妹，剛才你看到什麼人？」王小克問。

白小妹一雙美眸呆呆地望着窗外，喃喃道：「他……他是誰？」

「你見到他的樣貌？」王小克追問。

白小妹先是點點頭，隨卽又搖着頭，道：「總之，我好像認識他，又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你仔細想想清楚。」王小克道。

白小妹猛力搖着頭，道：「我……我實在想不起來啦！」

王小克走到窗口，隔着玻璃向外望去，外面是一個花圃，還可以看得到別墅的鐵柵。

忽然，王小克看到鐵柵躺着一人，動也不動地，不由低呼了一聲，道：「辣椒仔，你過來看看！」

辣椒仔趨上前去，失聲道：「那是看更沈伯！」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開了，一個綠衣漢子出現在門口。

那綠衣漢子手中握着一把裝了滅聲器的自動手槍，緩緩踏上前來。

白小妹不由尖叫了一聲，躲到王小克身後，王小克一顆心也怦怦亂跳，低聲安慰着她，道：「不怕，還隔着一道防彈玻璃！」

辣椒仔臉上神情也是十分緊張，奔到床頭櫃前，按下一個小掣，喝道：「你是誰？來這裏幹什麼？」

一個粗啞的聲音立時傳了過來，道：「你們把阮大正藏在什麼地方？」

三人對望了一眼，均是緘默着。

綠衣大漢手握短槍，踏了前來，然而，他立卽發現了面前的一道玻璃，舉起手槍敲擊着。

防彈玻璃發出一陣有異普通玻璃的「噹噹」聲，竟然不動分毫。

「弄開它！」綠衣大漢叫道。

辣椒仔這時心下稍定，踏了前去，和那大漢面對面站着，道：「誰告訴你阮大正在我們這裏的？」

「哼，門口那看更的之死，不就是證據麼？」綠衣大漢冷冷地道。

辣椒仔聞聲呆了半晌，想到不到沈伯竟是被阮大正下手殺死的。

「快弄開這道玻璃，否則，我開槍了！」綠衣大漢揚揚手中的短槍。

辣椒仔似乎有恃無恐，淡淡地道：「好吧，你開槍好了。」

綠衣大漢沉吟一下，按動了槍掣。三人只聽到輕輕「噗」地幾聲，玻璃上出現了幾點乳白色的彈痕，然而却沒有破碎。

綠衣大漢料不到那道防彈玻璃是如此堅厚，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辣椒仔哈哈笑了起來，道：「開槍啊！如果嫌火力不够的話，不妨去搬一尊大炮過來！」

綠衣大漢鐵靑着臉，廳外忽然傳來了一陣尖銳的口哨聲。

綠衣大漢一聽到那陣口哨聲，狠狠瞪了三人一眼，轉身離去。

三人豎起了耳朵，然而，廳中一片寂靜，一點聲音也沒有。王小克暗暗奇怪，道：「他們走了不成？」

辣椒仔搖着頭，道：「不，他們正在搜索，大概想將阮大正找出來。」

「對啦，咱們將機關開動，讓他們掉進機關中束手就擒！」白小妹興奮地叫了起來。

可是，辣椒仔的反應並不如她想像中一樣，他只是頹然地搖着頭，道：「捉住了阮大正之後，我已經把別墅中所有的機關關上了！」

「現在可以再開呀！」

「總掣在我爸爸書房中，」辣椒仔道：「除非我們開了防彈玻璃，到隔着兩個房間的書房去！」

白小妹嘆了一口氣，緘默了。

「看來，我們只有等待天亮了！」辣椒仔問。

三人坐在沙發上，誰也沒有說話，辣椒仔望了望腕錶，才凌晨三時多，距離天亮還有一大段時間。

忽然，白小妹不斷用鼻索着，道：「你們嗅嗅看是什麼味道！」

王小克和辣椒仔急忙用力嗅着，半晌，王小克低呼了起來，叫道：「不好，着火了！」

三人向外望去，大廳中果然火光閃閃，想是傢俬窗帘布正着火燃燒。

「這……這如何是好？」白小妹花容失色，緊張焦急地問。

這時，火光越來越大，火舌也在房門口出現了！

「他媽的！」辣椒仔咬牙恨恨地道：「一定是剛才那人放的火！」

「你們快想個辦法吧！」白小妹道：「否則咱們要變成紅燒豬了！」

辣椒仔見火舌越來越大，不由急得好像鍋上螞蟻一般，在房內團團亂轉。

王小克衡量輕重，道：「辣椒仔，看來咱們只好趁火勢不至不可收拾時衝出去了！」

辣椒仔亦覺得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拚命一衝，當下奔到茶几，按下防彈玻璃的開關掣。

電掣按下之後，防彈玻璃立時緩緩地向上升了起來。

防彈玻璃一升了上來，濃黑的烟霧立時湧進房來，王小克早已到房中附設的洗手間拿了幾條濕毛巾分別遞給王小克和白小妹掩住鼻子，叫道：「朝外衝！」

白小妹上前握住王小克的手，向房外衝去。這時火勢越來越大，大廳中火光熊熊，窗簾布早已付諸一炬，火舌已向別墅內廂蔓延了開去。

三人對別墅內的情形都極爲熟悉，但辣椒仔還是向王小克和白小妹兩人叫道：「朝後門逃！」

火舌還沒有伸延到別墅內廂，三人俯首向後面急奔。

饒是三人動作快捷迅速，還是被火舌燒焦了不少頭髮。

三人一來到後花園，辣椒仔帶頭向前面一條小徑跑了過去。

那條小徑又通到別墅前端，辣椒仔將濕毛巾抛到地上，飛快向外逃命。

忽然，「霹霹靂靂」的大聲中，傳來「嘖」地一聲，子彈從辣椒仔耳際呼嘯而過。

辣椒仔心下一懍，急忙着地一滾，向附近一塊假山石撲了過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緊緊跟在後面，也發現了冷槍來處，在那電光火石之間，王小克摟住了白小妹，向一座假山後面撲去。

兩人身子還沒有停定，耳際便响起了「噗噗」槍聲，子彈落在身前數尺之處，彈起了沙土碎石。

王小克伏在地上片刻，這才緩緩地站起身，後面火光熊熊，熱浪逼人，前面又有槍手埋伏着，刹時間，不知向前逃命抑或重返火窟之中！

「小鬼子！」白小妹緊緊抓住王小克的手臂，顫聲問道：「咱……咱們如何是好？」

「不怕！」王小克咬了咬牙，經過這一段日子的際遇和經驗後，王小克已經逐漸長大了，他知道「處變不驚」是應付危境的先決條件。

這時，槍聲已歇，王小克探頭向外望去，只見不遠處一塊山石之後，辣椒仔雙手揑住左脚脚跟，火光照耀下，他手上都是鮮血。

王小克大吃一驚，知道辣椒仔已經受了傷，三人都手無寸鐵，埋伏在前面的歹徒如果在這個時候衝上前來，三人絕無倖理的。

胸際正盤算脫身之策，忽聽前面一聲口哨，一個高瘦的子，自更房中出來。

王小克向那人望去，雖然只見到他的背影，却也覺得十分稔熟。

他告訴自己：自更房中出來的那個人，自己絕對認識！

然而，他是誰？

那高瘦的人影離去後，兩個綠衣大漢分別自花叢中現出身來，跟着高瘦的人影離開別墅。

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可是，另一個念頭立時出現在他腦際間：那批人佔了絕對的優勢，爲甚麼他們不乘機上前槍殺自己，反而自動離去？

事實顯然地，有人故意想放自己一條生路。

這人是誰？

王小克一時間想不出到底是誰，不過，敵人既然已經撤退，後面的火勢也越來越大，他不及細想，奔上前去，扶起了辣椒仔。

「你怎麼啦？」王小克焦急地問。

「傷……傷了小腿。」辣椒仔答話時，臉上都是疼痛的神色。

白小妹也跑上前來，和王小克合力扶起了辣椒仔，離開別墅。

這時的火勢已經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遠處雖有救火車的「嗚嗚」聲傳來，但相信也沒有辦法遏止「龍山別墅」付諸一炬的命運了！

辣椒仔在王小克和白小妹的扶持下離開別墅，他在別墅前停下步來，轉身望住火海中的「龍山別墅」。

那「龍山別墅」可以說是倪龍山半生經營得來，眼看着它付諸一炬，王小克和白小妹都是心下黯然。

辣椒仔怔怔地望住火場，淚水簌簌而下。

他咬着唇，儘量克制着自己。

王小克扶着他的手臂，發現辣椒仔身上肌肉起了一陣陣的抽搐，他心下明白，那絕不是辣椒仔腿傷而致，而是眼看乃父半生基業毀於一旦，心情激動以致。

三人緘默着，救火車的聲音已經越來越近……。

× ×

王小克將鮮花放在枱上，白小妹取了案頭的花瓶，進盥洗室去。

辣椒仔躺在床上，凝視着王小克，沒有作聲。

「我——我今天早上去過了。」王小克說。

「完啦？」辣椒仔聲音透着哀痛的。

王小克明白他所指的是「龍山別墅」，向他緩緩地點着頭。

辣椒仔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其實昨天晚上他離開「龍山別墅」時，就知道它沒有指望了。

「我……我父親回來時，怎樣向他交待？」辣椒仔喃喃地道。

「這也許是天意，」王小克安慰着他：「我想倪世伯不會怪你的。」

辣椒仔苦笑了一下，道：「阮大正也喪身在火窟中了？」

「不，」王小克皺着眉，疑惑地道：「消防人員發現不到屍體。」

「他們知道別墅中有地窨？」

「是的，我告訴他們，」王小克道：「由周探長親自督工發掘，但地窨中空蕩

蕩地，沒有阮大正的影子。」

「莫非被他們救了？」

「有這個可能。」

白小妹將鮮花插好，端着花瓶出來，放在辣椒仔的床頭櫃上。

「你的腿傷怎樣了？」白小妹問。

「還好，」辣椒仔苦笑了一下，道：「昨晚取出了彈頭。」

「幾時可以出院？」白小妹又問。

「醫生說早則一個星期，」辣椒仔答：「最遲半個月就行了。」

「辣椒仔，你放心好了，這筆醫藥費我們——」

辣椒仔不待王小克說下去，便道：「我銀行裏還有一筆錢，那是我父親臨走時留給我的，你們不用替我操半點心。」

王小克點着頭，然而，面上的表情仍似有着重憂一般。

辣椒仔轉念一想，已經猜到王小克心下担心的事，道：「昨天他們是有意放我們一條生路的，所以，不用担心他們再來加害。」

王小克聞言一呆，道：「你……你也看出了。」

「唔，」辣椒仔道：「小鬼子，你可知道從看更房中出來的那個又高又瘦的人影是誰？」

「我只覺他的背影十分稔熟，一時間却想不出他究竟是誰。」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終於被我想到了。」辣椒仔道：「你想不想知道他是誰？」

「誰？」王小克焦急地問。如果知道這個人的身份，那麼，對阮大正這個神秘人物的底細，起碼也可以有一個初步的概念了。

辣椒仔道：「記得『黑白殭屍』那兩個兄弟嗎？」

王小克先是一呆，然後低呼了一聲，道：「不錯，是他！『黑殭屍』克連長克魯瑪！」

「可是，他怎會和阮大正聯繫在一起？」辣椒仔不解地。（詳情請參閱拙作「怪乞丐」）

「是啊！自從山洞中的神秘基地被毀後，『黑白殭屍』已經痛改前非，聲明收心養性了，怎麼又出來爲非作歹？」王小克道。

「記得嗎？山洞被毀後，那個頭頭『主席先生』不是帶了一批親信乘直升機逃掉嗎？」辣椒仔道：「也許他們另起爐灶，而『黑白殭屍』又重投他們的組織，繼續爲害人類！」

「可是……可是白大哥絕對不是那種人！」王小克堅定地說。

「小鬼子，人心叵測，」辣椒仔道：「也許他們兄弟爲利所誘，東山復出也說不定呢？」

王小克兩道濃眉緊緊皺在一起，他仍清楚記得「白殭屍」白嘯風在臨別前對自己說過的話，他已經厭倦了爲虎作倀的生涯！

如果昨天晚上那個又高又瘦的人影眞是「黑殭屍」克魯瑪的話，那麼，「白殭屍」白嘯風也一定在附近！因爲他們兄弟從來不會分開！

王小克忽然一拍大腿，道：「不錯，我想是白大哥念舊，故意放了咱們一條生路。」

「可是先前那幾發冷槍呢？」辣椒仔道：「它分明想置我們於死地呀，這又作何解釋？」

「唔——」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辣椒仔，白大哥槍法如神，如果他在場的話，咱們那裏還有命在？」

病房裏一片沉默，他們心底下都有解不開的疑團。

「小妹，扭開電視機看看有甚麼節目吧！」辣椒仔忽然提議。

辣椒仔住的私家一級病房，房裏沙發雪櫃，電視機冷氣機一應俱全，白小妹聞言上前扭開電視機。

電視正做着「教育節目」，三人都沒有心情觀看，辣椒仔道：「你們如果有事要做，那就走吧。」

「不要緊，我們沒事做，」白小妹道：「可以在這裏陪你。」

辣椒仔苦笑了一下，道：「難道在這裏陪足我一個星期不成？」

「怕甚麼？一星期就一星期，反正又有電視看，又有冷氣嘆！」白小妹說。

「好吧！」辣椒仔見兩人肯陪自己，精神不由一振，道：「小鬼子，你去買點零食來，好像牛肉乾，蝦片，薯條之類的，咱們一邊吃東西，一邊看電視，也好打發時間。」

辣椒仔剛說完，白小妹便拍手叫好。

王小克站起身來，辣椒仔急忙自枕頭底抽出一張百元巨鈔，道：「小鬼子，記得帶錢。」

王小克拍拍口袋，道：「不用了，我這裏有。」

他離開了醫院，在馬路上走着，一面留意附近所有士多店。

醫院附近都是高尚住宅區，王小克信步走着。

忽然，潛意識告訴他背後有點異樣，他倏地回過頭去，只見有個高大的人跟在不遠之處。

那人穿着西裝，鼻樑上架着寬大的太陽眼鏡，看不出到底是甚麼模樣。

然而，王小克一眼便看得出來，那人臉部化着裝，他架上了太陽眼鏡，顯然是不想被人看出廬山眞面日的意思。

王小克瞥見他又高又瘦的身材，心中陡地一動，會不會是「黑殭屍」克魯瑪？

他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附近街道上不見行人，如果對方對自己不利的話，這是最好的下手地。

背後那人見王小克加快脚步，竟然拔足追來。

王小克聽到脚步聲，心中一跳，急忙向前奔跑。

「小克，別跑！」

王小克一聽到那個聲音，不由一怔，住下脚來。

「小克，是我！」那人趨上前來，摘下太陽眼鏡，雖然他臉上仍然化着裝，但王小克一眼便認得出，他是「白殭屍」白嘯風！

「白……白大哥！」

白嘯風向他淡淡一笑，四週望了一眼



，神情極是閃縮，王小克看在眼中，心下暗暗詫異。

「小克，咱們找個地方談談。」白嘯風戴上太陽眼鏡，低聲說。

王小克知道這不是查根問底的時候，他四下一望，向不遠處一條通向半山的小徑指去，道：「白大哥，那邊的小徑不會有人。」

「好。」白嘯風答話時，逕自向前走了過去。

王小克緊緊跟在後面，兩人來到半山一塊草地，白嘯風領先坐了下來。

王小克在他身畔坐下，道：「白大哥，好久不見了，你近來好嗎？」

白嘯風雙眼望着遠處，忽然幽幽嘆了一口氣。

王小克印象中的白嘯風，是一個豪邁大方，光明磊落的直爽漢子，想不到分別一段時日，他眉宇間不但罩着憂色，神情也極端悒鬱。

「白大哥，你——你一定遭遇到甚麼不如意的事，對不對？」

白嘯風緩緩地點着頭，仍然緘默着。

王小克見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心想既然他不說話，自己還是不要出聲。

過了半晌，王小克實在忍不住了，打破沉默，道：「白大哥，昨天晚上，我碰到克魯瑪。」

「哦？」白嘯風倏地回過頭來，神色大是緊張，道：「你……你在甚麼地方碰到他？」

「在『龍山別墅』。」

「可是，龍山別墅昨晚失火燒掉了，」白嘯風嘆了一口氣，道：「是他們放的火。」

「白大哥，你——你指的『他們』是誰？」王小克乘機追問。

白嘯風側頭望着王小克，道：「我的老上司，你明白嗎？」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自己所料果然不差。

不過，王小克仍然猜不到，為甚麼阮大正和「他們」會連在一起，莫非他也是「他們」組織的一份子？

「我實在不明白，以他們現在的環境和勢力，實在不能有甚麼作為的了，為甚麼仍然頑冥不靈！」白嘯風道：「千方百計地冀圖東山復出，重振雄風。」

「白大哥，你指的是那個外傳叛變，事發墮機身亡的副主席？」

「不錯，」白嘯風道：「他墮機身死只不過是一種烟幕，但，像他這樣年紀的老人，流亡國外朝不保夕，還能有甚麼作為？」

「也許他手上有甚麼秘密武器呢？」

白嘯風先是緩緩地點着頭，隨即又搖頭道：「他以前的所謂『秘密武器』是揭露當權派販毒的醜聞，號召舊部跟隨他叛變，如今已經失敗了，還能有甚麼秘密武器？」

「白大哥，你知道他們的巢穴在甚麼地方嗎？」王小克忽然問。

白嘯風搖着頭，道：「不知道。」

「那——那克魯瑪他——」

「是的，」白嘯風嘆了一口氣，道：「我和他本來打算退出他們隱居起來了此殘生，但不知怎的，克大哥竟然和他們聯絡上了，又甘心為他們効命。」

「你——你呢？」

「我？」白嘯風嘆了一口氣，道：「我早已看出他們是沒有希望的一羣，所以，已經死了心，當然不會重蹈覆轍。這次，我是來找克大哥，希望說服他改變初衷，跟我回去的。」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原來他們「黑白殭屍」的意見志向，果然有了分歧。

「白大哥，你非說服克……克大哥不成？」王小克見他對克魯瑪感情甚深，改變了對克魯瑪的稱呼。

「是的。」白嘯風毫不猶豫地答。

「為甚麼？」

「我……我們兩個自小相依為命，」白嘯風道：「他是我這世界上最親的人，我……我不能眼見着他沉淪下去。」

「可是你要明白，人各有志啊！」

「小克，我的克大哥只是一時誤聽奸人所言，所以才會行差踏錯，如果我能夠見一見他，當面向他陳說利害，我想，他會回心轉意的。」

「可是他避見你，對不對？」

白嘯風無可奈何地聳着肩，苦笑着。

「白大哥，這樣說來，你是沒有機會去說服他的。」王小克告訴他。

「我心底下也明白，」白嘯風道：「克大哥有意迴避我，他們千方百計地想消滅我——」

王小克心下一懍，插口道：「有這樣的事？」

「他們知道改變不了我，而在他們的組織中，凡是失去利用價值的人，只有死路一條！」

王小克聞言不寒而慄，怪不得白嘯風要化裝着才敢出來，同時，剛才見到自己時，態度會那般鬼祟了。

「小克，你——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白嘯風忽然問。

「怎樣幫你？」

「你——你設法帶他來見見我。」

「這個——」王小克猶豫了起來，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

小鬼子，白小妹和辣椒仔衝出火海，驀聽槍聲卜卜，三人忙各向一旁滾開躲閃。

「也許相當困難，不過，我衷心希望你能帮我這最後一次。」白嘯風咽着聲音：「我……我實在不能缺少他！」

從白嘯風的語氣聽來，王小克隱約覺出，他對克魯瑪的感情，絕對不僅止於「兄弟」而已！

忽然，王小克腦際閃出一個念頭，全身不由一顫。

那幾乎是不可能想像出來的——像白嘯風這樣的漢子。

然而，除了這一點可能之外，白嘯風沒有理由不能缺少克魯瑪！

「小克，你——你可以答應我嗎？」

白嘯風的語氣是這樣熱切和誠懇，王小克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道：「這麼……可是……可是我應該到那兒去找你的克大哥？」

白嘯風沉吟了半晌，道：「那天阮大正自獄中逃出來時，在郊區十五咪一座石屋中連殺兩人，而阮大正是他們極力想得到的人，依我看，那間石屋要不是另有乾坤，就是他們的聯絡站——」

王小克念頭一動，問道：「白大哥，那阮大正到底是什麼人，他們要這樣千方百計地將他自死牢中救了出來呢？」

白嘯風雙眼望着遠方，似乎聽不到王小克的問話，半晌，他霍地站起身來，道：「小克，關於阮大正這個人，我日後才向你解釋吧，現在事不宜遲，咱們立刻便走！」

「去……去那裏？」

「郊區十五咪的石屋！」

王小克猶豫着，因為辣椒仔和白小妹在醫院中等他，這一去不知要多少時間，兩人見自己久久不回，一定牽腸掛肚。

然而，白嘯風並不給王小克解釋的機會，拉了他向山坡下走去。

兩人來到大馬路，白嘯風伸手截了一輛的士，向司機道：「郊區十五咪。」

司機愕了一然，因為郊區十五咪根本尚未開發，附近沒有房屋人家，不禁想到「劏死牛」這一回事起來。

他轉頭一看，見王小克只是個小孩子，白嘯風又瘦得只剩下一排骨般，這才踏下油門，車子掉了頭向郊區公路駛去。

沿途，白嘯風似乎滿腹心事，毫不作聲。

王小克心下忡忡，不知白嘯風到底要自己怎樣帮忙，萬一自己非但帮不了忙，反而被綠衣漢子的組織捉了去，那便如何是好？

王小克雖然是一個極重「義氣」的人，但，他有時也看情況而定，當情勢對自己有百弊而無一利的時候，他也是顧不了什麼叫「義氣」的。

所以，王小克已經盤算清楚，如果白嘯風要自己冒險進綠衣漢子組織的「基地」去的話，只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了。

兩人各懷心事，一直緘默着。

不久，車子已經接近郊區十五咪公路，白嘯風神情緊張地向外張望，忽然叫道：「停車！」

司機嚇了一跳，饒是他技術高明，也駛出了一段路，才能把車子停定。

白嘯風付了車資後，和王小克先後跳下車去。

司機將車子掉頭駛回市區去了，兩人站在當地不動，只聽四週蟲聲唧唧，一片陰森死寂。

王小克一顆心不禁怦怦亂跳起來，他實在不知道白嘯風來這個地方幹什麼。

白嘯風環目四顧，不一會，拉着王小克朝來路而走，道：「那條通向石屋的小徑就在前面。」

「白大哥，你……你懷疑他們的巢穴就在半山石屋之中？」王小克問。

「很難說，」白嘯風道：「也許那石屋中另有秘道通向地下基地也說不定，他們幹慣了地下工作和打游擊，最喜歡暗無天日的巢穴。」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白嘯風和「他們」相處了幾十年，當然是最瞭解的了！

不久，前面已出現一條碎石小徑，蜿蜒着通向半山去。

白嘯風站在小徑前窺伺半晌，這才拉着王小克的手臂，向前踏步。

王小克知道白嘯風槍法如神，和他在一起也多了一分安全感，所以放胆和他向前走去。

來到石屋前面，白嘯風上前輕輕一推，然而，木門鎖着，推不動分毫。

白嘯風摘下太陽眼鏡，端詳看那扇木門。

普通的木門，尤其是荒置於郊外的石屋，通常都有隙縫，然而，面前這扇木門竟是那桃木造成的，一點隙縫都沒有。

白嘯風緊緊皺着雙眉，一時間不知如何下手。

他沉吟了半晌，自懷中取出一條鐵綫，插進匙孔中攪動，王小克則站在身畔觀看。

不一會，大門「的」地一聲，鎖被弄開了，白嘯風小心翼翼地將木門推開吋許，見沒有什麼異樣，這才輕輕地又推開了幾吋。

當木門推開後，王小克瞥眼間，見屋中四週都是老鼠，那些老鼠軀體大得有初生貓兒之大，瞪着一雙綠油油的眸子，望着兩人。

白嘯風皺了皺眉，右脚跨進屋中，那羣老鼠立時四處亂竄，有幾隻竟然向兩人衝了過來。

王小克低哼一聲，那幾隻老鼠已自變腿間穿了過去，逃出屋外。

片刻之間，為數大約三四十隻的老鼠，先後逃得乾乾淨淨。

「奇怪，屋中怎會有這許多老鼠？」王小克喃喃地道。

白嘯風轉頭一望，道：「唔，這些老鼠隻隻都精壯肥大，一定是有人故意飼養着的。」

王小克聞言不禁渾身發毛，吶吶道：「白……白大哥，我看這間石屋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咱們還是走吧！」

「且慢！」白嘯風拉住了王小克，向一張木枱走了過去。

那張木枱擺在石屋正中，枱面上積滿了灰塵，但都是老鼠的爪印。白嘯風俯身前後左右端詳着，半晌才站直起身來。

「怎麼了？」

「我看這石屋有點蹊蹺，一定另有入口處，通向其他的地方。」

白嘯風說話時，一雙尖銳的眼光，四下裏巡視着，然而，石屋中除了那張木枱之外，全堆放了一些雜物，毫無惹眼的物事。

他緩緩地走到左側一堆雜物之前，拿起一枝鐵鏟，怎知雜物堆中倏地跳出幾隻老鼠，「吱吱吱」叫着，向外逃了出去。

王小克急忙跳到木枱之上，却已嚇出了一身冷汗，他生平最怕的就是虫鼠之類的物事，幾時見過體積如此巨大的老鼠。

白嘯風放下鐵鏟，正待拿起另一個用床單包裹着的包袱查看，屋外忽然傳來了脚步聲。

跟着，有人輕輕「咦」地一聲，道：「怎麼門竟然洞開着？」

王小克一聽到脚步聲，立時自枱上跳了下來，白嘯風趨上前去，拉了王小克，向雜物堆中藏身。

這時，石屋外出現了幾個高大的人影，其中一個探頭進來，道：「他媽的，那些耗子全逃光啦，是誰這樣不小心任由大門開着的？」

另兩名大漢也趨了前來，一見石屋中情況，不約而同說道：「咦！剛才有人來過！」

最先踏進石屋的大漢，自懷中抽出一把短槍，又自另一個口袋裏取出滅聲器裝上了，道：「搜搜看！」

那兩名大漢也取出了短槍，向雜物堆走了過去。

就在兩人卽將接近雜物堆時，後面突然跳出一個人影，「噗噗」兩聲輕响，大漢根本連叫也沒叫出聲來，額上中了槍，仆倒下地。

剩下的那個大漢倏地回過身來，不理三七廿一，一輪亂槍射了過去。

白嘯風突然出現，攻大漢們一個措手不及，先消滅了兩個，想不到剩下來的那個應變如此之快，左臂中了一槍，登時被轟下地。

然而，就在他仆倒下地之前，朝那大漢射了一槍，大漢雙眉之間中槍，哼也沒哼出一聲，倒地死去。

王小克見白嘯風已殲滅了三個大漢，這才自雜物堆中爬了出來，上前查看白嘯風的傷勢。

「我不碍事，」白嘯風掙扎着爬了起身，撕下一塊粗衫布，包裹着傷口。

「白大哥，你——你要找個醫生看看才行。」王小克說。

白嘯風咬牙忍住疼痛，不置可否。

「走吧！」白嘯風按着自己的左臂，向外走去，王小克急忙自後跟上。

兩人沿着小徑來到馬路，這時已是黃昏，馬路上沒有車子的影蹤。

「怎麼辦？」王小克見白嘯風手臂上鮮血直冒，不由焦急地道：「咱們走回市區不成？」

白嘯風額上都是汗珠，臉上的化粧品也已褪了下來，他緊咬着牙關，向前蹣蹣而走。

不久，前面出現了一座公用電話亭，王小克心念一動，道：「白大哥，我打個電話給辣椒仔，叫他派車來接我們！」

白嘯風猶豫了一下，終於點着頭，道：「好吧。」

王小克取了三枚輔幣，進電話亭中打電話。他先查問電話公司辣椒仔所在醫院的電話號碼，然後請接綫生將電話駁到辣椒仔的私家病房。

王小克將一切簡畧地告訴了辣椒仔，然後叫他請醫院派一輛救護車來接自己和白嘯風。

掛斷電話後，王小克正想轉身離開電話亭，不料一轉身便碰到一個人。

王小克心下一慄，定眼一看，原來是白嘯風，這才吁了一口氣。

「你打電話到醫院中去幹什麼？」白嘯風冷冷地問，臉上全是不信任的神色。

「辣……椒辣仔住在醫院裏呀，」王小克道：「我叫他派救護車來接我們，這些話你都聽到了。」

白嘯風臉色稍緩，徐徐地道：「小克，我……我錯怪你了。」

「白大哥，我怎會害你？」

白嘯風嘆了一口氣，道：「經過這幾十年的遭遇，已經形成了一種多疑的習慣，不過，我是不適宜住醫院的。」

「為什麼？」

「我受的是槍傷，而且彈頭大概還在裏面，」白嘯風道：「如果一進醫院，便會驚動警方。」

「這有什麼關係？我和周探長很熟，也許他可以幫你找回克大哥呢？」

白嘯風苦笑了一下，道：「小克，我和克大哥的事，希望自己解決，而絕不是警方，況且，如果有警方人員插手的話，要想使克大哥回心轉意，也更加難了。」

王小克道：「白大哥，可是你的傷怎能夠不理？」

「理是一定要理的，不過，絕對不是進醫院去，」白嘯風道：「他們一問起我的受傷經過，我這一輩子只好在監牢裏渡過了。」

王小克一想到白嘯風在石屋中也殺了三個大漢，不由猶豫了起來。

「小克，如果你眞的肯幫我的忙，那麼，等一下救護車來到後，你替我洗一洗傷口，敷一點藥，抵達市區時便放下我，我自己能照料的。」

「——好吧。」

「同時，你千萬不要向警方的周探長提起我，」白嘯風道：「如果他問你石屋中命案的事，你說不知道好了。」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眞的答應我？」白嘯風仍然不大置信。

「我發誓！」

「好，那我就放心了。」白嘯風這才坐下地去，將背靠着電話亭，急促地喘着息……

× ×

「小鬼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老老實實告訴我！」周探長在醫院的「會客室」裏團團亂轉。

「我早已告訴你了，我一無所知。」

「小鬼子，你的謊話騙得了別人，可騙不了我！」周探長慢慢地在王小克跟前站定，沉聲道：「快說，那三個大漢是誰殺的？而你在進市區時，吩咐司機停車放下的那個受傷大漢又是誰？」

「我不認識他。」

「不認識他？那你又怎會打電話來醫院，叫倪少爺吩咐醫院派車去接你們？」

王小克沉吟一下，道：「探長，我早已說過了，我到郊外遊玩，忽然發現了一個受傷的大漢，在那種情況之下，如果是你，會不會袖手旁觀，任由他流血不止而死呢？」

「是的，我也不會見死不救，可是，你應該打電話給警局，而不是直接打給醫院。」

「因為辣椒仔也住在醫院中，我一時不及細想，所以才會打電話到醫院來。」

「好，那麼你說說看，為什麼中途放了他下車？」周探長沉聲問。

「是他逼我這樣做的。」

「哦？」

「他忽然改變了主意，說是不想進醫院了，」王小克急忙解釋：「强逼我叫司機停車。」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你怎能聽他的話！」

「有什麼法子？他手中有槍！」

「哦？那麼說來，殺死石屋中三個大漢的兇手，眞的是他了？」

「我不知道。」

「你知道他叫什麼名嗎？」

「他沒有說。」

「你為什麼不問清楚？」

「探長，我幾時支取過警方的薪酬，替你們查案的？」王小克不悅地說。

周探長欲言無從，又是嘆了一口氣，半晌才道：「小鬼子，你一定有許多事情瞞住我，是不是？」

王小克聳了聳肩，過：「我已經將我所知的全部告訴你了，信不信由你。」

周探長見問不到甚麼，望了望腕表，道：「好吧，既然你這樣不合作，我也沒話可說，再見！」

說罷，周探長悻悻然地離開「會客室」，留下王小克坐在沙發上呆呆出怔。

他剛才照白嘯風的吩咐，沒把他的身份洩露出來，想不到却惹起周探長這樣大的反感，不過，事情既然發展到這個地步，自己也絕難再變動了。

他緩緩地站起身，向一條甬道走去。

甬道的盡頭是辣椒仔的病房，王小克伸手敲着門，那是他們約定的暗號——三長兩短。

「小鬼子？」是白小妹的聲音。

「是的。」

門打開了，白小妹將他迎了進去，問：「周探長剛才兇霸霸地，究竟找你幹什麼？」

「還不是關於白大哥的事。」

「你有沒有告訴他？」

王小克搖着頭，道：「我已答應了白大哥，怎能突然變卦出賣他？」

「小鬼子，你這樣做周探長一定很不高興。」辣椒仔插口說。

王小克黯然地點着頭，從周探長剛才離去時的神情看來，辣椒仔說的是事實。

「你可曾想到，咱們在這種情況下，再去得罪唯一可以幫忙我們的警方人員，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辣椒仔說。

王小克當然也明白這一點，不過，他一向服膺「信義」兩個字，既然答應了白

嘯風，就不該暗中出賣他。

「我知道。」王小克說。

辣椒仔緘默了。

「小鬼子，你說那個白六哥會不會來找你？」白小妹忽然問。

王小克呆了一呆，緩緩地點着頭，道：「我想他會的。」

「如果他要你為他做什麼事，你答應他嗎？」白小妹又問。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我不知道，到時再說吧！」

這天，三人沒有離開過病房，肚子餓的時候，便叫食物進房，而房中的電視機，也一直扭開着。

天入黑後，王小克打算和白小妹回家，辣椒仔却道：「小鬼子，還是在這裏睡吧，醫院裏總是比較安全。」

王小克向白小妹望去，白小妹道：「就聽辣椒仔的話吧，這裏有冷氣，可以睡得舒服一點。」

於是，辣椒仔拿起電話，吩咐工人搬兩張帆布床進房，王小克等人正要就寢，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辣椒仔按住話筒，一時間不知道接不接聽。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向辣椒仔緩緩地點着頭，示意接聽。

「喂？」辣椒仔拿起了話筒，王小克和白小妹急忙趨上前去，神色緊張地等待着。

「你是——倪少爺？」對方是粗沉的男聲。

「是的，你是誰？」

「小鬼子在你這裏嗎？」對方又問。

「請問誰找他？」

「如果他在的話，那請他聽電話，我有很重要的話要和他說。」

辣椒仔猶豫了一下，將電話筒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接過電話筒，「喂」了一聲。

「小鬼子，認得我的聲音嗎？」對方問。

「你——你是白六哥。」

「不錯，你現在可不可以出來一趟？」白嘯風問。

「幹……幹什麼？」

「我有一件事要你幫幫忙。」

「我——」王小克囁嚅着一時間答不出話來。

「小鬼子，我就在醫院附近，你一踏出醫院大門，我的車子立刻會開過來接你，一點危險都沒有。」

「可是……可是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在電話裏說不方便，」白嘯風忽然壓低了聲綫，道：「你們現在的處境十分危險，如果出來談談，也許我可以替你們想點辦法，我等你，快出來吧！」

說完，白嘯風掛斷了電話。

王小克良久才把電話筒掛上，白小妹急不及待地問：「他要什麼？」

「他——他要我出去一趟。」

「在什麼地方？」辣椒仔問。

「他沒說。」

「小鬼子，不要去！」白小妹語氣十分堅決：「反正不會是什麼好事情。」

「他在電話中說，咱們現在的處境十分危險，」王小克喃喃地：「這是什麼意思？」

「也許他故作驚人之語而已，」白小妹道：「咱們在這兒安全得很，有什麼危險了？」

辣椒仔沉吟着，半晌，突然說道：「小鬼子，我看你還是去一趟好。」

「為——為什麼？」白小妹焦急地道：「你叫他去送死？」

「不，」辣椒仔平靜地分析着：「首先，白嘯風對我們絕對沒有惡意，而他也不是一個打誑言的人，他說我們處境危險，也許真的如此，只不過我們懵然未知而已，況且，他叫你出去，也許只想和你談談，反正你到時隨機應變就是，也不必怕他。」

王小克緩緩地點頭，道：「好，我走了。」

白小妹急忙拉着他，道：「如果你要去，那我陪你一塊兒去！」

「小妹，這不是玩兒的時候。」

「誰說是玩兒的時候了？」白小妹道：「我不放心你一個人去見他。」

「白大哥又不是歹人，你放心。」

「可是你說過，那個神秘組織正在追殺他，」白小妹道：「他們全是沒有血性的人，你跟姓白的在一起，危險性是一樣的。」

王小克不禁又猶豫了起來。

這時，辣椒仔又開口了，他道：「小鬼子，大丈夫做事，豈能畏頭縮尾？想走便走！」

白小妹恨恨地望了辣椒仔一眼，王小克柔聲道：「小妹，我去去便來，反正他有車子，等一下我叫他用車送我回來就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白小妹見他去意甚堅，只得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好，你走吧！」

王小克離開了病房，來到醫院大堂。這時已過探病時間，醫院大門已經關閉了起來，那守門的一見王小克，立時站起身來。

「對不起，我想出去買點東西。」王小克說。

守門的將鐵閘拉了起來，王小克俯身而出。

他站在醫院的台階之前，作了一個深呼吸，然後放眼望去。

四週除了暈黃的街燈之外，鮮有行人汽車經過，瞥眼間，只見一輛小型房車的車頭燈突然亮了起來，並且發動着向自己這邊駛來。

王小克定眼一看，駕駛車子的正是白嘯風，當然，他臉上經過化妝。

白嘯風將車子駛到王小克面前停下來，打開車門，道：「上車吧。」

王小克一上了車，白嘯風踩下油門，車子如脫弦之箭向前飛馳，穿過了幾個紅綠燈，直向郊區公路而去。

王小克心念一動，問道：「咱們又要到那所石屋去，是不是？」

白嘯風搖着頭，專心駕駛車子。

不一會，車子已在郊區超級公路飛馳了。

王小克見車速越來越高，兩旁的景物

不斷後退，不禁望了望咪表，當時的車速，竟有九十咪！

白嘯風的駕駛技術顯然相當高明，他神定氣閒地開着車，不久，來到一處「避車處」，車子兜了進去，戛然而止。

白嘯風手搭住駕駛盤，側頭向王小克望來。

朦朧月光之下，王小克見白嘯風神情異樣，不由問道：「白大哥，這……這是什麼地方？」

白嘯風向前一指，反問道：「那是什麼？」

王小克放眼一望，前面是一片汪洋大海，「避車處」下面是懸崖峭壁，懸崖下怪石嶙峋，波浪洶湧，擊岸有聲，不由打了一個寒慄。

「我已經得到了一點綫索，」白嘯風望着海中，道：「他們將基地遷到海中去了！」

「海中？」王小克大感詫異，道：「這……這怎麼可能？」

「對別人也許不可能，對『副主席』來說，當然可能！」白嘯風說：「他離開國土時，帶了一大批財物出來，那筆財物，甚至可以用來發展核子武器！」

白嘯風頓了一頓，又道：「他們最初的基地，設在一個山洞中，但在那時已經開始經營一個『海底城』了！山洞被毀之後，海底城立卽啓用，裏面的設備和保安措施，比那地底基地要强上兩倍！」

「克……克大哥現在在海底城中？」王小克問。

「敢情是。」

「你——你想到海底基地來找他？」

「目前來說是沒有可能的，」白嘯風望着海面，若有所思地說：「可是將來一定有機會。」

「那麼，咱們現在來這裏幹什麼？」

「我要你好好記住這裏的地形，」白嘯風道：「看得到那度橋嗎？」

王小克向下望去，隱約看到一條架空大橋，大約三四十碼長，橫貫着東西兩座山頭。

「那是附近鄉民搭造成的，」白嘯風道：「橋端有石級可通向懸崖底下，我想是他們暗中支持建造的。你要不要過去看看？」

王小克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

他實在不明白，為什麼白嘯風要帶自己來看這一帶的地形，因為自己絕沒想到要和那神秘組織打交道。

白嘯風見王小克毫不熱衷，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小鬼子，你真的一點也不明我的用意？」

王小克茫然地搖着頭。

「從種種跡象看來，他們這次似乎已掌握了眞正能令他們東山復出的秘密武器，」白嘯風道：「而用不着說，那必定是一種危害國家以及全人類的秘密武器！」

王小克仰首望着白嘯風，他的話已經引起了王小克的好奇。

「這次，我重返本埠的最大目的雖然是說服克大哥跟我回去，但，內心總希望有機會洞悉他們的『秘密武器』，儘可能破壞他們，替國家和人類做一好事。」

「白大哥，你怎曉得他們的秘密武器會危害國家和全人類？」王小克問。

「小克，我和他們相處了幾十年，在他們那種政變中，為了達到爭權奪利的目的，會不擇手段，甚至利用聳人聽聞的方法去爭取所謂『勝利』的，」白嘯風道：「再說，經過上一次的失敗，他們痛定思痛，這次若無把握，是不會採取任何大規模的行動的。」

「他……他們已經採取了大規模的行動了嗎？」王小克又問。

「從阮大正的順利越獄可以看得出來，」白嘯風道：「那個安神父是他們組織的人喬扮的，雖然阮大正逃過了他們的掌心，不過最後始終落入了他們手中。」

「對啦，白大哥，那阮大正到底是什麼人？」

白嘯風沉吟了一下，道：「對於這個人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是美國某大學的研究生，甫來本埠不久，便因無故殺人被判死刑！」

「啊！原來阮大正還是個大學生！」

「上次他們極力想爭取倪龍山老先生，這次，他們却千方百計地要爭取阮大正，而且比爭取倪老先生時更狂熱，更厲害，唔，我看這阮大正本身一定有被他們利用的價值。」

他頓了一頓，側頭望着王小克，道：「小克，難道你不想做一些對國家社會有益的事麼？」

王小克呆了一呆，訥訥地說：「白大哥，可是……可是這是大人們的事。」

「小克，你已經不算小了，難道你想渾渾噩噩地做人，眼看着國家為一些害羣之馬敗壞？」白嘯風說到後來，竟是聲色俱厲。

「白大哥，我……我實在不知道自己可以出得多少力量。」

「有一分光便發一分熱，」白嘯風道：「只要盡自己之力，也對得起國家民族了！」

王小克一味點着頭，心底下却甚不以為然，對他來說，「國家民族」並沒有什麼深大的意義，他只是想活得好一點，住得舒服一點和吃得豐盛一些而已。

事實上，在王小克這種年紀，的確很難有國家民族的意識的，起碼他不是生長在國土的孩子。他四周圍的人，都不曾灌輸過他任何民族大義。

王小克只是看不慣中國人一直受外國人的欺負侮辱，看不慣外國人一直爬在中國人的頭上頤指氣使。

「小克，你明白我剛才所說的話嗎？」白嘯風忽然問。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他只想趕快離開此地，回到醫院中去陪辣椒仔和白小妹而已。

「那麼，你答應和我合作了？」

王小克心下一懔，吶吶地問：「合，……合作什麼？」

「試探他們到底在玩什麼把戲，同時破壞它！」白嘯風道：「有可能的話，再將克大哥說服脫離他們！」

「可是……可是我……」

王小克話還未說下去，白嘯風便道：「小克，一切全由我作主，你聽我的話行事便行了。」

隔了一會，白嘯風又問道：「你信我嗎？」

王小克向他點着頭。

「好，咱們走吧！」

王小克聞言大喜過望，白嘯風已將汽車馬達劃着了火，車子掉頭向市區駛去。

不一會，車子來到通向半山石屋的小徑前，白嘯風忽然把車停住。

王小克問道：「白……白大哥，咱們不是要回去嗎？」

「誰說的？」白嘯風冷冷地：「現在，是咱們採取第一個步驟的時候。」

說罷打開車門，跳下車去。

王小克還在猶豫着，白嘯風道：「下車吧！」

當王小克下了車後，白嘯風沉吟了一下，忽然跳上車去，道：「你在這兒等我，我將車子泊遠一點，以免他們有人回來時見到。」

王小克望着車子後面紅燈一閃一閃遠去，站在當地不知究竟如何是好。

他和白嘯風來過半山石屋，殺了三個大漢無功而返，還受周探長一番盤詰，實在不明白白嘯風為何還要到石屋中去。

不一會，白嘯風一拐一拐地向他走了過來。

王小克趨上前去，問道：「白大哥，你的脚傷怎麼了？」

「不礙事。」白嘯風淡淡答道。逕自向小徑走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自後跟上。

「白大哥，」王小克問道：「那石屋根本沒有半點異樣，咱們去幹什麼？」

白嘯風回頭凝視着王小克，問道：「你怎知沒有什麼異樣？」

「可不是嗎？除了一些老鼠，根本沒有其他的東西。」王小克說。

「小克，我懷疑石屋中另有秘道，通向那『海底城』去，」白嘯風道：「你信不信。」

王小克心下一動，轉頭望去，只見石屋所在處離海濱只有數十碼之遙，倒不是沒有可能。

兩人來到石屋之前，白嘯風又取出鐵綫打開屋門，怎料屋門一開，一大羣老鼠自內竄出。

王小克雖然早已有防備，也不禁吃了一驚，急忙跳起身來，避過那羣老鼠的來勢。

「唔，果然是有人故意飼養的，」白嘯風道：「否則不會又有這許多老鼠聚集在一起！」

他輕輕推開屋門，踏了進去。

當兩人踏進石屋之際，忽然有幾個黑影自暗隅中撲出，幾枝槍管抵住了兩人的腰間。

王小克暗叫一聲不好，只聽得白嘯風大叫一聲，跟着幾聲槍响，有人慘叫了起來。

在那電光火石之間，王小克看到門口人影一閃，有人逃了出去。

「點子逃啦！」黑暗中有人大叫：「快追！」

抵住自己腰間的槍管沒有移動，王小克僵立在當地不敢動彈。

這時，兩個大漢吆喝着追了出去，剛才那逃出石屋的人影，想是白嘯風。

屋裏火光一閃，有人打着打火機，湊上前來。

「原來是個小子！」

王小克向那人望去，他身穿綠衣，正是「副主席」手下的裝束。

隔了一會，追出屋外的兩個大漢回來了。

「怎麼樣？給他逃掉了？」

「唔，」大漢答道：「他媽的身手好敏捷，倒瞧不出是脚上掛彩的人！」

「老崔，逃了個大的，捉了個小的，你說怎樣處置？」

那大漢沉吟一下，道：「交給克連長處置吧！」

「好！」

王小克心下一動，那「克連長」會不會就是白嘯風的「克大哥」克魯瑪。

「先幪上他的眼睛再說！」

一個大漢取出黑布幪住了王小克雙眼，不一會，王小克只聽機聲軋軋，顯然扳動了暗門的機鈕。

剎那間，王小克發覺白嘯風所料不差，這石屋中果然另有機關。

「走！」有人大力推了王小克一把。

王小克被人牽着手臂，向前走去。

「前面是石級，一共三十二級，你小心數着了，否則摔了交是自討苦吃！」

王小克一聲不發，數着石級。

那道石級果然一共三十二級，着地之後，大漢說道：「向左轉！」

王小克得到提醒，向左轉去，這時，大漢取下了王小克雙眼之間的黑布，但覺眼前一亮，那是一條用大理雲石鋪成的甬道。

「走吧！」

王小克遲疑着向前踏步，不一會，有一輛形狀十分奇特的車子駛了過來。

車子後面拖着幾排軟墊，大漢紛紛坐了上去。

司機也是個綠衣漢子，放下「拖卡」，開過去鈎住另一端。

王小克也上了「拖卡」坐在軟墊上。

「抓着扶手。」一個大漢向王小克命令道。

車子開動了，前面的路勢雖然向下斜着，車子的速度却十分緩慢。

大約過了五分鐘，車子來到一道鐵門之前，衆人下了車，鐵門立時開啓。

王小克隨着大漢們踏進去，鐵門又緩緩地閤上了。原來那是一部電梯，鐵門一閤上後，立時迅速地向下降。

王小克望着閃動的燈號，暗想那「海底城」一定十分宏偉壯觀。

不久，電梯停定了，門一打開，面前也是一條甬道，地上是光可鑑人的大理雲石，幾個勁裝綠衣大漢，正在甬道口巡來巡去。

王小克一看到這情勢，不由想起在「占士邦」電影中看到的情況。

這個「海底城」，它的規模可能比「占士邦」電影中描寫的任何一個秘密基地更大！

因為經營這個「海底城」的，並不是普普通通的犯罪份子，他本來是世界第一大國的副領袖！

大漢領着王小克穿過甬道，來到一道大門前，其中一個大漢上前按了按門邊的電鈕。

大門自動打開了，王小克被大漢推了出去。

他一踏進門內，大門又自動關上了。

王小克放眼望去，那是一個佈置簡單的房間，房間中設有一張枱子，枱子對面擺着一張椅子。就好像是電影中所描寫的「盤問房」一般，燈光注射在那張椅子上面。

可是，房間中除了自己之外，並沒有人！

王小克繞到枱子後面，在乳膠軟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豎起耳朵窺伺四週的動靜。

房間裏靜得一點聲息都沒有，王小克甚至聽得出自己的呼吸聲以及心臟「噗通噗通」的跳動聲。

他實在忍受不了這樣的死靜，驀地叫了起來：「有人嗎？」

房間的面積並不大，所以沒有廻音，可是，也沒有回答。

王小克站了起身，向剛才進來的那道大門走了過去，然而，門上沒有門柄，顯然是用電掣控制開關的。

他游目四顧，希望可以找到裝在牆壁上的電掣，可是四週牆壁光禿禿地，休說電掣，便是小釘也沒有一口。

王小克頹然在椅上坐下，他實在不明白「海底城」的人在玩些什麼把戲。

照說，人已落在他們手中，如果自己對他們沒有用處的話，早被處決了，但，如果有用處的話，為什麼沒有人來盤問究竟？

他忽然想起剛才一個大漢說道，要將自己交給「克連長」，那「克連長」大概就是克魯瑪，莫非他現在不在這「海底城」之中？

就在這個時候，大門緩緩地打開了，一個高瘦的人影出現在房門口，王小克一眼便認得出來，他就是白嘯風的「克大哥」克魯瑪！

驟見克魯瑪，王小克又驚又喜，站起身來。

克魯瑪是個天生的啞吧，他向王小克打着手勢，示意他坐下。

王小克依照他的意思，坐了下來。

克魯瑪緩緩踏上前來，兩道炯炯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知道克魯瑪嘴吧雖啞，但耳朵却是十分精靈，急忙道：「克大哥，白大哥他——」

王小克話未說下去，克魯瑪忽然向他大打眼色，示意他不可說下去，王小克何等精靈，立時會意止口，道：「好久不見了啊！」

克魯瑪向他打了個手勢，示意王小克跟着他走。

王小克見他對自己仍然有懷舊之情，倒是放下了心頭上一塊大石，暗想有克魯瑪包庇，就算落入了「海底城」組織手中，也不致有性命之虞。

克魯瑪帶着他來到一個小房間，用手勢比劃着，示意王小克好好住下來，三餐有人送上，不許四處走動等等。王小克連連點頭答應了。

克魯瑪吩咐妥當，轉身離去。

王小克躺到床上，閉起了眼睛，他對自己的性命倒是一點都不担憂，只是不知道日後發展如何。

隔不了多久，王小克因為倦極而瞌睡了過去……。

虎穴探秘　遇伏遭擒

白小妹趨上前去，把電視機關上了。

「幹什麼？」辣椒仔詫異地問：「不看啦？」

「小鬼子到這個時候還不回來，眞是急死人了！」白小妹兩道秀眉緊緊地蹙在一起。

辣椒仔望了望腕錶，王小克已經離去了大半句鐘了，一點消息都沒有，不由也是暗暗心急。

「也許他們有話談不完呢？」辣椒仔安慰她。

「不會的，那姓白的不是一個多言的人，」白小妹忽然問：「辣椒仔，咱們出去找找他怎樣？」

辣椒仔正沉吟間，案頭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白小妹急不及待地伸手要去拿電話筒，怎料辣椒仔出手比她還快，一把抓住了電話筒。

「喂？」

「你……你是倪少爺？」是一把粗重的聲音，似乎還在喘着氣。

「你是——」

「我是白嘯風，剛才我和小克到郊區十五咪半的石屋去勘查，小克……小克被他們捉去了！」

「什麼！」辣椒仔聞言幾乎從床上跳起身來。

「是的，小克已落入他們的手中，我……我實在無能為力，所以，打個電話來通知你。」

辣椒仔焦急地說：「白先生，我們可以報警嗎？」

白嘯風道：「隨便你們，不過，本埠的政治氣候有點異乎平常，我想警方也帮不了什麼忙。」

「那……那我們應該怎樣去救他？」辣椒仔焦急地問。

「倪少爺，你父親以前不是認識許多人嗎？也許他們可以帮點忙——」白嘯風頓了一頓，接着說：「他們的巢穴，就在十五咪半對開海面的海底下。」

說罷，白嘯風掛斷了電話。

辣椒仔看着電話呆呆出怔，白小妹急忙問：「辣椒仔，究竟怎麼一回事？」

「小鬼子落入『副主席』他們的手中了！」

白小妹俏臉上勃然變色，吶吶地道：「這……這便如何是好？」

「白嘯風說，他自己沒有能力將小鬼子救出來，要我去求我父親認識的那些人——」辣椒仔說到這裏，眼前忽然一亮，道：「不錯！我父親認識的那些人，和他們是敵對的！」

白小妹道：「辣椒仔，我看還是通知周探長的好。」

辣椒仔咬了咬唇，道：「周探長對小鬼子已經有了不滿，他怎會揷手去救小鬼子？」

「可是小鬼子是本市的公民，周探長是有義務保護他的！」

辣椒仔苦笑了一下，道：「剛才白嘯風說得很對，本市政治氣候不比其他的地方，政府兩方面都不想得罪，如果我們想將小鬼子救出來，只有靠自己！」

「這……這……」白小妹已經方寸大亂，道：「好吧，只要救出小鬼子，你說怎樣就怎樣，我已經沒有主意啦！」

辣椒仔猶豫了一下，又拿起了電話，撥了一個電話號碼。

當有人來接聽的時候，辣椒仔問：「請問康主任在嗎？」

「那一位找他？」對方是個女聲。

「姓倪的。」

「好，請等一等。」

辣椒仔向白小妹打了個眼色，示意不必焦急，只要找到這個姓「康」的，萬事有他出頭。

不一會，一個男聲在話筒出現了：「那一位？」

「康伯伯，你還認得我嗎？」辣椒仔對着電話筒說：「我是倪龍山的兒子，辣椒仔。」

「——」對方似乎料不到這一點，刹時間做不了聲。半晌，才訥訥地問：「什……什麼事？」

「康伯伯，我有點爲難的事，想找你幫幫忙。」

「我沒有空！」

「康伯伯，你聽我說，」辣椒仔生怕他掛斷電話，急忙道：「這是你立功的時候啊！」

「哦？」對方似乎被辣椒仔的話吸引住了。

「康伯伯，你在組織中不是一向鬱鬱不得志嗎？現在有一個機會就在眼前，你可以因此升任海外統戰總書記！」

「說來聽聽！」

「康伯伯，幹你們這行的，應該知道這種事在電話裏說很不方便，」辣椒仔打蛇隨棍上，道：「咱們約個地方見面，當面詳談怎樣？」

「好吧，」對方問道：「你在什麼地方？」

「半小時後在大酒店頂層咖啡座，」辣椒仔道：「你以前也經常和我父親去那個地方談天嗎？」

「好。」

掛斷電話時，辣椒仔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自從我父親去了瑞士之後，我從未想到會再和這種人打交道！」

「那個叫做『康伯伯』的是誰？」白小妹問。

「他姓康，單名一個棋字，是派駐海外的特務頭子之一，」辣椒仔道：「還記得龍司令嗎？」

白小妹向他點點頭，辣椒仔又道：「康棋是龍司令的手下，龍司令死後，他以爲自己起碼可以升到司令的職位，怎知上頭只調任他爲遠東聯絡組主任。」

「他……他當眞可以幫忙將小鬼子救出來？」白小妹懷疑地問。

「小妹，康棋這班海外特務，正千方百計地要將那個背叛者『副主席』找回去，如果我們將『副主席』的藏身之地說出來，他向上頭一個報告，『副主席』便是揷翼也難飛了！」

「可是，我們爲什麼要幫他們？」

「不是幫他們，」辣椒仔老實說，「我對他們兩方面都沒有好感，現在，我只是想利用康棋他們去對付『副主席』，那麼，咱們便有機會將小鬼子救出來了。」

「有……有這個可能嗎？」

「就算只有一百萬分之一的機會，咱們也要試試，」辣椒仔道：「總不成眼睁睁看着小鬼子落入一羣魔鬼的手中，是不是？」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眼前也似乎只有這條路可以走了。

「你……你是不是現在便要去見那個康棋？」

辣椒仔向她點點頭，起身穿衣。

「你的腿傷怎麼了？」

「不礙事，」辣椒仔向白小妹笑一笑道：「只是擦傷了表皮，我不過乘機進醫院嘆世界而已。」

「辣椒仔，我——」白小妹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然而，辣椒仔並不等她說下去，便搖着頭，道：「如果你要跟我去，那麼，答案是一個『不』字！」

「爲什麼不？難道留下我自己一個人在這兒？」白小妹焦急地說。

「小妹，在這兒起碼比外面安全，」辣椒仔道：「你應該明白，我不是出去玩的。」

「辣椒仔，營救小鬼子也有我的份兒，」白小妹頓了頓足，道：「爲什麼你們什麼事都不讓我參加？」

辣椒仔向她淡淡一笑，一面穿着鞋襪，一面道：「因爲你是女的！」

白小妹嘟起了小咀，一副大不服氣的模樣。

「乖乖待在這裏，我去去就來，沒有危險的。」辣椒仔說道。

「既然沒有危險，爲什麼不許我去？」白小妹仍然不死心。

「不行就不行，」辣椒仔道：「我辣椒仔說出來的話，從未試過不算數的。」

白小妹頓了頓腳，辣椒仔已經打開房門，閃身出去了。

白小妹悻悻地坐到沙發上去，鼓着腮不出聲。半晌，她身子一轉，彈跳起身，打開房門，探頭向走廊中看去。

走廊中沒有人影，她嘴角露出一絲笑容，閃身離房，反手輕輕將房門掩上。

且說辣椒仔離開了醫院，召了輛的士，向「城市大酒店」飛馳而去。

當他踏進酒店頂樓的咖啡座時，一眼便看到了康棋。

康棋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顯然地，他在這裏和辣椒仔會面的事，是不想被人家知道。

辣椒仔向他走了過去。康棋噴了一口烟，淡淡地說：「坐。」

辣椒仔在他身畔坐下來，叫了飲品後，康棋迫不及待地問：「什麼事情，現在可以談了吧？」

「康伯伯，我有一個情報供應交給你

，」辣椒仔緩緩地道：「不過，那是有條件的。」

「要看是什麼情報，値多少錢。」

「如果我告訴你我知道『副主席』他們的所在，你說這個情報値多少錢？」

康棋雙眉一揚，身子跟着一震，噤聲道：「你眞的知道？」

辣椒仔見對方果然還未發現「副主席」的基地，心下不由大定，淡淡地道：「當然，我敢在康伯伯面前撒謊嗎？」

「好，那快說。」

「咱們還未談條件哩。」

「你要什麼條件？」康棋冷冷地問。

辣椒仔道：「我要你們答應我，就算將來我父親自外國回來，你們也不可再找他的麻煩。」

「這個——」康棋猶豫了一下，道：「我要請示過上頭，不能隨便答應你。」

「那對不起得很，我也不能供給你這個情報了。」辣椒仔道。

康棋聞言大急，道：「好！好！我答應你！」

「你的話能否作準？」

「只要你的情報是眞的，我的話自然有份量，否則，大家都不好看！」

「好吧！一言爲定。」辣椒仔道：「你附耳過來！」

康棋低下了首，辣椒仔向他耳語了幾句，只聽得康棋張大了口，一副驚愕無已的表情。

「如果你們破壞了那個基地，我希望可以救出我的朋友來。」

康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這可不是一樁簡單的事。」

「以你們的人力物力，不是可以叫高山低頭，海水讓路嗎？有什麼難了？」

康棋又吸了一口氣，才道：「好吧，我們會再作詳細調查，如果事情屬實的話，你所提出來的條件，我們全部接納。」

「很好，那我走了。」辣椒仔說着站起身來。

「且慢！」

辣椒仔回過頭去，問道：「還有其他的事嗎？」

「警方知不知道這回事？」康棋問。

「我想——暫時不會知道。」

「很好，我希望你不要傳出去。」

「康伯伯，我已不是小孩子了，」辣椒仔向他一笑，道：「我不會笨到這個地步。」

「唔，你走吧！」

辣椒仔踏着輕快的步伐離開「城市大酒店」，他心底下盤算着，如果康棋他們一舉將「副主席」殲滅，以王小克的機靈智慧，自可乘大亂之中逃脫險境，而自己也可打電報叫父親回來本市團聚了！

這個時候，「龍山別墅」的破毀仍然令辣椒仔耿耿於懷，他知道是「副主席」手下所幹，焚屋之恨，也可一併報了。

辣椒仔和王小克所不同的地方是：王小克爲人豪爽邁達，不會記恨，辣椒仔心胸却較窄，倘若有人得罪了他，非死纏住報了仇不休。這種性格，使他遇到許多殺身大禍，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辣椒仔一離開了酒店，立時召了一輛的士，向醫院飛馳而去。

十分鐘後，車子已經抵達醫院，王小克取出一張鈔票遞給司機，也不等他找回，便打開車門，匆匆忙向醫院大門奔去。

看門的見是辣椒仔，急忙打開鐵閘。

辣椒仔三步併兩步向自己的病房走去，一打開房門，只見房中空空如也，沒有白小妹的影子，登時吃了一驚，向洗手間望去，也沒有她的影子。

「小妹！」辣椒仔叫了一聲。

然而，沒有回答，他轉身向外奔去，來到醫院門口，向看門的問道：「剛才我出去之後，可有什麼人進來過？」

「進來的倒沒有，」看門的回答：「不過，你剛出去，那個小妹妹便跟着你出去了。」

辣椒仔頓了頓腳，道：「你怎能開門給她！」

看門的不明所以，訥訥地說：「先生，我……我只是個看門口的，那有權利不許她出去？再說，那小妹妹是和你在一起的。」

辣椒仔又跺了跺腳，他一時想不到白小妹竟會跟踪自己出去，可是，爲什麼剛才在「城市大酒店」不見她？

如果她眞的跟踪自己到「城市大酒店」的話，這個時候也該回來了！

辣椒仔決定再等一段時間，如果白小妹還不回來的話，才開始出外尋找。

他拉了張椅子，坐在醫院門口，留意街道上來往的車輛。

汽車一輛一輛地飛馳而過，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仍然不見白小妹的影子。

辣椒仔不耐煩地站起身，吩咐看門的打開鐵閘，他坐到醫院的台階等待。

半個小時過去了，白小妹仍然沒有出現。

辣椒仔告訴自己：白小妹定是遭遇了意外！

這時已是凌晨一時多，到什麼地方去找她？向誰人求援？

辣椒仔忽然想起了康棋。康棋是他惟一可以要求幫助尋找白小妹的人選！

他轉身回房，撥了一個電話給康棋，然而，僕人回說康棋不在。

辣椒仔回心一想，康棋在得到自己的情報之後，一定召集組織中的人星夜開會，商量對付「副主席」一幫人的方法，這時候，無論如何找不到康棋的了。

於是，他又想起了周探長，可是，這時候周探長怎會在警署？自己又不知道他家裏的電話。

如果撥電話報警，警方只不過當普通的「失踪案」調查而已，當他們開始着手調查時，白小妹說不定已經凶多吉少了！

辣椒仔從未試過像現在這樣孤立無援過，他暗想，如果小鬼子在，一定有辦法。然而，小鬼子此時正如泥菩薩過江一般——自身難保。

他在房裏踱着步，決定再撥一個電話到康棋家中去試試運氣。

很意外，傭人竟叫他「等一等」。

可是，跟着出現的，是一把蒼老的女聲：「那一位找康先生。」

「倪，」辣椒仔回答：「我剛才打過電話來，約他在大酒店見面的那一位。」

「什麼事找他？」女聲又問。

「有一件相當重要的事要和他談，」辣椒仔問：「你可以告訴我這個時候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嗎？」

女人稍爲沉吟了一下，終於說道：「好吧，我給一個電話號碼你，你試打去看看吧。」

「謝謝你。」

女人向辣椒仔說了一個電話，辣椒仔默記在心中，掛下電話後，立時撥着那個電話號碼。

電話響了一下，立時有人接聽。

「請問康棋先生在嗎？」

「誰找他？」對方是粗啞的聲音。

「姓倪的，」辣椒仔急忙道：「我剛才在大酒店見過他。」

「什麼事？」

「有一件相當重要的事要和他說，」辣椒仔道：「請你叫他聽電話可以嗎？」

「——」男子沉吟了一下，道：「你等等。」

不一會，康棋的聲音在電話筒裏出現了，他首先問：「你是辣椒仔？」

「是的，康伯伯，是我。」

「什麼事？」

「我的一個朋友剛才失蹤了，」辣椒仔焦急地道：「她叫做白小妹，十五歲，長得很——」

康棋不待他說完，便道：「這關我什麼事？」

「康伯伯，你是惟一可以幫忙我找她的人！」辣椒仔說道：「你們有這麼多人手——」

「對不起，我們的人不是用來替你找失蹤的朋友的。」康棋的語氣冷冰冰地，和剛才在大酒店時截然不同。

「可是——」

「不用說了，我現在很忙，你自己想辦法吧！」說罷，「咯」地一聲掛斷了電話。

辣椒仔討了個沒趣，大力將電話筒一拋，罵了一聲粗口。

他站起身來，望了望腕錶，是凌晨二時多了，街道上一片死寂，四下裏一片黑暗，白小妹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 ×

且說白小妹跟着辣椒仔離開醫院，她摸了摸袋子，袋內尚有十幾塊錢，心想叫輛的士到大酒店去，出其不意地出現在辣椒仔面前，一定嚇他一跳。

她抬頭向前面望去，街道上靜悄悄地，那裏有汽車的士的影蹤？正想走到大馬路截車，忽然，有兩道車頭燈在遠處出現，一輛車子駛過來了！

白小妹一看見那輛車子的出現，便打消了到大馬路口去截車的念頭，心想也許是一輛載客的的士，正向醫院而來，因爲這是私家醫院，甚至三更半夜，也有孕婦入院生產的。

車子一接近醫院，速度立時慢了起來，終於在白小妹面前停定了。

可是，白小妹已經看得出，那並不是一輛的士，只不過是一輛小型的私家車而已。

她向車中一望，不由愕了一然，坐在駕駛座的，竟然是白嘯風！

白嘯風見她嬌怯怯地站在醫院門口，也是呆了一呆，道：「小妹子，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白小妹恨他連累王小克身陷虎穴，將話咽回肚子裏，別過頭去不看他。

「小妹子，我這次是帶好消息來的，」白嘯風急忙道：「你不是想將小克救出來嗎？」

白小妹聞言心中一動，不由自主地踏前一步，道：「你……你有辦法？」

「唔，是剛剛想到的，我本來想打電話通知你，可是，臨時又改變主意，還是親自來見你們的好，對啦，辣椒仔倪少爺呢？」

「他不在。」

「哦？他出去了？」白嘯風向左右張望了一眼，說道：「小妹子，還是上車再談吧！」

白小妹猶豫了一下，踏上車去，白嘯風立時將車子開動，掉頭向前駛去。

「喂，你要載我到那兒去？」白小妹焦急地問。

「去救小克！」

「你——你有把握？你知道『海底城』的入口處？」白小妹問。

「我們現在立刻去找！」白嘯風側頭望住白小妹，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對不對？」

車子在馬路上飛馳着，但白小妹認得出，那不是通向郊區的馬路，而是通向本市最豪華的住宅的路。

「你——你到底要帶我到那裏去？」

白小妹緊張得抓住了白嘯風的手臂問。

白嘯風料不到她有此一着，軚盤一扭，向一根電燈柱撞了過去。

白小妹眼見車子向電燈柱撞過去，不由尖叫了起來。

白嘯風急忙一扭軚盤，在那千鈞一髮間，避過了電燈柱，但白小妹已經嚇出一身冷汗。

「鎮定點，不要亂來！」白嘯風不悅地說。

白小妹情急地道：「你——你到底要帶我去什麼地方嘛！」

「我忽然想起，若干年前，當我還在『副主席』的組織中的時候，上面忽然派我去找一個姓金，名賽明的人，他是國際知名的建築師。」

白小妹仰起頭來望住白嘯風，只聽他繼續說下去：「最初，我不明白，爲什麼上頭要找這個金賽明，後來才知道，他們要金賽明設計一座海底城市！」

白小妹有個綽號叫「小狐狸」，自然不是愚蠢之人，她聽到這裏，已經明白白嘯風的意思了！

「你要他將這『海底城』的藍圖給我們！」

「不錯！這起碼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它的內部結構，從而設法進去，將小克救出來。」

白小妹又驚又喜，感激地望了白嘯風一眼，低聲道：「多謝你啦！」

「本來，我可以自己去找金賽明的，但，以我的樣子去找他，他的家人一定不肯開門，那便無法可想，而你呢——」說到這裏，他望了白小妹一眼，接道：「由

你去按門鈴的話，他們一定會來開門。」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

「我明白。」

這時，車子駛上了一道斜坡，斜坡的兩旁，全是兩層式的花園洋房。

白嘯風的車子在其中一幢花園洋房前戛然而止，他先自車中向外觀察了一會，這才打開車門下車。

「小妹子，萬一咱們也許要用強，我先給你一個心理準備。」

白小妹點着頭。

白嘯風緩緩踏上前，在圍牆附近搜索着，不久，他找到了電話綫，用力一拉，電話綫便斷爲兩截。

「這是以防萬一，令他的家人不能報警。」白嘯風笑着解釋。

白小妹淡淡一笑，她性好刺激，想不到自己因要跟蹤辣椒仔而碰上白嘯風，和他來從事這次刺激的工作，不禁又是興奮，又是緊張。

兩人一前一後，向洋房大門走去，這時，屋裏隱約還有燈光，白嘯風貼身牆壁之上，向白小妹低聲道：「小妹子，你去敲門！」

白小妹點了點頭，踏上前去，按下門鈴。

她接連按了三下，才有個男聲隔着門問：「誰？」

「金先生，我找金賽明先生。」

屋裏那人朝防盜眼一望，見是個十餘歲的女孩，於是放心地把門打開，問道：「你——」

他話還未問下去，忽見橫地裏人影一閃，有人竄了出來，跟着，一把金屬硬管抵住了自己的腹部。

「不要出聲！」白嘯風噤聲說。

那人渾身震了一震，立時舉起雙手，驚愕莫名的眼光，望住了白嘯風。

白嘯風淡淡笑道：「金先生，還認得我嗎？」

那人正是聞名國際著名建築設計師金賽明，他凝眼打量了白嘯風一下，彷彿是見過對方，一時間却想不出在什麼時候和地點。

「金先生，進來再說！」

白嘯風用槍抵着金賽明，踏進屋裏，白小妹倒也十分機靈，一進屋後，立刻把大門關上了。

金賽明猜不到一老一少到底有何用意，道：「你……你們想幹什麼？」

白嘯風向客廳打量一眼，三個房間倒有兩個的門緊緊關閉着，只有一個房門洞開，燈光自內射了出來，大概是金賽明的工作房。

「家裏的人呢？」白嘯風道：「我記得你好像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他……他們都睡着了。」

「很好，那咱們也用不着驚擾他們，」白嘯風道：「我們到你的工作房去談談怎樣？」

在這種情況下，金賽明只有點頭說好，三人先後進了房間，只見寫字枱上擺放着一些已經設計好的圖則，金賽明深夜未眠，大概正在檢閱着。

白嘯風拉了一張椅子，道：「金先生，坐下吧。」

金賽明在椅子上坐下來，望着白嘯風，忽然腦際一亮，道：「你……你是白——……白先生！」

「不錯，咱們在三年前見過面！」白嘯風淡淡地笑着說。事實上自己既高且瘦，皮膚又白得逾乎尋常，見過面的人，鮮有不留下深刻印象的。

「你……你想幹什麼？」

「金先生，那份海底城的藍圖呢？在不在？」

金賽明臉上勃然變色，道：「你們不是吩咐過，不許我留下副本嗎？我早已將所有有關文件，全燒掉了！」

白嘯風當然明白此點，他沉吟了一下，道：「那麼，你憑記憶再繪一份給我如何？」

「這——」

「怎麼樣？」白嘯風揚了揚手中的槍，冷冷道。

「白先生，你知道，我一年起碼要設計十餘項工程，而且多數一設計完畢便忘了，這……這怎有可能？」金賽明焦急地說。

「金先生，其他的設計你容或旋即忘掉，但決不會是『海底城』！」白嘯風冷冷地道：「我相信你還記得，那是你有生以來，甚至以後也永遠不會得到的一份最優厚的報酬，對不對？」

「白先生，你要海底城的藍圖幹什麼？」金賽明深深吸了一口氣問。

「這個你用不着理，總之，我今天晚上來找你，是要那『海底城』的藍圖，如果你不給我，那——」說話時，白嘯風又揚了揚手槍。

金賽明渾身抖索着，吶吶地道：「可是你也要給我時間，我要好好地思考，才想得出三年前的設計，這樣吧，你給我一個星期——」

金賽明的話還沒有說下去，白嘯風便截止了他，接着道：「不行，我今天晚上就要！」

「這——」金賽明臉上青筋暴現，惶急地道：「不可能！」

「我要你可能！」

望着指向自己額正中的槍咀，金賽明的呼吸急促了起來，不斷地喘着氣。

「現在動手，」白嘯風沉聲吩咐：「天明之前，我要取到『海底城』的藍圖，否則就取你的命！」

金賽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閉起眼來思索着。

白嘯風和白小妹並不打擾他，轉身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仍然緊緊握着槍。

金賽明轉過頭來欲待說話，白嘯風手槍一揚，噤聲道：「做事，不要說話！」

金賽明低嘆了一聲，拿起筆來，在一張紙上繪着。

「記住，我要所有的出入口處，和一切防禦機關的所在！」白嘯風道。

白小妹站起身來，想走過去看看金賽明在紙上畫些什麼東西，却被白嘯風一手拉住了，用眼色示意她不要擾亂金賽明的思維。

金賽明一會伏案疾寫，一會停下筆來仰首思索，白嘯風和白小妹則坐在沙發上耐心地等待。

差不多凌晨五時，金賽明才把一叠紙張交給白嘯風，道：「這是當年我設計『海底城』大致上的藍圖了！」

白嘯風隨意翻閱了一下，問道：「有沒有錯漏的地方？」

「錯漏當然會有，但——相信甚少甚少。」

白嘯風這才滿意地點點頭，將那叠紙塞入懷裏，向白小妹道：「咱們走吧。」

「白先生？」金賽明急忙攔在兩人身前。

「幹什麼？」白嘯風雙眉一揚。

「我……我想求你一件事，不論你這份藍圖要來作什麼用途，希望你不要洩漏是我供給的，否則——否則我便有大麻煩了。」

「我知道，」白嘯風道：「你放心好了。」

金賽明聞言神色稍緩，將兩人送出門來。

白嘯風搭住白小妹的肩，向停泊在附近的車子走去，剛打開車門想踏上車去，忽然「噗」地一聲，車門的玻璃中了一發子彈，立時碎裂。

白嘯風大吃一驚，反手摟住白小妹，撲下地去，跟着取出手槍，朝槍聲來處發射。

對方顯然埋伏在較有利的障碍物後，跟着「噗噗」聲響，地上沙土飛濺，竟是打得白嘯風毫無還手的餘地。

白嘯風咬了咬牙，向白小妹低聲道：「你先上車，記住，爬上去！」

白小妹早已嚇得面無人色，聽了白嘯風的吩咐，猶豫着不敢動彈。

「快！再遲一下就來不及啦！」白嘯風說着乘隙向外還了一槍。

白小妹咬了咬牙關，暗想對方決不止一人，如果攻過來的話，自己難逃一死，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依照白嘯風的話去做，於是爬進了車廂。

「替我將馬達劃上火，鎖匙在匙孔裏。」白嘯風低聲吩咐。

「我——我不會。」白小妹說話時仰了仰首，立時有子彈向她射來，車後窗破碎了！

白小妹大吃一驚，急忙把身子縮在車椅之下不敢動彈。

「小妹子！」白嘯風噤聲道：「你扭一扭車匙，然後踩下油門，這樣車子便開得動了！」

白小妹抽出手來，向插在匙孔中的車匙拔出，向下一扭，車子果然起了一陣震動，白嘯風立即叫道：「快踩下最右邊的那個油門！」

白小妹伸腳過去一踩，可惜由於時間配合得不好，車子又死火了。

「別怕，再試一次，」白嘯風道：「這次一扭車匙後，立即踩下油門？」

就在這個時候，對面幾個垃圾箱後，有人探頭出來，白嘯風向前射了一槍，那人「啊呀」一聲，倒下地去，可是另兩個人影却乘機竄上前來。

說時遲，那時快，白小妹已經發動了車子，白嘯風向那兩個人影射了幾槍，跳上車去，也來不及將車門關上，就開動了車子。

車子剛竄出不遠，「噗噗噗」幾聲槍響，擋風玻璃被擊成粉碎，玻璃碎濺了白嘯風和白小妹滿身。然而，車子的去勢却越來越快。

白嘯風向倒後鏡望去，只見三個大漢跳上一輛車子，自後追來。

「他們自後面追來啦！」白小妹焦急地說。

「不怕，」白嘯風道：「我能設法擺脫他們！」

說罷一踩油門，將車子轉爲四波，風馳電掣地向前飛馳……。

× ×

天已微明，辣椒仔躺在床上，一直不曾睡過眼，他望了望腕錶，是清晨六時半了！

他坐直起身，拿起電話，撥下警局的號碼，告訴接綫生要找周探長。

「請等一等。」

不久，電話駁到偵緝部，是一個值日警官接聽的電話。

「請問周探長在嗎？」

「誰找他？」

「朋友。」

「周探長九點鐘上班，」值日警官回答：「你九點半打電話來吧。」

「請等等，你——你可以告訴我周探長家裏的電話嗎？」

「——好的，」值日警官沉吟了一下，向辣椒仔說出周探長家中的電話號碼。

辣椒仔默記着那個電話號碼，一掛上電話後，立時打了過去。

電話響了五六下，才有人來接聽，是周探長惺忪的聲音：「喂？找誰？」

「周探長？我是辣椒仔。」

「什麼事？」周探長懶洋洋地問。

「你——你起來了沒有？」

「現在幾點？」

「六點多了。」辣椒仔答。

「這麼早！」周探長在電話裏咳了一聲：「究竟有什麼事？」

「小鬼子和白小妹先後都失蹤了，我……我想請你去找找他們。」

「——」周探長遲疑着說：「那你應該到警局去報案，他們會記錄下來的。」

「可是——」

周探長不待辣椒仔說下去，便道：「現在不是我的辦公時間，你打電話到警局報案吧！」說完立刻把電話掛斷。

辣椒仔對着電話筒罵了一聲粗口，他咬了咬牙，又搖上周探長的電話號碼。

這一次，電話只響了一下，周探長便接聽了。

「周探長，我——」

「告訴你打電話到警局報案！」周探長咆吼了起來，道：「我還要睡覺！」說完，大力將電話掛斷了。

辣椒仔放下電話筒，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看來周探長對王小克眞的有了成見，要求他去將王小克和白小妹找回來，是沒有可能的了！

然而，除了周探長之外，自己還能向誰求援？

辣椒仔又望了望腕錶，這時已經是凌晨七時多了，他咬咬牙齦，忖道：「他媽的，靠人不如靠自己，出去外面碰碰運氣

吧！」

辣椒仔心念已決，打開房門，離開醫院。

街道上空氣清新，他張臂伸了個懶腰，深深吸了一口氣。

在茫茫人海中，到什麼地方去找白小妹？

辣椒仔舉步向前走着，忽然，有輛汽車在自己身旁戛然而止。

周探長探頭出車窗外面，沉聲叫道：「上車吧！」

辣椒仔見他衣履不整，顯然匆忙出門趕來找自己，心下大喜，踏上車去。

「好吧，將一切經過告訴我。」周探長道。

辣椒仔扼要地將一切經過說了出來，當他提到那「海底城」和「副主席」的存在時，周探長不由皺起了眉頭，良久出不了聲。

「探長，我懷疑白小妹此刻也落在他們的手中！」辣椒仔道。

周探長緊閤着唇，雙眼望向遠方，任由車子泊在路旁，直到後面有個交通警趕上來干涉時，這才開動車子，緩緩地向前駛去。

「探長，你說我們應該怎樣去將小鬼子和白小妹救出來？」辣椒仔問。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側頭問道：「爲什麼你們不早將這一切告訴我？」

「當初我們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辣椒仔焦急地說：「現在小鬼子和白小妹落入他們的手中，如果要救他們的話，一定要快。」

「唔。」周探長漫應着。

辣椒仔何等精靈，他一見周探長的反應，就知道他並不熱衷於將王小克和白小妹救出來。

他猶豫了一下，道：「探長，請你停車，我要下車了。」

周探長楞了一楞，道：「你想到那兒去？」

「那是我的自由，」辣椒仔不悅地：「請快停車！」

周探長無可奈何，只得將車子停了下來，讓辣椒仔下車。

辣椒仔下了車後，放步在街上走着，這時已是早晨八時多，上班的人羣開始擁現在街上了。

辣椒仔一夜未曾吃過東西，這時不免覺飢腸轆轆，向四週望了一眼，只見不遠處有一爿西餐廳，已開始營業，決定到裏面吃一頓早餐，順便思忖怎樣展開營救王小克和找尋白小妹的辦法。

他摸了摸口袋，袋裏有一叠鈔票，這才放心向那爿餐廳走去。

就在他走近餐廳那道玻璃門之際，忽然發現背後有個鬼鬼祟祟的男子，亦步亦趨地跟在背後。

辣椒仔心思之靈，絕不在王小克之下，他立時想到：那男子是在跟踪自己！

在那幾秒鐘之間，辣椒仔忽然取消了原意，沒有踏進那爿西餐廳。

他轉了一個身，向前走着。

辣椒仔告訴自己：首先要看看那男子是否眞的在跟踪自己，同時，設法查看對方到底是那一方的人！

他看似漫無目的信步地向前走着，其實腦際間心念電轉，思忖應對之策。

那男子的釘梢功夫十分到家，只是遠遠地跟在辣椒仔後面，同時低低地把頭垂着，辣椒仔幾次轉過頭去要看清楚他的眞正面目，都被他側頭避過了！

辣椒仔咬了咬牙，向附近一爿粥麵舖走去。

他擇了一個對着入口的卡位坐了下來，雙眼牢牢瞪着門外。

不久，那男子出現了，他穿着唐裝衫褲，在門口猶豫了一下，也踏進店來。

辣椒仔只覺那人的樣子十分熟悉，只是記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這時，伙記上前招呼，辣椒仔叫了一碗魚片粥，摸出香烟，燃上一口。

那男子也摸出烟包，取了一口香烟含在口中。

就在那男子取出烟包的當兒，辣椒仔心下一動，肯定了對方的身份！

辣椒仔告訴自己，那男子是康棋派來跟踪自己的！因爲他所吸的香烟的牌子，是康棋他們那個政黨出品的！

本市人通常購買外國出品的香烟，但屬於康棋那種政黨的工作人員，都吸他們自己的香烟。

辣椒仔心底下昇上了一個疑團：爲什麼康棋要派人來跟踪自己？

轉念之間，辣椒仔不由冷汗直冒：這個男子說不定是職業殺手！

由於自己供給康棋秘密情報，他怕自己向警方或其他方面說出來，所以要殺了自己滅口！

如今如何是好？

辣椒仔不是一個未經變故的人，然而，他畢竟年紀還小，同時，經驗也沒有「小鬼子」王小克之多，刹那間，坐在卡座上呆呆發怔，不知怎樣應付。

不一會，辣椒仔已經稍爲鎮定，他告訴自己：目前最要緊的是：擺脫對方！

一想到可以擺脫對方，辣椒仔又不禁開朗了起來，因爲他自信要擺脫一個人跟踪，對他來說，是一椿輕而易舉的事。

魚片粥送上來了，辣椒仔加了些胡椒粉，慢條斯理地吃了起來，因爲他知道在這種大庭廣衆之間，那男子就算長了獅子胆，也不敢公然加害自己。

如果想設法擺脫他的話，空着肚子是不行的！

辣椒仔心下有了計較，胃口也好了起了，一碗魚片粥之後，又叫了一個「裹蒸粽」，一碟腸粉，吃了個一清二光。然後拍拍肚子，叫伙記埋單。

埋單離開粥麵店之後，辣椒仔回頭一望，見那男子果然也匆忙離座埋單。

他向前望去，只見馬路上排着幾條大車龍，本市交通之擠逼，可算世界之冠，尤其是上班下班的當兒。

如果交通不是這樣擠逼的話，他只要截一輛的士，由的士司機和他「捉迷藏」便可，然而眼前的情況，車子是寸步難行，反而縱步奔逃來得快一點。

當然，辣椒仔不會笨得拔足而逃，他反而慢條斯理地向前走着。

那男子似乎知道自己行藏已露，不像剛才一樣遠遠地跟在背後，反而越跟越近

了。

辣椒仔衡量當前情勢，發現和他這樣前後耗下去也不是辦法，眼珠一轉，計上心來。

他眼見到一輛空的士排在車龍裏，於是上前打開車門，跳上車去。

那男子見辣椒仔跳上的士，不由愕了一然，蓋當時車子擠擁異常，簡直到了寸步難行的程度，如何逃得過自己的跟踪？

他沉吟了一下，向後面望去，只見隔着兩輛私家車之後，也有一輛空的士，於是趨上前去打開車門，跳了上車。

辣椒仔自的士右門上車，朝倒後鏡一望，見那男子也跳上了後面的士，悄悄塞了一張鈔票給那司機，打開左邊的車門，閃身下車。

他一下了車後，立時穿過了車龍，跑到對面馬路，剛巧這時正有一輛巴士埋站，辣椒仔踏上車去。

上了巴士之後，辣椒仔從人叢中向外望去，只見對面的車龍緩緩移動了，那男子仍然坐在的士內，正引頸翹首地盯住前面的的士。

辣椒仔這才吁了一口氣，想不到不費吹灰之力，便擺脫了那男子的跟踪。

可是，一個問題又接踵而來：既然康棋已下令派人跟踪自己，以他們在本市勢力之大，自己以後的行動，的確是個難題了！換句話說，也就是自己絕難親自去尋找白小妹的下落！

巴士過了幾站，辣椒仔才下車。轉搭的士回到醫院，因爲目前來說，只有醫院對他比較安全一點了。

辣椒仔一踏醫院大堂，詢問處的小姐立時站起身，向他招了招手，道：「倪先生，你過來。」

辣椒仔心下一動，向她走了過去。

「什麼事？」

「剛才有幾個電話找你。」

「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也有，女的也有。」

「有沒有姓白的？」辣椒仔問。

「有，那位白小姐吩咐說，你一回來便不要出去，她大約半個鐘頭後，便會趕到醫院來。」

辣椒仔透了一口大氣，這樣說來，白小妹現在起碼是安然無恙了。

「男的呢？」辣椒仔問。

「姓周，他說是警局裏的人，一樣叫你回來後不要出去，他等一下會再打電話來。」

辣椒仔蹙起了眉頭，周探長幹什麼又找自己？莫非他改變初衷，肯展開救援王小克和找尋白小妹的工作了？可是，白小妹將會無恙歸來，這一點不必由他勞神的了，反而營救王小克的行動，必須借重警方的力量。

辣椒仔抖擻精神，回到房裏，護士小姐已拿着藥水綳布進來，要替他替換。

辣椒仔擱起腿來，任由溫柔美麗的女護士，替他解開了脚上綳布……

× ×

王小克睜開眼睛，面前一團黑暗。

他揉了揉眼，看得出自己仍然睡在那間小房內，只是不知到底是什麼時候了。

他望了望腕錶，時針指在「8」字上面，也不知道是早上八時，抑或下午八時。他坐直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怎麼自己竟會這樣好睡？

他站起身來，摸索到房中的燈掣，「拍」地一聲將它開了。

不錯，仍然是同一個房間，只是床頭柜上擺着一個食物盆，他上前揭開蓋子，食物盆上有兩味小菜，一雙筷子和一大碗白飯。

王小克用食指碰碰白飯，飯猶微温，顯然才送進來不久。

這時，他已是肌腸轆轆，當下拿筷子，端起飯碗，扒起飯來。

不一會，王小克把那一大碗飯扒了個精光，連兩味小菜也全送到肚裏，這才抹了抹嘴，放下筷子，站直起身來。

「篤篤」兩聲，有人在門上敲着，王小克還沒叫「進來」，房門已經被人推開了。

進來的是一個穿中山裝中年男子，滿面笑容望住王小克，道：「吃飽了嗎？」

「唔。」

「我們這裏的菜怎樣？」中年男子在王小克的床上坐了下來。

「味道還不錯，」王小克問：「克連長呢？」

「他有點事出去了。」中年男子慈祥地笑着，接道：「啊！我差點忘記自我介紹，我是這裏的保安組組長，蕭輝。」

「蕭先生。」王小克喚了他一聲，覺得面前這個「保安組」的組似乎並不是壞人。

「你對我們這裏的情形相當瞭解，對不對？」蕭輝問話時，臉上仍露着笑容。

然而，王小克却覺得他的笑容並不可親，他忽然想起「笑裏藏刀」那句成語。

同時，王小克也明白，只有知道得越少，越有脫身希望，他答道：「不，我對你們這裏的情形一點都不瞭解，對啦，這是什麼地方？」

「小朋友，你眞的不知道？」

「我是被幪住雙眼帶進來的，」王小克振振有辭地說：「我怎會知道？」

蕭輝緩緩地點着頭，道：「克連長是你的好朋友，難道他不會將這裏的一切告訴你麼？」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他沒有告訴我，其實就算他想告訴我，我也看不懂他的手勢。」

蕭輝這才吁了一口氣，道：「好，那麼你想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蕭先生，如果你怕我洩漏出去，那最好不要說，否則只會害了我！」

蕭輝想不到王小克把話說在前面，不由呆了呆，隨卽「哈哈」地笑了起來。

「小朋友，你相當聰明啊！」

「所以你們放心讓我離開這裏，」王小克道：「因爲聰明人是不會把這裏的眞相說出來的，是不是？」

蕭輝淡淡一笑，道：「說得對啊。」

「那麼，我不想知道這裏的一切，」王小克道：「我只想離開這裏，而且立卽將它忘記！」

蕭輝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小朋友，克連長告訴我你的一切時，最初我還有點不相信，如今，的確不能

不信了！」

王小克楞了一楞，吶吶地問道：「他……他告訴你什麼？」

「小朋友，你有個外號『小鬼子』，精靈過人，狡計百出，做過許多大事業，破了不少犯罪集團，」蕭輝道：「上次，我們的『秘洞』被毀，你也有份參加，對不對？」

王小克心下一懍，原來克魯瑪已經將自己的底細說了出來，看來此番難逃刼數了！

蕭輝見王小克臉上神色一變，笑道：「不過，咱們是可以化敵爲友的。」

王小克急忙接口道：「是啊！其實我從來沒當你們是敵人。」

「小朋友，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帶你四下裏參觀一下，怎麼樣？」

王小克一怔，蕭輝爲什麼要帶自己參觀這座「海底城」？那是否意味着自己難以脫身？

「這是設備最現代化的城市，相信你一定想開開眼界的。」

「這個——」王小克的好奇心被挑引起來。

「來吧！」蕭輝站起身來，道：「咱們既然化敵爲友，那以後就是自己人了，怕什麼？」

王小克轉念一想，無論自己參觀過這座「海底城」與否，他們也是不會放過自己的，與其如此，倒不如四處參觀，也許可以發現一條生路也說不定。

他站了起身，陪着蕭輝向外走去。

這「海底城」面積奇大，每一條甬道都寬闊異常，不少綠衣漢子來回走動，但並沒有向蕭輝敬禮。

蕭輝帶領王小克參觀了幾間宿舍，接着，又帶他參觀會議室，康樂室，飯堂和電影院。

王小克循序參觀，幾疑自己是置身美國的「五角大厦」之中，因爲每一個單位的裝飾佈置，都豪華到極點，這時不由想起白嘯風的一句話：「副主席的財產，甚至可以發展核子武器」！

兩人經過「軍械庫」時，蕭輝並沒有帶他進去參觀，王小克以爲那是最高秘密所在，因此，也不敢提出要參觀的話。

最後，兩人來到了「醫療室」，那是一個面積相當大的單位，與其說「醫療室」，倒不如稱它爲「醫院」還來得切當，因爲裏面的一切設備，並不比陸上任何一間醫院遜色，而地方之寬敞，空氣之清鮮，比許多醫院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怎麼樣？」蕭輝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太……太奇妙了！」

「就算上面發生了核子大戰，空氣完全被染污，人口膨脹得難以收拾，也影响不到我們這裏！」

「這……這一定花了不少時間。」

「唔，前後一共十年，我們本來是有個『十五年計劃』的，但後來提前了五年實現。」

「這……這裏的最高領導人是誰？」

王小克禁不住仰首問。

「——」蕭輝沉吟了一下，終於告訴王小克：「副主席！」

王小克雖然早已知道是他，還是不禁低低「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最初，我們以爲『秘洞』是個十全十美的地方，想不到給龍司令他們一攻而破，既然我們沒有在陸上和他們爭雄的機會，在海底下，我們一樣可以生存，甚至可以發展！」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蕭輝的確是由衷之言，以「副主席」的財富和幹部，無論如何難以和控制數億人民的政黨匹敵，他們有了自知之明，所以轉移了目標，改由海底發展。

「好啦，現在，我應該帶你去見一個人了！」蕭輝忽然說。

「誰？」

「你猜猜看。」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會，道：「我猜不着。」

「他就在這裡，」蕭輝說着，推開了一間「實驗室」的門。

那「實驗室」的面積相當大，裡面放滿了儀器，可是沒有人影。

蕭輝逕自向前面一道小門走去，王小克一怔之間，立卽恍然，原來「實驗室」中另有小房，蕭輝要帶自己去見的人，必定就是住在小房裡面。

然而，蕭輝並沒有如王小克想像一樣伸手去推門，也只是走近房前，從玻璃窗張望進去。

王小克懷着疑惑的心情，緩緩地踏上前，從玻璃窗望進去，看到一個滿面鬍鬚，精神萎頹的男子，正垂首坐在一張小床上。

「他……他是誰？」王小克問。

「你認不出他是誰麼？」

王小克搖了搖頭。

這時，那人忽然抬起頭來，王小克定眼一看，依稀認得是阮大正的樣子。

「他……他是不是阮大正？」

「不錯，他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阮大正！」蕭輝點着頭，眼光一直不曾離開過阮大正。

「你說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阮大正？難道以前還有——」

蕭輝不待他將話說下去，便揷口道：「小朋友，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指——他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王小克更是摸不着頭腦，詫異問道：「他身體有缺憾麼？」

「不，他之生理和我們一樣，」蕭輝道：「只是……只是……」

王小克見他吞吐其辭，不由更加好奇，急忙問道：「他在某些方面和我們不同麼？」

「可以這樣說。」

「對啦，他對玻璃特別愛好，是個玻璃狂！」王小克自作聰明地說。

「小朋友，你聰明是很聰明，不過這一次猜錯了。」蕭輝說。

「那——那他到底和我們有什麼不同？」王小克說。

「這個慢慢才說給你聽，」蕭輝拉着他的手，向外走去，道：「現在，讓我們先來做一次體格檢查好不好？」

「體格檢查？」

「是的。」蕭輝說着上前推開「檢查

室」的門，室裏有一個身着白袍的中年男子和兩個女護士，立即迎了上來。

「郭醫生，替這位小朋友檢查一下體格。」蕭輝向那中年男子說。

郭醫生上下打量着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蕭先生！」王小克被他望得有點不自在，急忙道：「我的體格很正常，不用檢查。」

「小朋友，我們海底下的生活環境，和陸上是截然不同的。」蕭輝柔聲說：「也許你的體格適合在陸上生活，而不適合在海底呢？」

王小克心下陡地一動，問道：「如果我的體格不適合在海底下生活，那——」

「那我們會立刻送你上去。」

王小克將信將疑，女護士已踏上前來，替他解開恤衫的鈕扣。

在這種情況之下，王小克只得乖乖接受體格檢查，不過，他始終不相信檢查體格的目的是爲了尋求自己適不適合在海底生活這種說法。

他隱約覺得，其中定然另有蹊蹺。

經過一連串的檢查，花了差不多四個小時，郭醫生才向王小克點點頭，道：「行了。」

說也奇怪，在那四個小時裏面，蕭輝寸步不離地陪着王小克，若非海底城市無事可做，便是他十分重視王小克的體格檢查。

王小克一邊穿着衣服，蕭輝一邊說道：「你發育得很好，多半不成問題。」

王小克淡淡一笑，蕭輝朝郭醫生問道：「報告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三個小時後。」

「好的，我會派人來拿。」

說罷，蕭輝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離開「醫療室」。

然而，王小克一直念念不忘那個阮大正，還有自己剛做過的體格檢查。

「小朋友，你回房休息一下，」蕭輝望了望腕錶，道：「今晚我會來找你。」

「蕭先生，我……我肚子又餓了。」

「食物相信已經送到你房中去了，」蕭輝召了個綠衣大漢，向大漢道：「送他到第四廳二號房去。」

「是！」大漢答應了一聲。

王小克望着蕭輝背影遠去，這才跟那大漢回到自己的房中。

大漢離去時，將房門關上了，王小克趨上前一扭，房門被反鎖着。他嘆了一聲，回過身去，案頭上果然又有一個食盆，揭開一看，只覺香味撲鼻，原來有一條他最喜歡吃的紅燒薰魚。

王小克將一切疑問拋開，據案便大吃起來。

吃過飯後，閒着無事四週查看，房間裏沒有什麼可以消遣的東西，只有一本「副主席語錄」，他順手翻了一翻，由於看不懂密密麻麻的字，拋到枱上。

王小克和衣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呆呆出怔，他忽然想起，這「海底城」離海面多遠？外殼是什麼做成的，容不容易突破？

胡思亂想了一段時間，他又想起白小妹和辣椒仔來。

當他們發覺自己失踪之後，會不會想辦法來救自己？白嘯風的安危又如何？

忽然，房門開了，蕭輝笑吟吟地出現在房門口。

「小朋友，起來吧！」

王小克一骨碌跳起身來，蕭輝向他招招手，道：「來！」

王小克踏上前去，蕭輝一言不發，轉身向外走。王小克默默地跟在後面，認得正是幾個小時前走過的舊路，不由問道：「蕭先生，你又要帶我去見阮大正？」

「不錯！」

不一會來到「醫療室」，蕭輝推開大門，只見裏面燈光輝煌，坐滿了人。

王小克見醫療室裏突然聚集了這許多人，心下不由一楞。

那些人一見了王小克和蕭輝的出現，都停止了交談，一齊向王小克望來。

王小克見他們都穿着中山裝，臉上容光煥發，不像有病，怎會在「醫療室」裏？如果開會的話，「海底城」有豪華的「會議室」，也用不着來到「醫療室」啊！

刹那之間，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

「蕭組長，你說的就是他了？」一個頭髮灰白的老者，背負雙手踏上前來，凝望着王小克。

「不錯，就是他。」

「年紀會不會太小一點？」老者問。

「不會，」蕭輝必恭必敬地答道：「我和郭醫生作了將近一個小時的詳談，他認爲年紀小並沒有關係，而且，由於他新陳代謝機能好，見效更快。」

「唔，很好，很好！」

王小克聽着他們的對白，便如丈二金剛一般摸不着頭腦。

「可以開始了嗎？」老者向匆匆趕上前來的郭醫生望去。

「宋書記，對不起，事情有了變化。」郭醫生在老者耳畔低語了幾句，只見那老者蹙起了眉頭，不斷地點着頭。

半晌，老者才道：「也好，反正咱們已經等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再等一天也沒有所謂。」

說罷，向「醫療室」的人打了個眼色，領先離去。衆人見老者離去，也相繼而出。

片刻之間，「醫療室」只剩下王小克，蕭輝和郭醫生三個人。

這時，女護士神色匆匆地跑了過來，道：「醫生，他……他又發狂了！」

郭醫生聞言臉色一變，道：「我剛才不是替他打過針麼。」

「好……好像沒用。」

「哦？」郭醫生皺着雙眉，向阮大正所囚的小房走去，他俯首從玻璃窗張望進去，一面叫護士開燈。

護士答應了一聲，郭醫生又道：「把他房裏所有燈都開了！」

「是！」

「拍拍」幾聲，小房內燈光耀眼，王小克忽然聽到阮大正發出幾聲嚎叫，也不等蕭輝允許，逕自跑上前，從玻璃窗望了進去。

只見阮大正蓬頭散髮，雙手捧住了頭，在室內踱來踱去，不斷發出猪一般的嚎

叫聲。

王小克一見了這種情形，心下不由發毛，過了一會，阮大正似乎鎮靜了下來，緩緩地在床上坐下，雙手仍然捧着頭，急促地喘着氣。

「他……他幹什麼？」王小克問。

站在他身畔的郭醫生答道：「這是間歇性的心智失常。」

王小克喃喃地道：「間歇性的心理失常？」

「唔，我們正在想辦法醫好他。」

「能醫得好嗎？」王小克問。

「當然醫得好。」

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不知怎的，他一看到阮大正剛才那種痛苦的情況，忽然同情起他來。

王小克對阮大正有了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因爲自己也在他們手中，而且做過體格檢查——天曉得他們要自己的體格檢查幹什麼！

此刻，阮大正在王小克眼中，已經不是「殺人兇手」，而是一個可憐的任人宰割者了！

郭醫生離開了玻璃窗，向蕭輝走過去，王小克仍然望着阮大正呆呆出怔。

不一會，蕭輝忽然走上前來，拍着王小克的肩膊，問道：「你是否想進去和他談談？」

「他——他不是在發狂嗎？」

「不碍事的，你看，他現在不是很平靜地坐着嗎！」蕭輝笑着說。

王小克向阮大正望去，剛巧他也抬起了頭來，兩人眼光一經接觸，王小克急忙別過頭去。

王小克隨着醫生及蕭輝向房中看去，見到阮太正坐在床上，雙手捧頭，急促地喘着氣。

過了一會，王小克才重新向房裏看去，只見阮大正可憐兮兮地，兩道求援的眼光，凝望着自己。

王小克心下一動，道：「好，我進去和他談談。」

「郭醫生，開門讓這位小朋友進去吧。」蕭輝轉身向郭醫生說。

郭醫生自白袍袋中取出一根鎖匙，插到匙孔裏去，將門打開了。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這才舉步踏進門去。

他一踏進小房，燈光忽然暗了下來，只剩下一盞壁燈，射出柔和的光芒。

王小克向阮大正笑了一笑，轉頭望去，蕭輝和郭醫生並不在窗口窺伺。

「你也來了！」阮大正黯然地說。

「那天『龍山別墅』起火時，是他們將你救出來的？」王小克問。

阮大正苦笑了一下，道：「救？我是被他們捉到這裏來的！」

「他們——他們爲什麼要將你軟禁在這個房間？」王小克道：「外面還有許多空房啊！」

阮大正幽幽地嘆了一口氣，緘默着。

王小克道：「阮——阮先生，他們告訴我，你不是一個完整的人，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阮大正渾身震了一震，雙臂一張，緊緊抓住了王小克，厲聲問：「他們還告訴了你些什麼？」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道：「沒有，他們不肯說！」

阮大正這才鬆開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望着阮大正頜下的鬍鬚，王小克也不敢出聲，過了半晌，阮大正才道：「是的，我不單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我……我甚至不是『人』！」

王小克張大了口，呆木地說不出話來，莫非阮大正是鬼？

然而，世間上怎會有鬼？就算有的話，傳說中的鬼也只在夜間出現，同時沒有影子的。

王小克不由自主向阮大正背後望去，在壁燈的照射下，他的影子映在牆上——絕對不是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知道嗎！」

王小克不加思索地向他點點頭，他老早便想揭開心底下這個疑團了！首先，他寄望於白嘯風，可是，白嘯風對阮大正所知不多，蕭輝提到阮大正時，言辭又多閃爍，他心底下的疑團也越來越大。

阮大正以手作枕，靠在窗壁上，望着對面那盞壁燈呆呆出怔。

半晌，阮大正又嘆了一口氣，喃喃地道：「我究竟是不是人？」

「阮先生，你是活生生的人，你有思想，你會走路，還有，你有手有脚！」

「可是我却不是人生下來的！」

王小克呆了一呆，他實在不明白阮大正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明白嗎？我不是人生下來的！」

阮大正望定了王小克，臉上神情十分悽苦：「每一個人都有父母，但我沒有！」

「也許……也許你父母生下你後，便把你送了給人，所以——」

「不！絕對不是這麼一回事！」阮大正苦笑着搖頭，道：「小兄弟，我眞的不是人生的。」

「那……那你怎樣到這世界上來？」

王小克訥訥地問，阮大正的話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我從玻璃中來！」阮大正道：「更正確地說，我是從玻璃試管中來！」

王小克眼前忽然映現阮大正家中的玻璃，玻璃罐和玻璃試管，在那剎間，他好像想到了什麼關鍵，然而隨卽又迷茫了。

「小兄弟，你聽過『試管嬰兒』這個名辭不曾？」阮大正問。

王小克搖着頭，道：「那是什麼？」

「那是一種科學研究。」

王小克道：「對啦，是不是研究用玻璃製造人？」

「不，」阮大正苦笑着搖頭，問道：「嬰孩出世，要母親十月懷胎，這你知道吧？」

王小克點着頭。

「科學家很早以前就開始研究製造『試管嬰兒』，那是將精子和卵子結合後，置於玻璃試管之中，用和母體子宮同樣的溫度，環境先培養好胚胎，等胚胎發育成為一個嬰兒，也卽是說，初生嬰兒用不着寄居母體子宮裏，而由試管培植。」

王小克點着頭，他開始明白了阮大正的意思。

「如果這個試驗成功的話，將會大大造福人類，」阮大正道：「因為，那時候的人口容易控制，不育的夫婦，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得到兒女，而做母親的也用不着懷胎十月，喪失了工作能力，避免因難產或流產引起來的許多疾病。」

阮大正頓了一頓，又道：「我是第一個的『試管嬰兒』，你相信嗎？」

王小克眨着眼，呆呆地望住阮大正，發覺他的神情很正經，絕對沒有開玩笑的成份。

「小兄弟，所以我剛才說，我不是人生下來的，你現在明白嗎？」

王小克點着頭，他同時也明白蕭輝所說，阮大正是「獨一無二的阮大正」！

「二十四年前，美國一個科學家製造了我，當時，有兩個華僑幫助他，也許，他們可以稱為我的父母吧？那位科學家在我十二歲時死了，他將我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的秘密告訴了我，並且要我繼續他的研究——」

「他創造了你，不是成功了嗎？還研究些什麼？」王小克問。

「不，他臨死前告訴我，其中還有一些漏洞。」

「什麼漏洞？」

「這個——」阮大正頓了一頓，道：「現在且不要提這些，且說我憑他留給我的產業，一直在美國讀書，最後進入某著名大學做研究生，當然，我不曾停過研究『試管嬰兒』這回事。」

王小克聽到這裏，不由想起阮大正家中的那些試管，和試管中的液體。

「經過許多年的研究，我已經發現補救那個漏洞的方法，可是，由於事機不密，被一個男同學無意得悉了眞相，校方要我交出我的研究，我只得逃到這裏來。」

王小克問道：「副主席他們怎會知道你有這種研究？」

「唉！說起來眞是天意，我來到本市後，當然繼續研究，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一個姓林的男子，他是讀醫學的，雖然經過上次的教訓，我不敢貿然將這種研究說給他聽，可是有一次他到我的家裏，終於被他識破了，而這個姓林的男子，原來是他們組織中的人，而且是精英份子。」

阮大正道：「他們要我參加他們的組織，給予我最好的環境和儀器研究，我最初答應了，但經過一段時間後，却被我識破了他們的奸計！」

「什麼奸計？」

「他們想利用試管製造出來的人控制世界！」阮大正說。

「這……這怎麼可能？」王小克道：「就算他們能夠，那也是二三十年後的事了！」

「不錯，他們的組織是龐大的，一個領導人死後，跟着又另有一個接班人出現，總之，他們的野心極大！」

「於是你逃了出來？」

「唔，不過，如果不是在那個時候又發現了另一個秘密，我鑑於他們有利的條件，也許會和他們合作下去。」

王小克這次沒有打岔，關心聽阮大正說下去：「他們的最高領導人是『副主席』，而這個『副主席』已經是六十開外的人了！他希望活得長命一些，所以忽發奇想，要抽我的血給他！」

王小克「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我在試管中成胎出世，沒有接觸過細菌，因此，我的血清是比普通人勝一籌的，如果輸到他體內，或許會延年益壽也說不定。」

「雖然不曾經過試驗，但他們篤信我的血可以令『副主席』長命百歲，反正輸血對雙方面都沒有害處。」

「很巧合，我的血型和『副主席』的竟然相同，於是他們開始為我抽血。」

「然而，輸血後的『副主席』，健康反而不如以前，於是立卽停止輸血。」

「不過，他們跟着又發現我血液的另一個用途，除了着令我繼續研究『試管嬰兒』之外，企圖大量向我抽血，我得悉這一切後，才決定離開他們！」

「什麼用途？」王小克好奇地問。

「這個——這個你不用知道，總之，他們全是一些只求達到自己目的，不理他人死活的狂人！」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問：「所以你對玻璃特別愛好了！」

「不錯，我視它們如我的父母，誰要故意打爛一塊玻璃，我就和他拚命！」

王小克這才明白他為何在餐廳連殺兩人，又為何對一個因踢球而弄破他家裏玻璃窗的小孩下辣手！

「這次你被他們捉回來後，他們想怎樣對待你？」王小克問。

「當然是抽血！」

王小克又問：「他們放棄了『試管嬰兒』的研究？」

「那種研究已成功了，記得你們取去的試管，裏面裝着的紅色液體嗎？那是『試管嬰兒』的孕育劑！」阮大正道。

「我看那些紅色液體已落入他們手中，他們一定開始着手進行製造了！」

「不，我想他們已經改變了主意。」

「你怎知道？」

「我當然知道。」阮大正說着，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這個我老早就知道了。」

「阮先生，他們今天替我做過體格檢查，你知道究竟是甚麼原因嗎？」

「哦？」阮大正詫異地：「他們替你做過體格檢查麼？」

「是的。」

阮大正雙眉一揚，徐徐說道：「我想，他們準備抽我的血到你體內。」

「為為甚麼？」王小克心下一懍。

阮大正苦笑連聲，然而亦不答話。

「阮……阮先生，你知道那是為了甚麼嗎？」王小克焦急地問。

阮大正道：「他們祗不過拿你做試驗品而已！」

「灌輸了你的血液，到底會成為怎樣的一個人？」王小克聲音已呈微顫。

「你想知道麼？」

「是的，請你告訴我！」

「小兄弟，對不起，我絕不能夠告訴你？」阮大正聳肩，道：「請你原諒。」

王小克急忙奔到窗口，向外一望，醫療室內燈光盡熄，四下裏一片黑漆，那裏還有蕭輝和郭醫生的人影？

他心下大急，大力擂着門，阮大正却笑了起來，道：「小兄弟，你還是省點氣力吧，這裏每一個單位都是隔音的。」

王小克長嘆一聲，望着外面黑漆一片的「醫療室」，急得如鍋上螞蟻一般，不知如何是好……

海底逃龍　高樓救美

周探長背負雙手，在「會客室」裏踱着步。

白小妹和辣椒仔坐在沙發上，四道眼光望定了對面的一道小房門。

「雷上校怎麼還不接見我們？」辣椒仔已等得有點不耐煩，站起身向周探長走去。

「他大概很忙。」周探長淡淡地答，眉宇之間也顯出焦急的神色。

「可是咱們已經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啦！」辣椒仔不悅地說。

「不要忘記雷上校是外國人！」周探長說道：「而且，他是政治部的最高領導人。」

辣椒仔「哼」地一聲，喃喃道：「外國人又怎地，咱們是供給情報，可不是乞飯來着。」

就在這個時候，小房的門突然打了開來，雷上校的副官威斯汀上尉探首出來，說道：「周探長，上校請你進來。」

辣椒仔和白小妹隨着周探長踏上前去，威斯汀上尉却伸手一攔，道：「上校不想接見你們！」

辣椒仔大急，向周探長望去，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我進去見他吧！」

辣椒仔只得退在一旁，滿面都是忿怒的神色。

「這洋鬼子的架子倒大！」白小妹嗤一嗤鼻，道：「甚麼東西！」

「他媽——」辣椒仔又要罵粗口了，可是罵到一半，急忙又吞回肚裏，道：「洋鬼子一向騎在我們中國人頭上，頤指氣使，不可一世！」

「要是我們的國家爭氣，他們絕不敢這樣。」白小妹說。

辣椒仔拍拍身畔的沙發，道：「坐下來吧，不知他們要談多久。」

兩人在沙發上坐下來，順手拿起一張報紙。

然而那是一張英文報，辣椒仔雖然讀過幾年書，却是看不懂英文報紙，又放了下來。

出乎兩人意料之外地，周探長進去大約十分鐘，便出來了。

辣椒仔急忙踏上前去，問道：「雷上校怎麼說？」

周探長緊閉着唇不出聲，辣椒仔和白小妹一見了他的神情，也知道會有甚麼答案了。

「走吧！」周探長說。

離開「政治部」之後，白小妹急不及待地問道：「他拒絕了我們的建議。」

「沒有，不過，他說要拍電報回國請示上峯。」周探長說。

「豈有此理，經過他們一番官式文章之後，小鬼子那裏還有命在！」

「沒辦法，這是國與國之間的事，咱們警方管不着。」周探長道。

「起碼他應該批准你派幾個蛙人到海

底下看看有沒有那座『海底城』的存在！」辣椒仔道。

周探長苦笑一下，道：「我臨走時，雷上校甚至警告過我，不准任何警方的船隻駛近那處海面！」

「他媽的！」辣椒仔忍不住罵了一句粗口。

白小妹又急又氣，道：「這……這便如何是好。」

「唉！不是我不肯幫忙你們，實在是這件事太棘手和牽涉太大了！」

二人分別上了周探長的座駕車後，辣椒仔道：「探長，咱們眞的要聽雷上校的話？」

「我只是一個華人探長，在某些方面也許說得話，在另一些方面，我是束手無策的，好像這件事我便無能爲力了。」

「可是咱們總得想個法子！」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好吧，現在你們到那裏去？」

辣椒仔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一時之間，竟然不知何去何從。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暫時到我家裏休息一下，怎麼樣？」

白小妹大聲叫好，辣椒仔却搖着頭，道：「不必了，我們隨便找間酒店住下來好了。」

「住酒店？」周探長愕了一然。

「怎麼樣？不行嗎？」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好吧，你要住甚麼酒店？」

「當然是本市第一流的大酒店。」辣椒仔毫不猶豫地說。

周探長開動了車子，將兩人送到本市第一流的大酒店，臨別時道：「事情如果有甚麼進展的話，我會打電話到酒店來找你們。」

「好。」

辣椒仔出身大富之家，自然有一種氣派，他逕向「接待處」走去，要了一間套房。

酒店的職員見辣椒仔和白小妹年紀輕輕，却相偕前來開房間，心下暗暗詫異。

「住幾天？」職員問。

「說不定，」辣椒仔拿出幾張大額鈔票，道：「這筆錢先放在櫃面，離開時我才和你們算賬。」

職員一看到那幾張大額鈔票，這才綻開笑臉，與辣椒仔塡寫表格。

當侍者將他們領進豪華套房時，白小妹道：「其實我們可以住到小鬼子的婆婆那裏。」

「這裏比較方便。」辣椒仔說着和衣往床上躺着。

白小妹四處觀看着豪華套房的設備，辣椒仔忽然拿起電話。

「打給誰？」白小妹問。

辣椒仔沉吟了一下，又把電話筒放下來，嘆了一口氣。

「怎麼啦？」

辣椒仔不發一言，站起身來，向外走去，白小妹急忙追上前，問道：「你到那兒去？」

「我出去打個電話。」

「咦？房裏不是有電話嗎？」白小妹詫異地：「爲甚麼要出去打？」

「我不想他們知道電話是由酒店打出去的。」辣椒仔說着打開房門。

「你要打給誰？」白小妹急忙追上前：「我跟你一塊去！」

「好吧！」

兩人來到樓下，辣椒仔踏進公共電話亭，拿了幾個輔幣在手中，嘆聲道：「給一塊手帕我，我打電話時，你千萬不要做聲。」

白小妹見他神情嚴肅，依言取出手帕遞給他。

辣椒仔將手帕包在電話筒上，然後入了輔幣，撥了三個「九」。

電話鈴了兩下，立時有人接聽，辣椒仔道：「我想報案，請替我接緝私處。」

「好的。」

不一會，電話接通了，辣椒仔故意壓低了聲音，道：「我在郊區十五咪對開海面，發現有一艘帆船，將一包一包的蔴袋拋下海中，那些可能是毒品，你們快派人去看看吧。」

「你的姓名和——」

辣椒仔根本不給對方發問的機會，「的」地一聲掛斷了電話。

白小妹見他打電話到警局時，最初是不明所以，但一聽到辣椒仔的「案情」後，立時恍然，連叫妙計！

既然雷上校不肯接受建議派人到郊區十五咪對開海面搜查，而且禁止警方水警輪駛近，那麼，如果有人舉報該處發現可疑船隻時，警方勢必要派水警輪前去查覛了！

辣椒仔掛斷了電話，拉着白小妹，道：「咱們上樓吧，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話，周探長的電話等一下便會打來！」

兩人匆匆忙上了樓，一踏進房，便聽到電話在鈴鈴地响。

辣椒仔趨上前去，拿起了電話，對方是嬌滴滴的女聲：「請問倪先生在嗎？」

「我就是。」

「我是酒店接綫生，有一位姓周的男子打電話給你！請問接不接聽？」

「駁過來。」

「好，謝謝你。」

不一會，電話裏傳來周探長的聲音，周探興奮地道：「辣椒仔，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副署長剛才下了一道命令，叫我們派水警輪和潛水蛙人到郊區十五咪對開海面搜查可疑物體，據說有神秘人物打電話報案，發現該處有毒品，這不正是我們的機會嗎？」

「那你要好好抓住這個機會。」

「當然，」周探長道：「你有興趣和我們走一趟嗎？」

「我——我也可以參加？」

「本來是不可以的，不過——」周探長道：「這次是由我率隊，破例一次也不要緊。」

「好，我立刻趕到警局來。」

「不，在皇家碼頭會合好了，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快點！」

「是！」

掛下電話後，辣椒仔喜形於色，道：

「咱們走吧！」

「去那兒？」

辣椒仔道：「救小鬼子去——如果有

可能的話。」

兩人匆匆忙離開酒店，截了一輛的士，向「皇家碼頭」疾馳而去。

兩人來到「皇家碼頭」時，周探長帶領着大隊警方人員也剛到，兩艘巨型水警輪早已泊在岸邊昇火待發。

衆人魚貫登上水警輪後，周探長立即下令開船。

辣椒仔和白小妹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海面，周探長一切安排妥當後，走近兩人，笑道：「想不到咱們不費吹灰之力便達到原先的目的吧？」

「假使雷上校知道你不理他的警告，擅自調派水警輪到郊區十五咪海面，那便糟糕了！」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那也是副署長負責，我隸屬警方偵緝部，只有聽上頭的命令行事，雷上校是奈我不何的！」

這時，水警輪已離開碼頭，向離島駛去。

水警輪一離開海灣後，去勢突然加快，只見白色的浪花掀起老高，水警輪正乘風破浪，向郊區十五咪對開的海面駛去。

辣椒仔和白小妹的心情又是興奮，又是緊張，他們緊緊扶着欄杆，向前望去，只希望早一刻到達目的地。

× × ×

小房中靜得很，只有王小克和阮大正的呼吸聲。

王小克一直渴望有人進來「醫療室」，最好是蕭輝，那麼，他可以要求蕭輝，讓自己恢復自由。

可是，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王小克忽然想到，醫生和那老者的對白，他們說要將實驗押後到翌日，自己顯然也是實驗品之一！

剛才，蕭輝是有意要自己進來小房之中和阮大正在一起的！

他緩緩地轉過身，只見阮大正仍然雙手幪頭，一副頹喪萎靡的樣子。

「阮先生，咱們總得要想個辦法離開這裏，」王小克道：「否則只有坐以待斃了！」

「你可知道這是甚麼地方？」阮大正問。

「海底城啊！你以爲我不知道？」

「不錯，這是海底城，但除了警衞森嚴之外，這裏離海面數十尺，如果不循出路離去的話，升到水面時，五臟早已被水的壓力擠弄成粉碎了！」

王小克聞言不由吐了吐舌頭，這倒是他從來不曾考慮到的問題。

「阮先生，照我看你不是一個向厄境低頭的人啊！」王小克道：「無論如何，總要試試看。」

「我——我已經試過了，這裏的環境，實在不適宜我逃出去！」

「不適合你？」王小克問。

「是的。」

「那你的意思是說，適合我了？」

阮大正抬頭望了王小克一眼，並不置答，忽然嘆一口氣，躺了下床，將面對着牆壁。

王小克雖然不得要領，但從阮大正的話聽來，畢竟仍有一絲希望。

忽然，「醫療室」的燈亮了，王小克霍然站起身來，向玻璃窗口望去，只見蕭輝和郭醫生領先踏進「醫療室」，背後跟着幾個身穿中山裝的男子。

在那些人之後，跟着「黑殭屍」克魯瑪。

克魯瑪一雙深邃的眼光，也向王小克望來。從他的眼色中，王小克又看到一絲希望，因爲克魯瑪的眼光，含着安慰的意味。

郭醫生走上前來，打開了房門，向王小克和阮大正叫道：「你們出來！」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緩緩地舉步踏出房來。

阮大正轉了個身，忽然自床上彈跳起身，向郭醫生撲了過來！

郭醫生大吃一驚，急忙向旁閃避，但阮大正來勢之快，簡直匪夷所思，說時遲，那時快，一個人影竄了上前，擋在郭醫生面前。

「彭」地一聲，阮大正撞在那人影身上，兩人各自向後退了幾步。

王小克定眼一看，原來那人正是克魯瑪，他站定身子之後，又向阮大正走了過去。

「阮大正，你不要胡來！」蕭輝揚聲叫道。

然而，阮大正好似瘋了一般，向郭醫生撲去。

這時，克魯瑪已有戒備，右脚踏前一步，一掌向阮大正當胸遞去。

阮大正並不閃避，來勢絲毫不變，胸口撞在克魯瑪拳頭之上，只聽一聲慘叫，身子彈飛起來。

「別傷了他！」郭醫生叫道。

阮大正掉到地上，昏死了過去。

郭醫生猶豫一下，走前探視阮大正的鼻息，不由皺起了眉頭。

「怎麼了？」蕭輝關切地問道。

「昏過去了。」

「那試驗又要押後了？」蕭輝問。

「唔，」郭醫生道：「起碼要等他甦醒過來後才能進行。」

蕭輝搖頭嘆了一口氣，轉身向那些男子解釋。

王小克站在一旁，望着地上的阮大正呆呆出怔，他知道阮大正剛才是故意不閃避克魯瑪一拳，目的便是被他擊中昏迷過去。

顯然地，阮大正在逃避「試驗」，可是，這是個消極的辦法！

那些男子陸續離開「醫療室」，郭醫生吩咐兩個大漢將阮大正抬了起來，送到房中小床上。

蕭輝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道：「你想回自己的房間去，還是仍然陪着他？」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在這裏好了。」

「唔，他發起狂來的時候，你可要小心一點。」蕭輝提醒他。

王小克一想到阮大正發狂的情形，渾身不由打了一個寒慄，不過，如果想逃出「海底城」的話，就要和阮大正在一起才行！

「進去吧！」蕭輝送了王小克進房，但當王小克回頭一瞥時，克魯瑪正向自己打着手勢，他在向自己說：放心，有我在

道裏，你很快便會脫身的！

王小克放了心，蕭輝已將房門關上。這時，阮大正已幽幽轉醒，王小克問道：「阮先生，你不礙事嗎？」

阮大正撫搓着胸部，搖了搖頭，閉起眼睛。

「阮先生，你這樣來拒絕試驗不是法子，」王小克低聲道：「他們就想得出令你就範的方法。」

阮大正眨了眨眼皮，沒有回答，王小克緊接着說道：「你應該設法離開這裏，擺脫他們！」

「數十呎的距離，普通人在沒有任何裝備之下，怎能安全地浮上水面？」阮大正喃喃地。

「那咱們就設法去偷一些裝備來！」王小克心中一動，道：「我不相信海底城中沒有潛水和抵受海水壓力的裝備！」

阮大正雙眉一揚，睜開眼睛，道：「不錯，可是……可是海底城這樣大，咱們到那兒去找那種裝備？」

「我有辦法！」

「什麼辦法？」

「這個你不用理，」王小克道：「現在，我們首先要知道那一個所在適合我們突圍而出。」

「這我倒知道——」說到這裏，阮大正的話聲忽然停住，他嘆了一口氣，道：「不行的。」

「爲什麼不行？」

「那……那是一塊玻璃！」

「玻璃？」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追問道：「那塊玻璃隔着外面？」

阮大正緩緩地點着頭。

「有可能打碎它嗎？」

阮大正渾身震了一震，難澀地道：「不行的，不行的！」

王小克轉念之間，已經明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了，他柔聲道：「阮先生，現在危急關頭，逃命要緊，擊碎一塊玻璃有什麼大不了？」

「不！不！」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這才明白阮大正說這不適合他逃生的原因——他熱愛玻璃，不捨得損害任何一塊完整的玻璃。

——他是個玻璃人！

當阮大正看到有人打玻璃時，尚且怒火中燒殺人洩憤，何況叫他自己去弄碎一塊玻璃。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像阮大正這種「玻璃人」，眞是世間少有。

「阮先生，如果你在這裏待下去的話，總有一天被他們害死！」王小克沉聲問：「你明白嗎？」

阮大正點着頭，道：「可是……可是你怎能叫我去擊破那塊玻璃？」

「你下不了手，可以由我來——」

王小克的話還沒說下去，阮大正忽然怒吼一聲，道：「不行！不行！」

「阮先生，既然如此，那你指一條路給我走吧，」王小克道：「我不能在這裏陪你死！」

「——除了那幾處用玻璃隔着的出口之外，沒有其他的地方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海底城中的人大概也知道阮大正的弱點，深信他沒有勇氣去破壞自己所喜歡的玻璃，所以才讓他在城中自由活動，由而發現了唯一可以逃得出去的路。

王小克腦際間轉着念，既然阮大正不肯指點自己，那何不在克魯瑪的身上着手呢？

克魯瑪曾經向自己打過手勢，表示要救自己脫險，不知他要用什麼法子？

阮大正見王小克不說話，忽然問：「爲什麼不出聲了？」

王小克呆了一呆，隨卽答道：「最初我以爲你熱愛自己的生命，怎知道你熱愛玻璃尤甚於自己，而玻璃只不過是一種死物！」

「不！它不是死物！」阮大正叫道：「我是它生下來的！」

「阮先生，雖然我不大懂得自然科學，更不懂你們那種『試管嬰兒』是什麼來的，但，如果不是有一枚卵子和一條精子，我相信你養不出來吧？」

阮大正望着王小克呆呆出怔。

「不論你走不走，我也是要逃的！」王小克以手作枕，在沙發上躺着，道：「你想清楚吧！」

忽然，房門輕輕地響起來。王小克心下一動，趨上前去，只見克魯瑪正站在門外。

克魯瑪向王小克打着手勢，表示門鎖住了，他不能進來。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苦，因爲房間有隔音設備！

要是換作別人，那王小克雖然見到了克魯瑪，也一樣一籌莫展，可是，克魯瑪是「唇語專家」！王小克立卽想到了這點來。

於是，他隔着玻璃問：「克大哥，你看得懂我說話的口型嗎？」

克魯碼向他點點頭，並且打手勢示意王小克說話的聲音不必大，只要口唇嚅動，他便明白他的意思了。

「克大哥，我想逃離這裏，你肯幫我的忙嗎？」王小克口唇嚅動，却不發出聲來！窗外的克魯瑪這時點了點頭。

王小克見他果然明白自己的意思，於是將逃亡的計劃說了出來，並且要求一套海底潛水衣的設備。

克魯瑪沉吟了良久，才決定照王小克的計劃行事，他首先用手勢告訴王小克在什麼地方可以得到那種裝備，然後將幾扇隔着海水的玻璃窗所在說了出來。

王小克聰明過人，克魯瑪的手勢他一看便明，不斷點着頭。

最後，王小克問道：「怎樣弄開這房門？」

克魯瑪叫王小克稍候，轉身離去。

王小克知道他必定是設法去了，這才轉身坐回沙發上，興奮得一夥心直跳個不停。

他望了阮大正一眼，見他面壁而臥，似乎睡了過去。

不一會，房門又傳來輕叩聲，王小克趨上前去，克魯瑪手中拿着一柄門匙，得意地向他笑着。

王小克喜道：「快打開它！」

克魯瑪用不着他吩咐，早已俯首去開門。

房門打開之後，王小克立時閃身而出

，不料後領被人抓住，回頭一看，正是阮大正。

「你——怎麼啦？」王小克問。

「我決定了！」阮大正雙眼佈滿了紅絲，道：「我要跟你走！」

「好，那一塊兒來吧！」

三人踏進「醫療室」，向大門走去。克魯瑪領前打開大門，向外一望，向兩人招了招手，示意走廊中沒有人，可以出去。

王小克和阮大正一前一後離開「醫療室」，克魯瑪向王小克打着手勢：好自爲之！

王小克向他說了聲再見，領着阮大正向右邊一條甬道走去。

「你到那兒去？」阮大正問。

「咱們要先取得潛水裝備，然後才能逃走！」王小克低聲道：「克大哥告訴我，潛水裝備在轉角處第三個密室。」

兩人身子貼着牆壁，一步一步地向外移去，來到轉彎角時，王小克向前一望，第三個門口赫然排着「軍械室」三字！

這時，甬道靜悄悄地，半個人影也沒有，王小克拉了拉阮大正，向前竄去。

他伸手一推，「軍械室」的門應手而開，看來「海底城」中，除了囚禁阮大正的小房子外，全是不設防的。

兩人閃身而入，只見裏面面積寬敞，四週放滿了槍械彈藥。

王小克望也不望那些槍械一眼，目前，他最急切需要的是找到潛水裝備，離開這裏。

當王小克四處找尋潛水裝備時，阮大正却走到擺放短槍的架子前去，順手拿起一把新型自動短槍，還取了兩排子彈，放到袋中。

這時，忽聽王小克一聲低呼，道：「在這裏啦！」

阮大正急忙循聲奔跑了過去，只見王小克拿着一套潛水衣，喜形於色。

「是不是這一種？」王小克問。

阮大正點着頭，王小克便立時試穿起來。

不一會，兩人身上已經穿了潛水衣，還配備了氧氣筒。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忽見不遠處還有一個玻璃窗，外面是深綠色的海水，還有魚兒在窗口游來游去。

他沉吟了一下，趨上前去，蹲下地來向外張望，這一望不由大喜，道：「原來這裏也可以！」

阮大正怔怔站在一旁，臉上毫無一點表情。

王小克站起身來，取過一把鐵鎚，掉轉了頭，向那玻璃砸去。

「且慢……」阮大正叫了起來。

王小克立卽停止了動作，回轉頭望住他。

阮大正臉上肌肉抽搐着，一副痛苦無已的樣子，王小克以爲他又是不捨得玻璃的碎裂，揚起了鐵鎚，向前砸去。

忽然一股大力襲來，阮大正伸手搶過王小克手中的鐵鎚，拋在地上。

「你……你幹什麼？」王小克吃了一驚。

「玻璃一破，海水湧了進來，休說咱們衝不過，他們一發現有海水湧入，咱們便非束手受擒不可！」阮大正冷冷地說。

王小克轉念一想，覺得也有道理，玻璃一破之後，海水立時便會衝了進來，而那種衝力之猛之大，實在是不能想像的。

「這……這便如何是好？」王小克焦急地問。

阮大正不發一言，四處巡廻觀看，不一會，他按下了牆上一個小掣，只見有一塊鐵板，緩緩降了下來。

那塊鐵板剛好隔住「軍械室」與玻璃窗之間。可是也就在這個時候，警鈴突然響了起來。

王小克和阮大正一聽到那陣鈴聲，不由臉色大變。

「咱們能動了機關啦！」王小克說。

「不怕，這裏是軍械室，他們不敢胡亂開槍。」阮大正沉着地說。

這時，那面傳來紛沓的步聲，有人推開「軍械室」的門，踏了進來。

然而，由於「軍械室」當中陷着一道鐵板，來人敲打着鐵板，問道：「誰在裏面？」

「我！」阮大正道：「你們不要亂來，否則我開槍掃射火藥，大家只有同歸於盡！」

鐵板外面一陣寂靜，不一會，蕭輝的聲音自天花板的擴音器傳了來：「阮大正，是你麼？」

「不錯！」

「王小克，你也在裏面嗎？」

王小克叫道：「蕭先生，你快放我們出去吧，否則我們引爆這裏的炸藥，大家都難逃一死！」

「你們不要亂來！」蕭輝緊張地說：「我設法放走你們便是！」

話聲甫畢，那道鐵板立時緩緩地升了起來，阮大正急忙將短槍握在手中，凝神以待。

鐵板升上去之後，面前出現了蕭輝和十幾個手持機槍的綠衣漢子。

阮大正將槍嘴指着不遠處一箱寫着「黃色炸藥」的箱子上，冷冷道：「你們給我退出去！」

蕭輝心底下又驚又急，但表面上仍然裝成一副淡然的樣子，道：「你們這樣做是沒有益處的。」

「我們只想離開這裏！」王小克朝蕭輝道：「蕭先生，你還是聽阮先生的話退出去吧！」

蕭輝沉吟了一下，嘆了口氣道：「好吧，既然如此，我教你們一個方法——」說着，取過身旁一個綠衣漢子的機槍，用槍桿揮向牆壁上一個小玻璃框，叮噹一聲，玻璃碎了，露出一個紅色小掣。

阮大正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掉轉槍嘴，便欲向蕭輝發射，王小克早料到他有此一着，急忙按住了他，低聲道：「逃命要緊！」

只見蕭輝伸手按下那個紅色小掣，忽聽軋軋聲響，一道塑膠罩由上降了下來，將兩人罩在其中。

「好吧，你們現在可以擊碎玻璃，等海水充滿了塑膠罩後，便可離去了！」

王小克不及細想，拿起鐵鎚，向那道玻璃砸去，但，那玻璃既硬且堅，竟然不

動分毫。

阮大正別過頭去，雙手抓住頭髮，露出痛苦無已的神色。

王小克咬實牙關，揮起鐵錘向那道玻璃猛砸，終於，玻璃爛了個小洞，海水自外激射而入。

逐漸地，海水將玻璃洞衝大了，王小克戴起了潛水面罩，咬住氧氣筒的帶子，準備自洞中爬出。

海水洶湧而入，逐漸升到胸際，頭部，當它抵達頂部天花板時，洞口的衝力消退了。

王小克領先游了出去，阮大正自後跟着。

一離開玻璃洞，王小克忽覺一股暗流湧來，幾乎將自己捲到海底，慌忙間雙手撥動，脚一掙向上浮去。

王小克睜開眼睛想欣賞一下海底奇景，忽然陡聞「噝」地一聲，有一枚利箭似的東西，自身畔疾射而去，其間相差不過幾吋。

王小克吃了一驚，向前望去，只見前面不遠之處，有幾個蛙人，向這邊游了過來，他們手中好像都拿着一把魚槍也似的東西。

這時，王小克才明白為何蕭輝慨然答允放走自己的原因了！因為在「軍械室」中，如果阮大正放起槍來，子彈擦上火藥，便有可能引起爆炸，而放走自己的話，大可派蛙人在附近埋伏，可以隨意或生擒，或殺害。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也不理會阮大正是否已被魚槍殺害，猛向上游去。

「噝」地一聲，又是一枝魚槍射來，王小克嚇了一身冷汗，仰首望去，前面一片黑漆，看來離海面還有一段距離。

他忽然又想到：就算浮出了海面又怎樣？自己不大會游水，一樣難逃被擒被殺的厄運，不由暗暗後悔。

然而，逃命求生的慾望並沒因此稍減，王小克咬緊了牙關，向上浮着……

×　　×

白小妹站在甲板上向遠處海面望着，辣椒仔走近她，低聲道：「就快到了。」

「小鬼子這時不知道怎麼樣了？」白小妹美眸裏噙着淚水：「他……仍然活着嗎？」

「小鬼子吉人天相，他是可以逢凶化吉的。」辣椒仔安慰她。

忽然，白小妹指着遠處道：「辣椒仔，你看那是甚麼？」

辣椒仔定眼一看，只見水平綫上，出現了幾艘灰色的船隻。

「那好像是戰艦！」辣椒仔道。

這時，周探長拿了一個望遠鏡，跑了過來，向遠處望去。

「探長，那些是不是美國的戰艦？」白小妹問。

周探長搖着頭，道：「不像！」

「給我看看？」辣椒仔取過周探長的望遠鏡，湊近雙眼之前。

「探長！」辣椒仔呼了一聲。

「你發現了甚麼？」

「那是康棋他們的戰艦！」辣椒仔調弄着望遠鏡，道：「有一艘巡邏艇，一艘驅逐艦和一艘掃雷艇！」

「他……他們的戰艦素來很少出現在本市的海域啊！」周探長喃喃地。

辣椒仔道：「唔，我看一定是康棋通知了上頭，他們正派這隊戰艦來毀滅『海底城』的！」

「不錯！」白小妹急了起來：「那小鬼子怎麼辦？他豈不是要和海底城的人同歸於盡？」

辣椒仔向周探長望去，只見他愁眉深鎖，望着遠方呆呆出怔。

「探長，我們已經抵達目的地了。」一個水手趨上前報告。

「熄了引擎，」周探長下令：「下錨停泊。」

「是！」

水手轉身離去之後，白小妹急急問道：「探長，我們還未決定要派蛙人下海搜查嗎？」

「等一下，」周探長仍然望着遠處，道：「先看看他們的來意再說！」

那三艘運輸艦，筆直向這邊駛過來。

辣椒仔向周探長說道：「探長，如果要採取行動的話，應該趁快！」

周探長沉吟着不出聲。

「探長！你聽到我的話嗎？」辣椒仔道：「你只不過來執行職責搜索海底毒品而已，沒有人會干涉你的！」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正要下令蛙人落海，忽然有個水手叫道：「探長，你的電話！」

周探長聞言雙肩一揚，他所顧慮担心的無綫電話，終於來了！

辣椒仔和白小妹發現周探長面色有異，自後跟上去。

周探長來到船艙，水手將一個無綫電對話咪高峯遞了給他。

「周探長。」周探長說。

「我是雷上校，」是雷上校的聲音，冰冷而嚴峻：「快把水警輪駛離你現在的地方！」

「上校，我現在正執行副署長給我的命令——」周探長分辯。

「我不理你執行誰的命令，我命令你立刻回來！」

「上校，我——」

「不用多說，立刻回航，否則革職查辦！」雷上校斬釘截鐵地說。

「——是！」

周探長掛上了咪高峯，向屬下道：「你們都聽到了，回去吧！」

水手立即將水警輪掉了頭，正欲全速向前駛去時，忽聽有人叫道：「海面上有人！」

白小妹和辣椒仔奔到船弦，向前看去，果然看到海面上有兩個人在扒着水。

其中一人水性似乎較好，飛快地向水警輪游來，另一人則在水面上載浮載沉，都穿着潛水人的裝束。

白小妹眼尖，望見那個在水面上載浮載沉的似乎是「小鬼子」王小克，立即叫了起來：「小鬼子！」

海面上那人立時向水警輪這邊來，叫道：「救命呀！」

白小妹一聽那聲音，渾身不由一震，道：「不錯，是小鬼子，快救人啦！」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又下令水手將水警輪掉過頭，向王小克和阮大正駛去。

不一會，水警輪已駛近了兩人，水手先將阮大正扶了起來，再拋了個救生圈給王小克。

王小克死命抓着救生圈，向水警輪游過來，這時水手早已拿出毛氈，裹住了阮大正的身子。另一個則拿着毛氈等候。

不一會，王小克也上了水警輪，水手帮他脫下潛水衣，周探長倒了一杯白蘭地，道：「小鬼子，喝杯酒才說話吧！」

王小克冷得牙關交戰，雙唇毫無血色，接過了那杯酒，骨碌骨碌地喝了個杯底朝天。

「回去吧！」周探長轉身下令。

衆人入了船艙之後，那三艘軍船已經駛近了王小克和阮大正浮上來的海面，周探長向那裏望了一眼，道：「他們在拋擲水雷，要轟掉那處海底城了！」

白小妹向外望去，果然看到船上的水手不斷向海中抛下桶狀物體。

周探長下令水警輪全速前進，剛駛出不遠，忽聽後面轟然巨响，水花飛濺起半天高，跟着爆炸聲一個大似一個。

爆炸的餘波傳來，水警輪雖然全速前進中，船身仍然震了一震，可見爆炸力之猛之烈了。

王小克喝下白蘭地之後，臉色已呈紅潤，掙扎着支撑起身，看看遠處海面的奇景。

辣椒仔和白小妹見王小克逃出生天，心下均是大喜，拉着他問長問短。

然而，王小克在深海下浮上水面，經過水力壓迫之下，胸部似覺翳悶，一時間答不出話來。

那邊廂，阮大正躺在一張椅上，雙目緊閉，臉色如土，匆促地喘着氣。

周探長料不到此行不單救了王小克，還將死囚阮大正捉住，心下竊喜。

水手賚了幾杯熱氣騰騰的咖啡端上前來，王小克接了一杯喝着，阮大正却像死了一般，躺在椅上不會動彈。

「小鬼子，你怎會和他在一起？」白小妹問。

王小克將一切經過簡畧地說了出來，白小妹聽那「海底城」設計如此別緻，不禁又是嚮往，又是驚奇。

「我看那些玻璃窗是別有用意的，」辣椒仔道：「說不定便是他們設計的『太平門』。」

「太平門？」

「是啊！萬一有人從正門攻進來而他們抵禦不了的話，每一個玻璃窗都可以用來逃生！」辣椒仔朝王小克問道：「你說是不是？」

「有這個可能。」

「唔，看來海底城的人都難逃一死了！」白小妹說着向外望去，水警輪已駛近了市區海域。

「他們要你做些什麼試驗？」辣椒仔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不知道，因為試驗始終做不成。」

辣椒仔轉頭向阮大正望去，只見他臉色已漸呈紅潤，眼皮也開始在眨了。

「小鬼子，」辣椒仔低聲問：「你說他的血液到底有什麼特殊用途呢？」

「他沒有說。」

「唔，我看一定不會是好的用途，否則，他們不會拿你來作試驗的。」

「這個當然。」

辣椒仔道：「咱們可以將這些告訴警方，讓警方醫師替他抽血化驗，那不是眞相大白了？」

王小克點了點頭，再也不會有人來廝煩自己了！

這時，水警輪已緩緩地泊岸。

白小妹拉起了王小克踏出船艙，王小克道：「我自己走得動。」

水警們魚貫上船，有人扶起了阮大正，離開船艙。當阮大正離開船艙時，向外退開，手一揚，手中已經多了一把自動短槍。

這一下變故奇快，衆人事前一點也預料不到，不由嚇得呆了。

阮大正將槍咀抵住白小妹的胸前，嘴角露着陰鷙的笑容，道：「你們不要走近來！」

王小克又驚又急，可是自己渾身無力，差點站也站不穩，說道：「阮先生，你放了她，她是我的朋友！」

「放了她？哼！」阮大正冷哼一下：「你們放不放我？」

周探長緩緩踏上前，沉聲問：「阮大正，那你究竟想幹什麼？」

「替我備一輛車，我要離開這裏！」

周探長指指白小妹，道：「帶她一起去？」

「當然！」

辣椒仔踏前一步，道：「喂，你要挾一個弱質女子，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我原本便不是什麼英雄好漢！」阮大正向周探長道：「你們站着別動，否則她的腦袋首先便要開花！」

說着，他一步一步地向跳板走去。

白小妹在他掌握之中，絲毫不敢動彈，周探長向手下打了個眼色，示意不可妄動。

阮大正上了跳板，一步一步向岸邊移去，手槍的槍咀未離開過白小妹片刻。

不久，他已安全上了岸，——見周探長的汽車就泊在附近，抵着白小妹向車子走過去。

他打開了車門，將白小妹推上車去，發動了馬達，車子緩緩向前駛出。

當車子絕塵而去後，周探長和幾個水警才奔上前來，望着遠去的車子祇有徒呼嗬嗬！

王小克料不到自己甫脫險境，白小妹便入魔掌，不禁又驚又急，剎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小鬼子，咱們還是跟周探長回警局吧！」辣椒仔道：「阮大正乘坐去的是周探長的車子，相信很快便找得到。」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找得到又怎樣？白小妹在阮大正的手中！

×　　×

周探長領先登上了警方的吉普車，王小克和辣椒仔自後步步跟着。

衆人上了車後，吉普車怒吼一聲，向前急馳，不一會，來到一條橫街前，橫街的街口泊着被阮大正駕去的那輛車子。

周探長一馬當先趨上前去，車廂裏空空如也，那是意料中事。

「阮大正不知到底在攪什麼鬼？」辣椒仔詫異地道：「他竟把車子泊到警局附近！」

「唔，可能他就藏身在附近！」

周探長立時回到吉普車，下令派人來封鎖這裏的道路，以及逐戶搜查。

不一會，四五輛大卡車載了近百軍裝警員來到，先在路口架下鐵馬，分開搜索附近的樓宇。

經過了三四個小時的地氈式搜索後，仍然發現不到阮大正的影蹤。

周探長忽然想到：會不會是阮大正的聲東擊西計？無論如何，搜索的行動是要繼續下去的，因為阮大正兩度自警方手中溜走，報章都以此做頭條新聞。

副署長直接向周探長下令，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阮大正，否則，警方的聲譽和威信便堪虞了！

周探長在副署長的授權下，調動了三百餘個軍裝和便裝警員。分頭搜索。

然而，阮大正和白小妹好像消失在空氣中一般，警方接連搜索了兩天兩夜，都找不到他們的踪跡。

不單王小克和辣椒仔心急如焚，甚至周探長也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第三天的早晨，警方接到一個電話，有人舉報西區一幢新落成的大厦裏，半夜間有人進出。

換作往日，周探長會以阿飛流氓或者道友聚集，派幾個警員去處理這種案件，但他這兩天絕不放過任何一個捉到阮大正的機會。

所以，他率領了幾個警員，埋伏在大厦門口。

大厦還未開始入伙，入口處堆滿了垃圾雜物，周探長和幾個警員埋伏在大厦對面的一堆雜物之後。

天色暗了下來不久，大厦門口人影一閃，有個人出現了。

周探長定眼一望，那人不是阮大正是誰？

只見他伛僂着身子，跳過垃圾堆，向外走來，周探長一聲呼哨，率領警員追了上去！

阮大正發現黑暗中有人撲出，也不理會到底是誰，右手一揚，「砰！」地一聲，為首那個警員胸部中槍，慘叫一聲仆倒下地。

周探長早知他懷械在身，一槍向他射去，阮大正悶哼了一聲，轉身便逃。

他一面向周探長等人發槍，一面向大厦入口處逃了進去。

周探長顧全屬下和自己的安全，立時滾到地上去，叫道：「快找掩護物！」

然而就在這短短幾秒鐘間，阮大正已經逃進了大厦，不見踪影了。

既然知道阮大正的藏身之所，倒是不怕他逃掉，周探長命屬下去打了個電話回警局，調派人馬前來圍剿接應。

半個小時後，警方的卡車載了三四十名佩備「防彈衣」警員而來，立時將那幢大厦圍住了！

周探長對着擴音筒道：「阮大正，大厦已經被我們圍住了，你乖乖拋下槍來投降，否則——」

話說到這裏，忽然「砰」地一聲，大厦中子彈呼嘯而來，在周探長的耳畔疾射而過。

周探長嚇了一身冷汗，正想分派屬下進入大厦搜索，忽聽王小克的聲音傳來：「周探長，你們小心，白小妹仍然在他手中！」

周探長一呆之下，不禁又猶豫了起來。王小克和辣椒仔已自的士上跳了下來。

只要白小妹一刻在阮大正手中，警方的行動便有所顧忌。

然而，這一次無論如何不能讓阮大正逃去，否則警方勢將面目無光。

周探長沉吟間，王小克忽然說道：「周探長，讓我進去試試吧？」

「你——？」

王小克堅定地點着頭。

周探長轉念一想，面前這「小鬼子」機靈百出，白小妹又是他的朋友，事實要自屬下之中挑選一個去担當救人重任的，的確沒有一個比「小鬼子」王小克更理想的人選。

「好吧！」

周探長命人脫下避彈衣讓王小克披在身上，又將自己的佩槍交給王小克，低聲道：「小鬼子，我的佩槍本來是絕對不可以交給別人的，你好自為之。」

王小克緊緊地抓住了短槍，向他點着頭。

「你應該懂得運用它吧？」周探長問道。

「懂得。」

「好，祝你馬到成功。」

王小克正欲向前踏步，辣椒仔忽然拉住了他，道：「我跟你去。」

「不，還是我一個人進去，」王小克道：「我不行的話，再輪到你。」

辣椒仔見他語氣甚堅，只得作罷。

王小克拉了拉避彈衣，伛僂着身子，向大厦入口處竄了過去。

他身軀矮小，動作奇快，瞬眼之間，已經越過了垃圾堆，踏進大厦。

大厦裏一團漆黑，四週都是泥土和英泥紙包。王小克小心翼翼地向前邁步，生怕發出任何聲息，給予阮大正防範之心。

王小克已自周探長口中得悉阮大正的藏身之處是在八樓與九樓之間，大厦中的電梯還不會啓用，只得一步一步地踏上石級。

上到七樓時，王小克已略感氣喘，他索性坐下來透了一會氣，這才拾級而上。

忽然，前面傳來白小妹的聲音：「阮先生，他們如果一直守在外面，你不能出去買食物，最後不渴死也會餓死！」

「不要出聲！」

白小妹似乎料到有人會偷潛進大厦來，所以故意出聲示警，道：「阮先生，我看你不如把我放了，讓我出去向他們說項，也許能够放你一條生路。」

「廢話！」

「阮先生，其實你是一個曠古未有的『玻璃人』，他們得到你後，也是絕對不會殺死你的。」

「哦？」

「是啊！」白小妹乘機說：「他們不但不會殺你，而且會要求找你合作研究『試管嬰兒』哩！」

「哼！姓王的那小子都把一切告訴你了！」阮大正冷哼了一聲。

白小妹又說：「阮先生，你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現在世界上正在加緊研究『試管嬰兒』，他們一定會和你衷誠合作的，你說對不對？」

阮大正又是冷哼了一下，並不出聲。

「對啦！你的血液到底有什麼特殊的用途？」白小妹忽然問。

「你想知道？」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你這許多事，你也不必再隱瞞吧？」

「好，我告訴你。」阮大正嘿嘿地笑起來，道：「我是個沒有血性之人！」

「沒……沒有血性？」白小妹不解地問。

「不是經常有人說『凉血動物』嗎？我想我就是屬於這一種。」

「啊！難怪你殺人不眨眼！」白小妹的聲音已呈微顫。

「不錯，所以，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我一懊惱就打死你！」

王小克心中一動，難怪阮大正一直不肯將他的「缺點」說出來！

同時，他也明白「海底城」組織與抽他的血注射在自己身上的原因了！

如果自己一經輸血後，便成為一個嗜殺成性，毫無血性的凉血動物，那麼，他們便可以如法泡製，不久之後，他們便可以控制不少兇狠殺手，去替他們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想到自己險險接受阮大正的輸血，雖然不知道是否可以成為凉血動物，王小克還是冷汗直冒。

像阮大正這種冷酷的「玻璃人」，是不能存在這個世界上的！

王小克又握着槍，向前移動。

他隱約看得到阮大正和白小妹蹲在梯間，面向一道窗戶。

白小妹似乎四肢被縛，蜷縮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怎樣相救白小妹呢？

王小克拿起一塊石頭，向下面拋去。

萬籟俱寂中，石頭墮地的聲音奇响，阮大正忽然跳起身來。

「有人上來啦！」白小妹道。

阮大正握着槍，衝下梯後，王小克早已蜷縮在一旁，等阮大正衝下去時，立刻彈跳起身，向白小妹竄去，一面道：「小妹……是我！」

他撲到白小妹身邊，將綁着白小妹身子的繩索，解了開來。

剛將白小妹的繩索解開，阮大正已拾級而上，一面喃喃地道：「見鬼！那有什麼人！」

王小克循着聲音來源放了一槍，火光閃處，阮大正碌滾下地。

王小克拉了白小妹向上奔逃，阮大正支撑起身，向兩人射了一槍，一面發喊追了上來。

王小克拉着白小妹上到十樓，轉向甬道逃去。自後樓梯下樓，不一會，已經來到二樓，忽然停下步來傾聽。

四下裏一片死寂，周探長的聲音自擴音筒傳來：「小鬼子，我們派人來接應你啦！」

聲音甫畢，王小克自窗口向外一望，果然看到有三個警員手持短槍，慢慢踏上前，向大厦入口走過來。

王小克托開玻璃窗，吹了一個口哨，那三個警員立時仰首望來。

王小克向他們作着手勢，那三名警員奔上前去。

「小妹，你先跳下去，他們會接住你的。」王小克低聲道。

白小妹向下一望，二樓與地下相隔只有一丈多，她咬了咬牙，縱身一跳。

那三名警員覷準她下降之勢，上前一把接住，將她放下地來。

王小克見白小妹已安全落地，這才飛身跳了下來，那三個警員又上前將他接住了。

兩人着地之後，在三個警員的掩護之下，向周探長等人所在之地奔去。

周探長和辣椒仔見白小妹安然脫險，均是大喜過望。

「現在我們可以攻進去了！」周探長道。

「探長，且慢！」王小克叫道。

「哦？」

「他手中有槍，而且是殺傷力極大的自動手槍，要不考慮到將會犧牲一兩個部下的性命嗎？」

「這個——」

「探長，我有個辦法引他出來。」王小克道。

「真的？快說，快說。」

「你叫人去搬幾箱空啤酒瓶來。」

「空啤酒瓶要來幹什麼？」周探長詫異地問。

「你只管去搬來好了。」

不久，幾個便衣警探搬了三箱空啤酒瓶來，王小克道：「你們將空啤酒瓶拚命往地上拋，拋得越大聲越爛越好！」

幾個警員聞言面面相覷，周探長道：「聽他的話去做呀！」

那幾個警員這才拿起空啤酒瓶，大力摔下地去。

這時已是深夜，玻璃瓶墮地破碎的聲响特別响亮，一時間聲音此起彼落。

王小克，白小妹和辣椒仔也上前幫手摔啤酒瓶為樂，驀地，大厦十樓的窗口出現了一個人影，厲聲喝道：「你們這些天殺的，幹什麼作賤玻璃瓶！」

王小克低聲道：「快！大家摔得用力一點！」

周探長已明其理，也加入了摔玻璃瓶行列，刹那之間，滿地都是碎玻璃。

「砰！砰！砰！砰！」槍聲接連响了起來，然而短槍射程不遠，況且衆人所處之地也不易被射着。

只聽一連串槍聲過後，阮大正竭斯底裏狂叫了起來。

「他子彈用光了！」周探長道。

「好！咱們搬到他面前刺激他！」王小克道。

警員將那些不曾摔爛的玻璃瓶搬到大厦前，王小克一聲號令，衆人又開始摔玻璃瓶了。

（以下轉入第五十一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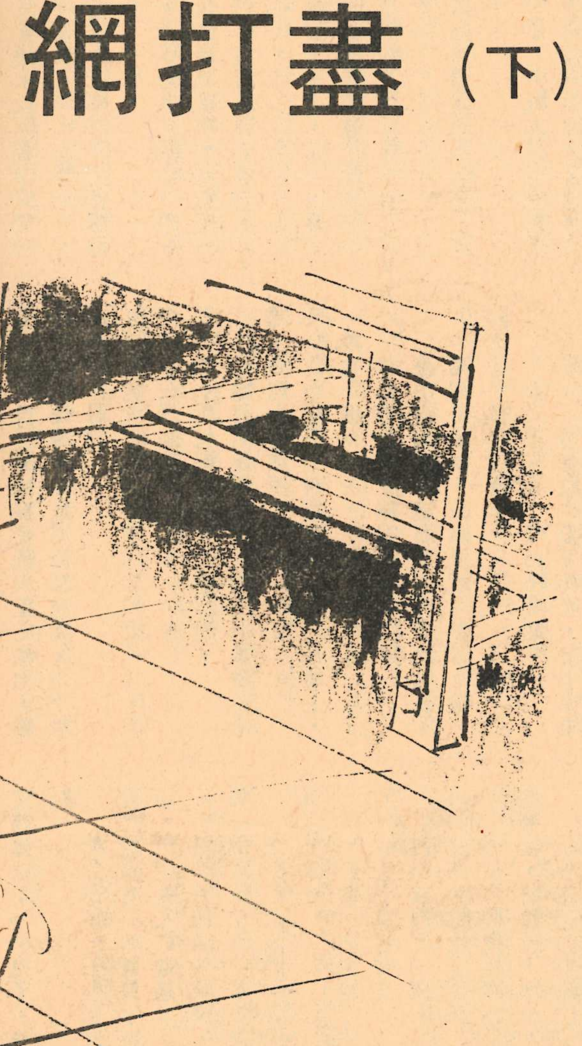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富商黃開泰在省城見到周子賢拾遺不昧，與之義結金蘭，原欲借助周子賢一身功夫，幫他回鄉懲惡霸，後見周母嚴禁周子賢用武，遂暫作罷，容異日覓機再遊說周母，詎知黃離開省城返鄉，便遇惡霸秦老大與盛老二、談老三尋仇，黃與二保鏢為秦老大等打死，其弟開陽及家人也大都負傷，老家人黃忠急赴省城向周子賢報告，周子賢立偕黃忠下鄉到黃家，翌日，周子賢往踩秦老大等所開賭館、烟格的盤子，最後到談老三開設的妓寨，適遇一青年與妓私逃，龜奴力阻，周子賢暗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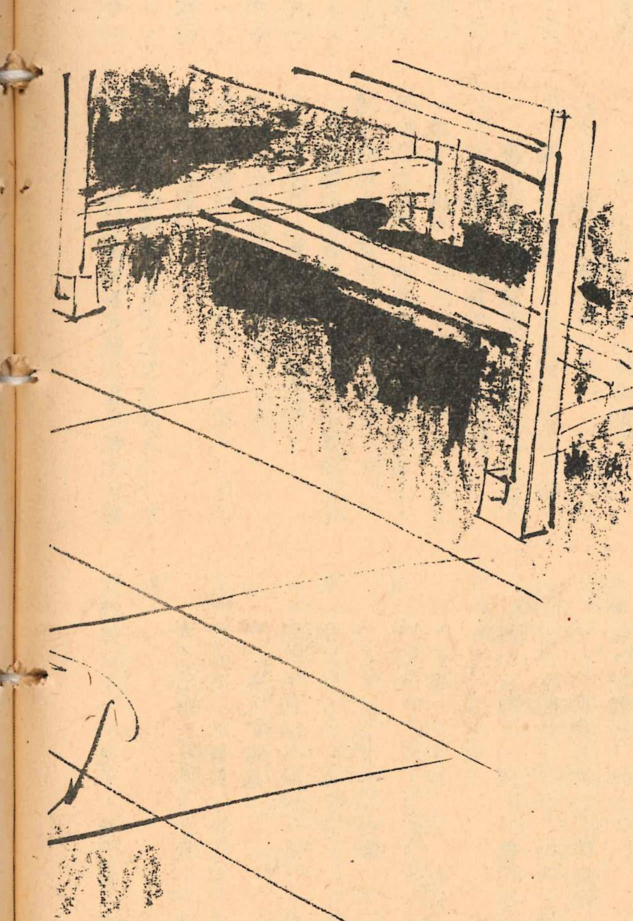
◈◈◈◈◈◈◈◈◈◈◈◈◈◈◈◈◈◈◈

一網打盡（下）

兩期完新穎俠情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巧施離間計　勇殺三惡霸

「是，三爺！」張仔說。他就是想出門去追書生的打手，他一跨步，抓住周子賢，把他身上的銀圓都掏了出來，才把他一推，摔倒在地。

這時候，大漢已被幾個打手圍攻，打倒在地了！

「三爺，這兔崽子……」

「你們都是迫良為娼的壞蛋，你們不得好死的，你們這班……」

「他媽的，給我打！然後拖出去算了！」三爺一腳踢向大漢臉上，大漢側轉頭，避了一半，還是中半招，臉上流血了。

周子賢怕自己終於忍不住，不敢再看，悄然退了出去，打手的注意力集中在大漢身上，又已取去他的錢，以為他害怕了，便由他走了。

「你先回去，我遲些時才回，叫二爺他們不用掛心！」

周子賢見到林小元時，叫他先回去，自己靠在一邊，似在歇息，實則在注意妓館。不久，三個打手把大漢拖出去，丟在山邊的芒叢便匆匆走了。子賢待他們去了好一會之後才去看那大漢，見他還未死，只是叫着要水，就用布蘸了水滴進他口中，還給他餵進了止痛療傷的藥丸，再替他把傷口紮了叫他靜靜地躺着，待行人稀少時，再帶他離開。大漢再三稱謝，但勸他不可冒險，免得被談老三知道，連累了他。他對大漢這話更為感動。

周子賢把藏在鞋中的一個銀圓取出來，依照大漢的話，去買了一套舊衣服，讓大漢換過衣服之後，再扶他離去。

「你要帶我到那裏？給談老三知道了，可不得了呀，不如放開我，讓我自己走吧！」大漢再一次警告周子賢，叫他不要冒險惹禍。

「你放心！我要借重你的地方還多呢！」周子賢說。「我剛才看到你跟他們打架，你的武藝不錯，可惜我當時不能幫你，請你多多原諒！」

「朋友聽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

「不是！」

「你大約不知道談老三他們的厲害！所以……」

「不！我知道！」周子賢說，「我不但知道談老三，還知道盛老二和秦老大！剛才我是故意到那兒踩探的，我怕給他們看出來，所以不敢動手！」

「哦！你跟他們有仇？」

「不錯！有血海深仇！剛才我說要借重老兄，就是這意思！」

「兄弟！你有用到我的時候，火裏水裏，我都去！我姓余，叫大牛！」

「大牛哥，那我先謝謝你了！」周子賢說，並把姓名說了。

黃開陽一家正在為周子賢遲遲未歸而不安，突然聽得守望後門的黃忠叫道：「來了！周公子回來了，還有個受了傷的朋友！」

周子賢把大漢余大牛介紹給黃開陽相識，並講述自己結識大牛的經過。黃開陽對余大牛的俠義行為十分讚賞。

余大牛的身子結實，抵抗力強，雖然傷得不輕，却復原得快，不過兩三天時光便好個八九，看來很快就可完全康復了。

在這幾天時間，黃開陽進行着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使用離間計，請得當地的富豪劉大戶出面施計。

劉大戶透出風氣，想在自己的地方另起爐灶，開設一個綜合性的娛樂塲，包括有烟，賭，嫖，玩，吃喝俱全的娛樂事業。但他担心着兩件事。一是怕因此與秦、盛、談等衝突，會引起不快後果；二是自己在這方面欠缺經驗，怕應付不來。

劉大戶想開娛樂塲消息傳出去之後，秦老大，盛老二，談老三都心動了，但由於劉大戶說過要賺大錢，最好是自己攪，再不，也只和一個人合作，他自己要佔最少一半，否則，分散了，賺得不多不如不幹！有此傳言，所以秦老大他們都派人與劉大戶接觸，後來更各自與劉大戶見面，並且各自得到劉大戶與自己合作的保証。

劉大戶這一招十分成功，過去秦盛談三位一體共同進退的陣脚動搖了，各懷鬼胎，暗中傾軋了。於是，劉大戶告訴黃開陽：「可以動了。」

黃開陽便轉告周子賢：「賢弟，他們已經解體，我們可以行動了！」

周子賢於是便與余大牛兩個商量着如何進行個別擊破辦法了。

商量的結果，他們作出下面的決定：第一，既然對方解體，自己正好集中火力，個別擊破；第二，必須在白天，光明正大進行，也好叫所有受過他們傷害的人看

得高興；第三，行事要迅速，出手要狠，替大家報仇，雪恨！

黃開陽完全同意他們的決定，並且，肯定於翌日午前動手。

這一晚，黃家的氣氛是激憤的，但周子賢與余大牛都盡量少喝酒，他們說，當晚要好好歇息，養足精神，喝酒嘛，且留到明天報了仇雪了恨之後再喝個飽，喝個醉！

但是，周子賢這一夜無論如何也睡不安穩。他想到義兄的慘死，恨不得馬上就動手了。可是他已經來了差不多十天了，還不會動手。

明天就可以如願了，可是，怎樣替哥哥報仇呢？一拳一脚把仇人打死？還是抓回來在哥哥靈前瀝血？他不能決定；哥哥已經死了，無論怎樣報仇都不能復生了，這是無法填補的傷痛。他恨，他要殺盡仇人，替哥哥報仇。但那會不會過分？娘常告誡他要少殺生，何況是人？這是十分矛盾的。想不通，決不下，索性爬起來，開了房門走出去。於是，他看到大牛，還有黃開陽。原來他們也和周子賢一樣，無法入睡才爬起床，走到後園的。

月色皎潔，夜涼如水，陣陣涼風吹來，各人都感涼快。可是，涼快的只是皮膚的感覺，內心還是熱烘烘的呢！

「子賢，你也睡不着！」黃開陽問：「你且說說，明天準備怎樣？」

周子賢把自己猶豫未決的說出來。余大牛主張瀝血，黃開陽說：「不必，只要殺了仇人，怎樣殺都是一樣的！而且，受害的也不止我大哥！再說，我也不想再觸起媽媽的創傷！至於其他肯從的，你們看着辦吧，或殺，或饒，可看情形而定，寃有頭，債有主，也不一定要趕盡殺絕！」

黃開陽一家是受害的當事人，想不到他說會出這樣的話，周子賢與余大牛都爲之一愣。黃開陽似乎明白他們的心理，再說：「我是本地人，知道得比較清楚，秦老大他們的手下，眞心幫他的人不會太多，好些人都是被迫的，最少開始時是被迫的。秦老大以他們的父母妻兒的生命去威脅他們，時日久了，有的人忘了本，眞正做了虎倀，有的還是口服心不服的，所以，我請你們看情形而定。」

「哦，原來是這樣，二哥你不說，我眞不知道！」

「你們剛來未久，不知道不能怪你們！夜了，我們還是回去睡吧！」

三人又才各自回房去睡，至於睡得着睡不着，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了。

翌日，余大牛和周子賢飽餐戰飯，出了周家大門，先向談老三的妓館走去。偶然，余大牛回頭望，看到黃開陽等人，便通知周子賢。

「他們是爲我們作後盾的，二哥想得眞周到！」

「我們等他們不？」

「不必！他故意落後，我們只當作不知道好了，不必等他們！」周子賢看到烟格就在眼前，不禁改了主意，說：「大牛哥，我手癢了，不如由這裏開刀吧！」

「你決定好了，我無所謂！」

「那就決定了！等一會，我們各自小心，恐怕他們人多，我們未必能够合在一起！」

余大牛道：「我知道！我先進去了，你跟上來！」

「唔！我跟着你！」

周子賢隨在余大牛之後，徐娘認得周子賢，迎向他。周子賢冷冷地問：「這裏有多少張烟床？」

「先生，不少啊，有二十來張，還可以加的，先生要招待多少人？」

「廢話，叫他們快滾，我包下了！」

「先生，這個，這個……」

「連你都給我滾！老子自已會擠走他們！」余大牛一推，徐娘已站不穩，跌出了幾步，痛得他大叫，一看大牛與周子賢已分別衝進客廳，趕出客人，還傳出砸燈拗槍的聲音，知道不對頭，立即大叫有賊打刼，於是，打手們都聞聲趕來，雙方立卽展開場惡戰。

周子賢打得並不落力，輕鬆地應付着，直至盛老二來了，他才一脚踢對方，衝向盛老二喝道：「盛老二，你太不够朋友了，我們千辛萬苦運送烟土給你，你不但不付賬，還打傷我的人，你說，你有多少條命？能死得多少次？」

盛老二一聽，知道是十日前的事發作了，心中便吃了一驚，但爲了面子，還挺着腰，色厲內荏地說：「你找死！」

「你瞧着吧！」周子賢一矮身，把撲過來的一個打手的一手一足都抓住了，向盛老二擲了過去。盛老二躲閃已來不及，只好伸手接住，不料周子賢用力甚大，他消解不了，被迫退了兩步，「蓬」一聲撞到牆上，感到一陣劇痛，還好牆上光滑，如果有鐵釘，就更慘了。

盛老二剛剛丟開打手，周子賢已經撲到，一拳直搗，搗向盛老二的心窩。

盛老二的武藝雖是很不錯的，可惜這幾年來好食好住，多玩女人少練拳脚，身子淘虛了功力大不如前了，但氣力不如前，經驗却是更豐的。他接下早先那個打手，已經知道周子賢是個勁敵，不易招架得住，在危急中還是拚命向下蹲。他向下直瀉，周子賢的拳頭打在牆上，「蓬」然一聲剛過，跟着而來的是跌石落地的聲響。原來周子賢那一拳，竟把牆壁打開了一個洞，石塊由洞跌到另一邊去了。

盛老二向下一蹲，倒不全是廻避的，他趁下蹲之勢，雙足一蹬，就蹬向周子賢的足脛，左手支地，右手則抓向周子賢下陰，用招極爲狠辣，給他擊中任何一招都不死也非重傷不可。

但是，周子賢是有備而來，早已注意對方的一舉一動，就是最細微的動作也瞞不過，因此，盛老二以爲這一偸襲甚有成功希望，心中大爲歡喜。沒想到足剛蹬直，突然失了周子賢，兩足蹬空，身子不由的也跟着挺前了近尺，同時右手那一抓也失準了。久經戰陣的盛老二，一脚蹬空，便知不妙，不等對方進攻，馬上轉身翻滾，應變可算十分快速。可是他快，周子賢也不慢，他及時進攻，雖然還是遲了半步，但那一脚踢得也很不錯，把翻滾着盛老二踢得殺猪般狂叫，滾得更快，也更遠。

「盛老二，寃有頭，債有主，你認命了吧，你今天無論如何活不了！還是快叫你的人投降吧！」

「你做夢了？你以爲我眞會怕你！好一個狂妄自大的小子！我出來搵食，你還在娘的肚子裏未出世呢！哈哈！」

「你笑得太早了。」一揚手，盛老二只看到手影一動，已經被打了一次耳光，感到又痛又辣，又羞又恨，咬住牙，不再出聲，似瘋了一樣，疾撲周子賢。周子賢目光望向另一邊，對余大牛說道：「余大哥，你照顧自己好了，不用替我担心，這樣一個龜孫子，我才不把他放在眼內！」

「那你多加小心呀！」余大牛說着話，已經擊倒兩個人，其他的見狀都膽怯心驚，紛紛逃走了。他們見老闆也處下風，知道形勢不好，誰還肯拚死賣命？錦上添花容易得，誰肯雪中送炭？

衆人一哄而散，轉眼就去了大半，留下的已經不算多了。

這時候，曾經把周子賢迎進烟房的那個女人也走了，但她不是逃跑，她是去向談老三求援。

「三爺，二爺那邊，有人搗亂，二爺已經跟人家打起來了，那個人很厲害，二爺十分危險。三爺，請你帮帮忙，去帮帮二爺吧！」

「你慌什麼，二爺武功甚高，憑了他那身功夫，還會怕誰？」談老三心中大爲高興，因爲他已經和劉大戶接過頭，劉大戶答允和他合作，兩個人一同開娛樂塲，他恨不得有人把盛老二宰了，少了一個勁敵，假如有機會再除去秦老大，那就心腹之患消除，再沒有後顧之憂了。他恨不得自己加上去，快一點解決了，怎會挺身去帮？

那位徐娘無法說動談老三，只好失望而退，在心中咒罵，又去求見秦老大，希望獲得秦老大的帮忙。

但是，秦老大也和談老三一樣，中了劉大戶的離間計，恨不得老二，老三兩個都給人殺掉，免得阻手碍脚，如何肯爲盛老二出頭？徐娘找他帮忙，自然是碰得一鼻子灰了。

秦老大聽了徐娘的講述之後，毫不動容地問：「是嗎？眞有這種事？」

徐娘道：「眞的，大爺，我怎敢欺騙你！」

「你且說說，他們是些什麼人？有多少人？」

「我不是說了？是替朋友來尋仇的，只有兩個人，什麼人倒不知道！」

「只有兩個人，那是自已送死了！雙拳難敵四手，他難道有三頭六臂？」

「他們可眞厲害呢！我逃出來的時候，二爺已經支持不住了！」

「你怎麼不去通知三爺他，他離你們比較近！」

「我已經去通知他了……」

「那不就行了？有二爺，三爺，還怕打不過人家？你也眞是！」

「大爺，三爺不肯出手！所以我才來找大爺你。大爺，救人如救火，請你快一點吧！」

「混蛋，老三也太不够朋友了！過去，他有困難，老二等爲他出力，現在……哼，不是人，是畜牲！畜牲！」

秦老大由冷淡變爲激動，但他只是在口頭上咒罵老三，並沒有立卽馳援老二。

盛老二這時已是強弩之末，連招架也無力了。當周子賢橫腿一掃，他只能躍起三尺左右，堪堪避過攻勢，但身子下落時，周子賢搶到他身邊，他已封閉不住，被重重擊中一拳，給震退幾步，撞在牆上。

「你，你們到底是什麼人？說！」盛老二中了一重招，忽有所悟地問。

「你快死了，還問這個幹什麼？眞想到閻王殿上去告我們一狀？」

「我看你們不是替朋友報仇！你們，是給人請來的打手！是不是？」

「隨你怎麼說都可以，我不和你爭論！我不會和一個瀕死的人爭論的！」

「你到底是什麼人？受了人家多少錢？你說！我給你一倍的錢，兩倍怎樣，你替我殺了他！」

「你有許多錢？你給得我多少錢？聽着！我不要！你一個臭錢我也不要，十萬個臭錢也不要！我再向你說一遍，我是爲替人報仇而來，你給我多少錢也不能買回你的狗命！」一掌就朝對方打去。

「慢着，哎呀！哎呀！」盛老二倒下去了，但他並未死去，他蜷曲着，抖動着，從鞋中暗格摸出一柄薄薄的小刀，握着，然後一抖手擲向周子賢。

周子賢這時已側背着他，望着余大牛，見他人如其名，勇猛無比，極爲開心，根本未有注意到了已經被擊倒地盛老二。

這是經驗不够的表現，他不懂得死蛇當作生蛇打，不知道「廻光返照」的情形，以爲盛老二已經受傷倒地就可以少理了，怎知道一時疏忽，就給了盛老二一個偸襲的機會。

不過，盛老二却沒有得手，不知出自有心，還是巧合，周子賢在盛老擲刀之際，突然大喝：「你還想走，走不了啦！」點足撲向一個正在逃走的打手，這一撲，就恰恰躲過了盛老二那一下飛刀暗襲。

盛老二已無法控制自已的刀不發出去，發出之後，眼見那一刀可以成功的，却如此失落，不由的嘆口氣，覺得眞是報應，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精神渙散，百骸也散了似的，感到渾身痛楚，呻吟。

「好呀，我本不想殺你，你却反要害我，這可不能留下後患了。」周子賢摔倒那個打手之後猛的回身反撲，向盛老二加上一脚，送他回了老家。盛老二一死，樹倒猢猻散，偌大一間烟格給周余兩個打得天翻地覆之後，只好收檔了。

秦老大與談老三不但沒有親自去帮助盛老二，也沒有叫人去帮忙，却都幸災樂禍地派人去探聽消息，希望少却一個勁敵，減少自已與劉大戶合作後的麻煩。他們都如願了，都很快就知道。妙在秦談兩個人都不約而同的叫人倒酒來，喝那麼一杯，似在慶祝。

談老三一邊喝酒一邊想：「這一趟眞是天助我也。我與劉大戶談的時候，心中還十五十六，担心不知如何擺脫老大與老二，他們如果不聯手，一個對一個，老大我還忌憚三分，老二就絕不是我的對手！怕的就是迫狗跳牆，他們聯合起來，我就難應付了！現在，哈哈，現在老二倒了下去，我還怕什麼？我什麼也不怕了！

「哈哈！我會好好照顧老大的，他若不找我麻煩，我不會去麻煩他，假如他倚

大賣大，要迫我出手，哼，我也只好跟他攤牌！

「第三個是劉大戶，哈哈，他眞蠢，竟不知我是貓是虎，他是什麼東西？我收拾了老大老二之後，他倆的錢，人都是我的了，那時候，哈哈，劉大戶，對不起，該輪到你了！不過你不用怕，你不會武功，我不會殺你的，我會給你選幾個美人兒，讓你享受享受，讓你做個風流鬼！哈哈，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哈……！」

「三爺，三爺！」一個龜奴氣急敗壞的闖入去，口中大叫三爺，打斷了談老三的興頭，他厲聲問：「什麼事？」

「有鬼！鬼！」龜奴臉青唇白，口震震地說，談老三也知道是嚴重的事了。但說到有鬼，他却是疑信居半，繼續查問龜奴說，那日被打死的大漢來索命，已經在外邊打起來！

「已經打起來？」談老三話才出口，連續兩聲慘叫已經給了他回答，不必再等龜奴開口了。

「阿六，阿德他們呢？」

「已經有人去找他們了！」

「你先去，我就來！」談老三記起了幾日前有個大漢帮一個書生搶老婆的事，大漢的形像也立卽在他的腦海中出現。

突然，他想到盛老二被殺，自己又有人來搗亂，頓有所悟的想到這可能是老大吞併他們的毒計，心中充滿了憤恨，立卽叫龜奴去請秦老大來帮忙的，如果他肯來，便是自己錯怪了他，否則就一定是他！

談老三出到現場，看到余大牛勇猛撲出，尤勝早日，更想到這幾日來，老大必然在替他治傷之際，再傳他武功，用藥力助他加速增長才有如此成績！談老三這麼一想，自覺理由十足，更信自己沒猜錯。

余大牛身體高大壯健，手長掌大拳大，在體型上先就佔了不少便宜，所以談老三的手下不少都給他只一拳一掌就打得他們臉青額腫，傷手傷脚，威勢所懾，各人都存怯畏心理，不敢接近他，所以他以一敵衆，如入無人之境，那情形，眞叫談老三氣忿，俗語有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他養的人，有的根本不知去向，有的畏敵如虎，不敢接近，這樣長敵人威風，怎不教對方心雄氣豪，越戰越勇，談老三看不下去，要自己動手了。

「談老三，你終於還是出來了？我以爲你躲在龜窩中，縮起頭來過日子，原來你還是來了！」

談老三的目光只注意着余大牛，沒注意到坐在一隅的漢子也是余大牛的人。

「你是誰？還有多少人，全都叫了來吧！」

「你慌什麼，就只我跟大牛哥兩個，你可以安心了吧？」這是周子賢的回話。

「兄弟，這是我的，留給我！」余大牛似怕余子賢殺死談三，他無法自己報仇，急急聲言在先。周子賢笑說：「大牛哥，你安心收拾那班兔崽子吧，我不會把他殺掉，我會留着他讓你親手報仇的！我不過先要一輪猴子戲，逗逗大家開心罷了，決不傷他性命就是！」

「那我就放心了！你先替我看着他，我很快就能把這幾個狗雜種幹掉了！」

談老三聽得人家如此侮辱他，早已怒火冲上髮尖，撲出去就向周子賢進攻了。

論武功，談老三是老大，老二，老三當中最高的一個，比老大還打得更加靈活，可是他遲來，老大老二已經連成一線，採取共同進退，談老三只好忍氣吞聲，屈居第三。但他心底深處潛伏着不平與不滿，不過未有機會，否則，他早爆發了。所以剛才才會想到可能是秦老大要吞併他的毒計。

周子賢那一天曾看過他動手，知他功夫不弱，高出余大牛許多，自己若不先殺殺他的傲氣，挫折他的銳氣，余大牛便要再吃一次虧了。所以他一直坐在一邊，直等至談老三要親自出手，他才站了出來，實行替余大牛打頭陣。

「你，談老三，你的老二在路上等久啦，還逞什麼威風，將來，只好靠老大替你們燒幾張衣紙了！」

「你，是老大請來的人？」

「你管得了嗎？還是動手吧，再拖下去，老二會等得不耐煩，自己先走的，那時，你就沒人作伴，那將會多麼寂寞！」

「臭小子，你嫌命長了！」談老三實在氣不過了，奮撲發招，拳出力道甚足，周子賢見他攻擊腹部，立卽點足上躍，一足踢向談老三臉部，迫使談老三側臉廻避，周子賢則躍到另一張桌子上，回頭剛才所站處，憤憤給談老三打落不少沙泥，牆面是損壞了一塊。

但是，談老三可沒有佔到好處，他一拳擊空，白花氣力，周子賢那一脚雖然沒踢中他，却把沙塵帶到他的臉上，他的眼睛受了影响，用手指去揩，淚也流出來。

周子賢笑說：「人家說，不見棺材不流淚，你怎麼未見棺材就先流淚了？哈哈……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怕盛老二不等你，所以傷心！其實，你也不用担這個心事，你們是兄弟嘛，他怎會不等你？」

談老三顧不得眼睛淚水糢糊，使出陰陽拳，搶攻敵腹，周子賢側身廻避，他突然五指疾伸，化拳爲掌向前劃去，掌比拳長了好幾寸，而高手較技，空間時間都拿捏得十分準確的，談老三的手掌突然長了幾寸，周子賢可危險了，他自己也知道要糟，一急之下連忙吸腹吞胸，但仍不够，這一驚眞非同小可。怎辦呢，時間太促無暇考慮，「吐」一聲，一口痰便疾射談老三眉心。談老三識得厲害，自然不致被它射中，一閃身，斜避幾尺，扭頭看望，那口痰已遠出丈外牆上了。

一口痰射出丈外而不下垂，勁道有多大，可以想見了。談老三透了一口氣，周子賢更透了一口氣，暗叫慚愧。

雙方換過幾招之後，大家都心中有數，誰也不敢妄求輕勝，稍存大意了。

談老三以爲對方是三四流貨色，所以開始時並未用上武器，此刻知道是勁敵，可不敢冒險了。他握緊單刀連續反攻，把周子賢迫得向後退，向後再退，已經背貼牆壁，無法更退了，談老三哈哈大笑，一刀直刺過去，指正對方心窩，左右可以劃削過去，上下亦然，看情形，周子賢確已到了閃無可閃，避無可避的絕路，難怪談老三得意地哈哈大笑了。

但是，周子賢並未到絕境，他掌心附牆，在最危險之際，雙手突然一揚，左手

一把碎屑，擲向談老三臉部，右手是一塊鷄蛋大的石塊，也是自牆中抓出來的，射向談老三的單刀，他石向左射，人向右閃，談老三想不到他會有此救急絕招，臉部不能不避，刀又給撞歪了，失了準頭，於是，談老三是白得意了一場，周子賢也受了虛驚。

余大牛已把妓館中的打手收拾得七七八八了，他發覺周子賢打得緊張，又處下風，便擬動手，周子賢叫他在一旁觀鬥，一面留意他們的打法，也監視可能有人用暗器偷襲。他也同意先作壁上觀了。

談老三的手下，連男帶女都死的死，逃的逃，留下而未死的，都是受了重傷，無法離去的，他們無法助談老三一臂，而談老三所望的秦老大却沒有來，自己沒來，手下也沒一個來。談老三成了孤家寡人，要冒以一敵二的危險，要冒死亡的危險了。

「這個險冒得過嗎？」談老三問自己，回答是冒不過。理由是這是秦老大的毒計，自己卽使勝得了這兩個人，也一定逃不出秦老大的圍攻，唯一辦法是逃走，越快越好！主意一定，便要溜掉。不料才轉身，一口劍已經攔住他的去路，他一看，是周子賢，不知他從那裏找來一柄劍，又怎會搶到前頭。周子賢冷然說道：「你想溜？那有這麼容易的，我肯，別人也不肯呀！」

「你說誰？秦老大？」

「秦老大？我才不管他！是我這位大牛哥不肯，血債血償，你欠了債，想賴，不行！」

周子賢手腕一抖，劍光反彈，疾指談老三咽喉！談老三退後一步，使了一招：「巨浪翻江」，刀自下起，撥開來劍，周子賢一轉手腕，來一招「斜裏鑽」，刺向對方腰眼。

「住手！」談老三大喝！

「你想幹什麼？」

「秦老大給你多少錢？說！我給你雙倍，三倍，你替我把他殺死，肯不肯？」

「你別管他給多少，你自己說，你給多少？」

「二千兩！怎樣！」

「留着給你墊棺材底吧！」

「你要多少？」

「你別問我，你說你自己能給多少！我滿意了，就答允！」

於是，談老三由二千加到三千，四千，六千，八千，一萬。終於，周子賢在三萬兩銀子面前答允了，談三把秘密暗記告訴了周子賢，並當面試一次，還讓周子賢看到那些金子銀子。

余大牛曾反對，周子賢不理，及至談老三叫周子賢行動時，周子賢才說：「我只答允替你殺他，可不曾說過是現在，現在我先殺你，再去殺他！你放心，我不會失信的！」

談老三知道上當了，余大牛也明白周子賢的心意了。

談老三上了當，失了銀子，還受到愚弄，恨極氣極，再次和周子賢展開惡鬥，是一場决生死的惡鬥。

這一場惡鬥比早先那一場惡鬥打得更加慘烈了。刀來劍往，互爭出手，互有驚險，打到難分之際，談老三以一招「橫掃千軍」揮刀橫斬，連環三刀，十分厲害，周子賢給削裂了衣服，幸而未傷及皮膚，但也使余大牛揑一把汗了。

不過，他並未怯戰，相反，反而在對方攻勢變招那一刹間猛的撲了上前，左手一把抓住對方刀鋒，只差幾分就劃破到手掌了，就因爲差那幾分，沒有傷及掌心，右手劍一抖抖出幾朵大小不一的劍花，分別洒向談老三的身前，他刀抽不回去，劍鋒已到身前，嚇得他急急把刀丟了，向後疾退。但他退得雖快，還是及不上周子賢，肩頭臂彎與膝蓋都中了一下，肩頭筋斷了，臂彎也傷了筋，難以活動使勁，膝蓋碎裂了，站也站不穩了。此時的談老三已經形如病虎，失去大半戰鬥力了。

「大牛哥，你來吧！我給你監視！」

「好！那我也不客氣了。」

「你想以多爲勝，不害臊？」談老三冷笑。

余大牛一愣，凝住了。

「笑話，憑你這種人也配講江湖義氣？你忘了，那一天是怎麼樣對付我大牛哥的？」

余大牛一聽，想起那一天被談老三那一班人的聯手夾擊，心就恨了，二話不說，舞着厚背刀就斬！

談老三已經受傷在先，又給周子賢守在門口，卽使沒受傷也難逃得出去。他自料已無生望，反而鎭定下來，決心以死相拚，睹正機會就把刀擲向余大牛。余大牛心急於報仇，也料不到他敢擲出武器，竟是無法躲閃，眼看要給談老三的單刀斬中了，忽覺有一股急勁之風帶嘯而來，心頭又是一顫，隨卽聽到「噹」的一聲，談老三發出的單刀已經給什麼東西一撞撞斜，射向余大牛後面去了。

談老三大駡，余大牛不答，一連幾刀，談老三左閃右避，終於給余大牛手叉而死。他瀕死時還咒罵秦老大混蛋，含恨而亡。

秦老大被這樣咒駡，倒眞是寃枉的，他其實也不過和談老三不肯去幫盛老二一樣，都是中了劉大戶的離間計，想借刀殺人，減去勁敵是眞，施計的是賁開陽與劉大戶，與秦老大無關。秦老大本身也是中計者呢！他這時就正在敷衍談老三派去求援的龜奴呢！

那龜奴根本不知道談老三只是利用他去試探秦老大的心意，並非眞個奢望秦老大會來幫他，所以對老大苦苦哀求，受盡揶揄挖苦，可眞不好受呢！

秦老大曾這樣刻薄地說：「早先，老二派人去求老三幫忙，你可知道？老三去了沒有？沒有！他爲什麼見危不救？見死不救？現在，報應來了，我如果去幫他，如何對得起老二？所以，這叫做現眼報！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厚此薄彼的！你回去吧，你記得把我的話告訴他，叫他不要怨天怨地，眞個要怨嘛，首先，就得怨他自己吧！」

秦老大的話，尖酸刻薄到了絕頂，眞難爲他好意思說得出口。

盛老二的格烟給毁了，烟格中的伙計，却逃奔到賭舘，秦老大剛剛把他們安頓下來，談老三求救的龜奴來了。龜奴人微

言輕，如何說得動另有居心的秦老大？龜奴恨恨而退，才走出門外，已看到帶傷的妓舘伙計與打手，都奔向賭舘來了。在他們後邊追着好些人，大聲咒罵，還用石塊擲擊，有如過街老鼠，人人喝打！

這些人帶來消息，談老三已經死掉，那些大漢也受了傷，但那個後生小子則平安無事。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你們可知道？你們看，他們的武藝怎樣？較之你們三爺怎樣？」

「那個後生小子很年輕，土頭土腦，就像個剛離開鄉村的大鄉里！」

「他們的武藝似乎甚强，三爺打不過他們！給那個後生小子打傷的！」

「他們是黃家的人！」

「什麼？他們是黃家的人？你怎麼知道？」

「我看到黃開陽和一些村民，抬着担架，似乎是準備救傷用的。那個大水牛受了傷就給抬走了。只留下那後生小子。」

「你看得清楚？不會有錯？」

「我看得十分清楚，不會有錯！」

「唔，我明白了！好狡猾的黃開陽，你等着瞧吧，我不會叫你得逞的！」

秦老大聽說談老三又死在人家手中，先是高興，繼而震怒而不安。

他爲什麼如此，原來他從談老三手下的描述中觸悟了，因爲他記起了那個曾在賭舘出現過的土頭土腦的少年，他想到這個少年可能是黃家請來報仇的人，先向弱者動手，再找他算賬！他又想到劉大戶早不搞娛樂場，晚不搞娛樂場，偏在這時候搞，而自己與老二老三的感情一直不壞，就是爲了參加劉大戶的娛樂場才起變化，各存私心，這不是正好是給了對方個別擊破的機會？他這麼一想通，連劉大戶也臭罵了。

「好！我們就來幹一仗，看是誰幹掉誰！」秦老大自語，並且馬上召集手下，要先採行動，去黃家報仇雪恨。

「你們都把武器帶上了！」秦老大對手下說：「我們馬上到黃家去，爲老二，老三報仇！教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好欺負的，也教老二老三地下有靈，能够透一口氣，高與一下！

「你們記住，我們不是去擄人勒贖，我們是去爲老二老三報仇雪恨，也爲保衞自己！我知道，那兩個殺害老二老三的人是黃家請來的殺手，專門對付我們的！你們現在明白了？

「我們要報仇，要殺盡黃家的人！

「我們要見一個殺一個，鷄犬不留！

「大家聽着了，只要在黃家看到的，連螞蟻也別放過一個！聽到沒有！」

「聽到了！」

「我們要爲二爺三爺報仇！」

「我們馬上就去？」

「對！馬上就去，越快越好！」

「大爺！我們要不要帶些袋子去載東西？」

「不用！殺盡黃家人，黃家所有，都是我們的了，不用帶！只帶武器！」

「是，大爺！」

「大家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那麼，走！都跟我走！」

秦老大說完這一句，就想走出門口，突然聽得有人冷喝：「你還想走？遲了，走不掉了！」聲音出自賭場內還是外，秦老大竟聽不出來，心中不由驚怯起來。揚聲大喝：「你是誰？怎麼不敢出來？」

「我是老二！我要報仇！」

「你要報仇應該到黃家去！」

「不！我叫人向你求救，你不肯來！老三不來，我已把他捏死，現在，輪到你了！」

「你，老二，你別亂來！」

「我沒有亂來！在生時，我不知你已經與外人携手，出賣我們，現在，我知道了，我要找你算賬，老大，你走不掉啦！」

話聲一落，人羣中立卽傳出連續的慘呼，其聲甚爲凄厲，聽得叫人毛骨悚然。

刹那間，賭場內充滿了陰森鬼氣，人人自危，早先要去黃家時的氣勢，完全消失了。

秦老大呆在當場。其他人同樣呆在當場。

不過，秦老大很快就想到這個說話的並不是老二鬼魂，口音，語氣都跟老二平日不同，他想到又是黃家的人扮的，便勃然大怒，罵道：「你別扮鬼裝神了，你是黃家的人，我知道，你嚇不倒我的！」隨卽轉向大家：「大家聽着，這不是鬼物，是黃家的人扮的！我們搜！」

秦老大一聲叫搜，又有兩個人在起哄中被殺，但出手者的地方也給發現了，那個人也出現了。他不是別人，正是曾經在烟格與妓舘出現過，大顯身手的周子賢。

秦老大認得他，那一天他曾在賭場出現過，並且贏了秦老大一些錢的人！

「好小子，原來是你！」

「本來就是我嘛！你以爲是誰？」

「你也太大胆了，敢來送死！」

「我胆子大，你說中了，但你也說錯了一半，我不是來送死，我是來收債的，血債血償！今天，我就是替大哥，替許多被你殺害了的人來收債，你走不掉的，快自裁了吧！」

「大家上，把他剁爲肉泥！」秦老大揮手高叫，各人果然一窩蜂的湧向周子賢，足有十人過外。好個周子賢，他不慌不忙，一抖手中劍，向前刺去，攻向對方意料不到的地方，只一招已傷了兩個人，都倒下了。但他並不追趕，一個旋身，身子蹲得很低，一下子就使出地堂刀法，却是用劍，更見輕靈迅疾，一連兩轉，已傷了對方四隻脚，又有三個人受了傷。

五個人在一刹間受了傷，其中四個還是重傷，不能走動了，其他人當堂被嚇窒，停下來了。

「怎麼？你要他們替死？你自己怕死，却要別人替死，秦老大，你還算是個人？你騙他們還少？他們還會聽你的話，受你的騙，替你賣命？」

賭場不比烟格與妓舘，烟格與妓舘是小小一間房一間房的間格開來的，只要放得下一床一几便够了，打鬥起來十分不便。賭場便不同，賭場是一個個寬敞的大廳，可以容納得過百人的大廳。平時，番攤檔，牌九檔，骰寶等，每一個檔都容納三數十人，有時人數實在太多，還開多一檔

，以便賭客落注。

周子賢中氣足，聲音清亮，說話有力，更富煽動性。他一字一字的說出，讓聽的人有思索回憶的時間，於是，好些人都覺得周子賢說得有理，心中起了微妙的，甚至不自覺的反應。

周子賢的聲音在大廳中迴旋震盪，秦老大的眼睛在噴火。

「上！上！都給我上！誰把這小子毁了，我升他做總管！」

誘之以利，果然有效，有人躍躍欲動了。但周子賢冷冷一笑道：「你們都是今天才跟秦老大搵食的？你們都不知道他的脾氣？你們怎麼不想想，他過去說過的話，有幾次是算數的？比如殺黃開泰，你們得到什麼？他自己又得到了什麼？是他得了好處，還是你們得到好處？你們……」

「住口！你含血噴人！你……」秦老大截斷周子賢的話頭。

「你嚷什麼？眞金不怕洪爐火，他們是你的人，不是我的人，對於你，他們知道得比我更清楚！若眞是含血噴人，還是你怕我說出眞相，他們都心中有數！如果沒有這樣的事，你又怕什麼我說？你又怕什麼大家聽……好呀，你忍不住了？你害怕了？」周子賢一揚手，抓住秦老大擲來的一柄短刀。

這是大家都看到的。周子賢再說，只要各人別亂動手，他不會加害，過去的事，秦老大是主謀，是頭子，其他人的罪不大，不用害怕！說得各人都心動了，不但停步不前，且向後退，只有秦老大的兩個得力親信衝前撲擊，但他們都在周子賢重力迎擊之下，三招未完，雙雙倒地了。

「秦老大，還是你自己來吧！」周子賢說，「盛老二，談老三都因爲你不肯幫忙而身死，你也應該去向他們道歉了！來吧，別儘害人，叫別人出來送死了！」

秦老大感到衆叛親離，無法不出手了。於是，他凝望着周子賢，周子賢也凝望着他。

秦老大在樓梯上，手扶欄干下望，周子賢站在大廳，畧爲抬頭仰望，就像兩個木頭人，僵持了好一會。誰都不再出聲，也沒有走動，偌大一個賭廳，竟然靜得出奇，恍如無人。

大約過了大半盞茶時光，驀然，秦老大發出一聲怒叫，雙手一揚，四柄飛刀，疾朝周子賢作包圍式射去，同時人也飛越欄杆如飛鷹攫兎，撲向周子賢。

周子賢從他的眸子閃動早已料到他有所行動了，但還是估料不準，想不到他會來勢如此兇狠，剛剛閃開了四柄飛刀，秦老大已經居高下撲，想迴避已來不及了，一急，便想到一個救急的辦法，身子陡然伏倒在地，然後一個轉身，手上劍倏的彈出，指向由上撲下的秦老大。劍鋒如電，劍花耀眼，朶朶劍花如同一個花網，竟把周子賢防守得十分嚴密，假如秦老大不顧一切繼續下撲，卽使能傷得對方，自己也決難避免，甚至比對方傷得更重！這樣拚命的打法，秦老大是不肯的，最低限度在這時刻他是不肯。

秦老大也眞了得，他下撲之勢甚速，再加上本身重量，要轉變身形是十分不容易的。但他在下撲中猛的一扭腰挺足，居然向側斜出了幾尺，落出了周子賢的劍圈之外，避過了兩敗俱傷的拚死一搏。

秦老大透了一口氣，觀鬥的也透了一口氣。

可是，形勢仍然在變，的秦老大一退，周子賢左手掌與及足同時用力，一撐地面，整個人便飛彈起來，疾射秦老大。秦老大這時剛剛足沾地面，身形未穩，無法用勁，是無法應戰的，閃避才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周子賢來勢非常兇猛，要迴避也不容易，秦老大在一刹間，權衡輕重利害，還是採用了敗中求勝，寓攻於守的方法。他人向後退，刀向前擲，擲出的是短刀，勁而準，直射周子賢胸膛。周子賢在撲前，去勢亦速，雙方距離亦近，這意外的一擊，危險可以想見。他恨極了，迫得止步，回劍自保。本來刺出去的劍轉了回頭，在「哎呀」一聲中，劍光閃過胸膛，人也向左側踉蹌疾退。觀鬥的人都給這個變化嚇着了，有人甚至驚叫。

不過，秦老大却沒有笑，他一個踉蹌，也退了幾步，左手掩住小腹，鮮血在指縫間流出來。

原來，秦老大也中了飛刀，是周子賢在倒地時把他的四柄小刀檢了兩柄，這一次遇險，一面用長劍自救，一面也用短刀攻敵。秦老大只道自己手中有短刀，沒料到周子賢手脚如此之快，在那樣危急時刻仍能檢到他發出去的短刀，而且居然檢到兩柄，因此，當各人的目光都注視在周子賢身上時，秦老大的受傷便使人感到詫異了。

周子賢也受了傷，傷在右肩，小刀仍然插在那裏，血也向外流，他不理，將劍握在左手，繼續向秦老大反攻。

秦老大中了兩刀，都在小腹，傷得極重，每一舉步，就震動小刀，痛楚更甚。他一急，咬着牙，拔出小刀，再擲周子賢，都給周子賢閃過了。

兩個人身上都有血，都受了傷，但傷的輕重，流血的多少，却是有目共睹，不用再說也看得出來。

但兩個都不肯停手，打得非常狠烈，看的人無不心驚胆顫。他們從未看過這樣慘烈的拚搏。

酣鬥中，秦老大左手按到傷處，然後一揚，一大掌血飛了出去，洒向周子賢臉上。周子賢被洒了一臉，可能也滲進了眼睛，一個失足，身形疾倒，斜側一邊，秦老大這一回拚命了，整個人撲過去，刀劍一碰，却給震退了，秦老大就朝對方身上壓下去，雙手扣向對方頸項，緊緊地扣住，眼看周子賢支持不住，要死在對方的力扣之下了。

但事情却出人意外，秦老大竟然自己鬆了手，向一邊滑出去，跌到地下，不動了。

搏拚是結束了，有人也看出來了，原來周子賢肩頭的短刀已經不見，秦老大的胸口却多了一柄刀柄。各人明白了，這便是秦老大的死因。

搏鬥結束了。周子賢拾起自己的長劍，抹乾淨，苦笑對各人道：「你們，要打的，儘管來！我還可以奉陪的！」劍一揮，半張桌子給削開了，可見他說能再鬥並

非虛言，收了劍，再說：「如果要跑，就快跑吧，這兒大約有不少銀子，你們儘拿好了，但要快跑，如果我的大哥來了，我就不能保證你們能跑得了啦！」

各人見他言而有信，果然不加追究，都甚爲心服，但形勢所迫，無暇多言表示，各人都自己去找銀錢等物逃走了！

周子賢給抬到黃家去養傷，有人說放過了秦老大那幫手下，未免可惜。黃開陽不同意這說法。他道：「子賢這做法很聰明，很對！他是人，不是鐵的，半日時間，連闖三個大檔，殺死三個大惡霸，氣力用得不少，如果不是先瓦解了那幫人，只怕他早已支持不住了！」

「我自己不怕犧牲，就是怕報不了大，哥的仇！將來，他們如果能夠改過，最好了！否則，如仍作惡，再找他們算賬也不難！」

「今天，幸而有大牛哥幫忙，要不，這第三仗，我就會打不過秦老大了！過去我看不起他們，實在不對！要是他們三個合起來，我就是有大牛哥聯手，勝敗仍難說！二哥，你這個個別對付的離間法，應居首功。」

「這都是劉大戶幫忙，沒有他出來，我也無法施其技。」

周子賢身子結實，流血雖多，却非內傷，幾天之後，也復原了。他留下余大牛照顧黃家，自己要回家去見母親了。他說來了快半月，母親可能掛望得很了。

黃家不便苦留，只囑他有空就來叙，最好和母親一起來。

（續完）

玻璃人

（本文承自第42頁）

「我和你們拚了！」阮大正大聲叫道，忽然縱身下撲。

王小克抬頭一望，只見阮大正的軀體正向下撲了下來，不由大吃一驚。

「大家快讓開！」

衆人急忙向旁閃開，只聽一聲巨响，阮大正自十樓撲了下來，早已腦漿塗地，埋身碎玻璃之中。

半晌，王小克才嘘了一口氣，白小妹却被當前的景象嚇呆了！

周探長吩咐警員取了一條毛氈，蓋住阮大正的屍身，召黑箱車來。

王小克走到周探長面前，道：「探長，我們走啦，這次很感謝你！」

周探長拍拍他的肩膊，笑道：「小鬼子，別客氣啦，咱們心中有數就是！」

王小克淡淡一笑，每一次帮忙周探長破案，他都沒有什麼表示，這次能說出剛才那樣的話來，算是很難得的了。

王小克．辣椒仔和白小妹召了一輛的士，離開現場……。

× ×

「小鬼子，再見啦！」辣椒仔伸出手來。

「什麼時候回來看我們？」王小克和辣椒仔緊緊握着手。

「我不知道，」辣椒仔道：「但我一定會回來。」

「去到瑞士後，替我問候你爸爸！」王小克叮囑着。

「我會的，」辣椒仔道：「你們回去吧，飛機要起飛啦！」

白小妹默默地站在一旁，辣椒仔踏前一步，凝視着她，嘴角泛起一絲笑容，道：「小妹子，你好好保重。」

白小妹有點依依不捨，緩緩點着頭，眼睛裏有淚光。

「我走了，再見！」

辣椒仔提起一手了皮篋，向海關走了進去。

望着他身影遠去，白小妹喃喃地問：「他爲什麼一定要走？」

「他愛他的父親，要和他父親在一起。」王小克回答：「同時，康棋那班人不會放過他，除了到瑞士和他父親住之外，他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他——他還會回來嗎？」

王小克雙眼望着遠方，沒有回答，良久才道：「來吧，咱們到露台去看他的飛機起飛。」

白小妹伸手抹了抹淚水，和王小克一起向露台走過去。

（完）

新派奇情俠義長篇故事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滅門大刦至　隻身死裏逃

黃昏，滿天紅霞，陣陣歸鴉向藍空飛掠而過，就着那殘碎的陽光，落向重疊的峯巒後面。

清涼的晚風自幽深的山谷裏吹來，帶着一陣淡淡的野花芬芳香味，充溢在點蒼山的每個角落。

這春日的夜，隨着漸漸褪去的殘霞而悄然的來到，黝黑的天空開始現出了幾點閃爍的星光。

星光下的點蒼山峯的頂上，靜寂得只聽到樹林被微風吹過時發出的輕輕聲响。

一個老者帶着一個少年踏月步上了峯腰。

少年顯得有些不耐煩，揚頭說道：「上清觀還沒有到，走的太久了！」

那老者的身形陡然一停，頷下飄起幾莖長鬚，他拂了拂長鬚，沉聲說道：「飛兒，你怎麼連這點路都走得不耐煩，平時我是怎麼教你的，大丈夫應該不畏艱難，忍人所不能忍的，就這麼一點路都怕走，還能做什麼大事！」

那落後的少年，忽的摸了摸頭，道：「爹！你又是這樣，這麼一點小事也要搬出一番大道理，又是什麼應該不畏艱難，應該不怕吃苦……」

「飛兒！」那長鬚老者肅穆的說道：「你現在已經十七歲了，該要知道照顧自己，別老是依靠爹爹替你承担，須知總有一日爹會離你而去，那時你一個人，面對打擊，該怎麼應付。」

飛兒默默無言，垂下頭去。

「孩子！」那長鬚老者慈祥的說道：「你該要知道，我們白家子弟，都是頂天立地的熱血男兒，不對強暴低頭，不向別人乞憐的………」

飛兒抬頭說道：「孩兒一定會記得您的話，會記得是白家子弟！」

但他仍自暗中忖道：「不學武不是一樣可以作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何必去練武呢？」

那長鬚老者豪放的道：「你還要記住，你是射日劍白長虹的兒子，不能辱沒了我們白家的名頭……」

「是的！」那少年應聲說道：「我是中原三宿裏，射日劍白長虹的兒子白雲飛，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但我爲什麼一定要學武呢？」

白長虹拂了拂長鬚，伸手拍了拍白雲飛的肩頂，說道：「這次我將你交給掌門人讓他好好訓練你的武功，就是爲的讓你能忍受山裏的孤寂，養成你獨立特行的風度，再有一點，你該特別注意，等會見到你掌門師兄時，切勿做出這副樣子來，叫人瞧了窩囊！」

白雲飛低聲答道：「這個孩兒省得。」

白長虹輕輕揮了揮手道：「走吧！趁夜課未完前，趕到觀裏去。」

他身形微動，踏上鐵索橋有如行雲流水般的往橋那邊奔去。

白雲飛深深吸了口氣，暗自叫了聲：「好香喲！」

他雙臂一振，也隨着奔向鐵索橋而去。

白長虹身形毫不停留，轉眼便越過鐵索橋，他這才放慢腳步，回過身來，望了望白雲飛。

驀地，一聲輕喝傳來，橋頭現出兩道人影，他們仗劍直撲而來。

白雲飛一聽風聲微响，便迅捷的側過頭去，他雙眼如炬，藉着微弱的星光，便看清那是兩個年輕的道人。

那兩個道人沉聲喝問道：「是誰闖上點蒼？」

白長虹一拂大袖道：「是老夫白長虹！」

那兩個道人身形一窒，頓時便將長劍一分，身形移了開去，同時喝道：「天南一劍强——」

白長虹應聲喝道：「劍氣沖點蒼——」他身形一動，一道灼亮的劍虹閃出，劍尖洒出八點星芒，乍閃即滅。

那兩個道人楞了楞，一齊躬身道：「恭請師叔祖金安……」

白長虹一揮手道：「掌門人有沒有在觀裏？」

那兩個道人一齊收劍入鞘，左邊那個較爲年長的道人肅然道：「掌門師尊於今夜丑時方始出關……」

白長虹抬頭望了望天上的星月，哦了一聲，道：「怪不得你們今晚會如此戒備森嚴……」

白雲飛躍到白長虹身邊，他望了望那兩個道人，問道：「爹！怎麼啦！」

白長虹道：「你掌門師兄正在坐關，要在今晚丑時才能出關，看來我們還要等一等！」

他側過頭去問道：「掌門人是在後山地穴裏坐關，還是在殿裏地室中……。」

那道人肅然道：「這個徒孫不知！」

白長虹道：「好吧！我就到觀裏去！」他頓了一頓，又道：「玄松有沒有在觀裏？」

那道人躬身道：「玄松，玄柏兩位師叔已爲掌門師尊護法去了！」

「嗯！」白長虹點了點頭道：「你們好生看着！」

他一拉白雲飛，說道：「孩子，我們走！」

白雲飛跟着白長虹往山上奔去，他們才轉過一座崖角，便聽見空中一聲暴响，一點紅色的火光閃現夜空。

白雲飛抬頭一望，便看到那點紅光驟然暴散開去，像是過年放的燄火一樣，一閃便滅。

白長虹輕輕托着白雲飛的肋下，道：「這是他們告訴所有埋伏在密林裏的弟子，讓我們通過，免得現出身形來！」

白雲飛這才恍然於爲何那個道人會放出這燄火來。

他藉着白長虹輕輕一托之力，飛行於點蒼的危岩峻峯之上，倒不覺得有些什麼害怕。

白長虹掠過一大片松林，轉眼便見到一條平坦的石道在松林後鋪着。

白長虹道：「從這兒去便是到達上清觀……」

他話尚未了，便看見一條人影迅疾如飛的自山上奔了下來。

「師叔！」那個道人來到面前，叫道：「師叔你來得正好！」

白長虹雙眉一皺道：「玄松，你究竟爲了什麼事如此慌張？」

玄松道人道：「掌門師兄練功失慎，現在吐血不止……」

白長虹悚然一驚，道：「什麼？玄清他……」

白長虹腦中電轉，沒有再加考慮，便飛身而起，直似流星閃電，消逝在茫茫的夜空裏。

夜空裏傳來他的聲音：「飛兒，跟着你師兄上來！」

白雲飛哦了一聲，側首道：「玄松師兄，掌門人他怎麼會吐血不止？」

玄松微微一怔，道：「掌門人因練功時不慎，氣血走入經脈岔道，以至走火入魔……」

白雲飛恍然道：「那麼什麼叫走火入魔呢？」

玄松道人似是沒想到白雲飛會問出這種話來，他愕然道：「你眞是白師叔的兒子？」

白雲飛微微一愕，道：「是呀！我叫白雲飛，師兄你不知道呀！」

玄松道：「師叔他已經十六年未上點蒼了，貧道……我……」

白雲飛一笑道：「這就怪不得了，我今年才十七歲，師兄你當然不記得我。」

玄松見白雲飛與自己一起飛奔上了山頂，步履之間輕靈無比，顯然是輕功造詣不淺。

他詫異的問道：「師弟，你的輕身功夫……」

白雲飛一笑，說道：「家父叫我練功，但是我本性不喜看見血腥，最是厭惡殘殺之事，所以，劍法我是一點都不學的，只不過爲了爹逼的沒法，所以我練會了輕功……」

玄松訝然道：「你不會劍法？」他摸了摸頭，自言自語的道：「這才怪呢，師叔以射日劍名震武林，你竟一點劍法都不會……」

白雲飛淡然道：「這又有何奇怪，人各有志，而天性也各有不同，我只對經史有興趣，練武一點都不喜歡。」

玄松道人皺了皺眉道：「那麼你這次上山來是……」

白雲飛苦笑道：「爹見我硬是不肯練武，所以帶着我到山上來，要交給掌門大師兄，請他逼着我練武，我正在心裏不高興呢！誰知掌門人又是什麼走火入魔，這下倒眞巧，我可以不必練武了！」

玄松愕然的望了望白雲飛，問道：「練武有什麼不好，我眞的不曉得師弟你怎麼想的！」

白雲飛反問道：「練武有什麼好，師兄你說說看！」

玄松道人沒料到白雲飛會有這樣一問，他沉吟了一下道：「練武可以强身，可以自衞，而且更可揚名天下，像師叔那樣，以本門射日劍法與嶺南落月刀葛洪，河洛殘星指宇文天鵬等爲中原三宿，這是何等榮耀之事，你還說練武不好？」

白雲飛嘴角抹過一絲鄙夷的微笑，他輕輕的哼了聲道：「我生性淡泊，並無意爭雄江湖……」他說到這裏，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我又何必跟他說呢？他身爲道門子弟連老莊不爭於世的道理，都不能了解……」

玄松見白雲飛突然住口不語，問道：「說下去呀！師弟，你還沒說出練武爲何不好的道理來！」

白雲飛道：「練武人一定會捲入江湖的仇殺恩怨之中，終日裏都不得安寧，何況練武時要受盡了多少的苦，忍受多少身體上無法忍受的負荷，縱然練好了武功，也會碰上走火入魔，像掌門人那樣，玄松師兄，你說可是？」

玄松一時之間被白雲飛這番道理堵住了，竟然沒有話好說，過了一會方始哼了聲，道：「一個人若是怕吃苦，還有什麼出息？」

白雲飛淡然一笑沒有說什麼，他見到玄松大袖一揮，步履之間加快了不少速度，往山頂飛馳而去，將自己拋在身後，理都沒理自己。

他暗自忖道：「我豈是怕吃苦，只不過藉這個理由不想練武罷了，你不理我，難道我一定要理你？」

他步子頓時緩了下來，到後來乾脆就步行，飄飄然的緩步登山，行走在鋪砌得整齊無比的石階上。

夜露深濃，將每塊石階都浸潤得濕濕的，沾濡上在他的鞋上。

他輕輕的拂了下頭髮上的露水，然後低下頭來，望了望自己的鞋子。

那濕潤的石板反映着淡淡的光芒，隨着林影的搖曳，細碎而斑斑的影子，不時幻化着，美麗無比。

他走了十幾步，又抬起頭來，仰首望着蒼穹，只見滿天繁星，燦爛的光芒不時閃爍着，似是在與皎潔的月光爭輝。

他啊了一聲，道：「如此良宵，豈可無詩？」

「嘿！」一聲揶揄的冷笑响起：「閣下好大的雅興！」

白雲飛猛然抬頭，只見一個年輕漢子，雙手叉着腰，朝自己望着。

他的視線自那年輕漢子的臉上移到他的身後。

一座高大的道觀聳立在一片寬濶的廣場上，圍牆延伸開去，直近七丈多遠，在皓潔的月光下，顯露着壯麗的形體，有似一個巨大的怪獸蹲伏地上一樣。

兩道飛簷斜伸開去，屋頂是綠色的玻璃，正自反映着淡淡的碧綠光芒。

白雲飛自言自語道：「這就是上清觀了？」

那個年輕漢子沉聲道：「這就上清觀了，閣下何人？爲何上我點蒼？」

白雲飛眉尖一皺，忖道：「這人不客氣！」他目光一凝，看到那人眼中流轉不定的目光，不由暗自忖道：「這人目光不正，顯然狡詐之輩，但不知他是誰的？」

那年輕漢子起先見到白雲飛一臉斯文，僅是從容步行故而心裏疑惑，而很客氣的詢問。

誰知白雲飛却理都沒理他，使得他生氣無比。

他臉色一沉，却正好看到白雲飛的眼光，凝聚一起，有着駭人的神光，閃射而出。

他疾退半步，驚忖道：「想不到他竟然是一個內家高手，只不過是隱而不露而已。」

他右手一伸，長劍立即出鞘，顫起一片光影，護住胸前。

白雲飛吃了一驚，也退了一步，叫道：「你！你這是做什麼？」

那年輕漢子微微一楞，隨即冷哼一聲忖道：「我不管你是眞的還是假的，總之給你一劍！」

他手肘一沉，劍刃斜劃而出，一點劍光跳出，直奔向白雲飛胸前「玄機要穴」而去。

白雲飛沒料到那人話都不說一句，便揮劍刺來。

他啊的一叫，慌亂中趕忙橫身一讓，踏開四尺。

那個年輕漢子劍尖一空，立即進步移身，長劍一式「鳳鳴幽谷」電射而出，劍刃揮動間，一道劍光掠出。

「嗤啦」一聲，白雲飛胸前衣衫被劍刃劃開一道長長的裂痕。

「你這人怎麼啦……」他喊着，身形飛躍間，又閃開了對方劈來的兩劍。

那年輕漢子狂妄地一笑道：「我還道你有狗胆闖上點蒼，必有過人絕學，誰知是個大膿包，呸，今日還想逃過我謝羣的劍下？」

白雲飛驚怒無比的喝道：「我沒有練過武，我是來找掌門人的……」

謝羣冷哼一聲，手上加勁，劍式凌厲無比，有如狂風驟雨似的，將白雲飛罩在劍影之下。

白雲飛悲憤的大叫道：「你乾脆殺了我吧！」

謝羣哈哈狂笑道：「我就要讓你瞧瞧點蒼劍法的厲害！」

白雲飛全身衣衫都已被劍刃劃得支離破碎，他忍受着從所未有的侮辱，心裏痛苦無比的大叫一聲，往劍刃上撞去。

謝羣沒料到白雲飛會如此堅毅，竟然往劍刃上撞來，他心裏一狠，長劍一斜便待將白雲飛殺死。

正當這時，一聲大喝裏，一道人影飛躍而來。

那聲暴喝有似悶雷响起，他楞了一下，一股强勁的風旋已舒捲而來，頓時將他撞得身子一歪。

「嗆！」一點火花綻起，謝羣劍刃讓將開去，幾乎脫手飛去。

他吃了一驚，忙移步閃出四尺，側首一看，見到是一個長髯老道。

他驚異地叫道：「師父……」

那老道怒叱一聲，道：「畜生，你想造反了？」

謝羣一怔，口中吶吶道：「師父！你這是……」

「混帳！」那老道揮手便打了謝羣一個耳光，叱道：「你瞎了眼，連師叔都不認識？」

「師叔？」謝羣撫着臉頰，道：「誰是師叔？」

那老道哼了聲道：「射日劍白長虹師叔祖今日上山，你這畜生難道不知道這位是他少爺？」

謝羣混身一顫，道：「師叔祖今日上山了？這……」

那老道怒叱道：「還不快向你師叔賠罪！」

謝羣收劍入鞘，尷尬地躬身道：「請小師叔恕弟子不知，冒犯了你……」

那老道重重地哼了一聲，道：「畜生！什麼小師叔大師叔？我要以門規處置你！」他臉色一沉又道：「冒犯尊長者死！你還不替我跪下來？」

白雲飛雖然心裏餘怒未消，但是却不忍見到謝羣被那老道殺死。

他說道：「請師兄原諒他一次，這也不能怪他，實在他並不知我是誰！」

那老道一揮手道：「還不謝謝你師叔的恩典！」

謝羣立即叩首，說道：「謝謝師叔恩典。」

白雲飛肅容道：「希望你以後不要如此對人，才一見面便欲置人死地，須知上天有好生之德！」

謝羣俛首道：「謝師叔教誨！」

那老者喝道：「畜生！還不走開。」

白雲飛自謝羣轉身之際，從他眼中看出了一絲怨毒的神色。

他微微皺了下眉，忖道：「這人怎的如此記仇？心術實在太壞。」

那老道將長劍回鞘，說道：「這孽徒一向如此鹵莽，竟敢不問清楚冒犯師弟，

眞正該死！」

白雲飛轉臉一看，見到那老道長髯飄拂，年紀很大，便和聲問道：「師兄，你是……。」

那老道說道：「貧道玄柏，師叔現在觀裏，叫我來請師弟進觀。」

「哦！」白雲飛道：「你就是三師兄，我爹他在做什麼？」

玄柏道人說道：「掌門人走火入魔，吐血不止，師叔正在設法救治中，不知是否有救……」

白雲飛雙眉一聳，道：「那麼我們快去！」

玄柏道人說道：「請師弟隨我來。」

他領先向上淸觀躍去，白雲飛也隨着他奔向上淸觀而去。

進了那高聳圍牆，白雲飛看見觀門敞開着，裏面燈火照耀得有如白晝一般。

他跨上石階，踏進觀裏，便看到觀裏坐着二十多個道人，齊都默然的俛首而坐，嘴裏輕聲的誦着經文。

他們看到玄柏領着白雲飛進來，齊都詫異的望了他一眼，仍舊低下頭去誦讀，一點其他聲音都沒發出。

玄柏領着白雲飛經過後院來到天井之處，他指着天井邊的一個大八卦道：「師兄就在那裏閉關，誰知……」他搖了搖頭，輕輕嘆息一聲。

白雲飛看到那天井旁一個六尺長的石柱，上面刻着一個大八卦，被掛在屋簷的燈籠照得映出一片黯淡的綠色光芒。

白雲飛忖道：「這是靑銅鑄成的嘛，但不知掌門人……」

玄柏道人走到那八卦圖處，朝着巽坤兩個記號上用力撥了一下，只聽一聲輕響，頓時那大石柱往後面移開，地上露出一個圓洞。

他說道：「掌門師兄就在此坐關，師弟你跟我來。」

白雲飛順着階梯往地下室走去，只見兩壁都有風燈懸着，照得整個甬道都是雪亮。

玄柏伸手朝壁上一摸，軋軋機聲裏，石柱又復合了起來，他說道：「等會兒見了師叔，暫時不要提起剛才發生之事，因爲他正在替掌門師兄以內功推拿之法導氣歸元，若是稍有不愼，不但會前功盡棄，而且……」

白雲飛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不須師兄顧慮。」

玄柏往裏走去，推開一道石門。

玄松自室內走了出來，道：「是白師弟嗎？」

玄柏點頭道：「白師弟已經來了……」又輕聲問道：「師兄怎樣了？」

玄松搖了搖頭，走了進去。

白雲飛一跨進屋裏，便見到自己爹趺坐在地，滿頭大汗，臉色蒼白。

在他身邊躺着一個滿身血污的中年道人，也是臉色蒼白，緊閉着雙目。

白雲飛身形一滯，楞楞的站立在室內門口之處。

玄柏道人輕輕拉開白雲飛，將石門關上。

「唉！」那中年道士咳嗽一聲，然後翻了個滾。

頓時，白長虹兩眼睜了開來，眼角瞥了一下白雲飛，然後投射在那躺着的中年道人身上。他輕聲問道：「玄淸，你是不是覺得好一點了？」

那滿身血污的道人，睜開眼來，望見了白長虹。臉上立刻浮起一層苦笑，輕聲道：「師叔！你上山來了。」

白長虹肅然道：「你是否又不聽我的吩咐，冒險練那三大神招？」

玄淸點了點頭，輕嘆口氣，緩緩坐了起來，道：「師侄本想以堅忍不拔之毅力，跳過中間的兩式而練成三大神招，誰知氣脈經受不了那驟然的轉變，若非師叔適巧趕到，我……」

白長虹嚴肅的道：「自前代掌門人師伯棲霞子大會中原八派於靑城之巓後，一直就未見下落，自此本門三大神招雖然還存，但是却失去了第八第九兩式，而殘餘七式劍招，以至劍式中斷，不能成爲無敵於天下的劍法……」

他話聲一頓，又道：「否則我點蒼『射日劍法』，將可獨步武林，居天下劍法之冠。」

玄淸道人默然低下頭來。

白長虹道：「這次落月刀葛洪來束告我，他在靑城山訪友之際，獲得一柄寶劍，極似本門之『射日神劍』……」

玄淸道人哦了一聲，抬起頭來，凝望着白長虹。

玄松和玄柏也都臉上閃過驚異之色，凝望着趺坐着的白長虹，想要知道詳細情形。

白長虹沉吟一下道：「由於這消息來得太突然而又驚人，所以我考慮了好久，但是本門至寶『射日神劍』自四十年前由棲霞子師伯携去靑城，參加九大門派劍會之後，便失踪至今，爲了整個『射日劍法』之完整，我又不能不去靑城一趟……」

玄淸肅容說道：「師叔，應該去一趟的！」

「是嘛！」白長虹道：「但是我在決定赴靑城之約時，曾想到飛兒……」

他望了一下白雲飛，這才發覺自己兒子，竟然身上衣衫破碎，不由問道：「飛兒這是怎麼啦？」

白雲飛應了聲，口中嚅囁地說道：「我上山之際，與玄柏師兄的徒弟發生一點誤會！」

白長虹哼了聲道：「你一直不肯練武，現在總曉得若不會武功，會受人欺侮了吧！」他轉臉瞥了下玄柏道人，沒有說什麼，然後對玄淸道：「我這兒子，乖僻無比，說什麼練武是殘殺生靈的手段，硬是不肯習武，由於他自幼喪母，我對他嬌縱慣了，一直沒能使他學好武功。」他頓了一頓，又道：「所以這次我要到靑城山去，不放心他一人在家，才想到帶上山來交給你，希望你多加費心……」

玄淸望了望白雲飛，微微一笑道：「小師弟英華不露，根骨峥嶸，正是練武的好材料，不知他竟會不肯練武，這個倒也罕見。」

白長虹說道：「你儘管嚴厲的對他，不要再加縱容了，同時千萬別聽他那套歪理……」

白雲飛張了張嘴，道：「爸！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有根據……」

「哼！」白長虹道：「別又搬那些子曰成仁，孟曰取義的那套好罷，這都是我讓你唸書念壞了，倒念成個書呆子了！」

玄淸道人微笑道：「師叔放心，我會盡力照應小師弟的。」

白長虹道：「我一個月內必會趕回點蒼，掌門人你多加珍重，後日便可全部復原了。」

玄淸道：「謝謝師叔拚耗功力替我療傷……」

白雲飛料不到爸爸現在便要走了，他叫了聲，道：「爸！你這就走了？」

白長虹點了點頭，肅容道：「你要好好記住我在路上囑咐你的話，在山上別像在家裏一樣。」

白雲飛皺了下眉頭，道：「我又不是小孩子，爸你……」

白長虹道：「我倒希望你是個大人，別再小孩子氣了！」說完便往室外走去，走了兩步，回頭道：「你也累了，好好休息吧！」

移開石柱，他走上天井，深深吸了口氣，道：「我走了！」

夜色蒼茫中，他的身形有如一隻大鳥消逝在暗夜中。

×　　×

星移斗轉，夜露深濃，一聲淸越的鐘聲飄散開去。

前院早已停止了誦經的聲音，整個觀裏都是一片的靜謐。

驀地，一條人影疾閃而來，他身形迅疾如電，轉眼便來到天井之中。

面對着那根大石柱，他冷笑了一下，伸手去將刻在上面的八卦圖往右搬動了一下。

他身形微動裏，已自敞開的地洞閃了進去。

石室之內，一燈熒然，玄淸道人盤膝趺坐在榻上，在他面前燃着一枝細長的紅香。

一絲淡淡的青烟嬝嬝上升，繚繞於室內，使得整個石室都充滿着淡淡的幽香。

那個人身形輕靈地自石門的敞開處閃了進去，自他那蒙着臉的面巾後，露出了兇狠的目光。

他站在門口，望着瞑目趺坐的玄淸，好一會，方始移動身形，緩緩向着木榻走去。

燈光微微幌動了一下，將映照在壁上的黑影顯得好似要撲上去。

「哼！」突然玄淸冷哼一聲，張開眼來。

那個蒙面人右掌疾伸，朝玄淸道人胸前劈去。

玄淸大袖一揮，一股勁風平推而出。

「拍」地一聲，玄淸上身一幌，幾乎睡倒榻上，臉色急驟一變之下，噴出一口鮮血。

那蒙面人被那股勁風一掃也是一驚，連退兩步，方始站穩了身子。

等他看淸玄淸口噴鮮血，方始陰沉的一笑，道：「你內傷未復，這樣一來，那白長虹所費的功夫，豈不白費了嗎？」

玄淸渾身一震，兩眼睜得老大，注視着那蒙面人，問道：「你是誰？」

蒙面人身形一退，長劍出鞘，劍尖顫動裏，三朵劍花閃現而出。

「飛花劍法！」玄淸嘶啞的道：「你是無量宗的？」

「嘿嘿！一點都不錯。」那蒙面人道：「我正是濱海之北的無量宗弟子。」

玄淸啞聲道：「你來此何爲？」

蒙面人陰沉的道：「六十年前無量宗七十餘弟子，在一夕之間被棲霞子殺絕滅絕，現在我是爲報仇來的！」

玄淸臉色大變，一滴滴豆大的汗珠顯現肌膚之上，連手都微微顫抖起來。

蒙面人悲憤的道：「想我無量宗迄六十年前從江湖除名，滿門弟子都幾乎被殺了個乾淨，這等深仇大恨，怎能不報？」

他聲音轉爲激昂，狠狠的又道：「血債血還，這六十年來的滅門大仇，今夜便是報復之期，從明日起，武林中將消失點蒼派三個字，從此江湖上沒有點蒼弟子的行蹤！」

玄淸道人渾身一陣哆嗦，他恨聲道：「好狠毒的用心！」

「哼！」蒙面人冷哼一聲道：「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玄淸道人悶聲不響，雙掌一抖，從榻上撲了下來，奮不顧身的往那蒙面人身上打去。

劍光疾閃而過，寒芒放射，玄淸道人慘叫一聲，雙腿繞膝之處被劍刃斬斷，頓時鮮血淋漓，跌仆於地。

「哈哈哈哈！」蒙面人大聲狂笑，道：「玄淸老道，你不會想到會落得這樣的慘吧！嘿！你可知道我是誰？」

玄淸道人渾身顫抖，自血泊中抬起頭來，怨毒的望着蒙面客。

那蒙面人朗笑一聲，緩緩將臉上蒙着的布巾拉去。

「是你！」玄淸道人失聲道：「謝羣！原來是你！」

謝羣陰沉的說道：「你不會想到是我吧！」

玄淸道人張嘴吐出兩口鮮血，慘厲的叫道：「玄栢師弟瞎了眼，竟會收你這徒弟！」

謝羣大喝道：「住口！」

他眼中露出濃烈的殺氣，緩緩說道：「牛鼻子老道，在你死前讓你知道，我師父吳劍南身爲無量宗宗主，爲了報復這六十年的大仇，帶藝投身於你那老鬼師父門下，處心積慮的要將點蒼派殺光！」

玄淸道人慘笑一聲，有如厲鬼長嘯，嘶啞着嗓子喊道：「師父！師父！你那一念之慈竟給本門帶來滅門大禍！」

謝羣狂笑道：「正是你那老鬼師父瞎了眼！」

玄淸道人「啊」地一聲，又吐出一口鮮血，臉色更加蒼白。

就在這時，石門一開，玄栢道人一手執劍，一手提着一個頭顱走了進來。

他的道袍全是斑斑的血漬，滿臉殺意的道：「羣兒，怎麼啦？」

謝羣躬身道：「這牛鼻子老道已經快要死了。」

玄淸道人睜着血紅的眼睛，死盯在玄柏身上，當他看到玄柏手上提着的人頭時，不由得咬緊牙關，好一會才自牙縫裏說

出一句話：「玄柏你好狠！」

玄柏道：「我不是玄柏，我是無量宗第十七代掌門吳劍南。」

他冷靜的舉起手來，將人頭提得高高地，沉聲道：「這正是玄松的人頭，等一下我也要割下你的頭，帶回無量山去祭奠本門死難弟子的英靈！」

玄清心中絞痛無比，他全身鮮血幾乎快流乾了，但是憑藉着不甘就此瞑目的意念，他仍自苦撐着。

吳劍南冷酷的道：「點蒼弟子百餘人，現在正受着本門預先埋伏的高手與來自滇海之西的百毒門高手合擊，在丑時未了，他們將全部死去，自此，點蒼將自江湖絕跡！」

他話聲未了，便聽到一聲驚呼自門外傳來，陡然之間，他旋身轉首，向石門望去。

白雲飛雙眼圓睜，驚懼無比的望見這血淋淋的一幕，他那俊秀的臉龐扭曲起來，兩道斜飛的劍眉緊緊皺在一起。

吳劍南冷哼一聲道：「今晚也饒你不得！」

玄清眼角掛着血水，大喝道：「師弟快些逃命，記住要替我點蒼報……」

吳劍南突然斜身，劍光一閃，毫不留情的將玄清殺死。

兩滴淚水自白雲飛眼眶流出，他將石門一推，反身便朝地道口躍去。

吳劍南道：「往那裏走？！」

他又叱道：「羣兒！還不快去將他殺掉，千萬不能留下一個活口！」

謝羣飛起一足，將門踢開，挺劍疾追出去。

白雲飛躍上天井，只見人影縱橫，慘叫不斷，在飄忽的燈光下，刀劍閃閃，盡是兇狠的殘殺。

一陣晚風吹過，帶來了刺鼻的血腥氣，直衝腦門。

白雲飛打了個寒噤，反身便朝觀後躍去。

他知道今日無量宗趁着掌門人走火入魔之際，入侵點蒼，便是要將整個點蒼弟子殺死。

一面奔走之際，他心裏思緒如潮，暗自忖道：「若非我是初來點蒼，在這星光繁熾的夜裏，一時不想睡覺，那我也會被殺了！」

敢情他被玄柏送到後院睡覺之際，便隱隱發覺玄柏的神情有點緊張，而臉色也充滿了兇狠的戾氣。

他好奇之下，便想看看玄柏到底要做甚麼事。

但是當他跑出後院時，正好滿天繁星，皓月當空，在濛濛的月色下，疏林疊翠，遠山近林，都顯得美麗無比。

加之夜風清涼，竹聲如吟，挑得他詩興大發，也不管地勢熟不熟，便往後山行去，想要踏月吟詩。

誰知他這書呆子脾氣一發，穿插於茂竹修林之中，自那些細碎光影裏找到不少靈感，而吟了幾首詩。

詩興一起，加之夜色如畫，天色輕柔，他越走越遠，竟然掉進一條深溝之中，弄得滿身是水。

等他爬了起來，詩興已去，方始奔回上清觀來，想要回到自己的房裏，將身上的濕衣換掉。

誰知觀前已是一片吶喊之聲，整個觀裏，都是亂糟糟的，到處都是奔走逃命之人。

他驚詫之下，趕忙跑到那天井旁的大石碑處，却發覺那塊石碑已經被移了開去，露出地道入口。

於是他親自看到了玄清道人被殺的情形，也聽到謝羣所追述的往事。

他暗自咬牙，忖道：「好厲害的吳劍南，竟然為了將點蒼趕盡殺絕，而投入本門為徒，隱忍了十幾年才發作……」

他思忖之際，已越過斜坡，奔入竹林之中。

「好小子，你往那裏逃？！」

他回頭往後一看，只見謝羣手提長劍飛奔而來，距離自己已經不足二丈。

他吃了一驚，慌忙地往左則的叢林中鑽了進去。

在這個時候，他就發覺自己昔日被父親迫着學的輕功是有用的，最低限度他可以憑此逃離敵人的追殺。

他心裏隱隱有着一種後悔的感覺，那就是後悔當初沒有學一點劍術或者拳技，否則他就不必如此的逃走了。

但是，自幼養成的厭惡練武的心理，很快地便取代後悔的情緒。

一想到那滿地屍體，血流如河的慘酷情形，他心裏幾乎要嘔出來。

身後傳來劍鋒斬竹的聲音，他慌忙又往後望去。

謝羣一面揮劍砍去阻路的竹枝，一面大聲喝道：「姓白的小子，你跑到天邊我也要抓你回來，這裏的地形我比你熟，你跑到那裏去？」

白雲飛心裏一動，忖道：「這兒地形我的確不熟，現在只是藉着樹林廻曲奔逃，才能不被他追上，若是過了這樹林，那我……」

他突然想到剛才踏月吟詩時候，跌入深溝裏的情形了，不由的心裏一喜，趕忙望了望天上的星月，辨明了方向。

自林中望出，只見淡淡的月色，自林梢隙縫裏透視下來，細碎的斑駁光影，直在他身上幌動。

他蹲下身子，朝右側撲去，急速的鑽進草叢之中。

身後傳來謝羣的呼喝與穿過林間的簌簌聲響，很快的遠去了。

白雲飛藉着草叢的掩蔽，滾進那條深溝裏，好一會才濕淋淋的探出頭來，朝外面望去，猛一抬頭，却看到燭火的火光。

一陣陣濃烟飄過，嗆得他幾乎要咳出聲來，望着那烈燄飛舞，火光衝天的上清觀，他不禁流下淚來。

一股仇恨的情緒充塞住心頭，他狠狠地握緊拳頭，狠聲道：「這些人都該死！我一定要到靑城山去告訴爸，非要把無量宗弟子全部殺死！」

他眼前映起上清觀裏殘骸遍地，血水橫流的慘狀，禁不住心底發出一聲悲吟。

他掩住臉，痛苦地道：「那麼多人在黑夜裏被殺，還要遭受火焚，以致屍骨無存，這是多麼殘忍的事！」

「羣兒！」林裏響起吳劍南的聲音。

他又大聲喊道：「羣兒你在那裏？」

白雲飛嚇了一跳，趕忙低下頭去，伏在溝裏，任憑水浸到他的胸部。

他的頭才一低下，便聽到左側草叢中傳來了謝羣的聲音說道：「師父！我在這裏！」

白雲飛一聽那聲音，竟距離自己不到八尺之遠，嚇得他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整個身子，都浸入水中，只留下頭部在水面。

吳劍南提着長劍，躍起空中，越過那道深溝，他大聲問道：「你坐在那裏幹甚麼？」

謝羣自草叢中站了起來道：「我在搜索那小子的行蹤！」

「混蛋！」吳劍南大聲斥道：「你連那麼個手無寸鐵的小傢伙都抓不住，還能幹甚麼事！」

謝羣道：「這裏附近一帶沒有甚麼地方好躲，而且那條深溝裏的水有毒，他絕不會跳進去，也只有這一片草叢可以躲，所以我一直在這草叢裏搜索。」

他這話使得白雲飛嚇了一大跳，幾乎向溝裏跳了出來，但是略一思忖，他仍然伏着不動。

吳劍南沉吟了一下，道：「你怎麼不會想到在這裏放一把火，還怕那小子不跑出來嗎？」

謝羣道：「師父，我是已經想到要放火，但是這樣一來，整個點蒼山都會毀去，名山勝景從此就……」

「哼！」吳劍南冷哼一聲道：「我就是要讓整個點蒼消滅殆盡，還管他甚麼名山勝景？」

白雲飛直聽得心顫胆跳，他暗忖道：「剛才他說這溝裏有毒我倒不怕，因為這或許是詐語，但是現在他要燒山，那我豈不要被活活燒死。」

他正在思忖如何逃走之計，已聽到拍拍之聲響起，四周開始冒起火星。

吳劍南高聲朗笑道：「從此這六十年的大仇得報了，天南一角仍是我無量宗的天下。」

謝羣道：「師父！還有那射日劍白長虹……」

吳劍南冷笑道：「嘿！嘿！他在江湖樹敵不少，自有落月刀與殘星指去對付他，徒兒，我們走吧！」

聲音漸漸遠去，白雲飛却似乎木頭似的伏在溝裏。

他喃喃道：「落月刀與殘星指……」

他猛然道：「我非去找爹爹不行。」

他狂喊一聲，順着溝渠跑去，水珠飛濺，他一直跑出老遠才停住脚。

急驟的喘了喘氣，他抬頭望了望蓋滿半天的火光，忍不住又落下淚來，他拔足狂奔，像瘋了似的疾奔而去。

一面落淚，一面狂奔，他的腦海裏，只是想到要逃離這個地方，逃離那熊熊火燄蒸烤。

他一脚高一脚低的跑着，也不知過了多久，已跑出了這道深溝，踏上了乾地，他也止住了脚步。

四下一片天黑，天上的月亮早被烏雲掩去，連星星都已隱沒……

白雲飛喘着氣回過頭來，望了望遠處的火光，他楞楞的站着，眼裏又開始閃淚水……

天空裏突地響起一個霹靂，電閃爍爍裏頓時下起雨來。

暴雨傾來，白雲飛慌亂地四下一望，却發現到那燃燒着的點蒼，已經不見火光，他的心一陣激動，又開始狂奔起來。

白雲飛滿頭亂髮披散肩上，雨水流過，使得他的眼睛都幾乎睜不開來。

他抹了幾下臉，只見自己四肢百骸幾乎要拆裂開來了一樣，胸中更彷彿被火焚着，痛苦無比。

他只覺頭昏腦脹，虛飄飄的身上無力，才走上幾步，脚下一滑一交跌在地上。

那整夜的疲勞與緊張，使得他跌倒地上便不願起來。

在風雨之中，他已經閉上眼睛，在昏暈中睡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的時間，他的身邊突的響起了一陣悅耳的歌聲，輕柔而甜美，使他自夢中醒了過來。

他睜開眼來，只見頭上翠羽飄飄，四週竹枝碧綠，自己竟是睡在一間竹樓裏。

竹樓頂上，有着一簇簇很長的碧綠羽毛，裝飾成美麗的圖案。

「孔雀羽毛！」他腦海裏掠過這個念頭，立即欣喜的喃道：「我沒有死！死人看不到孔雀毛的！」

他身形一側，只覺滿身都是酸痛，幾乎使骨頭被拆裂。

但是他終於忍耐着坐了起來，因為他聽到了那婉囀的歌聲，這使得他有一種好奇的心理。

他心中暗忖道：「是誰唱的歌，這麼好聽？」

白雲飛自竹榻上站起，他看到陽光斜斜的投射進來，照着自己泥污的鞋子，和兩個污穢的脚印。

他怔了一下，忖道：「我昨天晚上跌倒地上，却不料會誤打誤撞的跌進這個竹樓觀，不知道竹樓是誰人蓋的？是不是那唱歌的人……」

他身上又脹又酸，但是他却依然走出竹樓，慢慢的向着歌聲之處行去。

眼前綠林依稀，紅花朵朵，隨着一陣微風吹來，芬芳無比。

白雲飛深吸一口氣，穿過這片花林，往前走去。

「啊！」他禁不住發出一聲低呼：「這是滇海呀！」

綠波萬頃，細草如茵，紅白相雜的小花在岸邊迎風招展，靑峯如筆，斜插空中，沒入白雲裏。

水面平整如鏡，倒映着白雲靑山，歷歷如畫，眞個美麗無比。

白雲飛的眼光才一瞥見滇海，立即被一隻花花的小鹿吸走。

那隻小鹿正在低頭吃草，突地一見白雲飛自花林走出，嚇得雙耳一直，趕忙跑了開去。

歌聲自一叢低矮的叢林邊，悠揚的響着，但是那隻小鹿一跑進叢林後，歌聲頓時便停止了。

白雲飛詫異地望着那些矮林，正想要前去看看，却聽一聲呼喚：「小花，小花，你到那裏去？快些回來……」（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七星鎭上廖三爺召開的品刀大會，依期舉行，十八刀客也相繼在期前抵達，依規定，第一天由首先到達的快刀馬立上場論刀，他說出他對用刀的見解後，那天的品刀會便漸告散會，第二天再由第二名到達的刀客上台論刀。白天星爲了不想烏八慘遭橫死，誆他說可以告訴他誰是收買牛二懸掛布幡的人，並騙了烏八五百兩銀子後，在烏八耳邊輕喃兩句，烏八便滿面興奮的快步離去，張弟雖明知白天星施詭計騙人，但却不知他怎能這般容易騙過烏八，他很想追問，但又知白天星此刻絕不會回答他

璀璨太陽紅　可憐刀客屍

白天星很少有事情瞞着張弟。

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但就算白天星肯告訴他，也絕不是現在。

天色漸漸暗下來，後院中不時傳來陣陣笑謔之聲——熱窩的黃金時間快要開始了。

錢廝子吩咐伙計又加了幾張桌子，但一轉眼之間，在一張桌子上，又坐得滿滿的。

錢廝子穿走酒座之間，見人就陪笑臉，熱絡得不得了，每個廝坑都在發着淺紫色的閃閃油光。

張弟又朝七絕拐吳明偸偸溜了幾眼。

奇怪的是，七絕拐吳明居然還坐在原來的老位置上，淺斟低酌，自得其樂，似乎從來就沒注意到快口烏八這麼一個人。

張弟已有幾分酒意，也漸漸對眼前這一片嘈雜感到厭煩。

他推開酒壺，長長噓了口氣道：「我們該走了吧？」

白天星道：「走到那裏去？」

張弟道：「我們吃也吃過了，喝也喝過了，老坐在這裏有什麼意思。」

白天星道：「七星鎭就這麼大地方，坐在這裏沒有意思，別的還有那兒有意思？」

張弟起身道：「那你就一個人留下慢慢喝吧，我可要走了。」

白天星笑笑道：「你最好慢走。」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笑道：「我替你帶來了一點東西，你如果這樣走了，豈不辜負了我的一番心意？」

張弟詫異道：「你替我帶來了東西？帶來了什麼東西？」

白天星取出一個鐵盒托在心掌上掂了掂，笑道：「就是這個東西！」

張弟茫然望着那隻鐵盒道：「這盒子裏裝的什麼？」

白天星低聲笑着道：「萬應散！」

張弟一楞道：「什麼？萬應散？」

白天星笑道：「專治跌打損傷，內服外敷，效應如神。」

張弟益發不解道：「無緣無故的我要這玩藝兒幹什麼？」

白天星笑道：「要用不着，我就不會帶來了。」

張弟道：「你以爲我會找人打架？」

白天星道：「你當然不會。」

張弟道：「那不是廢話麼？我已不會找人打架，就不會受傷，旣不會受傷，又怎用得着這種東西？」

白天星道：「我只說，你不會找別人，並沒有說別人不會找你。」

張弟突然想起剛才離開七星廣場之前，白天星跟他說的那番話，當時他以爲白天星只是是隨便聊聊，如今看白天星這種認眞的態度，就好像白天星已經算定，他今晚準會跟人交手不可似的，但是這種事怎麼可能呢？

他自從來到七星鎭，就聽白天星勸告，一直未曾佩刀，這些日子，別說與人結怨，連跟別人紅臉的機會都不曾有過一次，有誰會跟他過不去？

他想不透。

白天星直冲着他笑，好像非常欣賞他此刻的一副窘相。

張弟被他笑得有點冒火，索興坐了下來，沒好氣地道：「好！我就等着。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留我下來，繼續陪你喝酒，你這些藥就帶對了！」

白天星笑道：「到時候你就會找我幹一架，這盒萬應散，不是你用，就是我用，是嗎？」

張弟冷冷道：「不錯！我可不是烏八，可以任你隨便逗着取樂。」

白天星但笑不語，忽然向一名伙計招呼道：「老蕭，再來一壺酒！」

張弟道：「我不喝了。」

白天星道：「我沒有要你喝，我是替我自己叫的。」

張弟道：「你最好也少喝一點。」

白天星道：「爲什麼？」

張弟道：「我一向不找醉漢動手。」

白天星笑道：「只可惜有些人的想法，恰恰與你相反。」

張弟道：「這種人我沒有見過。」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這種人你快要見到了。」

×　　×　　×

張弟果然馬上就見到了這種人。

那是兩名黑衣漢子從大廳外面走進來，眼光四下一掃，便朝白天星和張弟佔用的這副座頭走了過來。

兩人走近之後，連招呼也沒打一個，便面對面在方桌兩邊的空位坐下。

這間熱窩因爲賣的酒菜簡單，結帳時都是以桌上的空壺和空盤爲依據，幾壺酒，幾盤肉，一目了然。

所以，烏八雖然走了，桌上那一大堆空壺和空盤，仍然放在桌子上，並沒有撤去。這兩名黑衣漢子坐下後，不但沒有禮貌性招呼一下，竟然分別以衣袖一拂，將那些空壺空盤全掃去白天星和張弟面前。

張弟的一壺還沒有喝完。

他剛才因爲想起身離去，已把酒壺推去一邊，現在經其中一名漢子用勁一掃，那壺酒應手翻倒酒水登時淋滿張弟一身。

張弟坐着沒動。

他沒有揩擦身上的酒漬，也沒有去把那翻倒的酒壺扶正。

他只是拿一雙眼睛望着白天星。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忍住沒有發作，只爲了一個原因，那便是白天星顯然早就知道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他想知道，白天星事先究是怎麼知道的？還有便是，他如果起身發作，便無異完全落入白天星預算中，如果他忍住不發作，他倒要看看白天星將如何處理這個場面！但出乎張弟意料之外的是，白天星這時臉上居然露出了笑容。

他朝那兩個漢子笑笑，道：「這兩個位置沒有人坐。」

兩名黑衣漢子，一個扁臉橫肉，目露凶光，一個黃眉厚唇，神情陰鷙，看來均非弱手。

扁臉漢子看也不看白天星一眼，冷笑道：「廢話！如果有人，我們也不會坐下來。」

白天星仍然陪着笑臉道：「這兩個位置雖然沒有人坐，但二位若是坐在這裏，我想一定不會舒服。」

黃眉漢子臉一揚道：「爲什麼？」

白天星指指張弟，笑道：「因爲我們這位小老弟有個毛病。」

黃眉漢子道：「什麼毛病？」

白天星道：「他不歡喜跟穿黑衣服的人坐在一起，兩位一定要坐在這裏，最好先去另外換套衣服。」

扁臉漢子轉向張弟，目光灼灼地道：「你小子是不是眞有這樣一個毛病？」

張弟道：「不錯！」

他其實並沒有這個毛病。

如果一定說他有毛病，也許是他不歡喜有人把酒故意潑在他的身上，更不歡喜一個陌生人喊他小子！

現在，他雖然仍不清楚白天星何以會知道今天一定有人來找他們的麻煩，但他至少已明白了白天星早先問他，若是不帶兵刃，一雙拳頭管不管用的用意。

他的一雙拳頭究竟管不管用，他自己也不敢十分確定。

拳脚是練武的入門功夫。

絕沒有一個練武的人，在拳脚方面沒有紮定基礎之前，就練兵刃的。

馬老先生也教過他的拳脚，而且教得相當認眞，他所以對自己在這方面欠缺自信是因爲他過去根本就沒有跟人動過手。

這也許是白天星有意爲他製造的機會，如果眞是這樣，他希望今天的表現，最好不要讓白天星太失望。

扁臉漢子雙目中殺氣漸濃，但仍故意裝得很平淡地道：「穿黑衣服有什麼不好？你爲什麼不歡喜穿黑衣服的人？」

白天星搶在張弟前面陪笑道：「那是因爲我們這位老弟很小的時候，曾被一條大黑狗咬過一次，以致後來一見到穿黑衣服的，就不禁想起那條黑狗……」

扁臉漢子面孔勃然變色，他望着張弟，突然冷笑一聲，道：「讓我瞧瞧咬在什麼地方！」

話發同時，右手閃電一伸，驀向張弟肩頭抓去！

這一招出手實在太快了，張弟幾乎連看也沒有看清楚，扁臉漢子的五根指頭，已經挾着一股柔勁，搭上了他的肩膀。

張弟對這種突如其來冷襲，可說一點經驗沒有。

好在有些事情，並不一定非要依賴經驗不可；就像一陣風沙吹來，人人都知道閉上眼睛一樣。

張弟差不多想也沒想，雙腿一撐，櫈子向後滑開尺許，只聽沙的一聲，衣服已被撕下一大幅。

露出皮肉的肩膀上，同時出現幾條紅槓。扁臉漢子嘿嘿一笑道：「你小子倒滿滑溜的啊？嘿嘿！」

扁臉漢子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他忘了他對付的人，只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年，而不是一個老江湖。

一個十九歲的少年，絕不會忍受這種侮辱。

一個十九歲的少年江湖經驗容或不足，但在受到侮辱之後的報復心，却是強烈而可怕的。

有時甚至比一場大火還要强烈，還要可怕得多！

張弟突然跳起來。

一拳揮出！

這一拳沒有任何變化。

拳法中只有直拳沒有變化，沒有變化的拳法，往往就是最快的拳法。

最快的拳法，也就是最重的拳法！

扁臉漢子剛剛以得意的姿態向那黃眉漢子亮出那幅破衣片子，張弟一拳已結結

實實擊中他的下巴。

扁臉漢子怎麼也沒有想到，這樣一個毛頭小伙子，居然有胆向他還手，一時沒有留意，竟然連人帶櫈，一起向後翻倒。

這廝的下巴，倒是蠻結實的。

他張嘴吐出一口血水，這口血水裏居然沒有發現斷齒。

這樣一來，大廳裏所有的酒客和賭客，都給驚動了。

但在這座熱窩裏，鬥毆幾已成爲家常便飯，只要野火不燒到自己身上來，誰也不願多管閒事。

這兩名黑衣漢子，一看便知道是黑鷹幫的部衆。

這時不但七絕拐吳明，人屠刁横，鐵算盤錢如命，病書生獨孤洪，和靈飛劍客長孫弘等人對這場打鬥無動於衷，就連那兩位黑鷹幫的香主，血爪曹烈和屍鷹，也一樣沒把這場打鬥當作一回事。

兩人仍在喝酒談天，就好像根本沒看到自己幫中的弟兄，已和別人發生了糾紛一樣。

白天星的態度更輕鬆。

他不僅對張弟的勝負，毫不關心，甚至還在沒話找話說，儘向那個黃眉漢子兜搭。

「這位兄台，請教你貴姓？」

「府上那裏？」

「一向都在何處得意？」

他一連問了七八句，黃眉漢子連哼都沒有哼一聲。

好在桌子上，除了黃眉漢子，他另外還有一個知己的朋友。

酒壺！

壺中還有酒。

他得不到黃眉漢子的回答，只好聳聳肩胛，繼續喝酒。

今晚的錢麻子，也學乖了。

他一見張弟跟黑鷹幫的人動上了手，立即悄悄閃身退入後院。

今晚這場打鬥，他放心得很。

黑鷹幫在黑道上有一件事頗足令人稱道，就是從不拖累第三者，只要是他們的人先動的手，今晚無論損毁多少傢俱，明天準會着人如數賠上。

張弟沒有令白天星失望，也沒有使他自己失望。

這是他踏入江湖揮出的第一拳。

這一拳的價值，是無法估計的，因爲這一拳帶給了他無比的信心。

這一拳也等於告訴了他一個眞理：只要有勇氣，只要有信心，只要運用的時間恰當，就絕沒有打不倒的敵人！

只可惜他還是犯了一個錯誤。

他不知道有些事，你只要開了頭，就無法中途停止。

他以爲對方撕破他一件衣服，他已回敬一拳，這就已經够了。

彼此素不相識，又無深仇大恨，何況，這件事說起來，白天星多多少少在口舌上也該負點責任，而且對方吃的苦頭，也比自己大得多，自然沒有繼續擴大必要。

所以，他一見扁臉漢子倒下去，還吐出了一口血，心裏很覺過意不去。

他決定過去把對方扶起來，順便向對方賠聲不是，只要問心無愧，就算別人笑他儒弱，他也不會放在心上。

那知道他念頭還沒有轉完，扁臉漢子一挺腰，已自地上躍起，同時一掌像刀鋒般向他當頭劈下！

張弟終於弄明白了一件事。

白天星的話是對的。

並不一定要你找別人的麻煩，才有麻煩；你不找別人，別人還會找你，別人找你，也是一樣。

扁臉漢子這一掌是負傷之餘，挾怒出手，威力自比適才那侮弄性的一抓凌厲得多。

但在張弟眼中，情形恰巧相反。

剛才那一抓，變生倉猝，而且又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遭受攻擊，他能及時避開，可說全靠了本能的自然反應，也可說多少帶有幾份僥倖。

如今扁臉漢子使的這一招，乃根據刀法的變化而來，在掌法的術語中，名爲「掌刀」！

一想到刀，張弟的精神就來了。

這正是扁臉漢子，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的第二個錯誤。

他如果存心忠厚一點，不一上手就使毒招，憑他的臨敵經驗，和深厚的功力，必然能將初次與人交手的張弟迫得手忙脚亂。

現在他一起手就使出掌刀，在張弟來說，正是投其所好。

張弟在刀法方面，連十八刀客，他都想鬥上一鬥，自然不會把這種在刀法中極其粗俗平凡的招式當一回事。

張弟幾乎連想也沒有想，橫身跨步，左臂一格右掌順勢平平削出！

他削出的是右掌，却不是掌招。

掌法中只有砍，劈，掃，拍，抓，拿，點，撥，絕沒有削的手法。

削——是刀招！

這一掌若是換了眞刀，一個扁臉漢子，準會變成兩個，因爲不是眞刀，所以結果只是幾根肋骨離開了原來的位置。

扁臉漢子像鞠躬似的彎了一下腰，然後慢慢後退，退出數步後，雙腿一軟，栽坐下去。

鮮血緩緩地從他口角溢出來。

他緊咬着牙齦，只拿一雙充滿惡毒之色的眼光瞪着張弟，他沒有破口大駡，是因爲怕血流得太多，但他還可以用他的眼睛。

用他的眼睛記住這個少年人的面貌。

用他的眼睛告訴這個少年人：「小子，你小心點，江湖上敢跟黑鷹幫作對的人不多，只要老子有一口氣在，總有一天够你小子受的！」

大廳中的酒客和賭客都清清楚楚的看到了這一幕，仍然無人有所表示。

只有一個人，說了一句話。

說話的人是白天星。

他的話只有一個字！

「好！」

他說話時，手上捧着酒壺，這個好字也是望着酒壺說的，所以誰也不知道他這一聲好，究竟是說張弟身手好，還是壺裏的酒好。

黃眉漢子一隻手放在桌面上，輕輕一按，緩緩站起。

武林門派隨筆

少林，南少林

．神光．

近一百多年來，在武林（中國武術界）中，造成一種嚴重的門戶派系之見，互相標榜，互相攻訐，互相殘殺，以致中華武術由盛極而衰，日趨沒落。不祇是「少林」和「武當」壁壘分明，即同是少林，南北也發生許多歧異。最普遍的說是：

一，武當抬出張三豐來，自詡為內家，而輕視少林為外家，這完全是被黃宗羲的一篇王征南墓誌銘所害。

二，現在更由武當內家，蛻變稱之為「內功拳」，以太極，八卦，形意等屬之。那麼整個少林外家就都是外功拳了。這樣以內功拳自稱自豪，便認為可把外功拳貶了。

三，因為在信史上找不出達摩能武的紀錄，便肯定的說達摩不能武，而否定了達摩創始少林的傳說。

四，嵩山少林寺僧能武，因助唐太宗平王世充勒石記事有紀錄，不能推翻，但否認南方也有少林寺傳習少林拳。

所謂武當內家與少林外家，已經有很多人批評過了，在此擬不再提，太極，八卦，形意三者之內容不多，實在也不能和少林分庭抗禮，但少林的範圍又太廣了，也太雜了，千數百年來，其中經過幾次的大變化，由於地域的關係，南北少林有顯著的差別，當然也有共同點。

南少林以福建少林為圭臬，談到福建少林寺，很多人就會聯想到萬年靑的小說，這也是由於有人把少林和武當從書上去考證了一下，正和武當內家之說受了王征南墓誌銘的影响一樣，是不是眞的沒有南少林——福建少林了呢？要知有些事實，是無法從書本上去考證的，何況書本太少也不是一個人所能盡讀到的。中國以前的歷史，幾乎都是皇帝的家譜，即如漢書藝文志所載的手搏，劍道等技藝，在那時就散帙沒有留傳下來了。朝廷專制的壓抑，重文輕武，視拳勇為亂階，像這種情形，要想從書本上去考證「武術」，結論是難以成立的。

如果找不出達摩會武的信史，便否定有福建少林，找不出某事實的信史，便否定有某事實，這樣是不可以的。而筆者的看法，則恰恰相反，我以為：「找不出達摩不能武的信史，便須相信達摩能武，找不出否定福建少林的信史，便須承認有福建少林，找不出否定某事實的信史，便須承認某事實。」

我國五千年歷史，是從黃帝時算起，（信史更自殷朝或春秋時代算起）但黃帝以前有炎帝，至少相距好幾百年，炎帝以上有伏羲，伏羲以上有有巢，有巢以上有燧人，燧人以上呢？有……這些歷史的影子，也是文化的遞傳，不過時間愈久遠，影子愈模糊，決不可以說是影子模糊，就不承認是影子。再說，黃帝發明了弓箭，舟車，宮室，衣裳，器制……這些絕不是黃帝個人的發明。所以少林之推崇達摩，少林武術謂創自達摩，也沒有什麼錯誤呀！

錯誤的是一般否定者考證者的說法，說中國以前就有武術，武術不是達摩所創始的。又說：現在留傳很多種的少林拳，怎能都是達摩的發明呢？但是少林中人祇說達摩授人以健身術，後來成為少林武術，並沒有說中國的武術是達摩創始的，也沒有說達摩以前中國就沒有武術。少林之推崇達摩，至少達摩和少林寺有一段深厚的淵源，這事實是不可否定的。少林寺好比是一所龐大的完全的武術學校，推舉達摩（或紀念）為始創人。若是現在有人創辦一個文學或某某大學似的，是否可說文字是他發明的，或各學科系都是他發明創始的呢？

書有未曾經我讀，武藝不能樣樣精。筆者不敏，祇是從現今可知事實追溯而上或深入探討，不敢以「未曾」和「不能」去輕率否定某種事實。現筆者謹就有關事實記載提供於次：

一，達摩東來，係由廣州登陸，後到河南嵩山面壁。路線是由南而北，所以引起達摩在福建先創少林武術之一說法。

二，達摩由廣州北上，曾駐錫於廣東曲江南華寺，南華寺又為少林六祖慧能肉身成佛之所，南華寺又稱為「南少林寺」。

三，達摩由廣州曲江北上，在嵩山面壁前，不是沒有途經福建可能。

四，近世傳授南少林之手抄筆錄，多提到（杏隱為師，感法為徒）福建顏殿邦所著拳術精華後面即附有杏隱，感法大師之口訣。吾湘拳術（湘南）稱少林神拳，其歌訣俱為杏隱，感法大師所留傳。可見杏隱，感法之重建少林寺及傳授少林武技，並非虛語。

五，祇是福建少林寺，筆者多方搜集，初未發現福建少林寺的確實所在地。有說福建蒲田，有說福建泉州，有說在廣東九龍山，有說九連山，但是很可能這些地方都是少林的根據地，也就是反淸復明的志士之據點。

六，偶讀李方晨先生著中國近代史天地會之起源，「天地會……吳三桂起兵反淸復明時期……明末義士多削髮為僧，入福建蒲田九連山少林寺出家。……」李方晨先生為當代學人，其著書立說，必有所本。

筆者之所以提出少林，武當等門派，並非是有派系之見，或者還要提倡派系，因為派系是一種分化的，也是一種進化的情形，我們固不應有門戶之見，但也不可以抹煞一切門戶。

「坐下！」

黃眉漢子低下頭去，一眼便看到一隻陌生的手正覆蓋在自己的手背上。

他沿着那隻手的手臂慢慢移動目光，他最後看到，是白天星那張微笑的面孔。

他只能猜想那是一個微笑。

只微微提高上唇表示笑之意的人並不多，同時一定也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看到別人對自己如此微笑。

可是，說也奇怪，這個微笑竟好像有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黃眉漢子只稍稍猶豫了一下，便乖乖的依言坐了下來。

黃眉漢子雖已依言坐下，白天星却並沒有移開他的那隻手。

他的那隻手依然覆壓在黃眉漢子的手背上。

黃眉漢子臉上沒有一點表情，他也沒有想把被壓着的那隻手，從白天星手底抽回來的意思。

那隻手彷彿已不屬於他身體的一部份，他只是靜靜坐在那裏，靜靜的等待着。

白天星朝桌面上那兩隻重疊的手背望了一眼，微笑着緩緩說道：「我已經數過了，你這一隻手一共是五根手指頭。」

黃眉漢子臉上仍然沒有任何表情。

白天星緩緩接着道：「這也就是說，你一共有五次表示抗拒的機會。」

黃眉漢子依然一無表示。

白天星道：「我說得也許不够明白，所以我不妨先提出來解釋一下。當我向你發問時，你可以以兩種方式表示抗拒：一是不說實話。一是乾脆避不作答！」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是一筆小生意，就以這五根指頭為限，只要你伙計不在乎，除了這五根手指頭，我保證絕不多動你伙記一根汗毛。」

黃眉漢子眨眨眼皮，仍舊沒有開口。

白天星輕咳了一聲道：「第一點，我要問的是：這一次的顧主是誰？是誰要你們來找咱們哥倆霉氣的？」

「烏八！」

語氣很冷淡，但回答得却很乾脆。

白天星點點頭，這表示第一個問題已經通過；黃眉漢子的臉色也稍呈緩和。

他至少已保住了第一根指頭。

白天星接着又道：「他付的代價是多少？」

「一千兩！」

白天星又點了一下頭。

黃眉漢子的臉色，也漸漸好看起來。

第二根指頭又是他的了！

白天星想了想才接着道：「他付的是現銀，還是銀票？」

「現銀！」

白天星又點了點頭。

黃眉漢子眼中忽然露出期切之色，似乎巴不得白天星把五個問題一口氣問完；白天星像已瞧透他的心意，淡淡一笑，接下去道：「你是不是覺得，我前面這三個問題，問得太簡單了一點？」

黃眉漢子沒有開口，但心底下已禁不住有些後悔。

白天星忽然微笑道：「你伙計今年的流年不錯，我底下本來還有兩件事要問，現在我決定只問一件，而且比剛才的幾個問題更容易回答。」

他稍稍抬高目光，微笑着道：「你們幫主這次也來了是嗎？」

這個問題的確簡單。

但這個簡單的問題，却使黃眉漢子一下變了臉色。

「是！」

這個字是隔了很久才說出來的。

黃眉漢子在回答這個是字時，聲音低得不能再低，但却似已用盡了他全身的氣力，一個是字出口，冷汗已跟着流下。

白天星微笑着移開了手。

黃眉漢子一聲不响，起身抱起受傷的扁臉漢子，頭也不回，匆匆出廳而去。

大廳中仍然嘈雜如故。

最奇怪的是那兩位黑鷹香主，他們的座位離得較遠，雖然聽不見這邊談話，但絕不會看不出這邊發生了什麼事。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這兩位香主竟始終顯示着一副漠不關心的態度，好像他們這兩名部屬，即使當場被人劈了，他們也不會出面過問一樣。

白天星在桌子上放下五錢銀子，朝站在一旁發楞的張弟，點點頭笑道：「現在可以走了！」

× ×

兩人回到巷子後面的那間破屋子，彷彿一下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一個寧靜而美好的世界。

燈是白天星點亮的，他點上了燈，就躺去他那張破床上，兩手交握，托着腦骨，露出一副隨時準備接受詢問的神氣。

張弟沒有發問。

兩人在歸路上，誰都沒有說一句話，進了屋子，點亮油燈之後，張弟似乎仍然沒有開口的意思。

他一進門就坐在那張竹椅上，兩眼瞪着油燈，呆呆地出神，似乎正在思索着一件什麼事。白天星等了片刻，忍不住喂了一聲道：「你在想什麼？有什麼問題，為何不問我。」

張弟緩緩回過頭來，皺着眉頭：「問你也沒有用。」

白天星道：「為什麼沒有用？」

張弟道：「因為我想得太多，太亂，就是問你，相信你也無法回答。」

白天星笑道：「你何不試試看？你的問題還沒有提出來，怎知我回答不了？」

張弟道：「首先，我第一個就想不通烏八為什麼要買外人來對付我？」

白天星笑道：「應該說對付我們。」

張弟道：「好！就算我們。為什麼？你說！」

白天星笑道：「這個問題你單獨提出來，的確不好回答，因為你攪亂了問題的次序。」

張弟道：「那麼，應該先從哪一點問起？」

白天星道：「你應該先問烏八花五百兩銀子，從我這裏究竟買去的是一個什麼秘密！」

張弟一呆，忙道：「你不提醒我，我幾乎忘了，這正是我最想知道的一件事——你告訴他的究竟是個什麼秘密？」

白天星微笑道：「我告訴他：今天出現的那位一品刀是個西貝貨！」

張弟睜大眼睛，露出難以置信之色道

：「你——你說什麼？」

白天星又笑了笑，道：「你覺得這個秘密，値不値五百兩銀子？」

張弟遲疑着，訥訥道：「你……你，……不是開玩笑？」

白天星笑道：「開玩笑也得看情形，你說這種玩笑開得開不得？」

張弟依然抱着懷疑的態度，道：「你說那位一品刀是冒牌貨，有什麼確切的根據？」

白天星豎起了一根指頭道：「不多，只有一件！」

張弟道：「哪一件？」

白天星道：「一品刀另有其人。」

張弟道：「人在何處？」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　×

「你老弟下一個人準備找誰？」

「我還沒有決定。」

「如果你老弟還沒有決定，我倒想向你老弟推薦一個人。」

「誰？」

「這人名叫白天星。」

「這人多大年紀？」

「年紀很輕，比你老弟只不過稍爲大幾歲。」

「這人使用什麼兵刃？」

「刀！」

「十八刀客之一？」

「不是。」

「哦？」

「這人沒有被列入十八刀客，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原因，是因爲他根本不屑與十八刀客爲伍！」

×　×

這是雙刀丁目奇當日告訴他的話。

他就是聽了丁目奇這番話，才趕到七星鎭來的。

只可惜他一到七星鎭，便將這些話忘得乾乾淨淨。

白天星放蕩不羈的行徑，有時使他敬佩，羨慕，有時使他氣惱，厭惡。只有一件事，他幾乎從來沒有想過。

他從沒有想過，白天星會不會就是靈飛劍客等人口中的「一品刀」！

×　×

現在，他想起來了。

現在，他想起自己，眞是要多笨就有多笨！

白天星！

白天星！

這個名字，豈非就是一個很強烈的暗示？

星在天空閃爍。

白天，夜晚，都是一樣。

沒有人能在白天看到天上的星星，並不是因爲白天的天上沒有星星，只不過是無人具有那樣一份超人的目力而已！

×　×

張弟張大嘴巴，想跳起來，但一種近乎癱瘓的感覺，又使他頹然跌進了那張破椅子。

白天星微笑着道：「你是不是怪我告訴你太遲了些？」

張弟皺皺眉頭，長長嘆了口氣道：「我現在只有兩件事還弄不明白。」

白天星道：「你可以分做兩次問。」

張弟道：「我相信你一定沒有告訴烏八，你才是那位正牌的一品刀。」

白天星道：「沒有。」

張弟道：「這正是我第一件不明白的事。你收下他五百兩銀子，只告訴他今天那位一品刀是冒牌貨，並沒有向他提出有力的證明，他爲什麼竟然信而不疑？」

白天星笑道：「這是因爲你一開始便弄錯了對象，始終把烏八看成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其實只不過是傳聲筒，只要出錢的主兒認爲這個秘密足値五百兩銀子，信與不信，與他何關。」

張弟道：「收買烏八的人，是七絕拐吳明，但當你與烏八進行交易時，七絕拐吳明一直坐在原來的位置上，一步都沒有離開，這又該如何解釋？」

白天星道：「最好的解釋，只有一個：七絕拐吳明也不是正主兒！」

張弟道：「那麼，這位正主兒你以爲是誰？」

白天星道：「我要是知道這位正主兒是誰，我此刻就不會躺在這裏了！」

張弟道：「好！這個我們可以暫時不談。現在我再問你第二件事：那個黃眉黑鷹帮徒，看來一身武功不弱，你只按住了他一隻手，他爲何就那樣乖乖的聽話？」

白天星笑道：「你問起這個，我又要重複一句我剛說過的老話了！」

張弟道：「哪句老話？」

白天星笑了笑，道：「你攪亂了問題的次序！」

張弟道：「這話怎麼說？」

白天星笑道：「你應該先問：何以我會知道，今天我們去到熱窩，一定會有人來找我們的麻煩？」

張弟也像剛才那樣，不禁呆了一下道：「是啊，要不是你提醒，我又忘了！這也正是我一直想問的一件事。」

他頓了一下，緊接着道：「你問我如果不帶兵刃，這雙拳頭管用不管用，無疑就已料及今天必有一場鬥毆發生。你是怎麼知道的？」

白天星笑道：「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請容我先向你老弟表示一下歉意。」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笑道：「因爲那兩名黑鷹帮徒本來就是冲着我來的，你受的其實只是一場無妄之災！」

張弟惑然道：「你眞把我說胡塗了，他們找的既然是你，就該處處惹火你才對，爲什麼却把酒水先潑在我的身上？」

白天星笑道：「這是因爲他們估計錯誤，沒想到你老弟也不是一盞省油燈。他們原意是打算先在你身上儘情侮弄，一直到我看不過去，出面干預爲止！」

張弟道：「他們這樣做用意何在？」

白天星道：「證實他們的猜想。」

張弟道：「什麼猜想？」

白天星道：「看我究竟只是一個浪子，還是他們所懷疑的正牌一品刀！」

張弟楞了楞，忽然說道：「現在我完全明白了！自從你把烏八請回來喝酒，以及偷聽了我們跟烏八談話之後，他們就對你起了疑心，後來你表示已知道七絕拐在

托烏八辦事，並表示已獲悉一個重大秘密，要在熱窩見面時告訴烏八，你就已算定他們必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是嗎？」

白天星笑着點點頭。

張弟接着道：「同時這也是那黃眉漢子不敢招惹你的原因，因爲他害怕你也許眞的就是一品刀？」

白天星微笑着又點了一下頭。

張弟忽然皺眉道：「如果你不多管閒事，誰也不會對你起疑，你爲什麼一定要替自己惹來這些麻煩？」

白天星笑笑道：「這就跟喝酒一樣，你既然上了桌子，而且這一杯酒你遲早要喝，你就不如乾脆一點，索興舉起你的杯子！」

×　×

病從口入。

禍從口出。

這是故老相傳的兩句老話。

這兩句老話簡單易記，人人都明白它的意義，人的毛病多半吃出來的；而最易惹禍的，也是人的一張嘴巴。

但人的一張嘴巴，天生的用處，就是吃和說。

一個人只要不過份貪圖口腹享受，吃出毛病的機會，畢竟不多。

但說話就不同了。

這世上大多數的糾紛，幾乎都是由口舌而來。

所以古人說：「非禮不言」。「沉默是金」！

而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也就以言行爲準。君子愼言，言必三思。小人則相反，小人多半口不擇言。不是言不及義，便是語涉是非！

所以，要做個君子，也不太難，只要你能經常記住：不管你心裏怎麼想，別毫無忌憚的亂說一通就行了

×　×

今天七星鎭上，可以說人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君子。

因爲人人都在想着一件事，但是在口頭上却人人避而不提。

這件人人都想知道的事是：這次品刀大會，如果改「文品」爲「武鬥」，誰將是「七星刀」的得主？

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十八刀客之中，究竟誰的武功最高？

如果公開討論起來，這無疑是一個十分熱門的話題。

不必問結果，只要能提出來談談，就很够刺激了！

但是，誰也不願談到這一方面去。

不是不願，而是不敢。

挑撥是非，本來就有惹火燒身的危險，如果挑撥的對象竟是十八刀客，更無疑只有一個下場！

人人喜歡刺激。因爲刺激的本身，就是一種莫大的享受。

要想享受，就必須付出代價。

爲了獲得一時的聲色之娛，這世上有的是一擲千金無吝色的豪客；但懂得享受的人，都知道一件事。

享受絕不包括死亡！

所以這世上絕沒有任何一種刺激値得以死亡去換取！

好在人總是人，不論窮富貴賤，總算還有一點共同的權利。

你可以不許一個人說什麼或什麼，但你永遠無法禁止一個人不去思想。

今天的七星鎭上，並不是人人都懂武功，但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有一雙眼睛，都有一對耳朵，他們可以看，也可以聽，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思想。他們雖然不懂武功，但經過幾天來的耳濡目染，他們已經知道什麼武功才是最好的武功。

「能置人於死地的武功，就是最好的武功！」

這當然是外行人的話，但事實上却是一字不易的眞理！

同樣的，他們也不懂刀法。

不過，這一點如今也不重要了！眞理永遠只有一個。

什麼武功，是最好的武功？

「能置人於死地的武功，就是最好的武功！」

什麼刀法，是最好的刀法？

「能置人於死地的刀法，就是最好的刀法！」

十八刀客之中，誰的刀法能置人於死地呢？

答案是：人人都能。

如今的問題是：若是其中的某兩名刀客，在完全公平的情況之下遭遇，究竟誰的刀法能置對方於死地？

這本來是個很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也可以說，這個問題根本就無人能够回答。

但是，在今天的七星鎭上，在人們的想像之中，一個共通的答案，無疑已深深印上了每個人的腦海。

「快刀馬立！」

×　×

「任何一套刀法，不論招式如何詭異，不論氣勢如何威猛，如果出手不够快捷，這套刀法便一無足取！」

這是快刀馬立說的話。

話很含蓄。

却極中肯。

兩人持刀相拚，誰的刀法快，誰就會獲勝，這本就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話雖是馬立說的，但相信就是其他十七位刀客，以至於主持大會的四位見證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認這種見解，正是對刀法的一針見血之談。

那麼，十八刀客之中，誰的刀法最快呢？

當然只有一個快刀馬立！

×　×

快刀馬立的刀法究竟快到什麼程度？

這一點本來也很少有人知道。

不過，這個謎底很快的就揭開了！

快刀馬立雖強調刀法的第一要訣要快，但實際上他本人却並不是第一把快刀！

×　×

血球似的太陽緩緩自東方天際升起。

新的一天，又已開始。

晨霧慢慢消散，陽光也由火紅漸漸爲金黃；金黃的陽光，驅散晨霧，靜靜地照在七星廣場上。靜靜地照在快刀馬立的半邊面孔上。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紅蕁再次失踪，楊天佑和幽冥教中人，均四出找尋，就在楊天佑打算放棄尋人工作，擬正面與幽冥教挑戰之際，朱家鳳的師父忽到來，揭穿了卡青蓮的身份，岑浩然迫得也向朱伯倫攤牌，夫婦聯手與朱伯倫和焦、孟二將激鬥，岑浩然、卡青蓮夫婦功力高超，朱伯倫等遠非其敵，危急間，楊天佑、李致中和朱家鳳師父已先後到來，在岑浩然承認了爲幽冥教幕後主持人後，楊天佑縱之離去，朱家鳳師父笑問朱家鳳，是否也在懷疑卡青蓮所說師父是楊天佑的化身——

孤身犯虎穴　獨臂挽狂瀾

朱家鳳點首答道：「是的，鳳兒的確也有這種想法。」

灰衣老人笑道：「可是，現在，師父與妳楊伯伯都在這兒，難道妳楊伯伯有分身術不成！」

「是呀！」朱家鳳嬌笑道：「所以，我才覺得奇怪啊！」

楊天佑這才含笑說道：「鳳丫頭，如果楊伯伯我能有妳師父一半的成就，我會高興得連生辰八字都給忘記呢！」

灰衣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弟台，你這一捧，可捧得我要飛起來了呢！」

李致中却向楊天佑笑問道：「大哥，繼志和大嫂，怎麼還沒回來？」

楊天佑笑了笑道：「他們母子兩另有任務，已不在『蘇州』城內了。」

李致中「哦」了一聲，朱家鳳却向乃師問道：「師父，那位于相公呢？」

灰衣老人漫應道：「于相公也另有任務，走了。」

略爲一頓話鋒，又神秘地一笑道：「對了，那位于相公要我帶個口信給妳，他說……」

下面的話，是用眞氣傳音說出，因而除了朱家鳳外，別人都沒法聽到。

只見朱家鳳點點頭道：「好的，鳳兒記下了。」

李致中目注楊天佑問道：「大哥，下一步，我們該怎麼走法？」

楊天佑沉思着說道：「且讓我多攷慮一下，明天再集會研商，現在，諸位都可以歇息了……」

×　　×

由於岑浩然，卡青蓮夫婦的假面具已被揭開，同時也因幽冥教中的主力的大批湧入，表面上平靜還沒幾天的蘇州城，又顯得熱鬧起來了。

這也就是說，魔長道消，使得以楊天佑爲首的羣俠方面，不論是就人數上，或實力上，都顯得相形見拙，而不得不暫時化明爲暗地，轉向暗中活動，因而那座暫時作爲根據地的陳家巨宅，也只好讓它空下來。

當然，所謂空下來，並不是完全沒有一個人，人是有的，不過是一個臨時請來照應門戶的老蒼頭而已。

這是岑浩然夫婦的假面具揭穿後的第二天黃昏時分。

一位商家學徒裝束的小伙子，沿着一條水港信步彳亍着，他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精目，不經意地四週一掃，確定附近沒有甚麼可疑人物注意他時，立卽縱身飄落在水港中徐徐划行着的一艘烏篷小艇中。

那操舟的是一個佝僂着身軀的斑髮老人，當那小伙子飄落小艇中時，不由皺眉笑道：「我的姑奶奶，怎麼現在才來？」

那小伙子也苦笑道：「你沒看到我，只來了一個人麼！」

由語聲中可以肯定，那船老大是于君璧所喬裝，而那年輕小伙子却是朱家鳳。

朱家鳳微頓話鋒，又立卽說道：「如非是怕你等急了，我還不會來呢！」

于君璧皺眉，道：「對了，陳公子怎麼沒來，我們要不要等他？」

朱家鳳說道：「當然要等，咱們暫時停下來吧！」

于君璧含笑說道：「遵命。」

說話間，剛好小艇已駛到一座拱橋下面，立卽在橋下停了下來。

「蘇州」是一個有名的水都，它的六個城門中，除了城門外，都有水門，城內水港縱橫，四通八達，因而小橋也特別多，共計三百九十座，而且，爲了便於船舶的通行，所有的橋樑，都是拱橋。

對於「蘇州」城，杜牧曾有一首寫實的詩：

君到姑蘇見，
人家盡枕河，
故宮閒地少，
水港小橋多。

看着于君璧將小艇繫好之後，朱家鳳才含笑問道：「我該怎樣稱呼你，才比較合適呢？」

于君璧微笑地說道：「這個隨便，叫我于叔叔，于大哥，于相公，于君璧，都可以。」

朱家鳳嬌笑道：「別想佔我便宜，叫于叔叔我決不攷慮，直叫于君璧又太不客氣了……」

于君璧截口笑道：「那麼，妳是打算叫我于大哥了？」

「不！」朱家鳳含笑道：「你所擬的稱呼，我都不用。」

于君璧一怔道：「那妳準備叫我甚麼呢？」

朱家鳳嫣然一笑道：「暫時叫你于公

子吧！」

于君璧「唔」了一聲道：「那麼，投桃報李，我也只好叫妳朱姑娘了。」一頓話鋒，却是神色一整道：「怎麼陳公子還沒來，莫非出了甚麼事不成？」

朱家鳳皺眉道：「誰知道呢！」

于君璧忽然精目一亮道：「來了，陳公子來了……」

只見暮色蒼茫中，一個商人裝束的中年人，匆匆地走了過來。

于君璧連忙將小艇駛出橋下。

那中年人一個箭步，飄落小艇中，並急促地低聲道：「二位，出了此漏啦！」

這位中年商人裝束的人就是陳繼志。

于君璧，朱家鳳二人，幾乎是同聲問道：「甚麼事啊？」

陳繼志苦笑道：「家母已中了數人暗算，被人家刼持了。」

于君璧「哦」了一聲道：「這是正式證實，陳夫人已被人家刼持？」

「不！」陳繼志苦笑如故地道：「我說的是生母。」

陳繼志的生母，就是楊天佑的夫人左映紅，憑左映紅的身手之高，居然被人刼持住了，這實在算得上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意外消息。

因此，于君璧，朱家鳳二人聞言之後，又是同聲驚「啊」道：「眞的？」

陳繼志長嘆一聲道：「這是何等大事，我怎敢同二位開玩笑。」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要不然，我也不會挨到這時候才來啊！」

于君璧注目問道：「陳老弟，令堂被刼持的詳情，是怎樣的？」

陳繼志說道：「不知道，但有一點是可以斷定的，那就是家母之所以受制，必然是受了人家的暗算。」

「不錯。」于君璧點首說道：「憑令堂身手之高明，除了暗算之外，可實在不容易將她刼持。」

朱家鳳問道：「陳大哥，楊伯伯是否已經知道了？」

「當然已經知道。」陳繼志苦笑着道：「那些賊子們，是持着家母身上的信物，派人通知他老人家的。」

于君璧注目問道：「賊子們提出甚麼條件？」

陳繼志輕嘆一聲道：「他們要我生父自毀功力，並將朱家妹子令師所獲的武功秘笈交出，然後才肯將家母放回，而且限時三天內答覆。」

于君璧冷冷地一笑道：「他們的算盤，打得可够如意。」

朱家鳳皺眉問道：「楊伯伯打算如何處理？」

陳繼志道：「他老人家正同朱叔叔，李叔叔二人在研商中。」

于君璧沉思着問道：「我們是否還照原定計劃進行呢？」

陳繼志說道：「我已經將我們今宵的行動計劃，告訴了家父，待會，他老人家也會來，我想，且等家父到達之後，再定行止吧！」

于君璧注目問道：「陳老弟，我們的行動計劃，是否還告訴過別的人？」

「沒有。」陳繼志說道：「卽使是家父面前，我也是以眞氣傳音說出的。」

朱家鳳皺眉問道：「于公子，你懷疑我們的人中，也有靠不住的人？」

于君璧笑道：「我可沒有這麼說，但凡事謹愼一點，總是好的。」

朱家鳳點點頭，說道：「不錯，賊子們的組織，那麼嚴密，都被我們參透進去，則我們這邊，也難保沒有他們滲透進來的人。」

陳繼志一怔道：「鳳妹妹，妳說他們那邊也有我們的人？」

朱家鳳點點頭道：「不錯，那是于公子的人。」

陳繼志笑道：「于兄眞有辦法，居然派人打進他們的組織中去了。」

于君璧道：「那是三年以前的事，現在，可就沒法子打進去啦！」

朱家鳳問道：「于公子三年以前就到達這兒了？」

于君璧點首說道：「不錯，所以，區區對這兒的一切，大致都能瞭解，不過，也有值得我慚愧的地方。」

陳繼志訝問道：「此話怎講？」

「因爲，」于君璧苦笑着道：「我在蘇州將近五年，却不知道三劍客中的李二俠也在蘇州城中。」

朱家鳳嬌笑道：「我李伯伯行事，一向是神出鬼沒，令旁人沒法捉摸的，所以，你也不必因此而不安。」

于君璧淡淡地一笑道：「多謝朱姑娘替我遮羞！」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在等楊大俠的這一段時間中，咱們都閒着無聊，區區提出一個消磨時間的辦法，請朱姑娘唱兩支歌……」

朱家鳳連忙截口瞪了他一眼道：「我又不是賣唱的！」

于君璧笑道：「朱姑娘曾經客串過一次，再客串一次，也不算多呀！」

朱家鳳向着于君璧美目深注着，半晌之後，才點點頭道：「哦！我明白了。」

于君璧含笑問道：「朱姑娘明白了一些甚麼呢？」

朱家鳳淡淡地一笑道：「三月間，當我客串歌女，在茶館中受窘時，就是你在暗中替我解的圍？」

于君璧「唔」了一聲，說道：「不錯，不過，我現在回想起來，該算是多此一舉……」

朱家鳳截口嬌笑道：「閣下那一份情，家父和我，都還是非常承情的。……」

于君璧也截口笑道：「我不須要承情，却希望妳能再唱兩支歌兒。」

「得了。」朱家鳳含笑接道：「還是趁這機會，說你應該說的事情吧！」

于君璧蹙眉問道：「甚麼事才是應該說的呢？」

朱家鳳接道：「我的意思，就是咱們在那株古柏上瞧熱鬧時所提出，而你不曾答覆的問題。」

于君璧「哦」了一聲道：「妳說的是有關知機子老前輩的事？」

朱家鳳嬌笑道：「是啊！眞虧你也還記得……」

于君璧忽然向她打了一個手勢，低聲說道：「噤聲，二位請進入艙中去吧。」

朱家鳳，陳繼志二人剛剛進入艙中，箭遠外櫓聲「欸乃」，一艘烏篷小艇，已徐徐地向這邊駛來，船艙中還有着年輕男女的笑謔聲。

朱家鳳低聲問道：「于公子已聽出是甚麼人了？」

于君璧傳音說道：「別說話，如果我的聽覺沒錯，那個男的就是李明遠。」

說話間，于君璧已在船艙門口倚坐着發出均勻的鼾聲。

那艘烏篷小艇越來越近，躲在船艙中的陳繼志和朱家鳳二人，已能隱約在看到，對方除了操舟的船老大外，艙面上一共是男女四人，計兩男兩女。

這時，于君璧又傳音說道：「兩個女的是幽冥教的長公主和二公主，兩個男的中一個是李明遠，另一個還瞧不清楚。」

原來于君璧口中發着鼾聲，雙目却微微睜開一綫，在向對方打量着。

只聽李明遠的語聲，在向另一個男的問道：「覃兄身爲帝君太子，竟然會不知道？」

由這一句問話中，已可確定，那另一個男的，就是幽冥帝君覃逸的太子覃立。

這時，那烏篷小艇正駛過他們身旁，因而對方的一切，已能一目瞭然。

只見長公主覃玉，二公主覃玫，都是臉含嬌笑，含情脈脈地，向李明遠注視着。覃立却是一臉諂笑地，道：「家父可不像主上對待李兄，有很多事情，都是不願給我們兄妹知道的。」

烏篷小艇已交錯而過，只聽覃玉嬌笑道：「李公子，你所提的問題，可能咱們三妹會知道。」

李明遠的語聲苦笑道：「三公主當然會知道，因爲主上特別寵她，實際上，她知道的事情比我還要多哩！」

覃玫的語聲媚笑道：「你吃醋了？」

李明遠的語聲道：「三公主是主上身邊的紅人，我有幾顆腦袋，敢跟主上去吃醋。」

語聲漸遠漸弱，那烏篷小艇，也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陳繼志，朱家鳳二人，也由船艙中出來，朱家鳳並披唇一哂道：「簡直是一羣狗男女！」

于君璧笑道：「他們就是那麼一個狗皮倒灶的組織，妳爲這些生氣，不是太犯不着了麼！」

陳繼志却正容接道：「這些狗男女都不在家，我們正好就闖進去，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于君璧截口笑道：「老弟想得太簡單了，小的不在家，老的也會不在家麼？」

接着，又正容接道：「好在咱們此行是暗探，不是明闖，所以不論老魔小魔在不在家，自己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朱家鳳却蹙眉接道：「怎麼楊伯伯還沒來？」

于君璧接道：「這幾天的『蘇州』城，已成了龍蛇雜處的是非之地，隨時都會有事故發生，所以，任何人的行動，往往都沒法自主的……」

他的話未說完，只見不遠處，兩道人影，風馳電掣地疾射而來，後面那人並揚聲喝道：「于老弟，截住那廝！」

聞聲知人，後面那人顯然就是那位神秘的灰衣老人——朱家鳳的師傅。

于君璧毫不攷慮地飛身而起，截向前面奔馳着的那人，並朗聲笑道：「朋友，歇一會兒吧！」

一個全速前衝，一個橫裏硬截，兩下裏都是勢急勁猛，只聽「砰」然一聲大震聲中，于君璧被震得凌空三個筋斗，倒飛丈八之外，那個全速前衝的人，也被震得倒退丈許，才拏椿站穩，並發出一聲驚「咦」道：「你是誰？」

灰衣老人也追了上來，在那人丈遠處停住，呵呵一笑道：「朋友，現在，可走不了啦！」

這時，陳繼志，朱家鳳二人也飛身上了岸，冷眼向那人打量着。

那是一位作鄉裝裝束短裝老者，鬚髮斑白，五短身裁，一雙精目，烱烱有神。

于君璧淡然笑道：「區區于君璧。」

短裝老者「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

灰衣老人笑笑道：「閣下以爲他是誰呢？」

短裝老者冷笑一聲道：「他是誰都與我不相干，我不能不提醒你，我老人家要走，誰也攔不住！」

灰衣老人笑了笑道：「我老人家也不想倚多爲勝，只要你顯示本來，我可以讓你離去，咱們另約時地，再較雄長。」

短裝老者不答反問道：「你能告訴我，你是誰麼？」

灰衣老人神色一整，說道：「我可以告訴你一點，我是代知機子前輩清理門戶的人。」

短裝老者笑道：「你行麼？」

灰衣老人淡然一笑道：「口說無憑，咱們何妨當場試試。」

這時，朱家鳳揚聲向灰衣老人問道：「師傅，楊伯伯怎麼沒有來？」

短裝老者搶先笑道：「傻丫頭，妳師傅就是楊天佑的化身呀！」

朱家鳳嬌叱一聲：「胡說！」

灰衣老人笑道：「鳳丫頭別理他，讓他去瞎猜好了。」

接着，抬手向箭遠外疾奔而來的一道人影一指道：「如果我的判斷不錯，那該是妳的楊伯伯來了……」

話聲未落，那道人影已捷如飛鳥地，瀉落當場，果然就是楊天佑。

灰衣老人話鋒一轉道：「丫頭，我沒猜錯吧！」

楊天佑精目環掃，淡然一笑道：「眞是羣賢畢集，猗歟盛哉！」

楊天佑的話，是另有所指的，原來剛才由這兒划過去的另一艘小艇上的李明遠與覃家兄妹等人，也顯然是聞聲折返，正紛紛上岸，在二丈外處停了下來。

灰衣老人目注短裝老者笑道：「朋友，現在，你怎麼說呢？」

短裝老者精目在灰衣老人與楊天佑二人身上來回掃視着，少頃之後，才冷笑一聲道：「你們兩個人，總有一個是假。」

灰衣老人笑道：「別自作聰明了，你自己精于易容術，能化身千萬，使人摸不着頭腦，就以爲別人也都像你一樣？」

楊天佑蹙眉道：「這是怎麼回事？」

灰衣老人含笑接道：「好讓楊大俠得知，這位朋友，硬說老朽是你的化身，你說好笑不好笑？」

楊天佑披唇一哂道：「這眞是匪夷所思。」

灰衣老人目光移注短裝老者笑道：「朋友，雖然你已增添了四位助手，但相形之下，你還是處在劣勢中……」

短裝老者冷然一哂道：「你以爲我是岑浩然？」

灰衣老人道：「你是不是岑浩然，咱們各自心中有數就是。」

短裝老者却向李明遠等人沉聲喝道：「你們四個，不必留在這兒！」

李明遠揚聲說道：「主上，目前，敵衆我寡，你一個人……」

短裝老者截口叱道：「少廢話！還不快走！」

楊天佑呵呵一笑道：「李公子，你們主上功參造化，學究天人，憑目前我們幾個人，是留不下他的，如果你們留在這兒，反而會使他要分神照應你們，增加他的困難……」

短裝老者截口冷笑道：「楊天佑，你眞不愧是我的知己！」

楊天佑淡然一笑道：「多承抬擧！」

短裝老者向李明遠等四人喝道：「你們四個，給我滾！」

「是！」

楊天佑向于君璧等人揮了揮手道：「你們三個，也不必留在這兒。」

于君璧已自楊天佑的目光中，得到了暗示，連忙搶先答道：「好的。」扭頭向朱家鳳，陳繼志二人一使眼色，相繼疾奔而去。

現場中已只剩下楊天佑，灰衣老人，和短裝老者等三人了。

短裝老者目注楊天佑，冷笑着問道：「楊天佑，你的老婆還要不要？」

楊天佑臉色一沉道：「老婆是我的患難之交，我怎能不要……」

短裝老者截口笑道：「這是說，你已接受了我所提的條件？」

「沒有。」楊天佑接道：「就是因爲你的條件太過苛刻了，我才不得不從長計議。」

短裝老者「唔」了一聲道：「也好，在下索性寬大爲懷，所提三天限期，今天不算，這，已經等于是延長一天了。」

灰衣老人含笑接道：「閣下，別說得太過于一廂情願了，目前，咱們在二對一的情況之下，我不信你還有脫身希望。」

短裝老者披唇一哂道：「你們兩個聯手上吧！看看我能不能安然地脫圍！」

灰衣老人向楊天佑笑道：「楊大俠，人家以不光明的手段刼持令正，咱們兩人二對一將其刼持過來，作爲交換的人質，也算不了甚麼。」

楊天佑點頭道：「在下深具同感。」

說着，三人已取好犄角之勢，各距八尺，眞力默提地，即將作石破天驚的一擊了。

目前這三位，雖然其中有兩人還不知道究竟是何許人，但其爲當代正邪兩道中的頂尖兒人物，是毫無疑問的。

也因爲如此，這一場即將爆發的惡門，其精彩與激烈的程度，自不難想見。

短裝老者淡然一笑道：「二位都不用兵刃？」

灰衣老人笑道：「咱們要的是活口，自然以不用兵刃爲宜。」

短裝老者淡淡地一笑道：「但在下以一敵二，却不得不借助一點小巧的玩意兒才行。」

說話間，但見他右手探入懷中，猛然一甩，只聽「拍」地一聲爆响，一團白霧，迅疾地擴散開來。

楊天佑入目之下，一面疾退丈外，一面促聲喝道：「快佔上風位置！」

短裝老者傲立在那白霧之中，呵呵大笑，說道：「一點小玩意，值不得大驚小怪的。」

灰衣老人與楊天佑都已退到二丈以外的上風位置，兩人互望了一眼，才由灰衣老人沉聲問道：「你所施展的，是『毒郎中』百里居的『逍遙香囊』？」

短裝老者點首笑道：「不錯，閣下不愧是見多識廣。」

灰衣老人接問道：「『毒郎中』百里居，在江湖上失蹤已有十多年……」

短裝老者截口笑道：「不是失蹤，那是在下我有悲天憫人的胸懷，不忍他荼毒江湖，將他軟禁起來了。」

灰衣老人接道：「軟禁起來，爲你個人驅使？」

短裝老者含笑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楊天佑忽然長嘆一聲道：「前次張神醫遇難時，我就懷疑到對方有了用毒的絕代高手，想不到，却是失蹤已久的『毒郎中』……」

短裝老者截口笑道：「你如果早點警覺，尊夫人也就不致于成爲我的特別貴賓啦！」

楊天佑又是一嘆道：「現在我才明白，你是暗中下毒，才將她刼持的。」

短裝老者笑道：「否則，憑尊夫人身手之高明，怎會被在下所刼持哩！」

灰衣老人沉聲接道：「閣下，我要特別警告你，在這三天之內，你可不能虧待楊夫人！」

短裝老者連連點頭道：「那是當然！那是當然，三天之內，在下保證對楊夫人絲毫無損，當然，這也包括對她的清白在內。」

灰衣老人臉色一沉道：「你要是侵犯了楊夫人的清白，不但楊大俠不會饒你，連我也不會放過你！」

短裝老者邪笑道：「憑楊夫人的天香國色，在下眞有不管是否有人不饒我，而拚死吃一次『河豚』的勇氣，但二位請儘管放心，我決不會這麼作，這……」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倒不是怕二位不饒我，而是賤內的姿色不比楊夫人差，而風情却猶有過之……」

灰衣老人截口笑道：「不錯，岑大嫂的姿色和風情，的確是沒得話說，連我這個老頭子，也難免想入非非。」

灰衣老人的這一段話，是別有用心的，其目的，即在查証這短裝老者，是否就是岑浩然。

因爲，到目前爲止，確已知道岑浩然

夫婦就是幽冥教的幕後主持人，但是否還另有更厲害的幕後人物，却沒法肯定。

短裝老者自然也明白對方話中那「岑大嫂」三字的言外之意，但他的答話，既不否認，也不承認，只是淡然一笑道：「不瞞閣下說，姿色和風情，都還不是主要原因。」

灰衣老人注目問道：「那是爲了甚麼呢？」

「爲了一個妒字，」短裝老者含笑接道：「說句不怕二位見笑的話，賤內是醋娘子，目前，楊夫人就在賤內的監護之下，試想，在下縱然難免見獵心喜，也無從下手呀！」

灰衣老人「唔」了一聲道：「但願如此。」

短裝老者手中撥弄着另一枚「逍遙香囊」，自語似地說道：「想不到這小玩意，居然還能派上大用場，使我面對當今白道上的兩位頂兒尖兒的人物，也不能不有所顧忌。」

楊天佑禁不住長嘆一聲道：「如果張勁秋還活着，就好辦了。」

短裝老者含笑點首說道：「不錯，如果『地獄神醫』張勁秋還活着，則區區所控制的『毒郎中』百里居，就神氣不起來啦！」

灰衣老人冷冷地一笑道：「你別得意太早，我會設法破解的。」

短裝老者笑問道：「這是說，目前二位已高抬貴手，放過在下這一遭了。」

灰衣老人笑道：「現在，你儘管得了便宜還賣乖，總有一天，教你知道我的厲害。」

短裝老者微微一哂道：「不必等到另一天，現在，我就已經知道你厲害啦！」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二位如果不屑賜教，在下可要告辭啦！」

楊天佑哼了聲道：「你儘管請便！」

「多謝二位大俠！」

短裝老者說完，抱拳一拱，長身而起，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楊天佑目注短裝老者消失的方向，長嘆一聲，默然無語。

灰衣老人却以眞氣傳音，向楊天佑說了句甚麼，只見楊天佑點點頭道：「好，咱們走吧！」

× ×

當楊天佑，灰衣老人，和那短裝老者還僵持着之間，于君璧，陳繼志，朱家鳳等三人，却已繞道到達一幢古老的巨宅後面。

這幢巨宅，位於通往太湖的官道之旁，距高唐院只有箭遠之遙，兩者之間，隔着一個菓園，巨宅後面，是一道七八丈寬的河溝，由於地近郊區，河溝對岸，都是一些貧民的簡陋的住宅。

目前，以于君璧爲首的三位，就是在這貧民住宅中的一條小巷內。

于君璧指點着那幢古老巨宅，低聲說道：「就是那一幢房子。」

陳繼志苦笑道：「我還以爲是去李家莊哩！」

于君璧低聲接道：「狡兔三窟，那些老魔，是何許人，豈有不多準備幾個巢穴的。」

朱家鳳笑問道：「高唐院也算是他們的巢穴？」

于君璧點點頭道：「是的，高唐院與這幢巨宅只隔着一個菓園，所以，這兒的高唐院，算是二位一體，當然，也可以分別運用。」

陳繼志蹙眉，接口說道：「這巨宅中，黑黝黝地，不見一絲燈火，也不聞一點人聲！……」

于君璧截口接道：「這附近的隣居，只知道裏面住的是一對老年夫婦，自然是寂靜得好像沒人住的空房子呀！」

朱家鳳笑問道：「你是怎麼知道這兒是他們的巢穴之一的呢？」

于君璧淡然一笑道：「我在這兒混了多久了，如果連這點秘密都不知道，豈不是成了飯桶麼？」

朱家鳳不禁苦笑道：「看來，李伯伯那『通天秀士』的招牌，該砸掉了。」

于君璧蹙眉接道：「以李二俠的精明，我想他不致於不能發覺這兒……」

忽然話鋒一轉道：「快瞧！」

只見一道黑影，有若浮光掠影似地，越過菓園，消失於那古老巨宅中。

朱家鳳禁不住失聲驚呼道：「那人好高明的輕功！」

于君璧神情冷肅地接道：「看情形，準是那個甚麼主上。」

朱家鳳蹙眉接道：「那我們還要不要去？」

于君璧一挑雙眉道：「縱然是那個甚麼主上趕了來，也得闖上一闖。」

陳繼志點點頭道：「對！憑咱們三人的力量，即使碰上那個主上，至少也該可以全身而退。」

于君璧正容說道：「咱們此行目的，是救人而不是厮殺，所以……」

陳繼志截口接道：「我生母也是被軟禁在這兒。」

于君璧接道：「我所獲得的消息，是今天天黑之前，有一個很重要的人質要移送到這兒來，至於究竟是你養母或者是生母，就不得而知了。」

陳繼志注目問道：「我們在幾時下手呢？」

于君璧接道：「我要等裏面的信號，約定的時間已經快到，大概不久就有信號傳來了。」

就這說話之間，又有一道人影，由高唐院方向越過菓園，消失於那古老巨宅之中。

朱家鳳輕嘆一聲道：「這兩人的『天馬行空』身法，已算是進入化境了。」

陳繼志「唔」了一聲道：「我想，九成九就是岑浩然夫婦。」

于君璧苦笑了一下道：「這兩口子，不但武功已盡獲知機子前輩的眞傳，其僞裝功夫之高明，也算是武林一絕哩！」

「咪嗚——」

菓園內，忽然傳來一長兩短三聲貓叫聲。

于君璧神色一整道：「信號已傳來，二位請稍待，我先過去……」

朱家鳳眼看對方已作勢欲起，準備飛越那道河溝，因而連忙截口問道：「我們幾時過去？」

于君璧接道：「等我的通知，請注意水面上，看到洒下三顆石子時，就可以進去了。」

說完，人已長身而起，越過面前的河溝，消失於菓園之中。

朱家鳳禁不住美目中異彩一閃，扭頭向陳繼志嬌笑道：「看到了麼？這位于相公的『天馬行空』身法，比起方才那兩位來，可並不遜色哩！」

陳繼志輕嘆一聲道：「看他的年紀，比我們大不了幾歲，但武功成就方面，却比我們高明得太多了。」

朱家鳳嬌笑道：「咱們也不用妄自菲薄，因爲，論起輩份來，于相公算是我們的師叔，其武功成就高過我們，也是很自然的事嘛！」

水面上忽然傳來三聲「叮叮」輕响。

朱家鳳禁不住嬌笑一聲，說道：「咱們走！」

說着，雙雙提氣長身而起，循着方才于君璧經過的路綫，射落對岸菓園之中。

那菓園中的桃樹和李樹，結實纍纍，枝葉濃密，兼以又是在星月無光的黑夜中，能見度極低。

朱家鳳，陳繼志二人飄落菓園之後，只聽于君璧的語聲，低聲說道：「我在這兒。」

循聲投注，只見于君璧和一位黑衣人蹲在丈遠外的一株桃樹下，正在向他們招手。

朱家鳳，陳繼志二人快步走了過去，也在一旁蹲了下來，只見那黑衣人是一個年約三旬上下的勁裝漢子。

不等他們二人開口，于君璧首先低聲說道：「陳老弟，軟禁在這兒的，是你的生母。」

陳繼志「哦」了一聲道：「那麼，我養母有沒有消息？」

那黑衣人搶先歉笑道：「目前，還沒有消息。」

朱家鳳向于君璧笑道：「于相公，你不替我們介紹一下。」

于君璧苦笑道：「姑娘，妳得讓我有時間介紹才行呀……」

經過介紹之後，才知道那黑衣人姓伍，名少朋，本來是關外的一個獨行巨盜，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被于君璧救了一命，才改邪歸正，並死心塌地的替于君璧賣命。

由於伍少朋在蘇州已有三年以上，雖然對朱家鳳還不認識，但對於陳繼志，却是早已認識，不過是不曾交談過而已。

雙方畧一寒暄客套之後，陳繼志才向伍少朋注目問道：「伍兄，咱們何時開始救人？」

伍少朋歉笑一聲，道：「關於營救令堂的事，今宵能不能採取行動，目前還不能決定。」

陳繼志注目問道：「爲甚麼呢？」

「因爲，」伍少朋接道：「目前，這兒的首腦人物正在開會，必須看他們何時離去，才能決定，如果他們離開得太遲，咱們就只好延期救人了。」

朱家鳳接問道：「在這兒主持會議的是誰？」

于君璧搶先道：「就是那個甚麼主上和一個女人，很可能就是岑浩然夫婦。」

朱家鳳訝問道：「難道伍大俠也不知道他們的來歷？」

伍少朋接道：「他們通常都是戴着人皮面具，除了極少數的高級人員外，沒有人知道那個主上，究竟是甚麼人。」

陳繼志笑問道：「伍兄在這兒，是何職位？」

伍少朋笑道：「很慚愧，鬼混了三年，才不過混上一個小頭目的職位。」

于君璧含笑接道：「是我交代他不可過露鋒芒，才使他們將他埋沒了，其實，論眞實身手，幽冥帝君手下的十殿閻王，比起他老兄來，還差很長一段距離哩！」

朱家鳳嬌笑道：「于相公的朋友，還能差得了麼！」

陳繼志向伍少朋注目問道：「伍兄，你見到過家慈沒有？」

伍少朋接道：「見到過，看情形，令堂頗受優待。」

陳繼志接問道：「家慈被軟禁在甚麼地方？咱們營救時，是否方便？」

伍少朋道：「令堂是被軟禁在地下密室中，和那個可能是主上夫人的人在一起，如果那個神秘的女人不走，可能會增加咱們營救時的困難。」

于君璧忽然傳音說道：「有人來了，噤聲。」

隨着這話聲，四人都不約而同地，就地躺了下去，以減少被對方發現可能性。

一陣輕微的「沙沙」脚步聲，由遠而近，而且，顯然是向他們隱身的這個方向走來。

伍少朋以眞氣傳音向于君璧說道：「于大俠請看我的手勢行事……」

目前這四位，都是身手很高的人，這片刻之間，已聽出來的是兩個，由那輕悄的步伐聲判斷，顯然，那兩人的輕功，也很高明。

由對方那悄然移動的情形，好像是已察覺這兒隱藏着「奸細」，而特地前來掩捕似地，因此，目前這四位，都暗中提聚了眞力，準備隨時應變。

那「沙沙」脚步聲，在約莫六七丈處停了下來，並隱于一片高可及人草叢中。

只聽一個年輕女人的語聲嬌嗔地道：「你這是幹嗎！」

另一個男的語聲說道：「讓我親一親吧！好久沒有看到妳了，我想得快要發瘋啦……」

「不行！」那女的的語聲接道：「這地方怎麼可以……」

那男的接道：「可以，可以，嘻嘻，……幕天席地，更是別有一番情調呀！」

「拍」地一聲脆响，顯然是男的挨了一記耳光。

少頃之後，才聽到那男的說道：「妳……妳變心了？」

那女的哼了一聲道：「先問問你自己，是你對不起我，還是我對不起你。」

那男的語氣一沉道：「你倒說說看，我哪一點對不起妳？」

那女的接道：「昨天晚上，你跟誰在一起？」

那男的冷笑道：「妳管不着！」

那女的也冷笑道：「我姓覃的可不是

高唐院的姑娘，高興的時候玩玩，不高興的時候就……」

「少廢話！」那男的截口接道：「妳約我出來，就是爲了要揍我的耳光？」

那女的冷哼一聲：「是又怎樣！」

那男的飛快地接道：「好！從現在起，咱們一刀兩斷！」

那女的接道：「沒這麼簡單，我要把你的德行向家父和主上夫人報告。」

那男的接道：「妳儘管去報告吧！我不在乎……」

話落，長身而起，射入那古老巨宅之中。

那女的並沒走，仍在草叢中低聲飲泣着。

伍少朋向于君璧傳音問道：「聽出那兩位的來歷了麼？」

于君璧傳音答道：「好像是李明遠和幽冥帝君的二公主。」

「不錯，」伍少朋接道：「這是一個好機會，也算是神靈默佑我們。」

于君璧傳音道：「伍兄有何良策？」

伍少朋反問道：「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之下，于大俠能不能不發出一點聲音，而將那二公主制住？」

于君璧沉思着，接口道：「我可以試試。」

伍少朋接道：「這可不能玩笑，否則，打草驚蛇，救人可就困難了。」

于君璧點點頭道：「我知道。」

說着，已蛇行着向那位二公主隱身之處悄然逼進。

當他欺近那草叢約莫還有三丈來遠時，只見那位二公主忽然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冷笑道：「李明遠，你可以不仁，我也可以不義，咱們且走着……」

由于她站起來時，剛好是背向着于君璧，因此，于君璧把握住這稍縱卽逝的良機，突然飛身進撲，並凌空揚指，疾如電掣地連點了三下。

因此，那位二公主覃玫，口中那「咱們且走着瞧」的「瞧」字尚未說出，已是嬌軀一顫地倒了下去。

于君璧却是恰到好處地，就當覃玫的嬌軀卽將着地的瞬間，將其一把抓住，因而一點聲音也不曾發出，就將其制住了。

于君璧制住覃玫之後，伍少朋也跟了上來，向着于君璧一翹大姆指，以表示他內心的敬意，一面低聲說：「諸位請跟我來……」

在伍少朋的前導下，于君璧等人悄然移近菓園的東北角，也是距那古老巨宅最遠的一個角落的陰影中。

四個人蹲在一株李樹下，伍少朋才向于君璧悄聲說道：「于大俠，可以解開她的啞穴，向她問幾句話了。」

于君璧點點頭，目注平躺草地上，只有一雙美目還能轉動的覃玫，低聲說道：「覃姑娘，很抱歉，爲了一時從權，我不能不暗中出手。」

覃玫還不能說話，只是目光中顯得有點茫然地注視着他。

于君璧又正容接着說道：「現在，我立卽解開妳的部份穴道，但我不得不鄭重聲明，爲了妳我雙方的安全，希望妳不要分聲。」

由目光中看出覃玫已有接受的表示之後，于君璧才凌空揚指，解了她被制住的部份穴道，並含笑說道：「覃姑娘可以坐起來了。」

覃玫挺身坐了起來，首先向伍少朋冷笑道：「原來你是他們派來臥底的人？」

伍少朋點首道：「二公主說對了。」

覃玫目光環掃，低聲接問道：「這三位是……」

于君璧，朱家鳳，陳繼志等人，都不是本來面目，因而覃玫不得不有此一問。

于君璧含笑答道：「在下于君璧，這位是朱家鳳朱姑娘，和陳繼志陳公子。」

朱家鳳也含笑接道：「二公主，說起來，咱們也算是老朋友啦！」

覃玫苦笑了一下道：「你們既不殺我，準備把我怎麼樣？」

于君璧正容接口說道：「我們不會難爲妳，只請妳據實回答我們幾個問題，以後……」

忽然頓住話鋒，蹙眉沉思着。

覃玫注目問道：「以後怎樣呢？」

于君璧以眞氣傳音向伍少朋問道：「伍兄，是否可以放她回去？」

伍少朋傳音答道：「放她回去，恐怕有點不妥當，且看情形再說吧！」

于君璧這才向覃玫笑了笑道：「目前，我還沒法答覆，但總而言之一句話，咱們決不會難爲妳就是。」

覃玫冷冷地一笑道：「你們如果是想挾持我來作爲人質，那是打錯算盤了。」

于君璧笑道：「覃姑娘此話怎講？」

覃玫幽幽地一嘆道：「方才的情形，你們都已看到，我在這兒有多重的份量，也就不難想見啦！」

于君璧正容接道：「覃姑娘，如果妳有意棄暗投明，在下眞誠地歡迎妳到我們這邊來。」

覃玫徐徐地接道：「這問題，留待以後再說吧！」

于君璧正容說道：「如果妳能現在答覆，咱們交談起來，也就方便多了。」

覃玫毅然說道：「此時此地，我不攷慮這問題。」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于大俠不是有話要問麼？我看，還是先問你所要問的話吧！」

「也好。」于君璧一整神色道：「在下敬謹請教，你們那位主上，是否就是岑浩然？」

覃玫苦笑了一下道：「這問題，除了家父之外，只有我三妹才能回答你。」

「爲甚麼？」

「因爲，只有家父和我三妹，才見過主上的本來面目。」

「那麼。」于君璧接問道：「那位李明遠，是否是你們主上的公子？」

覃玫幽幽地說道：「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最受主上信任的一個人。」

于君璧一蹙眉峯之間，朱家鳳却搶先一「哦」道：「對了，覃姑娘的三妹，怎麼一直還不曾出面過？」

覃玫漫應道：「我三妹麼！她是主上身邊最紅的一個人，不是我低估了諸位，像于大俠這等身手，恐怕還不是我三妹的敵手。」

于君璧「哦」了一聲，朱家鳳又接問道：「我問的，是她現在在哪兒？」

覃玫接道：「她目前正在閉關潛修，看情形，早晚也該啓關了。」

陳繼志接口問道：「覃姑娘，妳見到家慈麼？」

覃玫含笑問道：「陳公子說的是楊夫人？」

陳繼志正容道：「也包括我養母。」

覃玫「唔」了一聲道：「陳公子的生母是在這兒，但那位養母却不在這兒。」

陳繼志注目問道：「我養母被軟禁在哪兒呢？」

「不知道。」覃玫接道：「我也沒有聽說過。」

一頓話鋒，却向于君璧注目道：「于相公，諸位此行，是營救楊夫人而來？」

于君璧正容點首道：「不錯，所以，希望覃姑娘能對我們有所帮助。」

覃玫不加思索地答道：「這問題，我無能爲力，同時，也奉勸諸位，最好暫時死了這條心。」

陳繼志身軀一震道：「爲甚麼？」

「因爲。」覃玫沉思着接道：「不論是明闖或暗探，你們這幾個人，都顯得太單薄了。」

伍少朋是坐在覃玫的側面的，這時，他忽然向于君璧抬手作了一個點住覃玫昏穴的手勢，並傳音說道：「于大俠，該開始行動了。」

如响斯應，于君璧抬手揚指凌空一點，覃玫又躺了下去。

伍少朋低聲說道：「朱姑娘，請趕快將覃玫的衣衫對換過來，借着覃玫的身份，對我們的營救工作，會有不少帮助。」

朱家鳳一怔道：「可是，我身邊沒帶易容藥。」

于君璧接道：「我身邊帶得有。」

朱家鳳點點頭道：「好，三位都請背過身去。」

當三位男士背過身去之後，朱家鳳立即匆匆地將覃玫身上的衣衫，掉換了過來。接着，並由于君璧着手給她易容，一面並笑道：「就是口音方面，沒法冒充。」

朱家鳳忽然模仿着覃玫的口音說道：「如果我能再跟這位二公主交談一番，我想，這一方面，就不會有甚問題了。」

伍少朋不禁目光一亮道：「朱姑娘眞是天才，目前已經有七成近似了呢！」

朱家鳳嬌笑道：「如果能够更爲迫眞一點，那不是更好麼！」

于君璧接道：「只是，不知時間方面，是否還來得及？」

伍少朋接道：「照他們預定的開會時間，現在該是散會的時候了，所以，時間方面，現在還不算晚。」

「那就這麼辦吧！」

于君璧說着，已將覃玫的昏穴，再度解了開來。

覃玫看看那業已化裝成自己一模一樣的朱家鳳，又低頭看看她自己，禁不住嬌笑道：「諸位的易容術，可眞够高明，可是，我自己却算是暫時失落了……」

也許是因爲受了李明遠的刺激之故吧！大致說來，覃玫還算是很能合作，這一再度交談之下，不但使朱家鳳模仿的口音，至少又增進了一分，同時，也獲知了部份與覃玫有關的事物，使其儘可能的不致于露出馬脚來。

伍少朋，朱家鳳二人，與于君璧商量好聯絡的暗號之後，才相偕悄然離去。

越過那果園的圍牆，由于彼此「身份」懸殊的關係，朱家鳳與伍少朋二人就分開了。

那古老巨宅，由外面看來，像一幢沒落而乏人照料的廢宅，但裏面却是大謬不然，朱家鳳一進入這巨宅的圍牆之內，就有這種感覺。

因爲，裏面不但花木扶疏，修剪得整齊劃一，而且花香撲鼻，沁人心脾，小橋流水，曲徑通幽，儼然是一世外桃源。

她根據覃玫和伍少朋二人所提供的路綫，裝成落寞寡歡的樣子，緩步而行，一面却全神默記四周的相關路徑和目標，以備萬一變起倉猝時，能從容應變。

周圍仍然是一片寂靜，好像是進入一個無人之境，但憑她的功力，已察覺到，沿途所經的各個角落裏，都有人在暗中注意她的行動，不過是沒人吭氣而已。

當然，她心中明白，所以有這種情形，不過是因爲她冒充覃玫的身份而已。

她並沒經過正廳，而是由正廳旁，一條花木扶疏，用鵝卵石鋪成的小徑，向約莫箭遠外的一幢獨立樓房走去。

但就當此時，暗影中忽然閃出一個勁裝大漢，向着她歉笑道：「二公主，現在還不能去靜樓。」

朱家鳳模仿着覃玫的嗓音，冷淡問道：「爲甚麼？」

勁裝大漢諂笑道：「回二公主，這是主上的命令。」

朱家鳳注目問道：「他們的會，還沒開完？」

「是的。」

「你看到李公子過去麼？」

勁裝大漢恭應道：「李公子方才也來過，但被小的擋駕後，馬上又離去了。」

朱家鳳接問道：「你看到李公子是向那個方向走的？」

勁裝大漢曖昧地一笑道：「好像是去高唐院……」

這時，只聽那靜樓下傳來一聲「呀」然的啓門聲，朱家鳳循聲遙注，只見一行四人，魚貫地走了過來。

勁裝大漢話鋒一轉道：「好了，已經散會了。」

話聲中，那一行四人中，已有三人長身而起，只閃得一閃，就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只剩下一個身裁瘦長的灰衫人，繼續走了過來。

勁裝大漢諂笑道：「二公主，是帝君過來了。」

朱家鳳「唔」了一聲道：「方才走的那三位是誰？」

勁裝大漢接道：「小的也弄不清楚，大概是帝君和他的朋友吧！」

那灰衫人已到了丈五左右處，並發話問道：「是玫丫頭？」

朱家鳳含含糊糊地，「唔」了一聲，並故意垂下了螓首。

灰衫人脚步似行雲流水，看似緩慢，實則快速已極，丈多距離，一晃眼就到了

朱家鳳身前，並「咦」了一聲道：「幹嗎？這麼意興闌珊的樣子？」

朱家鳳向那勁裝大漢瞟了一眼，沒接腔。

灰衫人向那勁裝大漢揮了揮手道：「去去……」

「是！」勁裝大漢喏着退走，隱入暗影之中。

灰衫人這才笑問道：「丫頭，究竟受了甚麼委屈，現在可以向爹說明了。」

灰衫人就是幽冥教教主，自封爲幽冥帝君的覃逸，他根本不會想到自己的愛女，會有人冒充，所以，此刻他是一本正經地，將朱家鳳當成他的女兒。

這情形，對朱家鳳而言，使她心中有啼笑皆非之感，但表面上，却又不得不故意裝成十分委屈地，垂首答道：「是李公子……他……他欺負我。」

覃逸一怔道：「他是怎麼欺負妳？」

朱家鳳悠悠地接道：「他……他不理我了……」

覃逸拈鬚微笑道：「哦……這……算不了甚麼呀！他不理妳，爹給妳另外找一個比他更英俊的……」

朱家鳳截口接道：「不嘛！我要你帮我出氣。」

覃逸苦笑道：「這就難了，孩子，妳知道李公子是主上身邊的紅人，別說是他欺負了妳，縱然是欺負了我，我也只好認了。」一頓話鋒，又輕嘆一聲道：「當妳要跟他好時，我早就勸說過，李公子是一個見一個愛一個的花花公子……」

朱家鳳頓足嬌嗔道：「別說了！」

覃逸苦笑了一下道：「好，不說就不說。」

朱家鳳幽幽地接問道：「李公子是不是主上的公子？」

覃逸未置可否地「唔」了一聲。

朱家鳳接道：「主上不是姓岑麼？怎麼他的兒子會姓李？」

覃逸連忙接道：「這些，妳最好不要過問。」

接着，又含笑說道：「爹還有事情，必須要走了，卞夫人一個人守着人質，感到很寂寞，妳還是去陪陪她吧！」

這，對朱家鳳而言，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但她外表上却故意裝成十分勉强地，沉思了一下，才點了點頭，並抬首注目問道：「怎麼只有一個人質？」

覃逸笑道：「妳以爲會有多少人？」

朱家鳳接道：「陳紅蕚加上左映紅，不是兩個人質麼？」

覃逸含笑接道：「但這兒却只有左映紅一個人。」

「那麼。」朱家鳳注目問道：「陳紅蕚被囚禁在那兒？」

覃逸正容接道：「這不是妳所應該過問的事，而事實上，陳紅蕚被囚禁在那兒，我也不知道。」

朱家鳳訝問道：「眞的？」

覃逸苦笑道：「當然是眞的，爹幾時騙過妳了。」

微頓話鋒，又輕輕一嘆道：「主上作事，一向就是神出鬼沒，很多事情，除了他自己外，是不會讓別人知道的，何况，陳紅蕚是否眞的已被我方所刼持，到目前爲止，還是一個謎呢！」

朱家鳳「哦」了一聲，說道：「如果陳紅蕚沒有被我方所刼持，那是被誰刼持了呢？」

覃逸沉思着接道：「江湖上事，眞眞假假，虛虛實實，很難令人捉摸，總而言之一句話，目前，是一個旣須鬥力，鬥狠，同時也須要鬥智的時代，危機四伏，變化無窮，所以，對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最好是不要自作聰明去瞎猜。」一頓話鋒，又立卽接道：「好！我要走了，妳還是先去卞夫人那邊吧！」

「是！」

朱家鳳嬌應聲中，覃逸已長身飛射而去。

她，借着沉思的機會，又將四周的相關位置默記了一遍後，才向靜樓中走去。

有關靜樓中的一切，雖然已由覃玫向她解說得很清楚，但她却還是小心翼翼地，緩步而行。

進入大門，一個守衞的勁裝大漢，向着她哈腰諂笑道：「二公主好！」

朱家鳳漫不經意地唔了一聲，問道：「卞夫人呢？」

那勁裝大漢恭應道：「回二公主，卞夫人在地下密室中。」

進入地下密室，還要經過三道嚴密的守衞，但朱家鳳憑着覃玫的指示，和那「二公主」的身份，並未受到甚麼阻攔。

當她進入卞青蓮的房間時，卞青蓮殊感意外地，美目一亮道：「二公主來得正好。」

目前這個房間，雖然是地下室，但通風設備極佳，一點也沒有氣悶的感覺，而且室內陳設，豪華已極。

朱家鳳故意將臉部背着燈光，笑問道：「夫人有何差遣？」

卞青蓮嬌笑道：「我要妳替我暫時在這兒坐鎭一下。」

這事情，對朱家鳳而言，算得上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大好良機。

因此，她禁不住心頭狂喜，但表面上却顯得無比平靜地，反問道：「夫人要出去多久？」

卞青蓮笑了笑道：「我要等天亮之後，才回來。」

朱家鳳接問道：「要這麼久，萬一出了事情，可怎麼辦？」

「不會出事情的，」卞青蓮含笑接道：「喲！這就是警鈴的機掣，萬一有甚麼事情，妳只要一拉這根繩子就行了。」

朱家鳳笑問道：「然後呢？」

「然後，」卞青蓮嬌笑道：「如果妳累了，可以關着門睡大覺。」

朱家鳳蹙眉苦笑道：「那怎麼行，如果人質給人家救走了，我可只有一顆腦袋呀！」

卞青蓮媚笑道：「我不妨老實告訴妳，咱們的人質，安全得很，縱然是楊天佑親自趕來，我們毋須出動一兵一卒，他也只有乖乖就縛的份兒。」

朱家鳳笑問道：「夫人會使仙法？」

卞青蓮得意地笑道：「雖然不是仙法，却比仙法更有效。」

朱家鳳跺足撒起嬌來：「夫人，別賣關子嘛！」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蕭　逸・文
盧　令・圖

搏命揚子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金鱗在江漢打死督軍三姨太之弟官小亨，夤夜逃亡，化名余三，屈身爲戲班中的揀場，一日，漢江名捕馬步超到來查訊余三，名旦春雪紅撒謊爲余三開脫，馬步超快快而去。春雪紅命余三隨她返家，其未婚夫鐵海棠睹狀，妒火焚燒，叱退余三，親挽化粧箱要送春雪紅回去，惹得春雪紅大發嬌嗔，奪過箱子，獨自悻然而去，鐵海棠不禁呆怔當場，春雪紅之父春雲奎上前輕拍鐵海棠肩膊，勸他沉着點，只要功夫到，鐵杵磨成針，這話鐵海棠已聽過多次，也只能苦笑笑，還能說什麼——

拚將血肉軀　承捱鋼鐵拳

戲班子裏的人陸陸續續都走了。余三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他鎖上了後台的門，剛剛才邁出脚步去！

忽然身後勁風撲背！

一雙有力的胳臂已經搭在了他肩上。一個習過上乘武功的人，是不容許任何人輕而易舉的就挨近自己的，余三也不例外！

他身子倏地向前一伏，雙手向後一翻，已把對方加諸在他肩上的一雙手卸了下來，同時快速的已把身子轉了過來！

「誰？」嘴裏叱了一聲，眼睛可就看見了身後的那個人，頓時吃了一驚！

「馬警官，是你！」

來人瘦高的個子，精光畢現的一雙眼睛，可不就是剛才來過這裏的那個洛陽警署的馬步超？

馬步超眼睛裏泛着奇光，陡地一上步，快出一拳，直向着余三胸上搗來。

只聽見「碰！」的一下子打了個正着，緊接着下面又是一脚，余三哎唷！的一聲，就摔了出去！

這番情形，却又使得這位漢陽警署的馬督察大惑不解，眼看着余三被打得躺在地上爬不起來。

「警官饒命——」余三一副害怕討饒的模樣！

馬步超呆了一呆，恨恨的鬆開手了，余三噗通摔倒在地，又叫了一聲。

「馬警官，這是怎麼回事？你怎麼老找我的麻煩……？」余三一面唉唷，一面抖顫顫的爬起來。

「說！」馬警官當胸一把抓住他道：「你是不是岳金鱗？」

余三戰兢兢的道：「岳……岳金印？誰是岳……金印？」

借着一點微弱的路燈燈光，馬步超打量着對方的臉，半天才冷冷一笑，心裏可禁不住納悶兒——

「奇怪……莫非是我眞的走了眼了？這小子不是岳金鱗？不！我還得再次試試他！」

想到這裏慢慢的鬆開了手。

余三只管驚嚇的傻傻打量着他，馬步

超冷笑着不發一語，忽然他兩隻手飛快的向着余三兩肋上一探，已把余三把持在兩掌之間！

「姓岳的！你瞞得了別人，絕瞞不過我！」

「警官……我不懂你說些什麼？」

「你就會懂了！」馬步超雙手緊緊的運施着功力：「我就不相信你不現出功夫來！有種，你就挺着！」

「現……什麼功夫？」余三臉上表情，幾乎都快要哭了出來！

馬步超冷哼了一聲，道：「岳金鱗，你也是練功夫的人，應該知道我所施展的這種『抱樹功』的厲害，你願意裝傻到底還是現出本來面目可全在你，可是有一點，我手底下可是不再留情！」

余三嘆息着，事實上他已經現出忍受不住的樣子。

「怎麼樣？」

「我……實在不懂警官大人，你在說……說些什麼！」余三一副茫然的表情。

馬步超腦子裏一轉，心裏可有點活動了，可是他自信一雙照子不花，這些年接辦了這麼多案子，就仗着這一雙眼睛認人無誤，這一次他同樣自信自己絕不能就弄錯了！

眼前這個余三，只有兩種可能——

一——他眞的是余三。

二——是岳金鱗所喬裝的！

如果屬於前者，這期間很多小地方，還有待澄清，如果是後者，那麼這個人也太精了，自己勢必要用重手法來伸量他一下不可了。

當然他手下得要有個分寸，萬一眞的他不是岳金鱗，馬步超可就難免要犯下了「過失殺人」的罪！

兩者得失在腦子裏畧一盤算，馬步超一聲冷笑，道：「岳金鱗，你這又是何苦？我看你還是自己承認吧！」

余三苦笑，道：「我實在不姓岳……你又叫我承認些什麼？」

「好——」一字出口，馬步超猝然雙手一擠，但只見余三全身一陣子顫抖。

馬步超就覺得似乎有一股子奇熱之氣，由對方腹內昇起，心裏方自一驚，對方腹內那股抗衡的力道，却又忽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余三的一聲嗆咳，緊接着一口鮮血，由他嘴裏噴了出來。

馬步超大吃一驚，慌忙的把那將運出的更大力道中止住，他的手一鬆，余三踉蹌的退出四五步，一跤坐倒！

一個是坐着，一個是站着，兩個人彼此對看着！

「小子！我眞服了你！」馬步超冷冷的道：「除非你能裝一輩子，只要你露一點痕跡，你就小心着我！」

說完他冷笑一聲，轉身大步而去！

×　　×

余三回到住所的時候，差不多已經是午夜二時左右。

四合院子裏人住的很雜，正面一排上房裏住的是春雲奎父女，桑二絃，鐵海棠等幾個較爲重要的角色，其他所有班子裏的人，分住在別的房子裏！

余三住在西面最邊上的一間，他悄悄的開了房門，房子裏還點着一盞燈。

老周似乎已經睡着了。

他把煤油燈稍稍的撥亮了一些，呆呆的坐在牀上發了一陣子傻！——

「那個姓馬的，眞是好亮的招子！」他心裏默默的盤算着道：「居然認出了我就是岳金鱗！總還算好，被我用苦肉計給他暫時朦了過去！」

燈光閃爍不已，映着他佈滿思潮的一張臉，不過是十天左右，他瘦多了。

心裏盤算着道：「好險……」要不是自己一直惦記着父親的教誨，隨時警惕着不輕易現出武功來，剛才就難免敗露了身份——

那名警署的來人馬步超，端的是一身好功夫，眞要是雙方拚起來，自己是否勝得過他，尙還不敢斷言，如果施展出「琵琶功」來，雖可穩操勝券，可就難免出手傷人，輕者重傷，重者喪命，自然更非是自己的心願了。

余三——不！現在應該要稱呼他岳金鱗了——他心裏是異常的苦惱着。

他感覺到環繞在他四週的環境越來越不易相處，委身在戲班子裏屈就爲一名揀場，當然不是他的本願，他只是希望借着這個賤差事來掩飾自己的鋒芒，等到過了若干時候，風聲冷下來了，他再待機脫離，想不到這樣的苦心積慮，依然引起了別人的懷疑！

面臨在他眼前的問題是「去」或者是「留」，兩者都成爲不易。

剛才被馬步超兩手擠按之處，隱隱作痛，這才猛然想起，揭開了衣襟看了一眼，頓時嚇了一跳。

原來兩肋之間，俱都現出了一片青紫的顏色。

雖然看上去嚇人，但是岳金鱗却知道並沒有傷了內臟，同剛才那一口血一樣看上去駭人，實在不過是肺臟內的一片浮血！養個三四天也就沒事！

他倒了一杯冷茶，在門口漱了漱口，剛要把門關上，就在這一刹間，却發現到正面一扇門開開來，一個人鬼鬼祟祟的由裏面走出來，岳金鱗心裏一動，忙把門關成一綫。

他扒在門縫上向外面看出去，才發現到那人手裏拿着個手電筒，一路東張西望的向着門外步出！

只須見此人矮小的身影，和高高隆起的背峯，岳金鱗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桑二絃！」他自言自語的說一句。

三更半夜，這傢伙不睡覺，鬼鬼祟祟的到底是想幹些什麼？倒要看看他！

想到這裏，岳金鱗就回身，把桌子的煤油燈捻子撥到最小，然後悄悄的打開了後窗，翻身而出。

窗外不遠是一片籬笆牆，他就悄悄走過去，扒在牆縫上剛好可以看見大門外的一切。

這時就見桑二絃正與一個穿着黑大褂的人在小聲說着話，岳金鱗向前又偎近了一些，剛好可以聽見，看見。

就聽見那人說：「白天人多不好說話，五爺要你過兩天去一趟！而且明天請客的事兒……」

桑二絃口不迭的道：「是！是！是！五爺是瞧得起我！」

那人又道：「五爺說一切要多麻煩你，這些錢……」

說到這裏，但聞得悉索的一陣細聲，那人在摸着身上拿出了一個紙包遞過去。

桑二絃接過來，連口的稱着謝。

「這些錢五爺說送給舅爺你先花着，以後還另外有賞！」

桑二絃笑了笑道：「太客氣了，太客氣了！」

那人吸了一口烟，烟上火灰子一亮，籬笆牆內的岳金鱗才認出來人是謝五爺跟前當差的「馬二」！

他雖不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可是聽了這一兩句話，可就猜出了個大概！

那馬二只是楞着吸烟，不時的笑上幾聲。

桑二絃忽然明白過來，只聽得「叮噹！」幾聲銀洋聲响，馬二笑逐顏開的道：「太多了，太多了！」

桑二絃道：「馬兄弟辛苦，辛苦！」

馬二道：「那裏，那裏。」

桑二絃道：「請在五爺跟前多美言幾句，就說我桑二絃一定盡力！請他放心！明天我們姑娘一定準時赴約！」

馬二把烟頭彈出去，嘻嘻笑道：「舅爺這件事你要是說合成了，你可就成舅老太爺了，我們做下人的也就圖着多撈上幾個喜錢，是不是？」

桑二絃左右回頭看了一眼，生怕有人聽見，笑着道：「我知道，我知道，天太晚，我也就不留你啦！」

馬二這才拱手告別，桑二絃悄悄的回來，把門關上，鼻子裏哼着小調，一逕的向着自己房子走回去！

岳金鱗在暗處發了一陣子楞，內心頗有感慨，看樣子那個常來看戲捧場的謝五爺，原來是對雪紅存下了霸佔之心，可恨的是這位舅爺居然從中拉綫，利之所在，竟然連自己的親外甥女兒也不惜出賣，眞正可恥之極。

這麼一想，心裏可眞不是個滋味。

這個戲班子裏，要說起來，春氏父女對他最好，尤其是雪紅，不惜以台柱紅角的身份，每每對他關懷備至，却使得身在逆境中的岳金鱗意外的感覺到一些溫暖。

是以，他聽知這番陰謀之後，才會爲雪紅抱屈，對於那位與雪紅有過婚約的鐵海棠，更不由己的代他生出忿忿之情！

他本來多少興出了一點「離開」的念頭，可是這麼一來，他倒暫時又不想走。

返回房內，在床上沉思了好半天，當眞是左右爲難，直到天色微微發明，他才沉沉的睡着了。

×　　×

好像他還沒怎麼睡，天已經大明了，這四合院裏人聲亂極了。

天井院子裏，唱老旦的劉玉樓和唱二旦的梁幼蘭，高聲唱着在吊嗓子東邊廊子裏何元春和幾個武把子在劈着長槍花刀。

春班主提着他的兩隻八哥鳥籠子，正在跟人大聲說話！

舅爺桑二絃今天算是最高興了，坐在躺椅上正在吃燒餅油條，腰裏一有了錢，臉上的表情都不同了，一面吃着，一面還哼着小調，樣子是樂極了，那雙三角眼一直注意着對面的紅閣門——

門裏面，住的是春雪紅，顯然是比別的房子不同一點，只見房門口擺設着盆景，種的是芍藥和蘭花。

門前還懸着一對金絲雀的鳥籠子，黃鶯兒跳上跳下，連串的打着彈兒，十分的受聽。

這時候那個叫「素喜」的丫嬛，正由裏面端着一小盤包子走出來。

桑二絃老遠的笑道：「素喜，這包子是端給我吃的吧！」

素喜笑道：「才不呢！」

說着她老遠的就躲開了。

桑二絃一雙眼睛就像鷹似的盯着她看，直看着她的背影進了西邊最邊上的那間房子。

那房子裏只住着兩個人——余三和老周！

當然這盤包子不會是端給老周吃的，那麼毫無疑問一定是給余三吃的了！

「這小子，眞他媽的艷福不小！」桑二絃心裏想着，眼睛一瞟，就見鐵海棠正由房門裏出來。

「海棠——」桑二絃咳了一聲，道：「吃過早飯了沒有？」

鐵海棠點點頭道：「吃過了！」

說着正要出去，桑二絃喚着他道：「慢着！」

下巴向外面揚了一下，正好素喜由那邊房子裏出來，鐵海棠看見了臉上怔了一怔。

桑二絃道：「瞧瞧有多體貼，專門給他送包子去啦！」

鐵海棠一刹時氣得漲紅了臉，冷笑了幾聲，大步外出，迎面碰見了雪紅他爹春雲奎。

春雲奎親熱的叫了聲：「海棠——」

鐵海棠也沒答應，裝着沒看見，賭氣的一逕去了。

春雲奎皺了一下眉頭，說道：「這孩子——」

桑二絃看在眼裏，心裏却得意的很，起碼，就阻撓這門婚事上來說，他已經做了第一步的工作，而且成績卓著。

×　　×

春雪紅準時赴約，來到了謝五爺的公館，使得主人倍增光彩。

謝五爺本名謝魁，是本地的棉紗大王，在沙市，宜昌經營着幾家大紗廠，買賣大極了，錢當然也多了。

謝魁這個人，如果仔細的瞭解他一下，這個人的發跡很有點意思！

他出身是鋼鐵廠的一名扛工頭目，據說，此人兩膀子力氣大極了，人家五六個人幹不了的重活兒，他却能單個兒的一把抓，因爲這樣，後來才爬上了工頭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使得他手下控制着幾百名蠻力好漢，也使得他稱雄於黑社會，碼頭，賭場，凡是有黑社會人物出沒的地方，謝魁都有一份。

在武漢謝魁結識了幾個幹棉紗業的黑社會人物，彼此金蘭換帖，結拜成異姓兄弟，美其名爲「五龍會」。

那一年，地面上出現了另一幫子人頭，名號叫「天津幫」，顧名思義，當知是一些天津人組成的幫會。

「天津幫」幾次和「五龍會」談生意，希望分羹一匙，俱爲「五龍會」嚴詞拒絕，是以種下了仇因，天津幫一怒之下，就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糾結了二十多個碼頭工人，探明了「五龍會」的五條龍在某處集會之時，一舉而犯。

一場硬拚激戰之後，五條龍死了四條龍，所剩下的這條龍，也就是謝魁，日後的謝五爺。

謝五爺也就是這一戰闖下了往後的榮華富貴。

據後人傳說，謝魁頗精於國術，尤其是他的一雙胳臂肘子，似乎有特別的功夫，那一陣子人家都叫他「謝拐子」，「拐子」其意，也就是在形容他雙肘之間的不同一般！

據說，那一伙，對方死在他這雙鐵拐子之下的人，有七八人之多！

謝五爺的大名一下子就揚了開來！

因爲如此，他也就順利的接受了他拜兄弟紗廠上的地盤，由鋼鐵場的一名工頭搖身一變，而成爲棉紗界的一員，日後生意越做越大，名號越來越响，不久又兼任了宜昌碼頭進出口船業公會的會長，在航業界又插了一腿，而達到了今日的境界，在他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個「異數」！

今天謝五爺的興緻很高。

酒筵之上，他打量着那位出落得異常標緻的春雪紅，早已不止一次的現出饞涎，言語間一反常態的每每現出輕薄，雪紅却是不假以詞色。

她滿肚子的不高興，只吃了半碗飯，就推說吃飽了。

謝五爺老大的不悅，帶着三分的醉態，走下位子來，高擧着一杯烈性的茅台酒，走到雪紅身邊！

「雪紅小姐，妳代我喝下這杯酒！來……」一邊說一面把酒杯向着雪紅嘴上湊去！

春雪紅吃驚的撐着他的手，道：「謝謝你五爺……我不會喝！」

「來吧……喝！喝！」

「我不會，我實在不會！」

雪紅再一次的用力推開了他的手。

「來……喝一點，不要緊！」謝五爺臉上泛着紅光，道：「不喝，妳就是看不起我……哈哈！」他大笑着接下去道：「在宜昌這個地方，我謝魁是不好得罪的啊！來，乾杯！」

酒杯再次的推了過去，雪紅花容失色的力撐着，碍不住姓謝的手上勁大，往前用力一推，他另一隻手，同時翻起了雪紅的前額，滿滿的一杯酒，已灌進了雪紅的嘴裏，手一鬆，雪紅踉蹌步出！

「哈哈……」謝五爺高挑着姆指道：「好！好！」

雪紅「噗！」的一聲噴出了剩在嘴裏的酒，發出了一陣子劇烈的咳聲，人也倒在了沙發上！

春雲奎張惶的跑過來，扶起女兒道：「怎麼啦！要不要緊？五爺……你……你這是……？」

謝魁哈哈大笑了幾聲，粗野的道：「沒關係……這種酒就是喝醉了也不會頭昏的！來呀，給我拿個濕毛巾來！」

侍候着吃飯的聽差的，立刻拿來一個

冰手巾，謝魁接過來，就向雪紅走過來！

春雲奎趕忙走上來，道：「謝謝五爺，不敢當，讓我來吧！」

「你不會侍候……我來！」手一推已把春雲奎給推到了一邊！

春雪紅大吃一驚，張惶的由沙發上站起來，却被謝魁伸出的一隻手抓住了腕！

怪笑了一聲，他一帶手腕子，已把雪紅拉到了懷中，却把一張鬍子嘴，硬向着雪紅粉臉上湊去！

雪紅驚叫一聲，施出了全身之力，用力的掙扎開來。

她就像是看見了一條猛獸般的那麼吃驚，一轉身向着廳外奔出！

可是站在廳口謝五爺的跟班兒周同，却橫身阻擋着她，春雪紅回過身來，大聲道：「我要回去——我要回去！爹——我們走！」

春雲奎已被眼前謝五爺的粗暴神態嚇呆了。

在座的一些客人，眼見着謝魁如此囂張，也都吃驚不小，也都沒有興趣再吃下去，紛紛走下位來。

春雲奎由一旁桌上拿起胡琴來，向着謝魁道：「五爺高抬貴手，我們回去！」

謝魁坐在沙發上，笑了兩聲，道：「春班主你先別走，我還有話跟你說。」

遂即向門口的周同道：「周同，你負責送雪紅小姐，叫我的車送她回去。」

周同應了聲：「是！」遂即閃開了身子，雪紅奪門奔出！

周同一逕的後隨着，一直跑到了前面花園。

雪紅站住脚，擦了一下臉上的淚，道：「我不要你送，自己會回去！」

周同笑嘻嘻的道：「五爺交待，小的不敢不遵。車子就在門口，春老闆請！」

「你們這是什麼地方？憑什麼都要聽你們的？」

含着淚，雪紅大步穿過花園，向門口走出去，周同緊緊跟在她身子後面！

鐵柵門的門口，停着謝五爺油漆黑亮的一輛人力黃包車，拉車的車伕，正在車上打盹。

周同叱了聲：「老楊。」

拉車的一驚，趕忙由車座上跳下來。

周同吩咐道：「送春老闆回去！」一面說一面歪了一下嘴，施了個眼色，拉車的立時會意，就把車子拉過來！

雪紅賭氣道：「用不着客氣，地方不遠，我自己會走回去！」

周同橫過身子來，道：「不，五爺吩咐過要送春老闆回去，請上車——」

雪紅氣得直想流淚，方自無可奈何的當兒，却見對街走過來一個人，道：「春老闆，我在等着妳呢！」

「余三！」雪紅大喜道：「你來的正好，快送我回去！他們欺侮人！」

岳金鱗道：「我都看見了，你先等着，我去叫車子去！」

「你是幹什麼？」周同橫過身子來。

岳金鱗道：「我是來接我們春老闆來的！」

雪紅也氣嗔道：「他叫余三，是我班子裏的人，現在有人接了，我就不要你們送了！」

說完一拉岳金鱗道：「走，余三，別僱車了！」

周同怔了一下冷笑道：「慢着——」

雪紅一驚，道：「你要幹什麼？」

周同一對凶光四射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岳金鱗，道：「余三！這沒你的事兒，你先回去，春老闆由我來送！」

雪紅道：「不——余三，我們走！」

岳金鱗一副憨直的樣子，道：「謝謝你，不要客氣！」

周同大聲道：「我叫你滾，你聽見了沒有？」

岳金鱗摸摸頭，又搖搖頭道：「我不會滾！」

周同伸手一推，把岳金鱗推開一旁，可是不旋踵間岳金鱗又回到了雪紅身邊！

周同大吼一聲，霍地一拳打過去，岳金鱗被打得翻了個觔斗，爬起來仍然一聲不响的走過去，仍然是站在原來的地方！

這番情景，看在周同眼中，不由得怔了一下。

雪紅却大爲感動，就在周同預備再次向岳金鱗出手的時候，雪紅忽然拉住了他的手，大聲道：「你憑什麼打人——憑什麼打人？」

周同已再次的向着岳金鱗出了一拳，岳金鱗身子一幌，跌倒在地，周同大罵着：「我打死你個窩囊廢！」

嘴裏罵着，遂即跳過身子去！

只見他手打足踢，直向着地上的岳金鱗全身暴打一氣！

妙在被打的岳金鱗儘管是被打得這般厲害，却不還手，連吭也不吭一聲！

春雪紅見狀禁不住哭出聲來，她撲上去拚命的去格架，可是叫周同的這個小子，顯然是精於拳脚的人，春雪紅一個嬌弱女子如何拉得住。

剎時間，岳金鱗全身衣衫盡裂，身上已着了十幾下，頓時鼻靑眼腫，只是他神態上仍然沒有一絲屈服的意思，一副倔強鍥而不捨的樣子。

一個打一個掙，再加上春雪紅的驚叫嚷嚷，自是驚動了不少的路人圍觀！

周同又恨又怨，偏偏這位挨打的主兒，絲毫沒有屈服的意思，只要自己手脚一停，他必定仍然跑回到春雪紅跟前！

「好小子——你他媽的是眞的找死！老子就成全你！」

嘴裏厲叱了一聲，周同雙拳同時揮出，「碰！碰！」兩聲擊中在岳金鱗面頰上，同時他躍起身子來，使出全身之力，兩條腿就空一掄，雙雙踢在了岳金鱗的前胸之上！

岳金鱗整個身子「噗通！」一下跌倒在道邊水溝之內！

周同喘息着道：「老子打死你，給你賠命！」

他叫嘯着又撲上去，一把把岳金鱗自溝裏提起來。

岳金鱗全身乏力的倒在他身上，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的兩隻手同時搭在了周同肩上！

周同忽然覺得身上一冷，由不住打了個寒戰，他罵了一聲，正待再次的痛下毒手當兒！

院子裏，忽然傳出一聲喝叱道：「住

手！」

遂見謝五爺怒氣冲冲的大步走出，春雲奎跟在他身後，一副驚嚇模樣！

謝魁氣得臉色通紅，手指着周同道：「混蛋的東西，你這是幹什麼？誰叫你打人的？」

周同目視着四周圍看熱鬧的人，一時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春雪紅撲向岳金鱗，大哭道：「余三，余三……」

她忽然跳起來，怒向謝魁說道：「你們憑什麼這麼打人？你們爲什麼這麼欺侮人？」

四下裏看熱鬧的人，一時間也起了一陣子騷動。

謝五爺眼看此情景，忽然跳上去，「叭！叭！」一連打了周同兩個耳光。

「混蛋的東西，我叫你送個人你都幹不好！」

「五爺，我……他……」

他當然知道謝魁打自己的意思，衆人面前却也不便解說，這個啞巴虧是吃定！

春雲奎眼見着余三被人欺凌至此，也不禁氣得全身發抖，只管連連的跺着脚，道：「太過份了，太過份了！」

岳金鱗一身水濕的走到春雪紅身邊。

春雪紅看着他，眼淚漣漣的道：「余三，你幹嘛讓他打成這樣呀……？」

春雲奎也走過來，道：「怎麼樣，傷了你沒有？」

岳金鱗緊緊的咬着牙，道：「不要緊……班主，咱們回去吧！」

謝五爺連連在一旁抱着拳，道：「對不起，對不起……這眞是想不到的事——你們走了以後，我要好好的收拾這個狗奴才！」

岳金鱗咬着牙，冷冷的道：「謝五爺，你是地方上有身份的人，我余三不過是個窮小子，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你心裏應該有數！」

謝五爺怔了一下，連連點着頭，笑道：「對！對！說得好！說得好，小兄弟你受了委屈了，回去好好的只管養傷，用多少錢，我會派人給你送去！」

春雪紅嗔道：「謝謝你，我們不用你的錢，走，爹！」

說時，他同着春雲奎摻着岳金鱗直穿過馬路，向對街走了過去！謝五爺摸着鬍子嘴，發出了一陣子乾笑。

看熱鬧的人亂嘈嘈的在講說着，謝宅的兩扇大鐵門遂即沉重的關了上。

一切都歸於靜寂之後，馬步超才慢慢的走到了現場，由始至終，他一直是現場的一個目擊者。

他注意的看了一下謝宅的門牌，心事重重的樣子。

老實說，那個岳金鱗的殺人案子，使他感覺到甚是棘手，眼前這個余三，實在也使得他眞假不分，可是由於余三的這等特殊態度，使得他對於這個人更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天底下豈能有這樣的人？」他腦子裏在想：「如果余三眞是余三，他爲什麼不還手？爲什麼？」

× ×

「余三」被打的事，很快的在班子裏傳開了。

大家夥都擁到他那個小房間裏，頻頻的慰問他，他雖然來班子沒有幾天，可是由於人緣好，上下都很得人心，大家都挺喜歡他，現在乍然聽說他吃了人家的虧，自然都生出了同情！

春雲奎和春雪紅父女，因爲這次事情，對他更是刮目相看，一回去之後，春雪紅就叫素喜買了些外傷藥以及紗布棉花！

她親自動手，爲岳金鱗傷處洗滌包紮了一番——

老周本來也在一旁帮忙，可是當他發覺到春雪紅似乎不大高興他在旁邊時，也就知趣的離開了。

岳金鱗很尷尬的由床上坐起來，却被春雪紅硬給按了下去——

她紅着眼圈，道：「你給我好好的躺着吧，人家都爲你難受死了，你自己却不當回事兒！」

岳金鱗期期的道：「春老闆……我當受不起，一點小傷算不了什麼……」

春雪紅冷笑道：「一點小傷？就差着一點沒被人打死！還小傷呢！」

岳金鱗嘆了一聲，甚覺得過意不去！

春雪紅打量着他道：「你也別心裏不自在，我是怎麼個人你大概是也知道！」

「我……知道！」

「那麼你說，我對你到怎麼樣？」

岳金鱗怔了一下，說道：「你很關照我！」

「關照？」春雪紅苦笑了一下，似乎有點兒怨氣的看着他道：「別說得這麼文縐縐的！這裏也沒外人，我正好有幾句話要問問你！」

「什麼話——？」

「你告訴我，你姓什麼叫什麼？」

「我——？」岳金鱗吃了一驚，道：「我姓余……叫！」

「鬼話！」春雪紅回頭看了一眼，確定沒有外人，才道：「你眞的以爲我相信你叫余三？」

「那……？」

岳金鱗一時大爲緊張，額角上沁出了一層虛汗。

春雪紅忍不住笑了一下，道：「看看把你嚇的，這裏也沒外人你怕些什麼！」

說話時，房門推開，梳着一根大辮子的丫環素喜，拿着一個熱水瓶走進來。

岳金鱗一時大爲緊張，春雪紅看着他很好笑的樣子，就道：「瞧瞧你，素喜也不是外人！」

素喜却是掩着嘴笑，她滿滿的斟了一杯開水，捧到岳金鱗面前，道：「給你喝吧！」

岳金鱗接過來，喝了一口，燙得咧了一下嘴，素喜見狀「哧！」的笑出了聲。

春雪紅嗔道：「死丫頭片子，又捉弄人了，妳跟我到門口看看去，有人進來先招呼一聲！」

素喜道：「舅爺剛才還在問妳！」

春雪紅不高興道：「他問些什麼？」

「問妳上那去了？」素喜接下去道：「我就說在給余三上藥呢！」

「他說什麼？」

「他沒說話！只是樣子好像不怎麼樂意。」

岳金鱗道：「春老闆，妳還是回去吧，免得人家說閒話再說我實在當不起！」

「哼！」春雪紅冷冷的道：「他越不高興我就越做給他看！我才不在乎呢！」

說到這裏，目注向岳金鱗微微一笑，道：「我有幾句話要問你——」

眼睛一瞟素喜，素喜頓時會意，一笑跳起來就往外跑，等到她把門帶上之後，春雪紅才把眼睛轉向岳金鱗。

「剛才我問你的話，你還沒說呢！」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回答你……我……」

說着他就想欠身下床。

春雪紅道：「你不許走！」

岳金鱗嘆了一聲，低頭不語！

「好吧！」春雪紅盯着他道：「既然你自己不說，我就代你說吧，你不姓余，姓岳是不是？」

岳金鱗登時吃了一驚！

「叫岳金鱗——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這一驚，可非同小可！

「你總算承認了！」春雪紅臉上帶出了笑靨，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我眞怕你不承認！」

岳金鱗臉色一怔，冷笑道：「很好，既然你看出來了，我也就不再瞞你，我就是琵琶會館的少館主岳金鱗，鶴齡堂的惡少官少亨就是我殺的……」

一口氣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無限惆悵的嘆息了一聲，慢慢垂下了頭。

滿以爲這番話說出來定必會把對方嚇了一下，可是事實上却不是這麼一回事。

一隻纖纖玉手，深深的揷入到他頭髮裏，那麼輕輕的撫弄着！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天生幹這一行的！」

岳金鱗緩緩抬起頭來，道：「我是不得已……」

「我知道！」春雪紅點點頭道：「那一天在戲園子裏我就想問你，只是你一直老躲着我！」

「這麼說你早知道了？」

春雪紅點點頭，微微笑道：「知道了好幾天了。」

一面說，她由對襟小馬夾裏面，拿出了一張折叠着的報紙，慢慢打開來。

岳金鱗看了一下，忽然想起來，就回過身子把床上的褥子翻開來。

「別找了，就是那一張！」春雪紅笑道：「那一天我無意發現，就代你收着了，後來又遇見那個姓馬的警官打聽這件事，我才知道你就是岳金鱗！」

岳金鱗吶吶道：「春小姐，這件事還有外人知道麼？」

春雪紅搖搖頭，笑道：「大概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也裝得太像了！」

岳金鱗苦笑道：「我不得不如此！」

「就拿剛才來說吧！」春雪紅道：「謝家那個奴才打得你這麼厲害，你居然連手都不還一下……那時候我眞以爲我猜錯了……你也太委屈了！」

岳金鱗搖搖頭，苦笑不答！

「難道你打算這麼裝一輩子？」

「當然不會……」岳金鱗吶吶道：「只是眼前風聲太緊，熬過一年半載以後再說！」

春雪紅道：「官少亨那個人，在漢江我見過一面，仗着他老子有錢，到處胡作非爲，想不到會死在了你的手上，那一次他在後台吵着要我跟他出去，我不答應，他還跟我爹吵，臨走的時候把後台的桌子都給砸了，我恨死他了！」

岳金鱗嘆息了一聲，想起前情，他旣恨惡又懊惱——

他苦笑了一下，道：「如果不是他欺人過甚，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對他下毒手，正因爲這樣，我才覺得不甘心自首投案，可是……」

岳金鱗把臉埋在兩隻手裏，痛苦的又道：「……可是這些日子裏，我內心痛苦極了！」

春雪紅一笑道：「都怪我，我不該提起這些事情的，你放心好了，暫時你先在這裏躲着，我不會錯待你的！」

岳金鱗感激的點點頭，說道：「春老闆——！」

春雪紅白着他道：「別老闆老闆的稱呼我好不好？就叫我名字雪紅不得了！」

岳金鱗苦笑道：「你我日前身份不同……這裏也不是你所應該來的地方——」

春雪紅冷冷的道：「我才不在乎人家說什麼，你爲我被人家打成這樣，莫非我來看看你也不行？」

岳金鱗呆了一呆，垂首道：「……再說鐵海棠對你一往情深，你們既有婚姻之約……」

春雪紅笑了笑，道：「怎麼樣？」

「我只是不願……」岳金鱗一時變得十分期艾的道：「你應該爲他着想一下，這口氣是不容易忍下去的！」

春雪紅呆得一呆，臉上現出一種羞憤，霍地站起來，道：「我知道了，這些大道理用不着你來告訴我——」

岳金鱗吶吶道：「我是爲着你着想……你千萬不要誤會！」

春雪紅瞧着他苦笑了一下，道：「有什麼好誤會的，我知道，你是打心眼裏就瞧不起我——我們算什麼，不過是個唱戲的！」

岳金鱗想不到她會說出這種話，一時怔住，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就在這時忽聽見門外的素喜慌張道：「小姐，鐵先生來了——」

緊接着聽到鐵海棠的聲音，怒道：「讓開！」

似乎把素喜一下子推了開來，房門「碰！」的一下子被大力推開！

鐵海棠怒沖沖的闖了進來——

也許是他想得太過火了，以爲室內男女，必定在作「神女襄王」之會，而現場情形却大非如此。

是以鐵海棠在發覺自己的行爲太過份之後，突然的竟呆住了！

室內的春雪紅與岳金鱗，由於事發的突然，也都呆住了。

鐵海棠在一陣發怔之後，忽然淩笑了一聲，道：「孤男寡女，你們在一塊關着門幹什麼？」

春雪紅秀眉一挑，猛地站起來，道：

「幹什麼你都管不着。」

「我——就要管！」

鐵海棠忽然走過去，用力的抓住了春雪紅一隻胳膊，臉脹得通紅。

「幹什麼？」春雪紅仰了一下頭，道：「你還想打我？」

「我……」

「你算了吧你！」

春雪紅用力的掙脫了手，嬌聲嗔道：「我的事你以後少管，告訴你，我討厭你，討厭你透了——」

鐵海棠咬着牙，全身發抖的道：「你再說一遍！」

「討厭，討厭，討——厭——」

最後一聲「討厭」音調高吭，聲震屋瓦！

鐵海棠抖顫的兩隻手，忽然抓住了她的兩肩，可是春雪紅出手更快，「叭！」的一掌打中在鐵海棠的臉上。

岳金鱗大吃一驚，張慌撲過來拉架—

「你們這是……幹什麼？」

他正想用力把兩個人分開，却不意鐵海棠猝然一脚踢過來，岳金鱗無防之下，被這一脚踢了個正着，一下子摔倒在地！

鐵海棠怒發如狂的撲上來，剛要向岳金鱗出手，只聽的春雪紅尖聲叱道：「慢着！」

這一聲還是眞有用，鐵海棠登時就停住身子！

春雪紅眼淚漣漣的伸手指着鐵海棠道：「你打吧，這不關他的事，你只敢動他一下，我就死給你看！」

鐵海棠臉上一陣發呆——

岳金鱗站起來苦笑了一下，道：「鐵老闆你錯了，我余三雖然是個揀場的，也是個有血性的漢子，豈能够做對不起人的事？」

說到這裏，冷下臉向着春雪紅，道：「春老闆，謝謝你這麼關心我，只是我余三不堪承受，請你自己尊重，你請！」

春雪紅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忽然用力的跺了一下脚，轉身飛奔而去！

鐵海棠一副恍然若悟的模樣，打量着岳金鱗，忽然氣餒的坐了下來——

他嘆息了一聲，伸出一隻手拍拍岳金鱗，道：「是我太多心，你別見怪——」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岳金鱗冷笑着道：「鐵老闆你等着瞧吧！」

說話時候，桑二絃拿着一根長烟袋桿子，同着班子裏其他幾個人，似乎才得了訊兒走進來。

「怎麼回事？」桑二絃一副茫然的道：「誰跟誰打起來了？」

鐵海棠苦笑了笑道：「沒什麼事！」

他站起來，輕輕在岳金鱗肩上拍了一下說道：「兄弟，錯怪你了，你好好休息吧！」

說罷，冷冷的看了桑二絃一眼，遂即向室外步出！

桑二絃嘆了一聲，手指着岳金鱗，道：「余三，你看看你，自從你來了這幾天，惹了多少事？我看你是不想幹下去了，這麼吧，待會兒，我把工錢給你結算一下，你走吧！」

岳金鱗搖搖頭，道：「舅爺你多担待，我暫時還不想走！」

桑二絃一怔，道：「暫時不想走，這是什麼意思？」

「我……」岳金鱗生怕被他看出臉色不對，可是面對着這個人，他實在又有說不出厭惡——

「我還有點事沒辦完！」

「什麼事兒？」

「什麼事兒恕我不能奉告！」岳金鱗冷冷一笑道：「這件事一辦完了，舅爺你不趕我，我自己也會走！」

桑二絃嘿嘿冷笑了幾聲，他也知道余三現在在戲班子裏很得人緣。

尤其是這一次，爲了春雪紅挨了打，在大家心目中，更成了英雄，只因剛才說了那麼幾句話，旁邊人已個個怒目而視！

桑二絃是何等精細的人，一打量眼前情形，他立刻見風轉舵的笑了幾聲，道：「余三，我可不是趕你呀，你受的委屈，我當然知道，只是你應該知道，謝五爺這個人是不好得罪的，其實謝五爺還眞不是壞人……」

岳金鱗一笑道：「誰好誰壞日子久了，自然會知道！」

桑二絃皺了一下眉，道：「我是怕你吃虧，才……」

岳金鱗冷笑，道：「我沒關係，一點皮肉小傷算不了什麼！」

「一點皮肉小傷？」桑二絃左右看了一眼，振振有詞的道：「謝五爺是怎麼個來路，你們大概都還不清楚！余三！我勸你以後還是躲着他遠一點兒！」

岳金鱗肚子裏有數兒，嘴裏却是沒吭聲。

桑二絃哼了一聲，道：「別說是你了，就是眞有功夫的人，十七八個大小夥子，也別打算能近他身子！」

岳金鱗心裏一動，這倒是他想要知道的！

「這麼說，這位謝五爺，身上還有功夫？」

「功夫大啦！」

桑二絃由是添枝加葉的，把謝魁當年在黑社會闖天下的一段經過，誇大的說了一遍！在場幾個人，有的聽過，有的初聞，反正都被他這番話給驚住了。

岳金鱗心裏暗暗吃驚，經他這麼一提，他似乎也記起早先曾聽人說過這麼一個人，想不到竟會是今日的謝五爺！

他把謝五爺這個人的今昔聯想了一下，不禁深深的爲春雪紅的處境而担心！

這其中再加上桑二絃這麼一個內綫，自然更令人深深的憂慮！

可是反過來一想，岳金鱗就覺得自己留下來，誠然是有其必要了！

桑二絃見岳金鱗不發一語，只以爲自己的這番話，對於他已生出了嚇阻作用，心裏甚是得計，畧談幾句，遂即離開！

岳金鱗在大家離開之後，獨自個盤算了一陣子，想想自己，再想想眼前的一切，眞有說不出的感觸。

他本來是不預備再插手任何事的，偏偏介入之後，又使得他不能不問！

大概所謂「俠義」與一般大衆不同之處，也在於如此吧？

× ×

謝五爺一生氣就吃核桃——

多少年來，這是他的老毛病了，什麼時候一聽他喊着說：「拿核桃來！」手底

下的人準知道他是跟誰鬥上了，這時候那羣底下人可就得刻意的小心侍候着，一個弄不好，這位五爺可是伸手打人，要不然就順手用核桃往你頭上摔！

他手勁兒極大，硬幫幫的核桃砸在腦瓜上，滋味當然是不好受。

這時候謝五爺又大聲嚷着拿核桃！

他家的一個俊秀娘姨「曼嫂」，漫應了一聲，小心翼翼的拿着一個洋鐵罐子，姍姍的走出來！

這婆娘三十二三的年歲，纖細的腰肢，肥肥的臀部，眉兒飛眼兒俏，向你瞟上那麼一眼，就像能把你魂兒給勾出來似。

她是謝魁的女傭人，可是有時候客串主婦，姨太太，情婦，愛起來的時候，她也曾被稱呼過心肝寶貝兒，可是一下子翻了，可也沒少挨過揍。

謝鬍子對女人可一點也不體貼，說白了還有點性變態，色情狂！

曼嫂不止一次被他罰得全身脫光了，跪在他臥室門口，瞧着她那一身細皮白肉，謝魁的氣就會很快消了下去，少不得輕憐蜜愛一番——

這時候，曼嫂少不得哭哭啼啼故意做作一番，弄得謝老五情急不耐，大把的鈔票總是在這當口花了出去！

曼嫂也懂得見好就收，絕不會貪多一嘗了甜頭，馬上就有求必應，這是她的手段，也是她能在謝府一直待下去的原因！

「我的爺們兒——你這又是跟誰生氣了？」

把一罐子核桃放在了謝魁跟前，曼娘姨一雙丰腴的手腕子，輕輕搭在謝五爺兩肩之上。

她那裏那麼捏呀，抓呀，搓呀，揉呀——却把微微顫幌着的一抹酥胸，垂在老謝的禿腦瓜上輕輕擦着。

在平常，老謝最受不了就是她這調調兒——

可是今天，他好像不吃她這一套！

拉着她一隻胳膊，向外面一扯，曼嫂「嚶！」的妙吟了一聲，可就被摔得坐了下來！

地上鋪的是厚厚的地氈，當然摔不着她——

曼嫂子可是乘機合上勁兒，伸延着一雙修長的玉腿，一手揉着腰，不住口的哼哼着——

「老爺子——您這是幹嘛呀！我們可是一番好心呀！瞧瞧您施這麼大勁，身子骨還被你給抖散了呢！」

「你少給我廢話！」

謝魁一隻手握着核桃，一用勁「克吧！」一聲，手裏的核桃硬給攢碎了。

「呼！」吹了一口氣，往嘴裏一扔，大口嚼着。

接着再吃第二個，第三個……

一口氣吃了十個核桃，他的氣才似乎畧微的消了一點，眉頭一低，才注意到眼前的這個婆娘——

她那裏垂着頭，揉着腰，抽抽搐搐的正在哭呢！

「唉！」謝魁重重的嘆息着：「哭個啥？起來，起來，別惹得我心煩又拿你出氣！」

曼嫂抬起臉來，噘着嘴，道：「還情願你打我罵我，總比一天到晚給人家臉子看還好些！」

「嘿嘿！」謝魁兩隻手抱着小肚子一個勁兒的冷笑着。

曼嫂由胳肢窩下面解下手絹兒，大聲的擤了一下子鼻涕，臉兒粉裏面帶紅，說不出的一股騷媚勁兒。

「早知道爺你心裏只有一個春雪紅，我們算啥呀，不過是一個聽人施喚的老媽子——」

老謝的眼睛瞪得跟手裏的核桃一般大小，偏偏那婆娘不曾注意到，還在猛上洋勁兒。

驀地，一把核桃皮兜頭直下，嘩啦啦一聲，刺扎得滿臉生疼。

曼嫂「哎唷唷！」叫了幾聲，透過謝五爺手上的力道，把她白嫩的肌膚都劃破了，頓時嚇得她呆坐在地一聲也不敢出！

謝魁重重的拍着桌子，道：「再哭就給我滾！」

曼嫂發了一陣子傻，又擤了一下鼻子，姍姍的站起來。

謝魁看着她，却似又有些心疼，氣悶的道：「妳看不出來，我心裏有事情麼？去去去，把周同給我叫來！」

那個娘兒們不愧是謝魁的一個知心，把老謝的脾氣摸了個一清二楚。

聽了他的話，她無限淒哀的答應了一聲，腳下却並不移動，只管背過身子來，無限淒楚的抽搐着。

謝魁沒有吭聲兒。

曼嫂先是抽抽搐搐，漸漸的越哭越大聲，最後有如春潮帶雨，風舞梨花，由她婀娜的背影瞧過去，確是惹人憐愛。

謝魁先是瞪眼，次是冷笑，再是氣餒……最後却現出一副無奈何的樣子！

嘆息了一下，道：「妳還哭些啥呀！算了算了，我心裏煩呀！」

曼嫂也不理他，只管垂頭泣着，不時的拔上一個尖兒，聽在耳朵裏更是楚楚動人！

謝魁一連發出了三四聲嘆息，道：「過來，過來！」

曼嫂這才轉過身子，輕移蓮步的走過來。

謝魁一把攬過她的腰，曼嫂也就樂得投懷送抱，只是順中帶逆——

二人糾纏了一陣子，謝魁少不得陪上一番小心，曼嫂才算臉上有了笑容。

她這裏仰着臉兒，似笑又嗔的道：「看看嘛，人家臉上都破了！」

謝魁抱着她，瞧着她，說起來這個娘兒們，別有一番成熟勁兒，騷媚入骨，原是他用來解饞的最佳角色。

無奈，自從見識過春雪紅之後，對方的青春嬌媚，明眸皓齒，似乎又別具一種格調，相形之下，較諸曼嫂的敗柳殘花自不知高出了幾許。

眼睛雖然看着曼嫂，腦子裏實在却想的是春雪紅——

那種天女散花般的戲台上姿態——

有點兒野性，嬌寵任性的少女風采，艷若桃李，冷似冰霜，顰笑之間，猶令枕蓆相思——

想到這裏，眼前的曼嫂可就一點韻味也沒有了。

曼嫂撒了半天嬌，到後來才知道是白撒了。她坐起身子來，理着頭髮道：「我就知道你是在想誰？昨兒個五爺你在宴客的時候，我在門縫裏瞧見了！後來你發脾氣，跟那個春老頭背後談話我也聽了！」

「聽見了什麼？」

曼嫂撇了一下嘴，道：「春小姐人長的是不錯，只是却是有了主兒的人家，老爺子，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謝魁嘿嘿一笑，臉上現出一片獰惡的道：「妳知道了最好，妳也跟我了好幾年，什麼時候看見過我謝五爺看上的女人能够逃出掌心兒去過？」說着用勁的一推，曼嫂可又差一點摔個觔斗。

謝魁一副反臉無情的樣子，揮着手，道：「去，去把周同給我叫進來！」

曼嫂可知道再要磨下去，保不住就許是一頓拳脚，當時連性子也不敢使，一聲不哼的轉身而出！

過了一會兒，周同弓着個腰，一臉痛苦神情的走進來，道：「五爺……」

謝魁冷冷一笑，道：「你怎麼啦？」

周同齒着牙，道：「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發作的，痛了一晚上，今天一早起來，腰就直不起來了！」

謝魁皺了一下眉，站起來走過去，道：「有這種事？你有什麼感覺沒有？」

「只是身上發冷，兩肩膀發痲！」

謝魁一把抓住他背上衣裳，周同大吃一驚，道：「……五爺！」

謝魁又把他肩上衣服褪了開來！

頓時他神色一呆，冷冷的道：「果然不錯，被人用陰手給傷了！」

「陰手……？」

「是南派的功夫！」謝魁怔怔的道：「是什麼人傷你的？」

「沒……沒有呀！」

「你想想看！」謝魁驚愕的道：「莫非是春家班的那個揀場的？」

「他……？」周同搖着頭，道：「不會吧……那小子差一點沒被我打死了！他豈能會這種功夫？」

謝魁「哼」了一聲，搖頭道：「這件事我看不簡單，那個揀場的姓什麼？」

周同想了一下，道：「好像姓余，叫余三！」

謝魁冷笑一聲，點着頭，道：「這個人要防着他一點兒，我看他不太簡單，你自己看看吧！」

周同偏過頸子來，看了一下肩上，頓時嚇了一跳，原來兩肩之上，每邊都現出一點粉紅色的桃花形印痕！

謝魁果然見識多端，他打量着周同肩上的桃花印痕，冷笑道：「這是南派秘門功夫，江湖上已多年不見，你竟然開罪了這等高手，眞該死！」

「我……」周同嚇得打着哆嗦道：「我……眞的不知道是誰下的手……」

「這人對你還算手下留情，否則憑他武功，只怕你早已沒命了！」

說罷兩隻手合着搓了一下，驀地向着周同背上擊下去，只聽得「叭！」的一聲，周同大叫一聲，身子已被擊倒在地——

像似殺猪般的，他大叫了一聲！

等到他站起身來時，却意外的發覺到原先駝下的背，竟然已能直起來了！

他久聞謝五爺一身功夫甚是了得，只是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他怎麼施展，此刻雖只是小現身手，却已透出不凡，不禁內心大生敬仰。當下他不勝驚喜，連連向着謝魁打躬敬謝！

謝五爺却似心有別思的坐了下來，他一隻手摸着下巴，一剎時陷於沉思之中！

却見馬二由外進來，報告道：「春家班的舅爺桑二絃來了！」

謝魁一喜道：「叫他進來！」

馬二回身道：「五爺有請！」

春家班的那位舅爺，原來是個駝子，再一彎腰，簡直就像是要扒在地上一樣。

他手裏還提着兩盒點心，一進門先行了個大禮，大聲道：「五爺你好！」

謝五爺把身子坐直了些，點點頭道：「你坐下！」

桑二絃應了聲：「是！」兩隻手先把點心盒子放到桌子上，然後退後幾步，才敢在旁邊的一張位子上坐了下來！

謝魁目視馬，周二人道：「你們先退下去！」二人躬身退出！

桑二絃道：「昨天的事……眞是太抱歉了！五爺你大度包涵！」

謝魁嘿嘿一笑，道：「這不是包涵不包涵的問題，憑我謝五爺在宜昌地面上的身份，這個人我可栽不起！」

桑二絃連聲道：「是是……五爺有甚麼事只管吩咐！」

「我有甚麼事你會不知道？」

桑二絃顫聲道：「五爺指的是……我那個外甥女兒？……」

「哼！」謝魁一對兇兇的眼睛，迫視着桑二絃，冷冷的道：「桑二絃，憑我謝魁這個人，怎麼，還配不上你那個外甥女兒？」

「不……」桑二絃搓着雙手道：「那兒話……是我們攀不上，攀不上！」

謝魁冷冷一笑，笑聲宏亮，桑二絃只當這幾句話，說得中肯，把對方給逗樂了，一時自己也跟着擠鼻子弄眼的笑起來！

他這裏才笑了幾聲，就見謝魁那邊笑聲一停，面現怒容，桑二絃頓時一怔，及時止住了笑聲——

「五爺你……？」

謝魁冷冷的道：「咱們打開窗子說亮話，有事用不着繞圈子，坦白的說，我謝魁看上的女人，她是跑不了，誰也奪不去，今天我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做一個中間的人，在當中說合說合，免得大家抓破臉傷了和氣！」

桑二絃搓着兩隻手，道：「是！五爺你這是瞧得起我們，這件事我一定盡力，不過……」

謝魁冷冷的道：「我已經聽說過了，但是你却一直沒告訴我！」

桑二絃一怔道：「你聽說甚麼了？」

謝魁弄碎了一個核桃，往嘴裏一擲，道：「聽說雪紅定了親了，有這麼回事沒有？」

「這……」桑二絃臉上變着神色，道：「是有這麼回事！」

（未定）

小啓：「曉山風雲」及「神眼遊龍」作者因事，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武俠長篇奇情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金劍殘骨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毛皋等往殺宋令公，在動手前幾個時辰，柳復明巧與宋令公遇，觸發舊情，暗將實情告知宋令公，相約逃亡關外而去。毛冰爲毛皋利用暗害了仇獨之後，已懷孕，感懷身世，怨悔莫及，乃夤夜離家出走，途遇百粵奇人程駒和潘僉，雙方因言語不通，加之程、潘兩人長相怪異，毛冰心存驚懼，遂誤會叢生，適石磷路過，也誤會程、潘侮辱毛冰，拔劍向程攻擊，爲程擊跌開去。毛冰冷靜下來，寫字與程交談，漸弄清二人來意，毛告以仇已死，程追問仇致死之由，石磷又撲前攻擊，毛急喝止——

金劍霞光射　江湖血腥聞

石磷一楞，掌中劍又被人家彈了一下，但武當劍法，劍式連綿，劍路並沒有因爲這一彈之力而有所阻滯，只是他聽了毛冰的話，却不得不硬生生地將發出的一招「江河日下」撤了回來。他以吃驚的目光，詢問毛冰，毛冰道：「他們都是自己人——」她的臉，畧爲紅了一下，修正說道：「他們對我並沒有惡意。」

石磷更奇怪道：「這個樣子還說是沒有惡意？」石磷方才雖然被點中了穴道，但人家對他可並沒有惡意，是以下手並不重，用的也不是獨門手法，石磷自己運氣行功，竟以武當正宗的內功解開了穴道，他和毛冰本是兒時青梅竹馬的朋友，自是極爲關心毛冰的安危，檢起方才被人家擊落的長劍，又趕了回來，却看到毛冰淚流滿面，那兩個人手握她的臂膀。

這景象一落石磷之目，他竟不再顧忌人家的「化骨神拳」，拚命撲了上來，只是自己武功和人家差得太遠，雖然拚命，也沒有用。毛冰喝止了他，他却覺得詫異，低下頭，眼角動處，忽然看到他們方才在地上所寫的「仇獨」兩字，心裏一酸，長劍無力地垂落到地上。

他對毛冰情根深種，後來毛冰不惜犧牲自己來幫助她哥哥的時候，他恰巧不在江南，等到回來時，毛冰的容貌雖依舊，可是心境却大不相同了。



石磷知道仇獨和毛冰之間的關係，此刻再在地上看到「仇獨」兩字，恍然而悟，難受地暗忖道：「難怪她說是自己人！」越發酸溜溜地，一口氣像是梗在喉嚨裏，吐不出來。

「那倒怪我多事了。」他畧爲有些氣憤地說道。毛冰也難受，覺得對他有些歉意。程駒，潘僉狠狠瞪了石磷幾眼，他們朋友雖少，但對朋友却極爲熱誠，他們知道毛冰必定和仇獨有極深的關係，也猜出毛冰腹中的必定是仇獨的孩子，此刻看到石磷和她四目相對的表情，心裏大大地不舒服，兩人低低說了幾句話，毛冰和石磷也聽不懂。

他們身形驀地一動，身上的銅片，响也未响，人影一幌，就掠了出來，毛冰又是奇怪，目光方才回到石磷身上，眼前又突地一花，他兩人又掠了回來，一人手中拿着兩隻馬腿，竟將馬舉了起來，她心中一動，恍然知道了方才她所經歷那種馬身未動，而且却像騰雲駕霧的感覺由來。

石磷一直望着毛冰，但此刻目光却也不免被他所吸引，驚異於他們武功之深，和行事之異，他出道雖然並不太久，但却自幼被武林名家所薰陶，武林中的事，他也聽到的極多，但此刻他却再也想不出這兩人是什麼來路。

程駒，潘僉將馬舉到毛冰跟前，放下了，朝毛冰一笑，雙手如電，倏然穿入毛冰脅下，極快地將毛冰放到馬鞍，石磷又一驚，叱道：「幹什麼？」語聲未了，他兩人已將毛冰連人帶馬舉了起來，身形動處，幌眼便消失了。

石磷楞了許久，他知道憑自己決定追不上人家，此刻他也知道了這兩人舉止雖然極端詭異，但却並沒有什麼惡意，但這兩人却爲什麼將毛冰擄了去呢？擄到那裏去了呢？毛冰體質本弱，加以身懷六甲，會不會因此而受到傷害呢？

他暗中咬牙，忖道：「無論如何，我也要將她的下落查明。也許我是多管閑事，但我如不這樣做，我的心將永遠也無安寧了。」他雖然極幼時就入了武當山，和那些清心寡慾的道士相處，但天性多情，有關情感上的事，他總是放不下。

於是他振作了精神，將倒提着的長劍，放回劍鞘裏，逐步向前追去。

冬日本短，此刻已近黃昏，黑暗雖近，但黎明不會太遠了。

× ×

若你是老於江湖行走的，那麼無論你在中原蒼茫的古道，江南如畫的小橋，甚至是鷄聲早鳴的茅店，燈火晚照的鬧市上，你都可能會發現一個長身玉立，面目却帶着重憂的中年男子，負手踽踽獨行，他神色裏，彷彿在找尋什麼，但又似乎因着太久的失望，他對他自己的尋找，也並沒有抱着太多希望。是以一眼看去，他全身滿含着懶散的味道，腰畔掛着長劍，也懶散地拖了下來，劍鞘甚至已拖到地上，與地相擦，常會發生刺耳之聲。

若你不但老於江湖，還是熟悉武林掌故的人物，你就會知道，這瀟灑而懶散的中年漢子，却是十七年前大大有名的人物，也是昔年的名劍客，武當山靈空劍客的親傳弟子——石磷。

若你更熟悉內情，你還在他身上知道一段淒綺而動人的故事，只是若有人知道這故事，也只是將它深藏在心裏，不敢說出來。

因為，這故事除了石磷外，還關係着今日武林中的第一人物——靈蛇毛臯，現在的武林中人，誰要得罪了毛大爺，那不啻是自己找自己的痲煩，而靈蛇毛臯卻最怕別人說起這故事。

時日匆匆，此時距離仇獨身死，已有十七年了，這十七年來，武林中自然發生了許多事，但卻已都在人的記憶裏消失了，像泡沫消失在水裏一樣，連一點漣漪都未曾激起，但是——

只有仇獨卻仍存在於大家的心裏，因為他人雖死了，但他的殘骨，卻仍在武林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這是武林中數百年來，未曾出現過的事。

靈蛇毛臯，利用仇獨的殘骨，在武林取得霸業，他雖然沒有自立門戶，但是他的「殘骨令」，卻被武林中人視為至寶，因為無論任何人，只要還想在江湖上混的，就得聽這「殘骨令」的命令。

這「殘骨令」就是仇獨的殘骸所製，當年的「七劍三鞭」，現在已去其二，汪一鵬斷臂後，聲威也大不如前，但他們仗着那以仇獨殘骨所製的「殘骨令」，都在武林中佔了霸業。

這些事，卻都未在石磷心上，他浪跡天涯，無非是想尋找毛冰，但十七年來，他足跡走遍兩河東西，大江南北，甚至遠關外塞北走遍了，但是，毛冰卻像海中之針，再也找不到。

於是石磷也變了，他變得落落寡合，也變得浪蕩不羈，那和他以前的性格，是絕不相同的，他的授業恩師靈空劍客為此很傷心。江湖不少人認識他的人，也在為他深深惋惜着。是春天，江南驛道上，馬蹄匆忙，石磷也回到了江南，他衣衫雖不華麗，但卻極為整潔，那在一個浪跡天涯的人來說，是極為難得。

他落寞地騎在瘦馬上，馬的韁繩，繫在馬鞍上，他讓那馬隨意行着，眼光卻在瀏覽着江南道上的行人，以及道旁已漸青葱的林木，已漸茁長的秀草，口中微微低吟着：「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江南是他舊遊之地呀。

驀地，征塵突起——

石磷不經意地望過去，遠處有一羣快馬奔至，敢在這種行人稠密的路上放馬而馳的，若非官府公差，不問可知，便是靈蛇毛臯的手下武士，石磷心中動了一下，忖道：「出了什麼事？」

那羣奔馬，倏忽而至，馬上人在滾滾征塵中，也看不清究竟是些什麼人物，晃眼便又絕塵而去，留下一股黃塵。

石磷厭惡地拂去了面上的塵土，放馬前行，依稀覺得另有兩騎就在身後，他也沒有回頭去看，因為這些年來，他和武林中人已無恩怨可言，是以他也不需要像昔日一樣隨時留心別人的暗算。

但是，後面那兩人隨風傳來的話聲，他卻無法不聽——

「靈蛇這次可眞碰上定頭貨了，看他手下十大弟子，居然全出動了，就知道他可也着了急，兄弟這次從北方來，在保定府那邊就聽到了這個消息，據說毛老大已飛傳『殘骨令』，想動用所有的力量來對付那個少年哩。」

另外一個聲音「哦」了一聲，也道：「這件事我倒不大清楚，不過有人找毛老大的痲煩，可有點不開眼吧？」

「是呀！」先前那北方口音的人說：「起先我也以為那人招子不亮，後來再一聽說，那人雖然初出道，萬兒還不響，手底可眞有兩下子，毛老大手下的鏢局，無論保的明鏢，暗鏢，他都有辦法刼了來。」稍為停頓一下，又接着道：「最怪的是，他刼了鏢，也不拿走，卻將鏢銀，珠寶滿地亂丟，任憑人家去檢，他自己卻一文也不要。」

這人似乎極愛說話，一口北方口音，嗓門又大，石磷聽的清清楚楚，突然心中、一動，忖道：「莫不是有人為仇獨復仇？」很自然地，他又聯想到毛冰身上，於是他更留意地去聽——

「這人倒是個奇人，喂！依你的意思，這人是不是和十多年前的那件事有關係？」他哼了一聲，又道：「我走鏢陝西的時候，曾和鴛鴦雙劍的一個徒弟交上好朋友，他就告訴我，說是那主兒決定不肯就這麼樣算了的，還有着什麼的『十年以後，以血還血』這句話，我看呀——」他含蓄地止住了話。

另一人哈哈笑道：「你倒是聽見風就是雨的脾氣，姓仇的人已死了，不這樣算了又怎樣，何況他既無兒子和徒弟，也沒有至親好友，死了連個苦主兒都沒有，還有誰替他報仇？」

另一人不以為然地哼了一下，那人又道：「十年之後，以血還血，現在可二十年都快到了，老實告訴你，刼毛老大鏢的那個主兒，聽說是個三十幾歲的漢子，從來都是獨往獨行，遇見不平的事，他就要管，管完了，就留下一隻小金劍作表記，大家不知道他的名字，就管他叫『金劍俠』，哥兒們你最近窩在家裏不出來，大概還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吧？」

另一人笑了一下，道：「誰像你，像個失心瘋似的，整年在外面跑，嘿！我說你呀，也該娶個老婆了吧？」

兩人一陣嘻笑，再談下去就是些言不及義的話，石磷更放緩了馬，讓那兩騎先走過去，他自己卻低頭沉吟，忖道：「這金劍俠又是誰呢？我先前以為他會是冰妹肚裏那個孩子，但人家已三十多歲了，看來又不像會是他。」

「三十多歲的人，才開始在江湖上闖萬兒的，只有兩種情形，一種是他習藝本晚，是以藝成也晚，另一種情形就是他本來已闖過江湖，現在卻改頭換面，以另一番面目出現，這『金劍俠』是那一種呢？」他咳了一聲，轉念忖道：「我去想這些幹什麼，反正這些全關不着我的事。」

劍鞘就在馬蹬上，叮噹作響，他將劍稍為提上了些。抬頭看到天已不早了，西面已有落日時的晚霞，於是他將馬稍為趕快了些。

× ×

進了鎮江府，他下了馬，緩緩牽着韁繩前行，信步走入一家客棧，將馬交給了店伙，抬頭一望，卻見一面鏢旗插在進口

的門框上，不禁微一皺眉，暗怪自己選錯了地方，但人已進來了，又不好意思再出去，只得隨意選了間住下。

上燈後，果然不出他所料，客棧裏嘈聲刺耳，那些鏢局裏的鏢伙們，么五喝六，猜拳喝酒，還叫些粉頭來唱曲。

石磷頭皮發炸，推門走了出去，院子裏雖然沒有裏邊悶，但還不是吵得一樣厲害，這些鏢伙跟趟子手，整天風塵勞碌，這天大概是剛發了銀子，再加上所住的又是大城，不怕會有強盜，放心之下，當然要盡量地作樂打擾別人，他們根本不管。

他們這樣放肆，原因之一卻是因為他們平安鏢局的總鏢頭八面玲瓏胡之輝是毛大太爺的拜把子兄弟，關係拉得非常好，再加上這次走鏢，是胡之輝親自出馬的，大伙兒都放心得很。

石磷禁不得吵，越吵，他就越煩，他不願意和別人爭吵，就走了出去，站在客棧門口，望着靑石板鋪成的路，心裏倒覺得清靜不少。

他隨意閒眺，卻看到一頂軟轎在客棧門前停了下來，他不禁注意去看，因為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坐轎子的極少，這一來是因為坐轎子不如騎馬乘車方便，速度也太慢，再來卻是因為坐轎子的花費太大，誰也不願意花這個寃枉錢。

轎子平隱地放到地上，走出一個少年，石磷微皺眉，他本以為轎子裏坐的不是傷病之人，就是老頭子，或娘兒們，那知是個弱冠少年？

「這麼嬌嫩，還出來幹什麼，躲在家裏當少爺好了。」他蔑視地望了那少年一眼，眼前卻是一亮，那少年臉上的輪廓極為清秀而動人，眼睛大而深邃，鼻子高而挺秀，雖然長得極美，卻沒有半點兒脂粉氣，再加上那身極勻稱合體的衣裳，看起來越發給人家一種舒服和順眼的感覺。

石磷少年時，也夙有「美男子」之稱，此時見了這美少年，相惜之意，油然而生，不禁將方才的厭惡之心，消失大半。

那少年一下轎，店裏的伙計立刻恭謹地上來招呼。店伙們的眼睛該有多厲害，貧賤富貴，一望而知，這少年衣裳都麗，舉止不凡，氣派又這麼大，店伙們不巴結這種人巴結誰去？

石磷目送那少年的背影入了店，轉臉卻看到一個少年乞丐就着客棧前的燈籠之下在捉蚤子，暗嘆了一聲，人間不平事，舉目皆是，這少年與這乞丐的命運，難道生來就如此的嗎？

他施施然在路上閒逛了一會，在舖子裏買了些醉鷄醃肉，又沽了些酒，準備今晚一醉解愁，他不喜歡在飯館裏喝酒，因為那遠不及在自己房子裏自由，而喝酒卻是最需要自由的。

他走進客棧，一面暗笑自己，現在居然也變成酒鬼了，寂寞與憂鬱，是他喝酒最大的原因，無論如何，人在微醺時的心境，總是較為愉快的。

他走進院子，此刻竟連院子裏都擠滿了人，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走過去一看，看見一大堆人圍着一張圓桌面，在擲着骰子，這些人大概是嫌房子不够寬敞，竟搬到院子裏賭起來。

石磷又擠了出來，關起房門，自己喝了幾杯悶酒，心中有些飄飄然，這麼多年來，他已學會怎麼樣在喝了酒之後忘記一些自己不該想的事。

院子裏的嘈聲越來越大，他在屋子裏轉了兩轉，忍不住又推門走了出來，他看見那圓桌旁的人越來越多，不禁激發了好奇心，也擠了過去，卻看到桌子上堆着一大堆銀子，站在銀子後面，手裏搖着骰子的，卻是那個華服美少年。

他微微有些驚詫，注意地看着那美少年，旁邊有人說道：「這次，他總該輸了一次了吧？我不相信他擲的點子比老王還大。」

另一人尖頭削肩，一雙老鼠眼，緊緊瞪着那少年的手，口中大喝道：「么，二，三。」他在希望着那少年擲出的點子是么，二，三，石磷暗笑忖道：「這廝想必就是老王了。」

那少年不動聲色，手一放，將那六粒骰子擲在大海碗裏，六粒骰子在碗裏打轉，衆人的眼睛也跟着打轉，就連石磷，也注意地去看，那六粒骰子，一粒一粒地停了下來，正面全是四點，最後兩粒骰子仍在滾動看，一粒將要停了下來，似乎是個黑點，但不知怎地，被另一粒骰子一撞，兩粒一齊停下來，也是「四點」，竟是個「全紅豹子」，統吃。

衆人一聲驚呼，老王臉如死灰，那少年笑嘻嘻地將桌面上一小堆銀子，加到他那一大堆銀子上，石磷一生中，還是第一次見到別人擲骰子擲出六個紅色四點來，也看得呆了。

老王大概輸光了，突地伸手一掏，自靴統中掏出一把七首來，亮晶晶地，「奪」地一聲，插在桌面上，大聲叫道：「老子輸光了，老子賭身上的一斤肉，老子要是輸了，就從身上，割一斤肉，要是贏了，你就得把銀子全給我。」

他輸得着急，竟耍起無懶來，圍着桌面站着的人，全跟老王是朋友，都在替老王助威，原來那少年一上來，手風奇佳，竟將這般鏢伙們的銀子全贏了過去，大家自然全有氣。

那少年看了那刀子一眼，臉上神色絲毫未動，冷然說道：「一斤肉就抵這麼多銀子，朋友，你的肉也未免太値錢吧。」

石磷聞言也一驚，忖道：「看不出他倒有這麼壯的胆子。」果然，他此話一出，立刻引起衆怒，有人竟罵道：「你他媽的是什麼東西！」老王拔起桌上的七首，嗖的一下子跳到桌面上，叫着道：「你賭不賭？」大有你若不賭我就殺了你之意。

石磷暗暗走近那少年，他對這少年有了好感，準備萬一有事，他就出手相救，那少年卻行所無事地說道：「賭錢還有強迫的呀，不和你賭，你又當怎的，要拚命嗎？」居然一點兒也不含糊。

石磷方才看來看去，也看不出這少年身上有半點練家子的特徵，兩隻手掌又白又嫩，像是人家閨女的手，此刻見他胆氣如此之豪，一面為他担心，一面卻覺得此人可愛得很。

「老王」眼睛一瞪，兇光外露，厲喝道：「老子跟你拚了又怎地？」他雖然也看出這少年舉止不凡，似乎是豪門闊少，但遇到這種犯了性子，本是成年在刀尖打

滾的亡命之徒，什麼事做不出來。

他拿着匕首又一比劃，喝道：「我赤脚的還怕了你穿鞋的不成？」作勢竟要撲上去，那少年眼光一動，像是也有些害怕了，後退了兩步，道：「你要當强盜呀！」眼光却瞟着屋子的門。

石磷暗笑！「這種文弱書生還是禁不得唬。」微運眞氣，準備拔刀相助了。

老王舉刀作勢，脖子後面却驀地一緊，被人捉住衣領，一把揪了過去，吧地，從桌面上擲到地上，跌得仰面朝天。

在地上打了個滾，他爬了起來，抬頭一看，把要罵出來的話趕緊縮回肚裏，石磷眼光四轉，看到人人臉上都有畏懼之色，也不禁用眼睛去打量那人，眼光方自轉到那人身上，又趕緊轉過頭去。

那人是個胖子，身材却不高，看起來整個人像是方的，却是鏢業裏的鉅子——八面玲瓏胡之輝，也就是平安鏢局的總鏢頭。

石磷與他本是舊識，對此人却頗不欣賞，由他的「八面玲瓏」這名字上看來，就可以知道此人為人的作風，而石磷却是最厭惡這種作風的。

因此他轉過頭，不願意和他招呼，胡之輝口中一面喝道：「不成材的蠢貨，輸了錢想發賴嗎？」一面却走過去向石磷招呼道：「石兄弟，這麼久不見了，見了故人之面，也不打個招呼？」

石磷無可奈何地回過頭，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胡大哥。」胡之輝哈哈笑道：「難得，難得，兄弟你還記得我。」他鼻子一動又笑道：「多年不見，兄弟你還是老樣子，還學會了喝酒，好極了，今天我們可要喝上兩杯。」

他笑聲不絕，又向那少年道：「這位老弟台如果不嫌棄的話，也請來喝兩杯算是在下向閣下賠罪好嗎？」

他雖然是徵求別人同意的話，然而却說得像別人已答應了似的，又喝道：「替這位相公將桌上的銀子收起來，以後你們要再像這樣胡鬧，我可就不答應了。」倏然之間，又換了另外一種面目說話，石磷搖首暗嘆：「這人實在是標準的小人。」

那少年微微一笑，道：「這些銀子，閣下拿去給手下弟兄分了吧！」胡之輝一怔，瞇着眼睛朝那堆銀子看了一眼，那並不是一筆小數目，連胡之輝見了，都不覺心動。

他轉動着胖臉上的細小眼珠，說道：「這怕不好意思吧。」

那少年含笑道：「區區之數，又算得了什麼，閣下千萬不要客氣。」

胡之輝眼珠一轉，哈哈笑道：「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只是閣下却一定要賞光，和在下兄弟喝兩杯。」那少年立刻道：「這自然。」答應得非常乾脆，像是心裏非常樂意的樣子。

石磷仔細打量這少年，覺得他實在有許多異處，像他這樣年紀的人，說話舉止絕不該這麼老辣，像是有着很多處世經驗似的。

於是石磷開始對這少年發生了興趣，遂也沒有拒絕胡之輝的邀請，交談之下，那少年自稱姓繆，名文，是粵東商人之子，此番是來江南開拓眼界，石磷却有些懷疑，因為他並不像是個商人之子，再一注意，繆文言談間似乎對胡之輝甚為拉攏，石磷更奇怪，因為他沒有拉攏胡之輝的必要，也不會與這滿身世俗氣的胖子氣味相投的。

胡之輝要繆文和他結伴而行，繆文也一口答應了，面上且露出喜色，石磷暗地猜測，認為這繆文必定有着什麼企圖，只是他也不知道這少年的企圖究竟有些什麼用意罷了。

這一來，可把石磷也吸引住了，他萍蹤浪跡，本來沒有固定去處，第二日清晨，三人竟結伴同行，跟在一連串鏢車後面。聽着趟子手嘹亮的呼聲，在江南山水中，石磷也不覺有脾肉復生之感。

三人一路談笑，繆文似乎對武林中事頗有興趣，一路上不斷地向石磷和胡之輝請教，談起武林人物，胡之輝就伸起大姆指道：「論到武林人物，除了我大哥靈蛇毛臯之外，就不作第二人想了。」

繆文臉上露出一個奇怪的笑容笑道：「第二人恐怕就是胡大哥了吧。」胡之輝哈哈笑道：「兄弟還談不上。」却是得意得很。

石磷冷眼旁觀，越來越發現這少年的異處頗多，出手之豪闊，生像他家藏銀山似的，胡之輝却茫然，只是不斷地吹噓着毛臯，當然，也不斷吹噓着自己，繆文面帶笑容，也總是留心傾聽，雖然他的笑容有些古怪，但石磷却也注意得到。

鏢車由鎭江出城，經丹陽，武進，往無錫去。這江南暮春的風光，繆文見了意與神馳，倒的確是像第一次來到江南的樣子。

胡之輝像是並不急着趕路，天還沒有入黑，他就早早落店，這樣走了三天，也沒有走出多少路去，石磷心裏奇怪，暗忖：「這那裏像走鏢的樣子。」

再過了一天，石磷又發現了一件奇事，原來鏢車行時，兩旁總有些雖然穿着商旅衣服，但一望而知是練家子的人，不即不離的跟在旁邊，起先，他還以為這些綠林道踩盤子的，但後來一看，這些人雖然裝着和胡之輝不認識的樣子，但有意無意間，却不斷地和胡之輝在打着眼色，比着手式。

石磷久走江湖，什麼事沒見過，但此刻情形他却有些糊塗了，保鏢本是光明正大的事，此刻他們却怎地偷偷摸摸起來。

鏢車離了丹陽之後，前面就是一段較為荒僻的路，石磷以為胡之輝一定會更早落店，那知胡之輝却一反常態，竟催着鏢伙，脚夫趕起夜路來了，石磷越發知道事有蹊蹺，但却並不表露出來。

須知通常鏢局走鏢的道理，在通商要道上，趕趕夜路倒沒有什麼關係，但一入了荒涼的地方，總是乘亮找地方歇息，這當然也是防備綠林道朋友的光顧，八面玲瓏一向小心謹慎，做什麼事都先要知道十拿九穩才肯出手，此刻恁地做自然奇怪。

繆文却全然不懂這些，騎在馬上，仰望天上星斗，極高興地說道：「胡兄，我們早該在夜間趕路了，仰視繁星皓月，俯逆春風，豈非快事？」

石磷暗嘆一聲，忖道：「你眞是個什麼事都不懂的公子哥兒。」

又走了一段路，前面黑黝黝的一片，是個樹林子，前行的趟子手兜回來，向胡之輝道：「前面的青紗帳很密，要不要先進去踩個道？」胡之輝好整以暇地一揮馬鞭，說道：「不必了。」回過頭向繆文笑道：「我做事就是這樣，從來不婆婆媽媽地顧忌。」繆文一伸大姆指，笑道：「這正是英雄本色。」

話聲未了，後面突然傳來一陣急遽的蹄聲，石磷回頭去看，那知那羣馬却不是向這個方向奔來，似乎繞了一個圈子。

他一聳肩，暗笑自己竟有些大驚小怪，但隨着鏢車後面經過那黑黝黝的樹林時，他倒眞有些担心，因為這裏的確是綠林朋友出沒的好地方，江南道上再想另找一處，却不太容易哩！

他側目一看胡之輝，在這種光綫下，他的臉色根本無法看出來，但是他的手，却有些抖，那從被他握着的韁繩的顫動上可以看出來。

「畢竟他還是有些害怕的。」石磷忖道：「但是他既然害怕，却又為什麼要如此做呢？」石磷苦思，却不得其解。

他們暗中都揑着一把冷汗，但鏢車却平平安安地走過去了，一點兒事也沒有發生，一走出林子，胡之輝就長長吁了口氣，像是心情已鬆懈了，但是在這嘆息聲中，却竟也隱含着一些失望的意味。

「這樹林裏可眞悶得緊。」繆文笑道，馬鞭一搖，鞭梢指向前途，問道：「怎地那邊還有個小樹林子？」石磷隨着他的手一看，前面果然又是黑黝黝地一片，也像是個樹林的樣子。

那知他念頭尚未轉完，那片「樹林子」竟動了起來，蹄聲紛沓，原來前面竟是一羣人馬，黑暗中遠遠望去，自然分辨不清。

繆文笑道：「原來是我看錯了。」石磷却在担心，黑暗之中，聚着這麼些人，除了上綫開扒，還有什麼別的意思？

他有些為難，假如眞遇上了事，他倒有些進退維谷，若是幫胡之輝的忙，他覺得有些不值得，若是不幫呢？自己和人家到底是一路，人家遇上事，自己袖手旁觀，在情在理都說不過去。

那羣人馬來到近前，即倏然而住，但奇怪的是這些人竟不去理會前面走着的鏢車，而逕直走到八面玲瓏胡之輝的面前。

胡之輝朗聲一笑，道：「弟兄們辛苦了。」那些人哄然道：「胡三哥，這是什麼話。」胡之輝道：「那叫金劍俠的小子，這次居然沒有來，也算他走運了。」他長長一笑，又道：「上次江寧府的『南秀鏢局』是不是就在這裏出的事？」一人答道：「一點也不錯，就在這樹林子裏。」

他們一問一答，石磷恍然大悟：「原來他們這是做好的圈套，來誘那金劍俠入彀的。我倒是又作了杞人之憂了。」

胡之輝又道：「前途想已不會有事，明日晚間就可到了，各位無事，不妨隨兄弟我到無錫，將鏢交待了，大伙兒痛飲一塲。」

那羣人共有九騎，個個都是窄腰熊臂的精壯漢子，兩隻眼睛在黑暗中，一閃閃地，顯見得都是武功不弱的練家子。

那為首一人，身材瘦削，雙目神彩更是奪人，在馬上一抱拳，笑道：「胡三哥的盛情，小弟們心領了，只是小弟們却要馬上趕回去，毛大哥恐怕還另有差遣呢？」胡之輝「哦」了一聲，笑道：「毛大哥如有事，弟兄們還是趕緊回去，可千萬別忘了代我問大哥的好。」那羣騎士哄然稱是，又有人道：「要不要我們先將胡三哥送到地頭再回去？」胡之輝笑道：「弟兄們把哥哥我看得太不值錢啦，前面那一點兒路，難道我還闖不過去？」

那羣騎士哄然聲中，趕着馬從另一方走了。胡之輝得意地揮動着手中的馬鞭，笑道：「在江南路上，有人想動我兄弟的鏢，那招子是太不亮啦。」石磷笑問道：「那些騎士是誰？」

「縱橫江湖的『鐵騎神鞭隊』，就是我那班弟兄了。」胡之輝得意地說，側目回顧，詫然問道：「繆文繆兄弟呢？」

石磷一看，本來始終坐在馬上微笑的繆文，此刻果然不知去向了，他一驚，繆文手無縛鷄之力，在這黑夜荒林中走失了，倒的確可慮，不禁皺着眉道：「我也沒有注意到他。」想到繆文一路上坐在馬上搖晃不定的樣子，雙眉不禁皺得更緊。

「繆兄不善騎馬，身體又單薄，如果出了事，倒眞是我們的過失。」他不禁有些後悔，方才注意力都放在那班騎士身上，竟沒有看到繆文的動態。胡之輝也有些着急，道：「石兄弟，我們去找找他去。」石磷嗖地下了馬，向林中掠去。

他們兩人展開身法，在附近掠了半圈，驀地聽到幾聲連續的慘呼，石磷面色突變，低喝道：「胡兄，快過去看看！」

他猛一長身，掠起如雁，胡之輝也跟了上去，在這種地方，就可以看出石磷武當嫡傳的心法果自不凡，嗖，嗖，幾個起落，已將八面玲瓏胡之輝丢下一箭多地。胡之輝急呼：「石兄弟慢些。」

石磷心中焦急，展開「八步趕蟬」的絕頂輕功，在這密林裏搜索着慘呼發生的原因，胡之輝身形雖臃腫，但他在武林中亦頗有聲名，輕功亦不弱，緊跟在後面，却聽得石磷也發出一聲驚呼。

胡之輝想拉攏這一擲千金無吝色的富家公子——繆文，聽到石磷的驚呼，以為繆文發生了什麼事，嗖地，也跟了過去。

他看着石磷發愣地背着他站着，再一縱身，看到地上的景況，也不由發出一聲慘呼，眞氣猛一渙散，竟不能再掠起身形，頽然落在地上。

地上凌亂地躺着九具屍身，却正是那羣「鐵騎神鞭隊」。胡之輝面如死灰，低語道：「這……這……」下面的話竟說不下去。

有一具屍身低微地呻吟了一下，想是還沒有完全氣絕，胡之輝倏然掠過去，俯身着急地說道：「怎麼回事——」那人眼睛已突出眶外，滿面俱是驚懼之色，張開嘴，想說什麼，但一口氣提不上來，眼皮一翻，也自氣絕了。

胡之輝慘然回顧，這些靈蛇毛臯的死士，縱橫江湖的「鐵騎神鞭隊」裏的九個好手，竟在這一段極短的時間裏，同時被人殺了，竟沒有一個活口。

八面玲瓏緩緩站了起來，仰天長嘆了口氣，慘然道：「這會是什麼人？難道又

是『金劍俠』嗎？」他深知這些「鐵騎神鞭隊」的武功，但居然竟在同時被殺，簡直有些匪夷所思。

石磷也俯下身，將屍身搬起來看了看，身上竟沒有一處傷痕，再看別人，也是一樣，這九人竟是被人點了極重的穴道而斃命的，有人手伸在腰間，像是想撤出腰中的長鞭，但，尚未撤出，已自被制，石磷也不禁長噓了一口氣，暗忖：「當今武林中，能有這種身手的人，會是誰呢？」於是他替自己解釋着：「這也許不是一個人幹的，假如是九人一齊下手，來對付這九個騎士，那麼這件事情就可以解釋。」

胡之輝失去了臉上慣有的笑容，愣了許久，突地神智一動，忙喝道：「石兄弟，快走！」身形倏然竄了出去，他怕中了別人調虎離山之計，自己跑到這裏，人家却刼鏢了。

是以他趕緊趕去，他却未想到，此人若要刼他的鏢，就算他人在那裏，又有何用？像他這副身手，比起人家來，還差得遠呢。

胡之輝身形暴起，幾個起落，石磷已追上了，兩人並肩掠出林外，林外的鏢車仍安靜地排列在黑夜裏，一人道：「兩位兄台到那裏去了？」石磷一看，那人不是失蹤了的繆文是誰？

石磷連忙掠了過去，道：「繆兄到那裏去了？倒教小弟着急。」語聲雖是埋怨，但却有着十分真實的友情，繆文的臉色，在夜色中不安地變動了一下，似乎也被這份友情所動。

但是他立刻恢復了笑容，這年青的少年像是準備將所有的情感都埋藏起來似的，淡然笑道：「不瞞兄台說，小弟實在不能騎馬，這幾天來兩條脚酸痛不已，今天趕了這麼多路，更是難受，方才乘空去溜躂了一下，現在倒覺好些了。」

石磷一笑，想起以前他是坐轎子的，道：「繆兄如果想遊歷中原，坐在轎子裏怎麼行？」繆文道：「對極！對極！」人家無論說什麼話，他總是附和，至於他心裏在想着什麼，那却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胡之輝也走了過來，連聲道：「幸好鏢車無事，我們快些離開這是非之地吧。」對那九具屍身，竟置之不理了，石磷心中一寒，忖道：「這八面玲瓏的確是個只顧自己，自私自利的小人。」

但是他却不說什麼，這些年來，他已養成了這種脾氣，有些話他認爲不值得說的，他就不說，有些事他認爲不值得做的，他就不做，少年時的任氣，現在他已消磨殆盡了。

鏢車立刻啓行，不到一個時辰，就趕到前途的一個小鎮上，胡之輝已是驚弓之鳥，趕緊落店，還招呼鏢伙，不准喝酒鬧事，石磷暗笑：「這大概是他第一次發出這命令吧。」

胡之輝叫別人不喝酒，他自己可還是照喝不誤，在這小鎮上，又這麼晚了，那裏找得到什麼吃食，他胡亂弄了些豆干，花生米，鴨頭之類的東西來，挑亮了燈，拉着石磷和繆文閒談。

繆文看着那些食物笑了笑，起身出去轉了一趟，又回來坐下了拿起酒來淺淺啜着，倒是不壞的竹葉青，不一會，店裏的小二端進兩個盤子來，胡之輝一看，盤子裏竟是兩隻燒鷄。

石磷暗忖：「這繆文倒是懂得花錢的人。」胡之輝哈哈笑道：「還是繆兄弟有辦法。」撕開一隻鷄腿，大吃起來，對方才那九具面帶驚恐的屍身，似乎已經忘得乾乾淨淨。

石磷却忘不了，問道：「那『鐵騎神鞭隊』的大名，小弟近年來也常聽到過，據說神鞭騎士，武功個個不弱，而且是支正義之軍，專門排解江湖上的糾紛，此刻怎地——」他止住了話，因爲他知道如果再說下去，就會傷及別人的顏面。

繆文似乎非常好奇地問道：「什麼是『鐵騎神鞭隊』呀？」胡之輝此時已有些醺然，笑道：「這『鐵騎神鞭隊』，在武林中真可說得上是赫赫有名，全隊一百二十個騎士不說，隊長就是當今武林的第一號英雄——我的毛大哥。」他得意地大笑了幾聲，突然想到這「赫赫有名」的神鞭隊，今夜已不明不白地死了九個，得意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天時本晚，他們挑燈夜談，時間過去真快，繆文的臉色在二更時似乎畧爲變了一下，但瞬即恢復常態，胡之輝却已沉沉大醉，繆文和石磷也像有了八分醉意，話都說不周全了。

第二天早上，這小鎮竟發生了一件奇事，這件奇事使得小鎮上貧苦的人們，臉上泛起多年來未有的笑容，然而胡之輝在聽到這件奇事之後，不但是酒意完全消退，多年來未曾流下的眼淚，都幾乎流了出來。

原來這小鎮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高高低低的荒地裏，隔不了多遠就有一錠五十兩重的元寶，總算起來，竟有十萬兩。

看到這銀子的人，誰不趕快檢回家去，這件奇事立刻哄傳全鎮，害得沒有檢到銀子的人，今後幾年連走路都不敢抬頭，因爲怕錯過檢銀子的機會，有一個秀才，此後十年裏竟在地上檢到七十九枚制錢，八百二十六個鈕子，一百三十七個扇總，弄得背也彎了，但却再也沒有檢到五十兩一錠的元寶，閒言表過不提。

胡之輝聽了這「奇事」，嚇得立刻從床上跳了起來，趕到放銀鞘的房間裏，銀鞘仍在，但裏面的銀子却一錠也沒有了。

他彷彿被暴雷所轟，周身都軟了下來，側首一望，看守銀鞘的鏢伙，倚在牆上沉沉睡熟了，走過去「拍！」「拍！」打了兩個耳光，却發現這些鏢伙都是被人點了睡穴，再一看，牆角金光燦爛，掠了過去，取起一看，那竟是一枝純金打造的小劍。

十萬兩銀子，在一夜之中掃數失踪，而且已別放到這小鎮裏每一家人家最下面的那口箱子裏，再也別想拿得回來了。

那是一枝通體純金打就的小劍，長不過五寸，形式奇古，彷彿是一柄名劍的雛型，劍柄上用褚色的絲帶打了個如意結。看起來，這像是個富貴人家小孩子的玩物，誰知道這却是令武林震驚的一件表記。

八面玲瓏胡之輝怔怔地捧着這柄「金劍」回到房裏，十萬兩官銀丟了，平安鏢局十年來辛苦創立的威名，也隨着這十萬兩鏢銀斷送，胡之輝的心像是剛由冷水裏

撈出來，潮濕而冰涼。

他回到房裏，石磷和繆文都已起來，他長嘆一聲，道：「完了，完了。」將那柄金劍丟到桌子上，繆文走過去拿起來，邊看邊問道：「這不是就是那『金劍俠』的表記嗎？」

石磷看着胡之輝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心裏已明白了八九分，但却不肯相信地問道：「昨夜有什麼事故嗎？」

胡之輝垂着頭說了，石磷不覺駭然，他們都坐在這房子裏，鄰屋的人被點了穴，十萬兩銀子被人搬走，他們却連影子都不知道，石磷又不覺有些慚愧，在房裏踱着方步，也講不出話來。

鏢車都已上道了，然而却是往回走了，趟子手不再喊鏢，躲在車轅裏縮着，鏢旗也捲成一捲，收到箱子裏去了。

胡之輝無精打采地騎在馬上，吹牛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石磷也有些訕訕地，他是武林中成名人物，這件事發生時他也在場，自然也連着丟了面子，繆文却仍帶着滿面笑容，按說此刻他該離去才是，但他却提也不提，仍然跟在旁邊。

他不說走，石磷自也不便走了，在這種情形下，可的確有些不好受。

走了兩天，又回到往鎮江府的官道上，胡之輝果然不愧八面玲瓏，居然又有說有笑起來，對繆文拉攏得更厲害，原來他心裏打着如意算盤，想把那失去的十萬兩鏢銀着落在這「豪門濶少」身上。

進了鎮江府，他們仍在那家客棧住下，胡之輝却叫鏢伙們押着空鏢車先回去了，他圓滑地運用起世故的手腕，結交那初出茅廬的繆文，石磷冷眼旁觀，嗤之以鼻而已。

除了武林掌故之外，他還說些風花雪月，繆文帶着笑，聽着，石磷却漸漸不耐，漫步行出去，却又看到一件奇事。

他剛走到客棧門口，四匹健馬，飛馳而來，在客棧前倏地下馬，身手矯健已極，石磷暗忖道：「江南武林，果然人材濟濟。」

馬上的騎士一色金色緊身衣褲，顯得非常刺眼，下馬後却不立即入店，整了整衣衫，竟在客棧門口肅立着，石磷又奇怪：「這是怎麼回事？」悄悄走到櫃台後面，頗爲注意地看着。

片時，街上又奔來四騎健馬，在街上的人叢中，任意馳騁，却又巧妙地避開將要被他們撞倒的人，馬上功夫極高。

他們也在客棧門口停下，也下了馬，原先那四個金色騎士迎了上去，八個人畧爲嘀咕了一下，仍然未進店，站在門口。

石磷將身更站後了些，因爲他知道這些人一定是有關什麼秘密的幫會，而這幫會裏的一切措施，却是最忌外人偷窺干預的。

少時，街上又奔來一匹健馬，石磷一看便知道他和先前那八人有關，因爲他也是金色衣衫，最怪的是，他雙手並未牽着馬韁，却捧着一個黑緞包袱，只靠兩條腿駕御着馬，却仍瀟灑自如。

他也在客棧前停住了，身形一飄，已飄下了馬，石磷暗暗喝采道：「好快的身手。」

他穿的却是金色長衫，年紀不大，面貌英俊，兩隻眼睛微微上翻，帶着一股傲氣，那八個金色壯漢恭謹地迎了上去，替他接過了馬，他却捧着那黑緞包袱，逕直走入店裏。

店伙們連忙迎上去，對他似乎也恭謹得很，石磷暗忖：「這厮是何來路？」

本有幾個看來也是武林人物的壯漢站在走道上閒談着，看到這金衫少年來了，都遠遠避開，而且躬身爲禮，臉上帶着驚恐之色。

金衫少年却看也不看他們一眼，筆直地走進店裏，石磷看着他的背影，走路時脚不沾塵，上身動也不動，武功當然極高，暗嘆忖道：「少年人恃技而驕，總不是件好事。」

那八個金衫壯漢也跟着走進，狠狠打量了石磷幾眼，石磷不願惹事，走回房去，在院子裏，却看到那傲岸的金衫少年在和胡之輝說話。金衫少年的手筆直的向前伸着，手仍捧着那黑緞包袱。

繆文也站在旁邊，帶着他慣有的笑容，胡之輝似乎已爲他們引見過了，石磷不願意多嚕嗦，正想走開，胡之輝却高聲喚道：「石老弟請過來，我替你引見一位少年英雄。」石磷無奈，只得走過去，胡之輝笑道：「這位就是武當名劍客石磷石大俠。」石磷一點頭，望見那金衫少年只微微一笑，仍帶着那股傲氣。

胡之輝又指着那少年笑道：「這位就是我毛大哥的高足，江湖聞名的『玉骨使者』中的第二位，玉面使者龐士湛。」石磷心中有氣，也只微微一笑，也故意帶着一些那種傲氣。

龐士湛臉色立即變了一下，八面玲瓏趕緊笑道：「賢侄此次帶着『殘骨令』，愚叔倒正好派上了用場，碰見賢侄，真是好極了。」

龐士湛正想答言，繆文却插口問道：「這就是『殘骨令』嗎？」石磷側目一望，看到繆文臉上的肌肉好像起了一種不自然的扭曲，手掌也緊緊握在一起，心中不禁動了一下。

玉面使者看了他一眼，對他似乎也並無惡感，淡淡一笑道：「對了，這就是『殘骨令』。」微一停頓，接着胡之輝的話題道：「胡三叔要這『殘骨令』用，莫非出了什麼事嗎？」胡之輝說了，龐士湛兩道劍眉緊緊皺在一起，道：「家師此次命小侄帶這『殘骨令』來此，爲的也是這『金劍俠』一人，胡三叔你可知道，爲了對付這『金劍俠』，昔年的『七鞭三劍』，已有四位已趕到了杭州哩。」

繆文接口道：「是那四位呀？」瞬即又補充着說道：「七鞭三劍，又是些什麼人？」

幾乎在他說話的同一時間，胡之輝問道：「是那四位到了杭州？」石磷也不禁留心傾聽，七鞭三劍多半已名成利就，在家裏納福，未在江湖間走動，已有多年，此番重出，可想他們對於「金劍俠」的重視。

他側目一看繆文，繆文臉上竟露出焦急而期待的神情，似乎非常渴望知道這些事，石磷暗忖：「他若是富家公子，爲什麼會對武林中事這麼關切呢？」

「鴛鴦雙劍夫婦，左手神劍和百步飛

花全來了，爲了這『金劍俠』一人，家師竟似非常慎重，一定要得到他才甘心。」龐士湛傲然笑了一下，接着道：「小姪曾經對家師說，爲了他一人，又何必驚動老一輩的呢，家師神色却非常慎重，說這也許關係着十幾年前的一段公案，是以非得到水落石出不可，依小姪看，其實也不必要這麼慎重，有我們師兄弟幾個出手，也就足夠了。」自滿之意，溢於言表。「這樣也好。」胡之輝笑道：「七劍三鞭之出，可讓小一輩的人，也有機會看看前輩的風采。」他略一頓，又道：「不過我看大哥也是太過慮了，這『金劍俠』又會和那姓仇的有什麼關係？」

「是呀！」玉面使者頗以爲然地點頭道：「家師竟將我們師兄弟九個，都調派了出來，只留下大師兄在家裏，十幾年來，這還是第一次呢。」石磷一望繆文，却見他低頭沉思，又像沒有注意他們的談話，忖道：「這人倒眞怪。」

胡之輝沉吟了一下，突然附耳對龐士湛說了幾句話，龐士湛面色突變，厲聲道：「有這種事？」一跺脚，將院子鋪地靑石，竟踩碎了一塊，功力之深，實是駭人聽聞。

「我就不相信，神鞭騎士竟會在片刻之間被人宰了九個，好！好！這倒提起我的興趣來了，我倒要和他周旋周旋。」他恨聲說道。言下之意，竟是憑他一人，已足夠對付別人了。

繆文抬起頭，微微一笑，石磷方自覺得他笑得奇怪，他已說道：「何必在院子站着談話，小弟作東，替這位龐兄台洗塵，順便我們也去吃些東西。」他抬起頭，又笑道：「小弟委實眞也有些餓了哩。」他微微一笑，又道：「龐兄這樣拿着這『殘骨令』，不覺得累嗎？」原來玉面使者一直雙手筆直地捧着那黑緞包袱，此刻聞言笑道：「這算什麼？我捧一年，也不見得在乎。」話聲未落，一人冷冷說道：「口氣倒不小。」玉面使者一驚，院子裏空盪盪地，除了他們幾人外，那裏還有別人在。

玉面使者白慘慘的面孔此刻變成了豬肝色，怒喝道：「好朋友說話何必藏頭露尾的，要說什麼，不會當着我姓龐的面說嗎？」胡之輝，石磷也都驚詫，有誰會這樣說話？

玉面使者，叱聲方住，那聲音又道：「當着你面講又怎樣？」人影一花，面前已多了一人，來勢之快，直如驚鴻，龐士湛滿臉的怒容，在見了這人之後，立刻烟消雲散，反而笑道：「原來是你。」那人道：「我來了，你要怎樣？」

石磷、繆文，見了這人，心中也不禁加速了跳動，不約而同地忖道：「世間竟有如此美人。」胡之輝却咧開大嘴笑道：「毛毛妳怎麼也來了？」

那人俏生生地一笑，婀娜而纖細的腰肢閃動了一下，兩隻靈活而明媚的大眼睛一轉，嬌聲道：「喲！原來是胡三叔呀？我怎麼也沒看到您？」竟是一口標準的北方話。

胡之輝的眼睛笑成兩條又短又粗的線，說道：「妳不跟着妳師傅，又跑回來幹什麼？」「毛毛」伸手一掠鬢髮，嬌笑道：「我回來看爸爸！」明眸如流珠，轉到繆文臉上。繆文臉上竟有些發熱，深藏着的情感，竟被激起一片火花。

「毛毛」回過頭，望着龐士湛道：「爸爸好嗎？」龐士湛道：「師傅他老人家好得很。」「毛毛」笑道：「你又捧着這玩意出來幹什麼？」石磷暗忖：「原來她是靈蛇毛臯的女兒。」看到她纖細的身影，想起毛冰，心中不禁默然。

她果然就是毛臯的獨生女兒毛文琪，是在毛冰走的那一年生的，今年十八歲了，「毛大太爺」的女兒，自然是嬌縱成性，怪的却是她却不跟她那名滿武林的父親學武，却遠遠跑到河北去，江湖上誰也不知道她的師傅究竟是誰？

龐士湛望着她，眼中露出火一樣光芒，她微微轉動了一下身子，嬌笑道：「你們要去吃飯，請不請我去呀？」

本在低頭沉思的繆文，聽了這話抬起頭來，笑道：「姑娘肯賞光，那再好沒有了。」石磷看着毛文琪身後的劍，却沒有看到繆文笑容的勉强。

毛文琪身後揹着的劍，難怪石磷會留意，因爲那的確奇怪得很，劍鞘非金，非鐵，却像是一大塊連綴在一起的貓皮所製，用貓皮做劍鞘的劍，天下恐怕只有這一柄吧。

「你請我，我還不去哩。」毛文琪嬌笑着，回轉身道：「我可得走了，喂，龐老二，以後可別儘吹大氣呀，小心風大閃了你的舌頭。」玉面使者苦笑着，望着她的背影。

這嬌縱的少女來如驚鴻，去也如驚鴻。胡之輝搖首輕笑道：「這刁鑽古怪的小丫頭，以後，誰要娶着她，那才眞叫倒霉呢。」

繆文愣了許久，才笑道：「鎭江的名菜聽說不錯，小弟還沒有吃過哩。」側目望着也在發怔的龐士湛道：「龐兄就拿着這東西去嗎？」

「我想只有這樣吧。」龐士湛道：「不然，又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見到毛文琪之後，他說話的味道都像兩樣了，胡之輝一笑，道：「賢姪對毛毛不錯吧？」龐士湛臉竟有些紅，繆文却不禁泛起一陣酸溜溜的感覺。

每天早上提着滾水往每間房間遞送的店小二，在裏面院子的一間上房門口小心地敲着門，因爲他知道這裏面住着的人，大有來頭。是毛大太爺的徒弟，連鎭江客棧裏的店小二都知道了「毛大太爺」的名頭，靈蛇毛臯，是該得意了。

店小二敲了幾聲門，裏面沒有人答應，輕輕一推，却推開了，他探進頭朝裏面一望，突地發出一聲驚呼，拔脚飛奔，滾熱的開水灑得一地，水壺也扔了，像是撞着鬼一樣。

石磷剛好走出房門，店小二差點撞在他身上，被他一把揪住，叱問道：「幹什麼？」店二一看是他，手指着龐士湛的房門，結結巴巴地說道：「大爺……你老人家的朋友！不得了啦。」

雖然石磷沒有什麼切身的事，但這幾天他的神經都是緊張着的，這與他前些日子裏的隨心所之大不相同，此刻聽了店小二的話，又是一驚，三脚兩步地奔了過去

，推門一看——

他也發出一聲低低的驚呼，退了出來，跑到胡之輝的門口，高聲叫着：「胡兄，胡兄……」胡之輝睡眼惺忪地跑了出來，石磷暗忖：「你倒睡得熟。」胡之輝撫着大肚子道：「石兄，什麼事？」還生像是不高興人家驚破他的好夢似的。

石磷却沒有心思去顧及他的不高興，畧爲有些驚慌地說道：「玉面使者出了事，胡兄請過去看看。」胡之輝鞋都來不及穿，赤了脚跑了出去，陡峭的春寒使得他身上的肥肉顫抖了一下。

他急切地推開那間房子的門，觸入他眼簾的景象，使得他也不禁發出一聲驚呼，趕緊伸手扶着門框免得自己倒了下來。

玉面使者當門而立，兩隻眼珠子突出眼眶外，臉上是一片驚懼之色，左掌前揚，但到半途就中止了，是以便奇突地停留在半空，右手自肘以下，却硬生生地揷在牆壁裏，是以他雖然早已氣絕死去，却仍然站着，沒有倒下來。

清晨的光線從門中照入這陰暗的房間，照在龐士湛屍身左側臉上，使得這景象看起來更爲陰森可怖，胡之輝勉强站直了身軀，肥臉上的兩隻小眼睛在房裏打着轉，突然又一聲驚呼，奔了過去，將揷在桌子上一樣東西拿了起來——

跟在後面的石磷閃眼一看，那東西霍然又是一把金劍。

「又是這混帳東西……又是這混帳東西……」胡之輝臉如死灰，拿着那劍喃喃低語着，一抬頭，臉色又一變，變得比死灰還灰黯——

原來牆上張着一方黑緞，那就是包着「殘骨令」的黑緞，黑緞子上面，用白色的粉，寫着四個大字：「以血還血」！

到現在爲止，似乎已經完全證實了，這「金劍俠」，實是和十七年前的「仇獨之死」，有着關係，胡之輝手裏拿着那枝金劍，喃喃低語道：「這是第二柄了。」忽然一抬頭，向石磷問道：「先前那柄金劍，石兄可曾看到？」

石磷搖了搖頭，隨口說道：「也許在繆兄那裏。」兩人跑進繆文的房間，繆文也方睡醒起來，胡之輝說了那事，繆文吃驚道：「怎麼？龐兄也死了！」胡之輝又問那金劍，繆文低頭沉吟了半响，搖首道：「我看是看過，到那裏去了，我也不知道。」

金劍失踪了，但這似乎並不是件什麼值得重視的事情，胡之輝隨卽放過了，自道：「丟了就算了，繆兄不必掛在心上。」他走到靠窗的桌子旁，將手中的金劍放在桌上，倒了一杯新泡的茶，呷了兩口，嘆道：「龐老二一死，毛大哥倒眞是去了一個有力的幫手，唉！我眞想不通，這金劍俠怎能有這種通天徹地的本事？」他臉上也不禁罩上一層憂色。

玉面使者龐士湛的武功，石磷是親眼看見過的，他脚碎靑石，氣功若無根基，焉能臻此，此刻石磷暗忖：「這金劍俠的武功，的確不可思議，龐士湛那樣的武功，在武林中已可算是一流高手了，在他手下，却又死得這麼慘法。」

繆文走過去，也倒了杯茶，走過來道：「我就住在龐兄的隔壁，昨晚怎的一點聲音也沒有聽到？」胡之輝長嘆一聲道：「他在我們隔壁搬走十萬兩銀子，我們尚且不知道呢！」

石磷微微有些面赤，一面却又奇怪，這金劍俠看來是爲仇獨復仇，那麼他必定和仇獨有着不尋常的關係——他念頭一轉，又忖道：「據我所知，仇獨無親無友，和他有着關係的，只有冰妹一人。」他想到毛冰的去處，又想到那穿着紫銅，黃金衣衫的奇人，忖道：「這件事必定和他們有着關連。」但究竟有什麼關連？他想來想去，也想不出結果來。

毛冰離家之後，中原武林中人只有他一人曾經見過，毛冰被二個奇人「擄走」，也只有他一人知道，他却不願意說出來，他以爲自己甚麼都不知道，其實他所知道的，已比別人多得多了。

胡之輝喝完了杯中的茶，走到桌旁，想再倒一杯，突地又一聲驚呼：「那柄金劍呢？」抬頭一望，窗子本是開着的，他雙手一按桌面，嗖地竄了出去，窗外是個小院子，渺無人踪。

他急怒交集下，發瘋似的掠上屋面，此時朝陽初升，春日的陽光照得屋面閃閃發光，極目遠望，屋頂櫛比，那裏有人影在。三個人都好端端地坐在房裏，但是就在他們旁邊的桌子上放着的東西，竟會失了踪，而且這三個人裏竟有兩個還是武林高手。

胡之輝從窗口掠進來，一雙脚仍然沒有穿鞋子，也不覺得冷，石磷詫然問道：「那柄金劍又失去了嗎？」

八面玲瓏頹然坐在椅子上，苦笑點首，肥大的肚子，不住地喘氣，像隻喝多了水的蛤蟆，樣子顯得既滑稽，又可憐。

繆文走過來，淸俊的臉上，帶着一絲別人無法瞭解的神色，他抬起手，畧整了整衣冠，朗然道：「金劍旣失，傷也無益，胡兄還是快想個應付的對策才是。」從窗口射進來的陽光，映得他寬大的袍袖裏似乎有金光一閃，但石磷和胡之輝都沒有看到。

× × ×

初至杭州的繆文，迎着春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空氣彷彿有他熟悉的味道，他貪婪地再吸了一口，知道他的血液裏本來是有着杭州的空氣的，於是他若有深意地笑了。

胡之輝遭受了這麼多次變故之後，唯一的辦法，就是向毛臯求助，實際上，眞正遭受打擊的並不是他，而是毛臯。

他着急要見毛臯，繆文却要先去遊湖，去杭州而不遊西湖的人，自古以來，似乎還未嘗有過，胡之輝對繆文存心拉攏，自然答應。

湖光山色，掩映半湖蓮荷，微風吹過，湖面上的漣漪像是一個個美人的酒渦，繆文等漫步堤上，但覺心曠神怡。

忽地堤畔柳蔭深處，蕩出一隻畫舫，朱欄綠戶，船上人一掀簾子，嬌喚道：「三叔，你們也來了。」定睛看去，竟是毛文琪。繆文臉上有喜色，只是他歡喜的原因難以猜透，胡之輝哈哈的笑道：「我們想遊湖，却苦無船，碰見妳眞好極了。」毛文琪格格笑道：「我一個人遊湖，悶得無聊，碰見你們更好極了。」（未完）



新穎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獲得多寶夫人之助與龍玲玲會晤，正等候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往取寶刀以削斷手銬之際，龍玲玲之師唐彩雲驀地到來，問知李中元身份，立要李中元和龍玲玲和他一道離谷。途中突遇于婆婆攔截，向唐彩雲誇言李中元手上所戴手銬是她的絞魂索，除她之外無人可解，並以輕視之心的說如唐彩雲能解此索，她當毫不留難任由唐彩雲帶李中元他去。唐彩雲取出血烝玉刀斬斷手銬問的鐵鍊後，于婆婆竟大方地依諾放行，于婆婆這一反以往性格的行動，倒令唐彩雲驚詫問故——

杖落肩骨碎　虹閃掌臂斷

于婆婆一笑道：「我于婆婆向來就是一個最乾脆的人，你現在才知道呀！」

李中元冷笑一聲，道：「翠谷藏珍早已被你攫去，當然落得乾脆。」

唐彩雲臉色一變道：「中元，你說甚麼？」

李中元道：「于婆婆三天之前，就把晚輩『翠谷藏珍』之圖，欺詐去了。」

唐彩雲氣得杏目圓睜，大聲喝問于婆婆道：「此話當眞？」

于婆婆一笑道：「我早就說，準備把『翠谷藏珍』分一半給你，是你自已不要，可怨不得誰來，你現在再問這話，豈不多餘。」

唐彩雲鐵青着臉色道：「老身以李中元尊長的身份，向你討回那藏珍圖，你還是不還？」

于婆婆蒼眉一挑，道：「什麼尊長，好不要臉……」

李中元接口笑道：「于婆婆，你也不要高興得太早……」

于婆婆心中一動，截口喝道：「你給我的是假圖？」

李中元道：「地點是千眞萬確，只是裏面的東西，早已被晚輩化整爲零，分藏於其他的地方了。」

唐彩雲淸笑一聲，道：「中元，有你的，我們多謝于婆婆放人了，走吧！」一揮手，示意李中元與龍玲玲先行。

李中元向龍玲玲一使眼色，雙脚一頓，掠身而起。

于婆婆大喝一聲道：「李中元，你給我老婆子站住。」

李中元故意不理會她，再一抖臂，立時掠出數丈之外。

這一來，可激起了于婆婆的怒火，猛然大喝一聲，身子冲天而起，掠過李中元頭頂，橫身擋住了李中元道：「李大俠，你難道還沒看出唐彩雲的陰毒麼？她明明能將你身上『絞魂索』除去，她却偏不替你除去，她的爲人由此可想而知了。」

李中元一笑道：「你老前輩還不和她差不多。」

唐彩雲這時已追身掠到，因見于婆婆並未向李中元出手，所以她也蓄勢未發。這時聞言一笑，接口道：「于婆婆，李中元是什麼人，他會聽你挑撥離間麼？」

于婆婆大聲道：「只要你答應依然和我老婆子合作，我老婆子馬上就替你把『絞魂索』除下來。」

李中元來不及答話，唐彩雲已是眉頭一皺，冷笑一聲，道：「中元，別聽她的鬼話了……」

話聲中，只見她揮動一片紅光，向于婆婆捲去，于婆婆沒想到她會在這個時候出手，而且一上來就用上了「血烝玉刄」，一時措手不及，被逼得退了二三丈。

唐彩雲逼退于婆婆之後，身形一回，揮手之下，把李中元身上的「絞魂索」，盡皆斬落，隨向龍玲玲喝道：「玲玲，你帶了中元先走。」

于婆婆一聲嘿嘿厲笑，揮動手中鳩頭杖，排山倒海般撲了上來，一面帶喝帶罵道：「唐彩雲你處處和我老婆婆作對，這次可饒不得你了。」

鳩頭杖橫掃而到，一掃之勢，連李中元亦掃在杖風之內。

唐彩雲再次叫了一聲：「你們走！」揮動手中那把小小的「血烝玉刄」，便和鳩頭杖打在一起。

于婆婆力大無窮，舞動鳩頭杖，威勢凌厲驚人已極。

唐彩雲展開身形，揮動「血烝玉刄」，竟是招招走險，直向于婆婆杖上削去。

于婆婆雖然修爲深厚，杖沉力猛，顯然甚是畏忌唐彩雲的「血烝玉刄」，每每被逼得半途收招變式，不能放手搶攻。

片刻之間，二人一合上手，對拆了五十多招，依然無分勝負。

李中元並沒依照唐彩雲的吩咐與龍玲玲立時離開，他眞要離開，當然那秋霞對他們兩人是毫無阻止之力。

李中元這人的想法奇特，從他剛才的言語之中，可以看出，他是存心要挑起于婆婆與唐彩雲這場龍爭虎鬥。

當他們現在已經打起來了，他却又不願搶這現成的便宜了，雖然龍玲玲不住的催他趕快離開，他却充耳不聞只顧觀看。

唐彩雲又是一個厲害得不得了的女人，看她一身功力修爲，顯然不在多寶夫人之下，換言之，也就和自己在仲伯之間，自己要勝她，那就得全靠運氣了。

再看于婆婆顯然比自己和多寶夫人及唐彩雲更是高明，她要不是畏忌唐彩雲手中那把「血烝玉双」，不敢放手施爲，唐彩雲在她手下，絕無勝算。

就現在這種情形，唐彩雲也只是守多攻少，保持不敗而已。

李中元自獲得「翠谷之秘」，在秘谷之內，苦練數年，只道這次出山，在武林之中雖沒有第一人想的奢望，自問也該少有敵手，無往不利，想不到就在目前短短三四天之中，單只所遇見的三個女人，就一個比一個強，顯得自己這幾年來的成就也不過爾爾，眞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話是一點不錯。

李中元一時有感於中，却因她們這場龍爭虎鬥，激發了他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的念頭。

再又片刻之間，唐彩雲與于婆婆之戰，又力搏了將近百招。

于婆婆的杖法，大開大闔，氣勢越來越是雄渾，唐彩雲手中「血烝玉双」狠辣詭異，專走偏鋒，每能化險爲夷，使于婆婆防不勝防，大有顧此失彼之勢。

于婆婆久戰唐彩雲不下，不禁激起了驃悍之情，大喝一聲，杖法一變，不再顧忌唐彩雲的「血烝玉双」，似是拚了兩敗俱傷，也非把唐彩雲毀於杖下不可。

于婆婆這一放開手來猛攻，唐彩雲却反而有了顧忌，她有她的想法，眞要她與于婆婆兩敗俱傷，她可又不願了。

因之，他們兩人心理因素在一消一長的情形之下，戰況立時改觀，唐彩雲再也保持不住攻守平衡的局面立時處於下風。

唐彩雲畢竟非比等閑，雖然已落下風，並未馬上被于婆婆打敗，又打了五十多招，忽叫于婆婆大喝一聲，道：「唐彩雲，老身和你拚了！」

雙手掄動鳩頭杖，一招「驚濤拍岸」陡的向唐彩雲胸前擊到。

唐彩雲與于婆婆惡鬥，勉強支持到現在，已是內力不繼，手忙脚亂，對這一招「驚濤拍岸」再也無力化解，危急之下，身子閃電般橫移半尺，右手奮起全力，揮動「血烝玉双」，朝着來杖劃去。

杖双相觸，只聽「嗖！」的一聲，紅光一閃而過，把于婆婆的鳩頭杖，杖頭削了下來。

而那杖頭却是來勢不變，挾着厲風勁力，如同脫手暗器一般，猛的擊在唐彩雲肩頭之上。

只聽得唐彩雲大叫一聲，身子往後便倒……

于婆婆這一段杖頭雖是離杖而下，但却擊得實在不輕，因爲于婆婆早算準了這一點，在這種情形之下，唐彩雲除了揮動「血烝玉双」由下向上相迎以外，別無招架之法。

而在這種角度之下，杖頭一旦被截斷之後，也勢必飛向唐彩雲身上。

于婆婆成算在胸，於是存心犧牲這根鳩頭杖，以達到殺敵致果的目的，在杖頭之上凝足了眞元內力，因此杖頭一斷之下，去勢力道，並未減弱，擊在唐彩雲肩頭上，便等於實實的挨了于婆婆一杖。

唐彩雲功力再厚，再有護身神功護身，由於于婆婆的功力比她更深厚，只打得她護身神功一散，整個的肩頭立時被擊得粉碎，不支倒地。

唐彩雲是一時不察，致爲于婆婆所乘，可是，唐彩雲也不是善與之輩，當她「血烝玉双」削斷于婆婆鳩頭杖時，便已發現于婆婆存心不善，她自己固然逃無可逃，無力回天，可是由於「血烝玉双」這種無堅不摧奇兵在手，依然仍有反噬之機，當下，她心中一恨，手中「血烝玉双」一加勁力，便脫手向于婆婆打去。

于婆婆這時的處境，一如唐彩雲的翻版，也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急切間于婆婆只有一橫手中斷杖向「血烝玉双」架去。

「血烝玉双」爲當代武林無堅不摧的玉寶之一，于婆婆斷杖雖然迎上了「血烝玉双」，但杖双相接之下，「血烝玉双」已切杖而過，來勢絲毫不變，紅光一閃，橫過于婆婆右臂而過，沒入一棵大樹樹身之內。

于婆婆一條右臂便在紅光一閃之下，離體掉落地上。

那「血烝玉双」鋒利無比，切斷于婆婆手臂當時，于婆婆竟然尚不自知，直到那斷臂落在她自己脚面上時，她才一驚之下，知道自己一條右臂已經完了，同時也才感覺到斷臂之痛。

好一個驃悍的于婆婆，蒼眉一皺之下，哼都不哼一聲，左手一掄，便向受傷倒地的唐彩雲擊出一掌。

說來話長，其實唐彩雲的受傷倒地與于婆婆的斷臂發掌，在時間上，只是稍分先後，發生於瞬間。

李中元看得親切，大喝一聲：「于婆婆還不住手！」飛身一掌，擋住了于婆婆最後一招煞手。

于婆婆顯然身受重傷之後，功力大損，兩人掌力一接之下，便被震得悶哼一聲，登，登，登連退三步，頓覺右臂之傷劇痛難當，呻吟出聲。

這時，龍玲玲與秋霞各各縱身向前，爲自己師父止痛裹傷。

不過秋霞內心之中，又多了一份戒備之心，不時舉目偸窺李中元，防他趁機對她們師徒不利。

李中元向她微微一笑，道：「秋霞姑娘放心，在下不會乘人之危。」接着人却轉向那棵吞沒「血烝玉双」的大樹走去。

李中元探手伸入樹內，拔出「血烝玉双」，只見双鋒厚而不薄，實在看不出何以如此鋒利的理由。

他回身走回來，只見于婆婆與唐彩雲都已開始坐在地上，各自運功調息。

龍玲玲與秋霞兩人，則各自站在自己師父身後相對怒目而視。

李中元看得微微一笑，走到龍玲玲身前，將「血烝玉双」交給了龍玲玲。

驀地，李中元雙目之中神光陡然暴射，轉頭向一片樹林望去。

只見一陣沙沙響聲傳來之後，隨卽現身走出來二人，原來正是跟着暗號來找他們的晞雲禪師與李環璐。

李環璐因見李中元被唐彩雲帶走，她便前去向晞雲禪師求救，路上正好遇見取得「寒犀寶双」而來的晞雲禪師，於是他們兩人一路同行而來。

于婆婆猛然一睜雙目，射向晞雲禪師，沉喝道：「少林和尙，可是要不守信約了。」

晞雲禪師掠目一過之下，已看出于婆婆與唐彩雲都已受傷不輕，同時李中元身上鎖鍊已被除去，恢復了自由之身，當下心中一寬，合掌當胸，道：「敝派絕無毀約之意。」

于婆婆冷哼一聲，道：「那你來做什麼？」

晞雲禪師佛門高僧，不便誑語欺人，也不能實話實說，沉吟了一下道：「請恕小僧，不便相告。」

于婆婆怒目一翻道：「好大胆的少林和尙，你看我老婆子受了傷，是不是？」

晞雲禪師口宣佛號「阿彌陀佛」，道：「老檀樾何出此言，小僧只有告退了。」

轉身之間，人已雙肩一幌，飄身退回樹林之內，隱身不見。

李環璐一笑道：「我可不是少林寺的，總可以來吧！」笑着走到龍玲玲身旁。

于婆婆挺身站了起來，向秋霞一揮手道：「我們走，留下這筆帳，將來慢慢再算。」身形一起，望也不望李中元一眼，轉向就走。

這時，唐彩雲忽然出聲喝道：「中元，把她留下來！」

李中元搖了一搖頭道：「晚輩不能檢這便宜。」

時機稍縱卽逝，李中元婉拒之下，于婆婆與秋霞姑娘已是遠出數十丈之外了。

唐彩雲面色一厲，眼內凶光逼射，罵道：「你這人當斷不斷，眞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東西。」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有出息也吧！沒有出息也吧！晚輩都不在乎，晚輩爲人處世自有晚輩的看法。」

唐彩雲冷哼一聲，道：「你這是對一個長輩說話，應有的態度麼？」

李中元聽得雙眉一皺，顯然非常不舒服，但他却很快的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輕輕的嘆息一聲，道：「老前輩，晚輩斗胆冒昧，有兩句話不知當說不當說？」

唐彩雲冷冷的望了李中元一眼，道：「有話回去再說。」

李中元道：「晚輩另有要事，只怕不能隨同老前輩前往了。」

唐彩雲怒喝一聲，道：「好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虧你說得出這種話來，老身替你解開了于婆婆的『絞魂索』，又爲了你與于婆婆打得兩敗俱傷，你現在倒說得輕鬆，要自己走自己的了，你還有半點良心麼？」

李中元想不到唐彩雲竟是這樣一個潑辣的女人，當下怒火一升，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來，道：「老前輩……」

口中剛叫得一聲「老前輩」，氣話還沒說出了。龍玲玲已是截口叫道：「大哥，你就少說一句吧！」

李中元話聲一頓，唐彩雲峻聲喝道：「這種忘恩負義，目無尊長的畜生，不准你再叫他大哥，你也不准再嫁給他了。」

龍玲玲大急叫道：「師父！……」

唐彩雲道：「不要囉嗦，我們走！」

龍玲玲臉色瞬變，站在當地楞住了。

唐彩雲身受重傷之後，心情惡劣到極點，一見龍玲玲沒有立時千依百順。沉聲一哼，道：「你也胆敢不聽爲師的話了！」猛的抬手一指，向龍玲玲「三焦」穴上點去。

唐彩雲功力深厚，右肩雖然已被于婆婆震碎，那只是肢體上的傷殘，對本身深厚的功力，並無太大的損耗，因之那出手一指，指力竟是凌厲懾人，尖銳的指風破空生嘯。

龍玲玲原就站在唐彩雲身旁，沒料到唐彩雲會向自己猛下毒手。

她心理上既無絲毫準備，又久處積威之下，也根本想不起反抗，因此呆呆的站在那裏，也不知避讓。

同時，李中元也未料到唐彩雲突然之間，一言不對，就向龍玲玲痛下毒手，以致救援不及，只見龍玲玲悶哼一聲，人已倒地不起，受了重傷。

唐彩雲一指點倒龍玲玲之後，餘怒未息，左手一探，又向龍玲玲肩上抓去。

李中元這次却不能任唐彩雲爲所欲爲了，暴喝一聲，道：「住手，否則晚輩要對你不客氣了。」身形一矮，揮手一掌，向着唐彩雲左腕切去。

唐彩雲氣得牙關亂挫，一面五指一翻，轉攻李中元來掌，一面潑口罵道：「我打我的徒弟，關你屁事。」

李中元因見唐彩雲已是受傷之人，不忍與她對掌相拚，身形一旋，收回掌力，另一隻手，却就地攔腰抱起了龍玲玲，飄身掠出二丈開外。放下龍玲玲，回身面對着唐彩雲道：「老前輩請你別忘了，晚輩仍是玲玲的丈夫。」

唐彩雲嗤笑一聲，道：「想得倒好，老身不答應，誰也別想娶她。」

李中元道：「玲玲與老前輩，不過是師徒之分，照理而言，這等終身大事，只怕老前輩還無權作主。」

唐彩雲哇哇大叫道：「老身是她師父，老身不能作她的主，難道你能替她作主不成？」

李中元道：「在未成親以前，晚輩是不能替她作主。」

唐彩雲哂然道：「你知道就好。」

李中元道：「玲玲高堂祖母現仍健在，如說眞正有權替玲玲作主的人，應是龍老夫人。」

唐彩雲道：「除了龍老夫人外，就是老身了，如今龍老夫人不在此地，自然該由老身作主。」

李中元一笑道：「可是龍老夫人已親口允婚，將玲玲許配給晚輩了，因此晚輩現在有權過問玲玲此事了。」

唐彩雲鼻中一哼，道：「誰聽你胡說八道。」

李中元道：「老前輩不信，可以一問玲玲便知。」

龍玲玲指傷甚重，人已昏死過去，李中元把她移出唐彩雲伸手可及的威力範圍之外後，李環璐已過來照顧龍玲玲，只是她仍未能將龍玲玲救醒。

李中元回身一探龍玲玲傷勢，發現她的傷勢眞還不輕，她那一指之力，幾乎將龍玲玲「三焦穴」經脈完全截斷。

李中元一皺眉頭，伸手攻入一股眞元內力，將龍玲玲從昏迷之中激刺醒來。

龍玲玲睜開雙目，打量了全場一眼，有氣無力的道：「大哥，你和我師父發生爭執了！」

唐彩雲冷冷的搶住李中元話頭道：「逆徒，你說，你那糊塗祖母是不是早已將你許配給李中元了。」

唐彩雲自以為是，在她積威之下，料想龍玲玲絕不敢在她面前欺騙於她，詎料，這時的龍玲玲心中想法，已是大變，雖然不能立起大義滅親，却已打定主意，不願再幫她師父在武林中造孽了。

她人本聰明絕頂，一聽唐彩雲的話意，便知李中元把他們的婚事推向老祖母身上，當下暗暗一狠心，點了一點頭。

唐彩雲氣得一愣大聲喝問道：「那是說，你一開頭就眞心誠意想嫁給他了。」

事實雖不盡然，龍玲玲這時却不願意多作分辯，索性點頭應了一聲：「是！」

唐彩雲氣得全身發抖，臉色蒼白，道：「好呀！你原來早就吃裏爬外了，怪不得你不願將你祖母兄弟援進……。」話到口邊，猛然警念一生，將衝口而出的地名忍回腹中。

龍玲玲長長的一嘆，悲聲道：「師父，那不是徒兒的意思，完全是家祖母不顧接受你老人家的好意。」

唐彩雲冷哼一聲道：「你一定是不守規律，將為師的一切都告訴你祖母了。」

龍玲玲矢口否認道：「沒有！沒有！家祖母對徒兒的事，一點也不知道，徒兒又那有臉面向祖母說明一切。」

唐彩雲接着一指李中元道：「你為了他吃裏爬外，定然也把為師的一切，都告訴了他。」

龍玲玲道：「沒有，沒有，徒兒什麼也沒有告訴他。」

唐彩雲殺機貫日的厲聲喝道：「你為什麼不告訴他？」

龍玲玲道：「徒兒不敢有負你老人家傳藝教養之恩，同時，也希望你老人家能懸崖勒馬，保住清名，區區愚忱，尚望師父垂察。」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叫了一聲，道：「師父，你老人家以……」

分明是想乘機苦諫唐彩雲，唐彩雲那讓她把話說出來，暴喝一聲，道：「住口，老身的事，不要你管……」

忽然一轉目，回到李中元身上，道：「李中元，你想不想就此將老身這孽徒帶走？」

李中元微微一怔，道：「老前輩可是有心成全，還她自由之身？」

唐彩雲心中似是另有主意，態度由激動與惱怒，變得沉靜下來，點了一點頭，道：「正有此意，只不知你出不出得起價錢。」

李中元眉頭一蹙，說道：「老前輩要錢？」

唐彩雲挑眉一沉面色道：「女大不中留，老身在她身上花了無數心血，向她身上收回一點代價不成麼？」

李中元暗暗一嘆，道：「成！成！老前輩說個數字吧！」

唐彩雲伸出右手，張開五指，說：「這個數字。」

李中元道：「五萬兩？」

唐彩雲冷笑一聲，道：「李中元，你是小看了老身呢？還是你生性視錢如命，把一兩兩銀子看得比磐石還大，五萬兩銀子，哼！只怕花在她胭脂花粉上的錢，都不止此數。」

李中元一笑道：「晚輩說的是五萬兩黃金。」

唐彩雲「呸！」的一聲，道：「五萬兩黃金，也不值得老身開一次口。」

李中元道：「那是多少？總不會是五千萬兩銀子吧！」

唐彩雲神色冷然的道：「老身要的就是五千萬兩銀子！」

乖乖！我的天，五千萬兩銀子那是一個多麼嚇人的數字。

李中元雖沒有被嚇倒，却是苦笑一聲，道：「晚輩那有那麼多銀子。」

唐彩雲道：「你可以出賣你的『翠谷藏珍』。」

李中元道：「你老前輩為什麼不乾脆要『翠谷藏珍』呢？」

唐彩雲道：「你拿『翠谷藏珍』做幌子，于婆婆就上了你一個大當，老身不會再上你的當了，老身要銀子，只要你親筆寫張五千萬兩銀子的借據，諒你想賴都賴不了，這豈不比『翠谷藏珍』要可靠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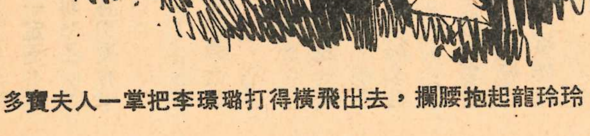
李中元暗暗忖道：「這話倒是實在，我要出了這借據，眞是想賴都賴不了，如果她要了這銀子僅是享受花用，為了讓玲玲落個清靜自由，給了她也就罷了，可是，她要這銀子的目的，乃是在武林之中製造事端，為禍人間，莫說五千萬兩，就一千萬兩也不能如此輕易給她……」

正思忖之間，忽然一絲蚊蚋般的傳音神功，透入他耳中道：「你就答應她吧！先想法子把她調離丈遠之外，老身就可以替你將玲姑娘弄走了。」

李中元仔細一聽，聽出那正是多寶夫人的話聲，看來多寶夫人早就一路躡踪在暗中了，當于婆婆與唐彩雲動手時，她很可以現身出來，相助于婆婆一臂之力，但她却沒有現身出來，由此可見她因放走自己一事，已經與于婆婆無法相處了，只不知她會不會別有用心？……」

李中元與多寶夫人並無深交，他不能不有此顧慮，他略一思忖之後，立時打定主意忖道：「龍玲玲與唐彩雲到底數年相處，師徒有情，如果因此弄得各走極端，龍玲玲心中一定很是難過，姑不論多寶夫人用心如何，她眞要心存不善，我就和她翻臉動起手來，也沒有這種感情上的負担，可以放手相拚，看來讓多寶夫人插進來這一腳，倒也未嘗不可。」

主意一定，當下做出無可奈何的神情，悻悻的道：「好，我給你五千萬兩銀子，算是酬謝你對玲玲一番琢育之情……只是這裏沒有文房四寶，如何是好？……」



多寶夫人一掌把李環璐打得橫飛出去，攔腰抱起龍玲玲。

說着，目光四掠，最後落到幾棵翠竹之上，顯然，他已經有了主意，但却不放心走了過去，因此，也不說出他心中主意。

唐彩雲順着李中元目光打量過去，看到了那些翠竹，也明白了李中元的意思，他分明是怕自己乘他過去取竹簡的時候將龍玲玲搶走，當下暗笑了一聲，忖道：「老身要的是銀子，這丫頭已經沒有用了，你把她帶回去，只怕有你受的。」

唐彩雲有唐彩雲的想法，接着，把話挑明道：「我們一同過去，做一塊竹簡，你用指力把借據寫在竹簡上好了。」

李中元故意不放心地與唐彩雲一同向那翠竹生長之處走去。

正當他們走到那翠竹之處時，只聽一聲笑聲，起自一棵大樹之後，接着掠出一條人影，射向龍玲玲，揮手一掌，把李環璐打得橫飛了出去，那人影點足再起，手中已是攔腰抱起了龍玲玲，再一長身，便又射入樹林暗中而去。

唐彩雲睹狀之下，因為銀子尚未到手，心中大急，暴喝一聲，回身猛撲，銜尾疾追而去。

李中元縱身李環璐身旁，欲待察看李環璐的傷勢，李環璐已是翻身跳了起來，說道：「李大哥，我沒有關係，你去追人要緊。」

李中元一聽李環璐沒有受傷，心中對多寶夫人的信心，又多增了幾分，囑咐了李環璐幾句話，身形一起，也認定方向，一路狂追而去。

唐彩雲顯然氣得要發瘋了，只聽她在前面不時傳來怒罵的聲音，這聲音正好領導着李中元一路追來，不致迷失方向。

一陣猛追之下，李中元已是看到了唐彩雲，唐彩雲前面二丈多遠，正是抱着龍玲玲飛逃的多寶夫人。

多寶夫人的輕身功夫，奇強高絕，手中帶着龍玲玲，起身落步之間，有如行雲流水，看似毫不吃力。

任你唐彩雲如何暴喝怒罵，二丈多遠的距離，唐彩雲就是追她不上。

唐彩雲一鼓作氣之下，不顧肩頭傷勢，猛追一陣之後，肩頭傷勢，已是劇痛難當，再也追不下去了。

她只有停步頓腳，指着多寶夫人背影，大罵道：「多寶夫人，今天算你取巧，檢了個便宜，老身和你們『蚩尤窟』，沒完沒了，你們等着瞧吧！」

多寶夫人竟然也回過身來，笑哈哈的道：「老妹子，不是我不講交情道義，實在是五千萬兩銀子太誘人了，今天只有得罪你了！」帶着笑聲，轉身揚長而去。

李中元見唐彩雲無法再追，搶身出來，大叫一聲道：「那裏走，還我人來！」

多寶夫人聞聲加速，又飛射而逃，李中元取代了唐彩雲的位置，一前一後，一逃一追，片刻之間，便聲影俱無，逃的追的，都不知了去向。

留下唐彩雲空自氣惱怨恨，但却毫無辦法。

不過她却做夢也想不到，多寶夫人與李中元一逃一追之下，奔出去不過四五里路，多寶夫人方位一變，帶着龍玲玲奔入了一座山洞之內。

李中元隨後跟身而入，向多寶夫人雙拳一抱道：「夫人前後兩次相助，晚輩眞不知如何表示我心中的謝意了。」

多寶夫人在李中元跟入洞中前，已將龍玲玲放在地上，這時揮手一笑道：「你既然不知如何表達你心中的謝意，那你就不用謝了。事實上，老身也不是為了你，只是想幫這孩子一點小忙。唉！老身見到這孩子，就像是看到了我自己早年的影子，忍不住不過問她的事……唉……」

話聲一頓，似是怕李中元追問似的，話鋒一轉，又道：「老身一路之上，暗中查了一查她的傷勢，非常不簡單，你好好守住洞口，讓老身再仔細地看一看。」

李中元依言走到洞口而去。

多寶夫人見李中元走去之後，當時並未立即替龍玲玲檢查，臉上帶着一種非常奇怪的表情，楞楞的瞧了龍玲玲半天，然後自言自語說：「是禍是福，現在就看你是不是眞金了。」

說話之間，她三下二下，便把龍玲玲的全身衣服褪得精光，像是鑑賞一件藝術品似的，從頭到腳驗看得非常仔細。

她看完龍玲玲全身之後，臉上笑容一綻，點頭道：「孩子，眞有你的，老身太喜歡你了。」

接着，替龍玲玲穿好了衣服，然後，再重新檢查龍玲玲的傷勢。

多寶夫人搭手龍玲玲寸關尺腕脈之上，把了一陣脈，忽然柳眉一皺，伸手把龍玲玲拍醒回來。

多寶夫人因龍玲玲身受重傷，抱着她飛逃之時，龍玲玲大爲痛苦，所以，多寶夫人又點了她穴道，使她失去知覺，逃避痛苦。

現在多寶夫人把她拍醒回來，却是要更進一步從她口中瞭解她的傷勢。

龍玲玲睜開眼來，一見是多寶夫人不得一楞道：「原來是老前輩你，你把晚輩搶來做什麼？」

多寶夫人一笑道：「玲姑娘，你不要多心，老身對你絕無惡意，同時，李中元也就在洞口，你不妨叫他一聲看看。」

龍玲玲開口叫了一聲，道：「大哥，你就在洞口麼？」

李中元應聲道：「不錯，我在洞口爲你們守護，你的傷勢怎樣了？」

多寶夫人接口道：「看來有點麻煩，不過我還要和玲姑娘做幾個試驗，才能作最後的認定。」

李中元道：「有勞老前輩了。」

多寶夫人笑道：「不用客氣了。」

龍玲玲道：「家師下手，確然重了一點，晚輩看也沒有什麼大了不起，大約調息十天八天，也就可以復原了，何需這樣小題大做呢？」

多寶夫人笑了一下道：「沒有什麼了不起！你聽老身的話，慢慢做下去就知道了。」

龍玲玲問道：「老前輩要晚輩怎麼樣做？」

多寶夫人道：「你試行運功調息半盞熱茶的時間看看，然後把運功調息中的感受告訴老身，老身再告訴你別的做法。」

龍玲玲因知李中元守在洞外，心中甚是安然。於是雙目一閉，依言運功調息起來。

多寶夫人守在龍玲玲的身前，一臉穆肅的全神注視着龍玲玲身體感受與神色變化。

龍玲玲最初片刻時光，看不出有什麼不良的反應，可是稍久之後，龍玲玲一呼一息之間，便畧顯急促不勻的現象。接着，便氣血上浮，全身發出了一陣顫抖，但是一陣顫抖之後，一切又恢復了原狀。

半盞熱茶時間，瞬眼而過，龍玲玲收功而起，微微一笑道：「晚輩覺得很好，只是開始的時候有點困難，現刻我覺得傷勢也減輕了不少。」

多寶夫人神色更是凝重，忽然從懷中取出一隻金針，刺向龍玲玲左手小指指尖之上，問道：「你覺得如何？」

龍玲玲只覺多寶夫人那枚金針刺入指尖之上，好像刺在別人身上一樣。自己一點感覺也沒有，心中不免一震，道：「奇怪，晚輩沒有任何感覺了。」

多寶夫人說道：「你再如此繼續行功調息下去，百日之後，全身將要僵化如石，同時，靈智盡失，變爲渾渾噩噩的白痴了。」

龍玲玲大驚道：「這是怎樣回事？」

多寶夫人說道：「是你師父向你下了毒手！」

龍玲玲道：「不會吧，家師爲人，只是脾氣不大好，對人却是……。」

多寶夫人道：「令師的爲人，老身比你更清楚，而你中了她的毒手，也是事實，你也不要替你師父掩飾了。」

龍玲玲一怔道：「你們很熟？」

多寶夫人笑了一笑道：「我們過去是手帕之交，所以她這一手，也只有老身最是清楚。」

話聲一落，忽然叫了一聲，道：「李大俠，你且進來，老身有話和你說。」

李中元心中早就急得不得了，聞聲之下，急跑回來，便問道：「玲妹傷勢到底如何？」

多寶夫人恨聲道：「她中了她師父的『玄陰煞手』，你好好照顧她，老身替你們找她去。」

龍玲玲大叫一聲，道：「老前輩，請你不要去找她好不好。」

多寶夫人原已舉步欲行，被龍玲玲叫得止步回身道：「這種『玄陰煞手』惡毒非凡，極難醫治，唯一的捷徑，就是由你師父自己替你將注入你體內的毒功收回，捨此而外，老身也不敢說，有把握替你醫好。」

李中元雙手一抱拳，道：「那就有勞你老前輩了……。」

話聲未了，龍玲玲又是悲叫一聲，凄然欲絕的道：「大哥，你爲什麼也不瞭解小妹的心意呢？」

李中元劍眉連挑，望着龍玲玲哀怨欲絕的神情，一陣不忍之心油然而生，長嘆一聲，道：「可是不去找你的師父，你的傷勢又如何得好啊！」

龍玲玲道：「小妹家道中落，在窮途末路之際，得家師援手，才得有今日，不論如何，家師對小妹個人而言，實有再造之恩，這次小妹在大哥大義感召之下，猛醒回頭，但以身受家師大恩的小妹而言，實有深恩未報，愧莫能安之感，如果再請家師前來替小妹療傷。則小妹私心之中，永世難寧了。……小妹烏鳥私情，尚望老前輩與大哥曲意成全一二。」

李中元皺着雙眉道：「玲妹，你這又是何苦呢？」

龍玲玲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自己能夠醫好，那是小妹的幸運，就是醫不好，小妹受之於家師，如今還之於家師。也是理所當然。何況因此一來，小妹已無愧於心，與家師恩怨各了，小妹私心也可以安然了，只是，對大哥你，小妹抱歉不能隨侍以盡婦道了。」

這是龍玲玲始終想不開的一點，李中元雖不以爲然，但也無法叫她很快的改變這種觀念，他暗嘆了一聲，投日向多寶夫人望去，希望多寶夫人能說出一番改變龍玲玲看法的話來。

詎料，多寶夫人竟然一點頭，道：「好，你孩子這片苦心，老身成全你了。」立時打消了去找唐彩雲的念頭，回到龍玲玲身前。

李中元劍眉雙鎖，愛心忡忡的道：「可是玲妹的傷勢又怎樣辦呢？」

多寶夫人一肩承担地道：「包在老身身上好了。」

李中元不大放心地道：「老前輩剛才不是說，……」下面的話，他不便直率出

口，只有把話聲一拖，等待着多寶夫人接話。

多寶夫人道：「不錯，老身說過她身受的這種『玄陰煞手』極難醫治，但並不是無人可醫的絕症，老身就拚着……」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有所保留的語氣一轉，道：「老身自信她這『玄陰煞手』還難不到我。」

李中元聽話很仔細，聽出她話中有話，却只放在心裏，並未立時追問，只是雙拳一抱說道：「老前輩如此大恩大德，晚輩夫婦，感戴無涯。不知如何以報夫人大恩。」

多寶夫人說道：「你們眞有報恩之心麼？」

李中元道：「晚輩是心誠意誠，除了有違武林大義之事外，老前輩如有所命，任憑吩咐。」

多寶夫人一笑搖頭道：「老身對你們是毫無所求，你不用耿耿於懷，提心吊胆，怕老身到時候敲搾勒索你們。」

龍玲玲直言冒昧地道：「老前輩似乎有點言不由衷。」

多寶夫人哈哈一笑道：「就算畧有私心，對你們也不會有絲毫惡意。」

李中元正色道：「人之相交，貴在能以誠相待，老前輩請先把話說明，否則晚輩對老前輩盛情，也只有心領了。」

多寶夫人輕嘆一聲，點了一點頭，沉聲說道：「其實說來也沒有什麼，只因老身年輕時候，所處境地，與龍姑娘今日情形，極爲相同，老身當時因再次失誤，所以，才成了人見人怕，談虎色變的多寶夫人，此爲老身數十年來，抱恨無窮的一生缺憾……」

說到這裏，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李中元與龍玲玲也聽出她是傷心人別有衷腸，於是靜靜的聽了下去。

多寶夫人嘆了一口氣之後，接着又沉聲說道：「因此，當老身看了玲姑娘那封信後，便有身受之感，決心從玲姑娘身上，彌補老身當年的不幸，求取一份心靈慰藉，……。」

語聲未了，龍玲玲已是聽得激動非常，口中大叫了一聲：「老前輩！」

接着，投身多寶夫人懷中，「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多寶夫人也是雙臂一緊，牢牢的抱住龍玲玲，兩串珍珠般的淚珠，倏的滾滾而下，落在龍玲玲秀髮之中。

李中元曾經一度失足綠林，對於多寶夫人的這份眞摯的感情，不但毫不懷疑，而且更能體會她的可貴，當下也是一陣啾愴，嗟聲一嘆，道：「老前輩赤心至情，晚輩慚愧之至，有請見諒。」

多寶夫人黯然一嘆道：「這幾天來，老身想了很多，我也很想重新做人，只是積習難改，如果，……唉！……。」言未盡意的，又是一聲長嘆。

她心裏有着一句話。却是任怎麼也說不出口來。

李中元聽出她弦外之音，心中一動，暗暗忖道：「她對玲玲顯然產生了一種同病相憐的奇怪感情，如果能因此使她堅定重新做人的信念。豈不是一件兩全其美的武林佳話。」

一念及此，當下微微一笑，接口道：「老前輩，晚輩心中有一個想法，說出來尚請老前輩不要見外。」

多寶夫人抬頭望了李中元一眼，凄愴的含淚作笑道：「但說無妨。」

李中元道：「玲玲自幼父母雙亡，因與唐老前輩相處日久，在她心目之中，生了母女之情。是以對唐老前輩倍感歉疚。恐日後亦很難平伏，但不知老前輩能否見憐玲妹，收她做一個義女。以老前輩的眞情，代替唐老前輩的假愛，使玲妹在老前輩愛育之下，恢復面對現實的勇氣。」

李中元明明是猜透了多寶夫人心意，存心成全她，但却把話說得非常技巧，使多寶夫人聽了，不但喜出望外，而且對李中元也產生了眞摯的感情。當下破涕爲笑，道：「啊！啊！這不折殺了老身麼？」

龍玲玲乖巧的馬上就在多寶夫人懷中叫了一聲：「媽！」

接着，又掙扎着要向多寶夫人行拜見大禮。

多寶夫人笑吟吟的摟着龍玲玲，道：「乖女兒，你這傷勢不簡單，越少動越好，你就少替爲娘找麻煩吧！這大禮不行了也吧！」

李中元一旁笑道：「禮不可廢，玲妹身子不便，理當由小婿代行叩見之禮。」

說着，面色一正，莊嚴的一整衣冠，向多寶夫人拜了三拜。

李中元這三拜一拜，可就拜得這不可一世的女魔頭，從此洗心革面，爲正義武林帶來一位絕世高手。

多寶夫人受禮的時候。只感動得唏唏吁吁又流了一陣眼淚。

多寶夫人伸手拉起李中元，叫了一聲「賢婿」，道：「老身身爲長輩，可要替你們作三分主張了。」

李中元欠身道：「小婿但憑吩咐。」

多寶夫人道：「玲玲的傷勢，你們誰也帮不上忙，老身要把她帶去一處地方醫療，你放不放心。」

李中元一笑道：「小婿一千萬個『放心』。」

多寶夫人微微一笑道：「多謝你信得過老身。」

接着伸手懷中，取出一個小瓶子送給李中元道：「你上次不是很注意老身的『天漏針』麼？這瓶子裏就是老身的『天漏針』，你留在身上備用好了。」

李中元接着那小瓶子一楞道：「這就是你老人家的『天漏針』！」不是不相信，而是覺得太奇怪了。

她名震天下的「天漏針」，誰會想到，是裝在一隻小瓶子裏。

多寶夫人微微一笑，說道：「你打開來看看。」

李中元打開瓶塞，倒在掌中，原來所謂的「天漏針」，只是一些形如綉花針的小晶體，毫無打眼的地方，……。

李中元顯得有點聞名不如見面的失望神情道：「這就是『天漏針』？」

多寶夫人一笑道：「你有點看不起它，是不是？其實任你功力如何深厚，有這樣一小枚就足足有餘了。」

李中元道：「小婿實在不懂，這點點東西竟然那樣厲害。」

（未完）

七代劍

錯將玫瑰作幽蘭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在開封城中殺死無腸公子越帆雪．和獨孤婆婆強闖鐵船幫黃河分舵．他們一路如入無人之境．戚明星還以為鐵船幫黃河分舵的人聞風先逃．正在四周探查間．驀見分舵主劉大維現身出來．而四面屋牆上也出現了無數弓箭手．把戚明星和獨孤婆婆圍在核心．弓箭手正向戚等發射強弓之際．一聲喝止來自庭階．白髮魔君竺七爺喝止弓箭手後．願與戚明星單打獨鬥．以三招為博．戚勝可自由離去．否則自斷十指．戚攻二招均被避過．最後戚以詭計倖勝．竺七爺大呼上當——

戚明星淡淡答道：「兵不厭詐，這話你難道不曾聽人說過？」

白髮魔君氣得白髮根根豎起，瞋目暴聲道：「可是你——」

戚明星立刻截口道：「可是甚麼？我剛才說過不使詐術麼？」

白髮魔君為之語塞，呆了半晌，忽似一隻洩了氣的皮球，揮揮手叱道：「罷了！算你小子命大，滾吧！」

戚明星納劍入鞘，將獨孤婆婆扶了起來，道：「大娘，咱們走吧。」

這時，原在屋上的劉大維等人早已下屋圍在天井四周，劉大維聽見白髮魔君要放人，大不以為然，開聲道：「老神君，這小子是我們幫主發誓要剪除的人，放不得呀！」

白髮魔君瞪了他一眼，冷冷道：「你再吭一聲，老夫就把你扯裂！」

劉大維面容一懍，頓時噤若寒蟬。

戚明星於是攙扶着獨孤婆婆往莊外走去。

白髮魔君跟到莊外門口，忽然笑道：「戚明星！」

戚明星住足回頭道：「有何指教？」

白髮魔君道：「老夫縱橫湖海數十年，只吃過兩次虧，一次是和你們大殺門第四代大殺俠較技輸了一招，被他斷去十指，一次就是今天中了你小子的詭計……」

戚明星一笑道：「抱歉。」

白髮魔君冷冷一笑道：「老夫知道你們大殺門一脈單傳，個個都是天縱奇才，不過老夫告訴你，下次再碰上時，可沒有這麼好的事了！」

戚明星道：「我知道。」

白髮魔君道：「你一定會去鐵船幫總舵找老夫師侄的麻煩，是吧？」

戚明星點頭道：「不錯，我要他的腦袋！」

白髮魔君冷聲道：「老夫會在那裏等着你！」

戚明星笑道：「這個我也想到了，屆時務請小心提防，莫再中了我的詭計！」

白髮魔君接着轉對獨孤婆婆問道：「喂，妳的內傷不要緊吧？」

獨孤婆婆笑道：「早好啦！」

白髮魔君笑道：「妳老得真快，上次見妳時，妳的頭髮還沒有——妳找到他了沒有？」

獨孤婆婆道：「沒有。」

白髮魔君道：「要是妳願意，老夫當年說的話，現在仍然有效。」

獨孤婆婆臉上一紅，啐了他一口道：「做你的春秋大夢去吧！」

說畢，扭頭就走。

× ×

老少倆回到開封府，已是薄暮時候，戚明星知獨孤婆婆中的一掌不輕，需要調息數日，乃提議在城中暫住，獨孤婆婆也不反對，兩人乃再投入高鴻客棧，開了相連的兩間清靜上房。

戚明星扶她上床躺下，問道：「大娘恐怕要服幾帖傷藥吧？」

獨孤婆婆搖頭道：「不必，老身中掌之後，已服下自製傷藥，只要靜養兩天就沒事了。」

她接着輕輕一嘆，又道：「那竺七爺還算對老身手下留情，他要是發出七成功力，老身這條命早完啦！」

戚明星道：「你們以前認識？」

「是的，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他歸隱於關外，有一天老身無意間經過他那裏，他竟向老身求婚——哼，眞是笑話！」

「他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

「他和海外三仙是同輩人物，武功高

得出奇，那時的海外三仙要勝他也不容易呢，後來他遇上你們大殺門的第四代大殺俠，兩人拚鬥了三晝夜，他才輸了一招，但第四代大殺俠愛惜他一身武功，沒要他的命，只要他斷去十指，並歸隱四十年才可復出，第四代大殺俠大概認為他不可能再活四十年，沒想到他命長，居然活了這麼久還不死，且功力倍於當年。」

「他雖是一代魔君，但倒是言而有信，比越西鴻好多了。」

「你錯了，他比越西鴻更可怕，越西鴻喜歡吃人心，還是跟他學的呢！」

「這麼說……」

「嗯，這老魔頭一出現，你想消滅鐵船幫恐怕是無望了。」

「但不管怎樣，小可一定要摘下越西鴻的狗頭！」

「那只有一個辦法，邀請海外三仙前來協助，他們若肯幫助你，鐵船幫指日可破。」

「這個……」

「怎樣？」

「他們海外三仙早已不過問江湖是非，要請他們復出，似乎……」

「不請他們復出，你就別想消滅鐵船幫，不信你試試看。」

戚明星道：「事在人為，力不能勝，可以智取啊！」

「唉，你這孩子就是性子倔強，要知那老魔君眞是不易對付的，老身練武一生，自覺不遜於南蠻王和中原三老，可是碰上他從來不曾走過百招以上。」

「今天小可不是一拳把他打倒了？」

「呸！你使詐取勝，還好意思吹！」

「哈哈！」

「去叫店小二弄飯來吃，老身肚子餓了！」

「是。」

戚明星轉身欲出之際，忽聽房外有人吵鬧起來，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大罵道：「他奶奶的，你看我老頭子殘廢，住不起上房是不是？告訴你，我老人家雖然殘廢，可還不是叫化子！」

一個店小二忙道：「不不，您老別誤會，小的沒這個意思……」

老人叫道：「沒這個意思？哼哼，那麼你幹麼一面孔冷板板的？」

店小二連聲道：「對不起，小的是因為……因為剛才挨了掌櫃一頓臭罵，所以……所以……」

老人道：「好啦，別說了，快給我老人家一間上房，你要是怕收不到房錢，我老人家先付帳！」

店小二道：「不敢，不敢……」

戚明星聽到此處，面上突然現出興奮之色，回對獨孤婆婆道：「奇怪，這聲音很像他！」

獨孤婆婆問道：「像誰？」

戚明星道：「本門第五代大殺俠——陳鑫！」

獨孤婆婆一怔道：「你不是說他要留在鯨魚島？他怎會到開封府來？」

戚明星道：「我去看看是不是他！」

說畢，開門奔出，一看走廊上那自稱殘廢的老人，不禁高興得大叫起來。

原來，那個殘廢老人，正是第五代大殺俠陳鑫！

他正要隨着店小二進入一間上房，聽到戚明星的叫聲，回頭一看之下，登時呆住，然後睜大眼睛，道：「明星，你怎在此？」

戚明星跑上前，興奮的扯住他，歡呼道：「眞是太巧了，您老人家又怎麼到這裏來了？」

陳鑫也很興奮，哈哈笑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沒想到會在此處見到你的——來來來，先到房裏來再作長談！」

說着，移步便欲入房。

他只有一臂一足，這次他腋下撐着一支拐杖，故可一步一步行走。

戚明星拉住他一指獨孤婆婆的房間道：「到晚輩那邊去談好麼？那邊還有一位獨孤婆婆在房中呢！」

陳鑫微怔道：「獨孤婆婆是誰？」

戚明星也一怔道：「您老不認識獨孤婆婆？」

陳鑫搖頭道：「你知道我老人家已有二十年不履中土，認識的人不多了。」

戚明星笑道：「您老可記得上次晚輩提起的那個慕容燕姑娘麼？」

陳鑫點頭道：「記得。」

戚明星道：「這位獨孤婆婆便是慕容姑娘的——師父！」

他本想說「生母」，但忽然覺得，還是先說「師父」的好，免得使獨孤婆婆難堪。

陳鑫輕哦一聲，問道：「你跟她在一起？」

戚明星道：「是的，晚輩要不是遇見她——呃，還是到房裏來談吧。」

於是，陳鑫跟着他進入了獨孤婆婆的房間。

戚明星興沖沖的向獨孤婆婆介紹，道：「大娘，這位便是我們大殺門的第五代大殺俠，也即是在鯨魚島傳授小可藝業之人！」

獨孤婆婆起身準備與陳鑫寒暄相見，可是突然之間，她雙目發直，呆住了。

陳鑫也似觸了電般，渾身陡地一震，一下悶目瞪口呆，整個人僵立在門口上！

戚明星發覺氣氛不對，微怔道：「怎麼了？」

獨孤婆婆沒有開口。

陳鑫也沒有開口。

他們四目相視，好像四道冷電連在一起，良久良久都不眨一下眼皮！

戚明星看看獨孤婆婆又看看陳鑫，忽然大悟笑道：「啊，原來你們二位早認識了，這好極啦！」

獨孤婆婆還是不言不動。

陳鑫也一樣。

但是兩人的臉部表情開始在變化，變得很複雜，令人看不出是悲是喜，但不管是悲是喜，它給予人的感覺却是強烈而深刻的，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們的心潮正在起着澎湃巨浪！

戚明星越看越覺不對勁，心中大起恐慌，道：「你們……到底怎麼了？」

獨孤婆婆依然不發一言，只是臉上起了痙攣，劇烈的痙攣！

陳鑫則開始現出悲喜交集之色，突然開口發出顫慄的聲調道：「惠芳，是……

是妳麼？」

獨孤婆婆神情突變冷峻，冷冷的說道：「在這兒流血恐怕不大好，咱們出城去吧！」

說畢，一跳下床，往外走去。

陳鑫側身讓路，但仍站着不動，低頭面露悲愴之色，似乎心情極爲激動。

獨孤婆婆走到房外，見他還站着不動，掉頭冷笑道：「你來不來？」

陳鑫點點頭，跟了出去。

戚明星不知道他們之間有何過節，只知事態十分嚴重，當下趕忙提起包袱，緊跟而出。

老少三人來到前面櫃台，戚明星匆匆付了店帳，趕出客棧時，只見他們兩人已走出數十丈，正朝街尾南城門那邊行去，獨孤婆婆在前，陳鑫在後，兩人都不發一語，氣氛異常可怕，好像兩個不共戴天之仇的人，要去城外拚個你死我活似的！

戚明星又迷惑又害怕，大步趕上陳鑫，惶然問道：「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

陳鑫苦笑不答。

戚明星再趕上獨孤婆婆問道：「大娘，你們難道有甚麼過節麼！」

獨孤婆婆緊繃着臉，也不說一句話，只是大步而行似乎恨不得立刻走到城外。

戚明星大爲納罕，暗忖道：「這是不可能的，他們兩人之間怎麼會有仇恨？我在鯨魚島時，他從未提起過獨孤婆婆，甚至剛才我提起獨孤婆婆時，他還茫然不知她是何許人，而她也從來未曾提過他……但是，看他們現在的情形，分明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這……這叫我怎麼辦呢？」

他越想越害怕，因爲陳鑫是本門的第五代大殺俠，也是自己的授業恩師，而獨孤婆婆是自己未來丈母娘，萬一他們勢成水火動了干戈，自己的立場可就十分爲難了。

他因此心亂如麻，回對陳鑫央求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您老人家先說給小可聽聽如何？」

陳鑫面上一直帶着苦澀的笑容，搖搖頭道：「老夫無話可說……等下她會告訴你的……」

戚明星追問道：「你們以前認識？」

陳鑫點點頭。

戚明星道：「您老殺了她的親友？」

陳鑫搖搖頭。

戚明星嘆道：「唉，究竟你們有何過節，先說給小可聽聽不好麼？」

陳鑫苦笑道：「不要逼我，老夫眞的無話可說！」

戚明星又趕上獨孤婆婆，說道：「大娘——」

獨孤婆婆截口叱道：「閉嘴，少來煩我！」

戚明星心頭直發涼，暗忖道：「沒錯，他們之間一定有着深仇大恨，這下糟糕了！」

他知道自己必須趕快作個決定，務必設法阻止他們的火併，可是他不知道該怎麼做，也不知道該站在哪一邊……

他眞希望現在正在走的這條街永遠走不完，可是這個天眞的想法才閃過腦際，南城門已然到了！

獨孤婆婆大步穿過了城門，循官道一路走去。

陳鑫仍然隨後跟着，出得城門後，他忽然向跟在身邊的戚明星道：「明星，你要答應老夫一件事！」

語氣異常嚴峻！

戚明星急問道：「甚麼事？」

陳鑫沉聲道：「等下不管她怎樣對付老夫，你都不得插手阻擾，知道麼？」

戚明星迷惑道：「您老是說……」

陳鑫斬釘截鐵地道：「即使她殺了老夫！」

戚明星駭然道：「她會殺您？」

陳鑫忽又面露苦笑道：「我想是的，有十個陳鑫，她也會殺十個！」

戚明星心惶惶道：「沒有其他解決的辦法麼？」

陳鑫搖頭道：「沒有！」

戚明星緊接着問道：「爲甚麼？」

陳鑫搖頭不答。

戚明星要求道：「您老請將你們的恩怨告訴小可，也許小可可以爲你們調解，好麼？」

陳鑫忽然長嘆一聲道：「任何人也無法調解，除非時光倒流……」

正說着，只見走在前面的獨孤婆婆突然折身走離官道，朝遠處一片樹林走去。

陳鑫好像一隻被牽着走的驢子，乖順的跟着折身行去……

轉眼間，樹林已到。

獨孤婆婆走入林中，選了一塊較空廣的林地，轉身站住，這才寒臉冷笑道：「你知道麼？我已找了你整整二十年了！」

陳鑫在距離她尋丈之處停住腳步，點點頭道：「我知道……」

戚明星一聽到獨孤婆婆說：「我已找了你整整二十年」一語，登時恍然大悟，駭然瞪視陳鑫失聲道：「天啊，您老難道就是那個騙她失身的陳四麟！」

陳鑫點頭苦笑道：「不錯，老夫名鑫，字四麟，因爲老夫比較喜歡四麟這兩個字，故早年人家問老夫姓名時，均以陳四麟自稱。」

戚明星不信他年輕時竟是一頭色狼，吃驚的追問道：「您老爲何要欺騙她？」

陳鑫沒有回答，他慢慢的解開衣鈕，露出整個胸口，向獨孤婆婆道：「惠芳，妳一定還記得當年我說過的那句誓言，我說我如欺騙了妳，願讓妳挖下心肝餵狗，現在妳來挖吧！」

獨孤婆婆自懷中抽出一把七首，冷冷的說道：「這正是我日思夜想所希望做到的事！」

說畢，舉起七首，指着陳鑫的心口，舉步走過去。

陳鑫閉上了眼睛，一副甘心就戮的姿態。

戚明星覺得當年的他若是一頭色狼，今天的他就決不肯甘心就戮，其中必有內情，一看獨孤婆婆已迫近他跟前，疾忙一飄上前，攔在陳鑫身前，惶急地道：「大娘，您先請聽小可一言——」

陳鑫突然一掌將他推開，聲色俱厲的叱道：「站開，老夫剛才是怎麼樣跟你說的！」

戚明星顛出數步，大叫道：「不！您老一定要解釋清楚！小可不相信您老當年存心欺騙他！」

陳鑫面露邪惡冷笑道：「你猜錯了，當年老夫確是存心欺騙她的！」

戚明星叫道：「不！我不相信！我絕對不相信！」

說着，又要衝前保護他。

陳鑫枴杖陡抬，一下點中了他的軟麻穴，喝道：「滾開，沒你的事！」

戚明星一時未加提防，登時渾身痠麻，軟倒地上，不禁急得大叫道：「大娘，請您先問個明白，他老人家能被選爲第五代大殺俠，就絕不可能是個負心人！」

獨孤婆婆恍似未聞，七首慢慢的抵上陳鑫的心口，桀桀冷笑道：「你當眞不反抗？」

陳鑫神色平靜地道：「不，妳刺下去吧！」

獨孤婆婆果然刺了下去。

不過她刺得很慢，她似乎不願他立刻死去，刀尖慢慢的刺入半寸，一寸……

陳鑫的心口，立時湧出一縷鮮血，順着刀尖流了下來！

戚明星看得胆裂魂飛，厲聲道：「大娘，妳至少應該問問他的一手一脚是怎麼斷的！」

他說出這句話，只希望獨孤婆婆慢些下手，因爲他知道陳鑫的一臂一足是被中原三老斷去的，此事根本與他和她的感情糾紛無關。

可是獨孤婆婆一聽此言，果然停住不再繼續刺入，凝目瞪視陳鑫沉聲道：「如果你被斷去一臂一足與我們的事情有關，你不妨解釋一下！」

陳鑫冷冷回答道：「絕對無關，妳刺吧！」

獨孤婆婆滿臉痛恨地道：「那麼，你爲何要欺騙我？」

陳鑫又冷冷答道：「因爲妳長得美，而我剛好是一頭色狼！」

獨孤婆婆冷冷笑道：「現在你良心發現了，是也不是？」

陳鑫道：「不見得，我不反抗，只是因爲我已無力反抗罷了，與其反抗而被殺，莫如表現一點英雄本色！」

獨孤婆婆罵道：「呸！你算甚麼英雄？你連狗熊都不如！」

陳鑫淡淡一笑道：「別罵了，妳還是快些動手吧！」

獨孤婆婆面上殺氣一盛，狠狠地一哼，恨聲道：「是的，我要挖下你的心肝來看看！」

說着，再度將七首刺入！

戚明星震駭欲絕，悲呼道：「大娘，我求求您，請您饒了他吧！」

獨孤婆婆不理，繼續刺入。

刀尖刺入已有一寸多深，只要再刺入一寸，就可以刺入陳鑫的心房，而陳鑫仍然面不改色！

「住手！」

驀地，一聲清悅的喝聲，如雷响到！隨着喝聲，一僧一道從天而降，飄落到樹林下。

來者，竟是中原三老中的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

陳鑫一見他們出現，面上突然怒容，冷叱道：「滾開！你們到現在還不肯罷休麼！」

法明禪師合十一禮，藹然道：「老施主莫誤會，這次貧僧和風雷道長不是要與老施主爲難，而是——」

陳鑫截口喝道：「別說了，不干你們的事！」

法明禪師頓了頓，正色道：「不，貧僧一生是非分明，此事非要解釋清楚不可，否則貧僧於心不安。」

他說到此處，轉對獨孤婆婆再合十行了一禮，道：「這位女施主，妳錯怪他了，當年他對妳不告而別，該由貧僧三人負責！」

獨孤婆婆臉上升起狐疑之色，問道：「怎麼說該由你們中原三老負責？」

法明禪師道：「當年，妳和他相識時，一定不知道他是大殺門的第五代大殺俠，是否？」

獨孤婆婆點點頭道：「老身直到今天才知道他是第五代大殺俠！」

法明禪師回望陳鑫，微嘆道：「老施主當年爲何不對這女施主表明身份？」

陳鑫沉默良久，才低頭說道：「那時老夫在武林人的心目中是個殺人魔，老夫怕她不喜歡我，打算等生米煮成熟飯之後再告訴她，這是老夫的一種自私……」

法明禪師轉對獨孤婆婆道：「當年，他在貧僧等人的心目中，的確是個殺人魔，因此我們中原三老決定剪除他，我們幾經探聽追踪，有一天終於探悉他落脚於金陵的嘉賓客棧……」

獨孤婆婆聽到這裏，臉色變了，冷冷道：「說下去！」

法明禪師嘆了口氣道：「那天，貧僧三人僅知他投宿於嘉賓客棧，而不知道女施主正跟他在一起，到了半夜，貧僧以『傳音入密』叫他出來，他大概不願驚動妳，故悄悄的出房，跟着貧僧三人，到了城外，……」

獨孤婆婆全身發抖起來，顫聲道：「你們三人就在那天夜裏聯手圍攻他，斬斷了他一手一足？」

法明禪師頷首道：「是的。」

獨孤婆婆臉部又起痙攣，怒目瞪視他好半天，突似火山爆發一般，厲聲道：「你們幹的好事！」

手一起，本來抵在陳鑫心口的那把七首，如電也似的向法明禪師擲去！

法明禪師早有提防，身形一側，駢伸二指一下挾住了射到的七首，面含歉疚道：「女施主請息雷霆之怒，貧僧三人當年並非有意拆散你們二人——」

獨孤婆婆又厲叱一聲瘋狂似的猛撲而出，但是陳鑫的動作比她更快，他單掌疾探，一下抓住她的背衣，沉聲道：「二位速去，這兒沒你們的事了！」

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也知道不可能取得獨孤婆婆的諒解，唯一的辦法便是趕快離開，故一聽陳鑫之言，兩人齊向獨孤婆婆行了一個表示歉意的禮，隨即倒縱而起，掠上樹梢，疾飛而去。

獨孤婆婆憤怒的厲叱道：「別走，咱們這筆帳非算不可！」

她猛可反手一掌掃出，竟將陳鑫掃倒地上，但是正要飛身追去之際，忽聽陳鑫大叫一聲道：「惠芳，咱們來生再相見！」

」，這使她大吃一驚，只道自已掃出的一掌擊中了他的要害，當下顧不得追敵，返身撲上陳鑫，一把抱起他惶急的問道：「四麟，你沒受傷吧？」

陳鑫雙目緊閉，似已昏厥過去。

獨孤婆婆急得哭了起來，緊緊的摟住他，哭叫道：「四麟！四麟！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我錯怪了你，我對不起你，你醒醒！你醒醒呀！」

陳鑫毫無反應。

獨孤婆婆只道他已無救，登時肝腸寸斷，放聲痛哭起來。

戚明星急道：「大娘，快替小可解開穴道，咱們來救救他看！」

獨孤婆婆聽了放下陳鑫，趨前替他解開軟麻穴，又急急轉回陳鑫身邊，一邊哭一邊叫道：「快來帮老身看看，他到底傷在何處？」

戚明星穴道一解，立時一跳上前，迅速的檢查陳鑫全身，但是察看了陳鑫全身之後，除了心口的刀傷之外，却找不出他中掌的部位，不禁詫異道：「奇怪，他到底傷在哪裏？」

獨孤婆婆哭道：「是不是老身剛才那一刀已刺中了他的心房？」

戚明星再察看陳鑫心口的刀傷，搖搖頭道：「沒有，大娘的刀並未刺入他的心房！」

獨孤婆婆把耳朵貼上陳鑫的胸部，靜聽了片刻，忽然破涕爲笑道：「他沒有死，他的心還在跳動！」

陳鑫突然睜開眼睛，笑道：「妳只要再刺入一寸，我的心就不跳了。」

敢情，他根本沒事！

獨孤婆婆一呆道：「你……」

陳鑫很靈活的坐了起來，含笑道：「這是老夫第二次僞死，哈哈！」

獨孤婆婆感到被他戲弄了，不由的生氣道：「哼，你搞甚麼鬼？」

陳鑫笑笑道：「只有如此，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才走得掉啊！」

獨孤婆婆大怒說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陳鑫笑容一斂，正色道：「告訴你，我大殺門沒有私人仇恨，我反對妳找他們報仇！」

獨孤婆婆怒沖沖道：「可是他們斷去了你一手一足，破壞了咱們的婚事，此仇如山之重如海之深，豈可不報！」

陳鑫以堅決的語氣道：「他們當年圍攻我，是因爲對我不了解，認爲我大殺門殺人太多，應予剪除，這出發點是不錯的，所以——」

獨孤婆婆暴跳如雷道：「胡說！這個仇非報不可……走！咱們追他們去！」

說着，一把將他拉了起來。

陳鑫臉色一沉道：「不！中原三老乃是武林中正派之士，我大殺門的戒律是不能妄殺一個好人，且別說他們只斷去老夫一手一足，即使他們斷去了老夫雙手雙足，老夫也決不會找他們報仇，妳若要找他們報仇，倒不如先把老夫殺了！」

獨孤婆婆聽他說得義正詞嚴，忍不住又掩面痛哭起來，道：「你這個傻瓜！你是個天下第一等的大傻瓜！」

陳鑫道：「不見得，總有一天，我大殺門會被天下人所接受，譬如剛才的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他們就已經接受了！」

戚明星見他心口還在流血，連忙打開包袱取出金創藥，扶他坐下，爲他敷藥止血，然後問道：「他們原被困在島上，爲何又找上您老了？」

陳鑫苦笑一下道：「老夫那天不是說過了麼？他們只要有一塊木頭，就可渡過大海返回陸地，不過說來也眞巧，他們在渡海返回陸地的途中，遇上了一陣颶風，竟被吹送到鯨魚島上，還好老夫先發現了他們，但在上船離島時，不幸被他們發現，於是，他們就窮追不捨，一直追到了開封府。」

獨孤婆婆問道：「他們追你幹麼？」

陳鑫道：「上次老夫僞死騙過他們，大概他們很惱火，因此還想找老夫麻煩，不過從剛才的情形看，他們似乎已決定不再與我們大殺門爲難了。」

獨孤婆婆氣已全消，這時痴痴的望着他，道：「你老多了。」

陳鑫苦笑說道：「歲月無情，人豈不老！」

獨孤婆婆舉袖拭淚，哽咽着道：「我一直以爲你是個騙子，那天早上我醒來發現你不在，我……我眞是恨死你了，我發誓一定要找到你，挖下你的心肝，我……我根本沒想到你遭遇了那場變故，當時你爲何不叫醒我？」

陳鑫嘆道：「叫醒妳幹麼？中原三老要收拾的是我，我豈能連累了妳！」

獨孤婆婆道：「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呀！要是我在場的話，你也不致於傷在他們手裏！」

陳鑫道：「那是妳的想法，而我的想法，是寧可自己被殺，也不能使妳受到傷害。」

獨孤婆婆又哭了起來，道：「後來你爲何不來找我？」

陳鑫微微苦笑道：「我也想去找妳，可是想來想去，我覺得妳不該有一個殘廢的丈夫……」

獨孤婆婆似已忘記了自己的年齡，很衝動地道：「胡說，你知道我是喜歡你的，不論你變成了甚麼樣子，我都不會嫌你的！」

陳鑫長嘆一聲道：「二十年了，我們都已老了，現在我所能勸妳的，就只有一句話——造化弄人，看開一些吧！」

獨孤婆婆道：「剛才你爲何一直不肯說出眞相？」

陳鑫道：「因爲我知道妳已恨我入骨，我覺得現在所能做到的，就是讓妳消除心中的怨恨。」

獨孤婆婆道：「你的傷痛不痛？」

陳鑫搖頭道：「不痛，二十年前我嚐到的痛苦，比這嚴重多了，這點小傷算得了甚麼呢！」

獨孤婆婆餘悸猶存地道：「剛才若非他們出現，我已經把你殺了。」

陳鑫笑道：「所以妳該感謝他們。」

獨孤婆婆問道：「你見過我們女兒沒有？」

陳鑫一呆道：「我們女兒？」

獨孤婆婆道：「我替你生了個女兒，他叫慕容燕，明星這孩子已經決定娶她爲

妻了。」

陳鑫曾經聽戚明星提過慕容燕，他睜大了眼睛，不勝驚異地道：「她……她竟是咱們生的女兒？」

獨孤婆婆點頭道：「是的，不過我騙了她，她至今還不知道我是她的生母。」

陳鑫大喜，急急向她問道：「她現在人呢？」

獨孤婆婆道：「被三花娘子擄去了，三花娘子雖說會釋放她，但是我可不放心，那賤人心黑手辣，爲了要明星這孩子娶她的傳人『第二代三花娘子』爲妻，她可能會把我的女兒殺了！」

關於三花娘子擄去慕容燕的經過，陳鑫早已聽戚明星說過，但一聽到「第二代三花娘子」一語，他登時傻了眼，問道：「誰是第二代三花娘子？」

戚明星便將遇見第二代三花娘子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最後說道：「三花娘子爲人，小可已有些了解，她大概不致於殺害令愛，您們二位放心好了。」

陳鑫自被斷去一手一足後，對自己的一生早已心灰意冷，現在突然獲悉自己生有一個女兒，原已「死了」的心頓時復活了，他的眼睛閃出了充滿生命力的精光，沉聲道：「萬一她幹了呢？」

戚明星道：「我想不會。」

陳鑫抓起拐杖，站了起來，向獨孤婆婆說道：「走，咱們到南荒找她去！」

獨孤婆婆道：「你走得動麼？」

陳鑫大笑一聲道：「不要問我走得動走不動，只問妳跟得上跟不上！」

話落，拐杖一頓，人已破空飛起，一下便掠出四丈有奇，身法之快，絕不遜於正常人！

獨孤婆婆懷恨二十年，如今一旦與「情郎誤會冰釋，心中的愉快自不待言」，她好像一下年輕了二十歲，竟然忘記了還有一個戚明星，一看陳鑫縱身出林，立刻跟着縱身追去……

戚明星也想追上去，但他忽然刹住了脚步，因爲他想到現在不是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他覺得他們已分離了二十年，如今一旦誤會冰釋，不管他們將去何處，都應該讓他們兩個單獨相處一段時候。

因此，他決定不跟隨他們一起去，他決定單獨赴鐵船帮，找越西鴻算帳。

× ×

南行三日，他到了豫中郾城。

這時正是午牌時分，他正想進入一家酒樓吃飯，突見一人由酒樓裏面疾衝而出，他一見大吃一驚，連忙背轉身子，不讓對方看見自己。

原來，此刻由酒樓奔出的，赫然竟是南蠻王！

看來獨孤婆婆的水銀並未要了他的命，他的氣色和行動仍如生龍活虎！

他似乎有「十萬火急之事」衝出酒樓，立刻轉向東街拔步疾行，是以沒有發現近在眼前的戚明星。

戚明星等他走出老遠，才轉身望着他，暗忖道：「奇怪，這老怪物究竟有何急事，走得這樣匆匆忙忙？我看得跟上去弄個明白。」

於是他打消了吃飯的念頭，當即轉入東街，遠遠尾隨上去。

南蠻王走得很快，轉眼已走到東城門前，只見他停步向一個把守城門的元兵問了幾句話，隨又拔步疾行出城而去，快得如一陣風！

戚明星等他出城數百步，才走近城下，向那元兵施禮道：「請問，剛剛可有一位滿臉鬍子的老人由此出城？」

那元兵一指城外，說道：「是那一個麼？」

戚明星向遠在數百步外的南蠻王看了一眼，故作歡喜道：「對了，正是他，我以爲他早走了呢——他有沒有向老兄打聽甚麼事？」

那元兵以懷疑的眼光瞪他一眼，反問道：「你問這幹麼？」

戚明星連忙摸出一小塊碎銀，悄悄塞入他手裏，含笑低聲道：「小意思，給老兄喝杯茶。」

那元兵這才有了笑臉，大大方方的把銀子納入懷中，說道：「他問我有沒有看見一頂大紅轎由此出城。」

戚明星心中一驚，急問道：「你怎麼回答？」

那元兵道：「我說有。」

戚明星又急問道：「眞的有？」

那元兵點頭道：「嗯！」

戚明星道：「那頂大紅轎是不是由四個年青轎伕抬着，轎邊跟着兩個丫頭？」

那元兵又點頭道：「對呀！」

「她們出城多久了？」

「大約半個時辰了。」

「謝謝。」

戚明星道了謝後，疾疾的走出城，舉目遠矚，只見南蠻王已不見踪影，他不敢怠慢，立即邁開大步向前疾追。

他心中又驚又喜，喜的當然是自己又有機會和王小鳳（第二代三花娘子）相見，驚的也當然是怕王小鳳傷在南蠻王掌下，因爲南蠻王已知道他的兒子南蠻少爺是被三花娘子殺死的，如今他要追趕王小鳳，毫無疑問是要以牙還牙，殺死王小鳳爲兒子報仇。

所以，他一點也不敢遲慢，出得城門，立刻放開脚步，向前疾追，疾如流星趕月。

他打定主意，寧可先被南蠻王發現，也不讓南蠻王先追上王小鳳！

在鯨魚島的十個月，他不僅練成了本門劍法和少林慈光，武當玉眞，崆峒枯竹叟，崑崙道眞子遺留於秘洞的絕學，且在輕功飛行術方面，也有很大的進境，所以此刻施展開來，眞是快逾掠電！

但是一口氣追了四五里路，竟然還沒趕上跑在前面的南蠻王。

他心慌起來，暗忖道：「糟了，莫非王小鳳已避開官道？若是如此，南蠻王有追踪敵人的經驗，我可沒有，這可怎麼辦呢？」

他越想越着急，但他現在除了繼續順着官道追下去之外，已無別的辦法，他繼續向前飛奔，又追出四五里後，還是看不見南蠻王的影子……

他忽然停下脚步，思忖道：「剛才那元兵說紅轎出城大約有半個時辰，以轎行的速度計算，頂多也不過走出十多里路，我且再追一程看看！」

主意一定，再度騰身而起。

轉瞬間，七八里路已由他脚下流過，但依然不見紅轎和南蠻王的踪跡！

他再度停步，心慌意亂的舉目四顧，暗忖道：「完了，我一定是追錯了，這可如何是好？」

這思忖剛剛閃過腦際，驀聽得西方半里外的一片密林中，隨風傳來一聲狂笑！笑聲宏亮如雷，他一聽就知是南蠻王發出的，心中大喜，立時縱身而起，箭也似的向那片密林射去！

一刹時，已趕到密林前。

敢情南蠻王也是剛剛追上第二代三花娘子的，戚明星剛剛趕到林邊，正聽得第二代三花娘子脆笑道：「南蠻王，你待怎樣？」

只聽南蠻王一陣暴笑道：「老夫要妳的命！」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這並不難，只要你躲得過我的三朶花！」

南蠻王哈哈狂笑道：「躲不過也沒關係，妳的三朶花全打在老夫身上，老夫也死不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吃吃嬌笑道：「那要看打在什麼地方！」

南蠻王突然聲調一冷，道：「妳動手吧！」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好的，不過在動手之前，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南蠻王道：「說！」

這時，戚明星已然悄悄的掩入林中，看到了南蠻王和第二代三花娘子的那頂紅轎。

他一看到那頂紅轎和轎旁的四男二女時，登時神色一呆，暗叫道：「怪了，她怎麼換了轎伕和侍婢？」

眞的，此刻停在林地上的那頂紅轎，其大小和形狀雖與他前幾次見到的一樣，但他一眼就看出它已不是原來的那一頂，因爲它的外表很新！

此外，那四個青年轎伕也非原來那四個，那兩個侍婢也非原來的春花秋月！

戚明星正感迷惑不解之際，只聽轎內的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咱們一向是河水不犯井水你南蠻王幹麼要尋找我晦氣？」

一聽這聲音，戚明星又怔住了。

因爲，他已聽出轎內的第二代三花娘子雖也是個年輕姑娘，但嗓門畧有不同，絕對不是上次的那個第二代三花娘子！

他大爲震驚，暗忖道：「奇怪了，怎麼有兩個第二代三花娘子呢？」

正思忖間，只見南蠻王滿面獰笑道：「哼，妳裝什麼蒜！」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詫聲道：「這話什麼意思呀？」

南蠻王一字一頓道：「妳師父殺了老夫的兒子，所以老夫也要殺妳！」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忽然笑哦一聲道：「原來如此……」

南蠻王恨聲道：「那天若不是那臭婆子和姓戚的小子橫加阻撓，妳的小命早就完了，哼，今天我看還有誰會來救妳！」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我不需要人救，你似乎太小看我了！」

南蠻王似已等得不耐，瞋目暴喝道：「少嚕嗦，快動手！」

「第二代三花娘子」嬌笑道：「你南蠻王成名不易，當眞想死不成？」

南蠻王大怒道：「妳再不動手，老夫可不跟妳客氣——」

一語未畢，但見轎簾微揚，一朶銀色桃花已如火星般，由轎內射出，直奔南蠻王的咽喉打去！

南蠻王袍袖一揚，一下就將那朶銀色桃花捲入袖中，哈哈大笑道：「這是第一朶，再來呀！」

躲在樹後偷看的戚明星一看「第二代三花娘子」打出的第一朶銀色桃花，不禁微微搖頭，暗忖道：「這姑娘絕對不是三花娘子的傳人，她打暗器的手法，太差勁了！」

現在，他已無意現身爲她解危，他決定躲着看下去，看眼前這個冒牌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到底是什麼來歷的姑娘，以及她爲何要冒充「第二代三花娘子」。

「第二代三花娘子」似已看見自己打出的第一朶銀色桃花被南蠻王輕易的收去了，但她似乎毫不在意，又吃吃嬌笑道：「南蠻王，你眞行呀——再送你一朶！」

又一朶銀色桃花打了出來。

這次，手法與速度與前相同，毫無出奇之處。

南蠻王袍袖再揚，又很輕易的將它捲入袖中，大笑道：「這是第二朶了，還有一朶！」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小心，能够躲過我三花門的第一二朶花的武林高手固然不少，但還沒有一人能够躲過第三朶——」

「朶」字語音未落，驀聞「轟！」的一聲巨響，轎中冒出了一片硝烟！

「啊哎！」

南蠻王大叫一聲，仰身栽倒，一連翻了三個跟斗身軀撞在一棵樹才停了下來！

他的左肩下已一片血肉糢糊，好像被炮彈擊中似的，被炸開了一個碗口大的傷口！

但傷口沒有銀色桃花！

「第二代三花娘子」打出的根本不是她所謂的第三朶銀色桃花！

戚明星看得心頭大凛，驚忖道：「我的天，她到底用的什麼暗器，竟然這樣厲害？」

南蠻王沒有死，但是他面部的表情比死更難看，他面部起了痛苦難當的扭曲，右掌一把按住傷口，厲聲道：「小賤人，妳用的什麼東西？」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銀色桃花呀！」

南蠻王怒吼道：「放屁！一定……」

他突然渾身發抖，牙齒咬得格格響，痛苦得再也說不出話來。

「第二代三花娘子」發出清脆的笑聲道：「也罷，我老實告訴你，這是我從波斯胡商那兒得來的一種火器，我覺得這東西比任何暗器都要厲害得多，不信你再嚐一嚐看……」

說話中由轎中慢慢伸出一支鐵管來。

那支鐵管，粗如兒臂，腔孔約有桂圓那麼大，此刻由轎中伸出時，腔孔口還在冒出輕烟！

她把它對準着倚坐樹下的南蠻王，準

備再發射！

南蠻王稱雄武林數十年，還沒見過如此可怕的「暗器」，他已爲之喪胆，一見她伸出那支「火器」對着自己，登時面如土色，慌忙往旁滾開。

「轟！」

又是一聲巨響震得使人耳鼓發鳴！

但這一次沒有擊中南蠻王，而打中了南蠻王倚靠的那棵樹，竟把那棵樹打出了一個窟窿！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好傢伙，竟被你躲過了，再來一次——」

「拍！」

一聲脆響，那支伸出轎簾的「火器」突似被什麼重物打中應聲掉落在轎門口！

「啊喲！」

「第二代三花娘子」驚叫了一聲，一隻雪白的玉手隨由轎中探出，欲去拾取那支火器，但就在這時，一道人影勢如閃電般由轎前一掠而過，以快得令人眼花撩亂的手法搶走了那支火器！

「第二代三花娘子」大吃一驚，嬌喝道：「什麼人？」

「是我！」答話的是戚明星！

他手上拿着那支火器，神情嚴峻的出現於轎左三丈外的樹蔭下。

那四個青年轎伕可不像正牌的三花娘子所僱用的那四個轎伕那樣呆板，他們一見戚明星搶走了那支火器，頓時暴叱一聲，一齊向他撲了過去。

戚明星容得他們四人撲近之際，手中那支火器隨以「輕描淡寫」的手法揮舞而出，只聽得「蓬！蓬！蓬！蓬！」四響，那四個青年轎伕登時四下「迸飛」開去，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那兩個侍婢一見戚明星身手那麼厲害，一個照面便將四人擺平，不禁嚇得驚叫起來。

「第二代三花娘子」也很吃驚，語聲低顫道：「喂，你是何人？」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妳既然要冒充第二代三花娘子，就該認識我才對！」

「第二代三花娘子」敢情也是個冰雪聰明的姑娘，立刻接口叫道：「是你——戚明星！」

戚明星道：「猜對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忙道：「不，我剛才沒看清楚……我當然認得你！」

戚明星冷冷一哼，道：「可是我却不認識妳！」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你……不認識我？」

戚明星點點道：「我只認識那位正牌的第二代三花娘子，不認識妳這個冒牌的第二代三花娘子！」

「第二代三花娘子」忽然笑了起來，道：「聽你這樣說，好像是有人冒充了我，嗯！」

戚明星冷笑一下，說道：「妳把話說反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說道：「怎麼說呀？」

戚明星道：「是妳冒充了第二代三花娘子，不是別人冒充了妳！」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你曾經見過另一個第二代三花娘子麼？」

「不錯！」

「你被騙了，我才是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

「三花娘子我會過幾次，第二代三花娘子我也會過兩次，妳騙得了別人，却騙不了我！」

「你是說，我現在使喚的轎伕和侍婢均非原先那些人是麼？」

「對。」

「你上當了，家師决定傳我衣鉢之時，便將那四個轎伕和春花秋月二婢繫斃，你後來見到的那個第二代三花娘子所使用的那些人如是家師的原班人馬，那麼那一定是易容的。」

「哼，我再告訴妳一件事，三花娘子打她三朶花的手法我見過，第二代三花娘子打她三朶花的手法我也見過！」

「而我打得沒有那個你所謂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好，是不是？」

「差勁多了！」

「這倒奇了，我的三朶花確實打得沒有家師高明，但我的的確確是第二代三花娘子呀！」

戚明星越聽越惱火，臉色一沉道：「如果妳是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那麼咱們今天算是初次見面，對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對呀！」

戚明星冷冷一笑道：「那麼，妳剛才那一句『我當然認識你』又該何解釋？」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家師遠赴南荒之前，曾向我詳細的形容你的模樣，是以我一看就認出你是戚明星。」

戚明星忽然哈哈大笑道：「妳說出漏洞來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什麼？」

戚明星轉身一指負傷倒在地上的南蠻王，說道：「剛才，妳向他說『咱們一向河水不犯井水』，而現在妳却說『家師遠赴南荒』，妳既知三花娘子去了南荒，何以還說『河水不犯井水』？」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我所謂的河水不犯井水，指的是我自己，我自己與他南蠻王確是沒有任何過節呀！」

戚明星沉聲道：「任妳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信妳是眞正第二代三花娘子！」

「第二代三花娘子」輕嘆道：「你不相信就算了，這本來是無所謂的事！……」

戚明星冷冷說道：「但我要知道妳是誰，以及妳爲什麼要冒充爲第二代三花娘子！」

「第二代三花娘子」語氣也變得冷冰冰，道：「你既已認定我不是第二代三花娘子，就什麼都不用說了！」

戚明星喝道：「妳出來！」

「第二代三花娘子」冷笑道：「你懂不懂我三花門的規律，要我出轎，只有由你來攻轎！」

戚明星道：「這並不難！」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也許是的，問題在於你是否决定娶我爲妻。」

戚明星嗤之以鼻道：「我憑什麼要娶妳爲妻！」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全天下的人都已知道，决定娶我爲妻之人才可前來攻轎，如果你將我迫出了轎而不娶我爲妻，你將爲天下人所不齒！」（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二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碧血丹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綠林盟主胡栢齡受挾參與鄧秋設下殲滅少林、武當兩派精銳的陰謀詭計，誘引天禪、紫陽兩掌門及范銅山和少林武當兩派高手至落雁谷，在酒宴席上，鄧秋支使六少女在席前向天禪大師、紫陽道長及范銅山施放迷葯、毒針及白燐箭，天禪掌門等功力雖高，奈這等近身施放暗器，又在猝不及防之下，均各被毒針、白燐箭所中，幸天禪大師等功力深厚，一面強運內功壓制毒性，一面傾力出擊，紫陽道長更欲在毒發身亡前，誅戮鄧秋，拚命向鄧秋攻擊，鄧秋取出金圈與紫陽道長激鬥——

丹心表天日　碧血洗巉岩

鄧秋一面打，一面暗暗驚駭於紫陽道長的奇奧劍勢，心中暗暗忖道：如若他未中毒傷，攻勢想來更是凌厲，如他能再這樣連攻上百招，我勢非敗在劍下不可。

原來在六七招猛拚之中，鄧秋被紫陽道長的奇奧劍勢所制，未能還攻一招。

但他胸有成竹，料定紫陽道長難以支持到百招，必然毒發而敗，是以，雖處劣勢，卻毫無緊張之感。

天禪大師一掌震開宴席之後，日光如電，盯在胡柏齡臉上，滿臉悲忿之容，莊嚴的說道：「胡盟主，你們綠林中人，當眞是個心地陰辣，叫人防不勝防，老衲如不信你確有洗惡向善之心，也不致中你們的鬼計了。」

胡柏齡道：「老禪師此話怎講……」

天禪冷笑一聲，道：「好一副奸僞的做作，留你在世上，還不知要害多少人？」舉手一掌，遙遙直劈過來。

胡柏齡知他這一擊，已動了殺人之心，威勢定然非同小可，暗中一提眞氣，斜斜向一側縱開，身懸半空，拔劍取拐，腳未落實地，人已向天禪大師撲了過去，鐵拐長劍，幻化起重重光影。

被籠罩在拐影，劍芒下的天禪大師，卻是毫無感受壓力。

胡柏齡借着那重重拐影，劍光，掩護住身子，沉聲說道：「大師不要慌急，先請住手，運氣調息，別使身受劇毒太早發作……。」

天禪冷哼一聲一指點在胡柏齡脇上。

原來胡柏齡分心和天禪大師說話，又得顧到用那重重拐影，劍光，擋遮住鄧秋和毒火成全的覷綫，心分數用，精神已分散甚多，何況他又想到以天禪大師的武功，定可覺出自己沒有傷他之心，以少林掌門之尊在武林中的地位身份，自是不會借機出手傷人。

這一個錯誤的判斷，使他疏忽了自己的防守。

要知天禪大師在身受毒傷之後，已動了怒火，神智不似平時那般清楚，覷得空隙，一指點出。

胡柏齡只覺身軀一震，被強勁的指力點中，肋骨登時斷了兩條，悶哼一聲，從空中跌了下來。

天禪大師殺機已動，揚起右手，暗運功力……。

就在他掌勢揚起未落之際，一道白光電射而到，疾如風旋，猛向下盤攻去。

胡柏齡勉強提聚一口眞氣，挺身而起，噴出一口鮮血，手扶鐵拐，閉目而立，暗自運氣調息。

他傷勢慘重，內腑都已受到震動，但他心中卻十分平靜，毫無怨恨天禪大師之心，只覺受此一擊，乃是他昔年積惡之報，心中沒有了怒氣，人也平靜了甚多，這對他調息傷勢上有甚大的幫助。

天禪大師被那急襲而來的劍光，迫得無法再分心旁顧，只好借勢克敵那揚起的右手，疾向那急襲而來的劍光上劈去。

一股強猛的潛力，應手而出。

那襲來之勢，似是知道厲害，旋地一滾，讓開數天，竟然不肯硬接那股強猛劈空掌風。

但他一退即上，讓開一擊之後，立時又揮劍攻了上去。

天禪大師凝目望去，只見那揮劍猛攻自己之人，竟然是一個道裝小童，不覺微一猶豫。就這猶豫間已被麥小明搶了先機，長劍左右揮掃，倏忽之間，連攻五劍。

這時，范銅山已和毒火成全動上了手，兩方都以迅快奇辣的招術，爭取先機。

守在突岩下少林，武當高手，已紛紛向上面衝來，但卻被人魔伍獨，鬼老水寒聯手擋住。

這兩位老魔頭功力深厚，聯手之勢，更是銳不可當，武當，少林，兩派中高手，數番猛衝，均被兩人擋了下去。

范銅山和毒火成全力拚了數招之後，已然覺着中針之處痲木逐漸擴大。

原來天禪大師，紫陽道長，都是童身，內功已入爐火純靑之境，傷勢發作較慢，范銅山功力雖然深厚，但他不是童身，內功方面不若天禪大師和紫陽道長的基礎紮實，是以毒傷發作要較兩人快速。

這時，燃燒在幾人週圍綠焰，卻已被幾人動手的強勁掌風，震得四外飛散，幸得這突岩上下，寸草未生，那團團綠火雖然頑強，燃燒一陣之後逐漸自行熄去。

范銅山又勉強支持了幾個回合，已漸覺運轉不靈，暗自歎息一聲，突然一緊長劍，疾攻三招，迫退了毒火成全之後，大聲喝道：「住手！」

天禪大師，紫陽道長，聽得范銅山大喝之聲，果然都停下手來。

鄧秋仰臉一聲長嘯，聲如龍吟，震的滿山廻鳴不絕。

人魔伍毒，鬼老水寒，毒火成全，聽到那長嘯後，紛紛向後躍退，聚在一起。

這時，少林，武當，以及范銅山帶來的高手，都已衝上了突岩。

天禪大師目光緩緩一掠身旁環伺羣僧，說道：「我已身負重傷，只怕難再支持多少時間，我如不幸身逝，方丈一職，由天明師兄接替……」

少林，武當，以及范銅山隨來高手，都因三人受傷，心生震駭，一時之間，顧不得出手追擊強敵。

天儀大師黯然歎息一聲，道：「掌門方丈內功絕世，縱然身受宵小暗算，也不致有何凶險……」

忽聽一聲驚叫，震的羣山廻鳴，轉頭望去，只見范玉崑扶着范銅山的身子，不住低喚爹爹。

原來范銅山傷勢發作，暈倒在地上。

天禪大師似是難再支持，低宣了一聲：阿彌陀佛，緩緩坐在地上，低聲問道：「道兄如果傷勢無碍，本寺中人，由此時起，聽從道兄調度……」

只聽紫陽道長答道：「貧道也已經不行了，毒傷已開始發作……」

他微微一頓，回頭對站在身側弟子說道：「我身埋此山，武當掌門一職，由你們青陽師叔接掌。」

被譽江湖上實力最強大門派的掌門人，似是都覺出了傷勢難再復元之勢，口諭選出了接替自己之人。

只見少林，武當門下弟子，臉上都逐漸泛現殺機，數十道目光，齊齊投注向停在兩丈外的鄧秋身上。

胡柏齡強忍着傷痛，裝作一副若無其事之情，暗中留神四下的動靜。

他內功精粹，雖然斷了兩根肋骨，但經及時運氣調息之後，行動之間，甚難看得出來。

鄧秋日睹對面羣豪，已然羣情激動，大有立即出手合擊之勢，冷然一笑，低聲對成全說道：「成兄，快些動手……」

毒火成全冷冷一笑，也不理會鄧秋，也不見出手動作。

胡柏齡卻聽得暗暗驚駭，忖道：他們不知尚有何種詭計，這老魔頭最是善於用火，想來定是什麼火功了？

只聽鄧秋縱聲大笑了一陣，目光環掃了少林，武當羣豪一眼，說道：「眼下他們三人都已中我三絕神針和七毒消魂散絕毒的暗器，藥物，四個時辰之中，必死無救，遍天下只有我獨門解藥可救，爾等如果不顧三人生死，盡管出手就是。」

他這幾句話，果然發生了強大的嚇阻之效，少林，武當門下躍躍欲試的弟子，果然都爲之一怔，齊齊垂下手中兵刃。

天儀大師大步走了出來，說道：「大可不必再繞圈子說話，什麼條件，才可以交換到你那獨門藥物？」

鄧秋日光緩緩投瞥了橫屍在地上的四個綠衣美婢一眼，說道：「我們已死了四個人……」

天儀大師道：「如若我那掌門師兄，和紫陽道長，不是心存一縷仁慈，這幾個女施主，縱有暗器，也難以傷得他們。」

鄧秋冷冷一笑，說道：「也許這四個弱女子的性命，無法和貴派等掌門生死相比……」

忽聽長嘯傳來，數十條人影，遙遙直奔而來。

那些人影來勢甚快，眨眼之間，已可看清楚當先之人，正是羅浮一叟和鍾一豪，帶着「迷踪谷」中高手，趕來助戰。

胡柏齡暗暗一皺眉頭，低聲對鄧秋說道：「弟子屬下趕來助拳了……」

鄧秋不甚關心的答道：「要他們守住突岩之下出口要道，不用上來助戰了。」

胡柏齡道：「弟子遵命。」當下一提眞氣，高聲說道：「你們守在突岩下面，要道之處，不用上來了……」他這一運氣，只覺肋骨折斷之處，痛如刀割一般，說還未完，已痛的滿身大汗。

天禪突然睜開了緊閉的雙目，霍然站起身來，神情肅穆，滿臉悲壯之容，莊嚴的說道：「今日之事，非是老衲等數人生死，而是關係我今後武林道上邪正武林道的大局，爾等如若爲我等三人生死，受人要挾，束手就縛，白白放過這等殲敵之機，只怕以後的江湖道上，永無清寧昇平之日了……」他這句平平常常的話，但說來義正詞嚴，大氣磅礴，頓使人生出崇敬之情。

他微微一頓，又道：「錯過今日殲敵

之機，當爲我後輩武林道上，留下千秋大恨。」

探手從身旁一僧手中，取過一支禪杖，大步直向鄭秋停身之處走去。

天禪大師這等舉動，只瞧的鄭秋大爲震駭，暗忖道：這老和尚內功如此精深，實是罕聞罕見，三絕神針奇毒，已然發作，他竟然仍能仗恃精深的內功，壓制着劇毒……。

忖思之間，天禪大師，已然走近幾人面前。

只聽他低宣一聲佛號，說道：「鄭秋，老衲和你談不上一點恩怨，再說佛門中人也沒有貪嗔愛惡之心，少林派數百年來，常常和你們綠林道上衝突，那是事非得已，佛門弟子，雖然首戒殺生，但却不能眼看着那些善良人家，妻離子散，骨肉流亡……」

話至此處，倏然住口，抬頭望天，喃喃低語數句，接道：「你施放絕毒暗器，傷了老衲，老衲並無恨你之心，但却不該使那四個綠衣女子，爲你送命，利用老衲和紫陽道兄等一點憐憫弱女的慈悲心腸，遂你暗算老衲等之願，用心不覺着太卑劣麼？」

他經過一陣調息之後，心情似已平靜了甚多，不似和胡柏齡動手之時，那等忿怒之情。

鄭秋冷然一笑，道：「兵不厭詐，愈詐愈好，既然彼此勢難並存江湖，難免一場生死之拚……。」

天禪大師微微一笑，接道：「好一個勢難並存江湖，我佛慈悲，恕弟子要大開殺戒了。」

舉手一杖，當頭向鄭秋劈去。

鄭秋急舉手中金環，硬接了一擊。

但聞一聲金鐵大震，鄭秋被震的向後疾退五步，雙肩晃動，身軀搖搖欲倒。

這等驚世駭俗的神功內力，不但使人魔伍獨等大爲震驚，就是天儀大師也不知師兄近年功力，精進如許之多，心中大是驚佩。

只見天禪大師又緩緩舉起手中禪杖，平和的笑道：「鄭秋，老衲已爲你那三絕神針之毒所傷，而且劇毒正緩緩向內迫攻，眼下我憑着數十年精修的一口眞元之氣，壓制着劇毒不讓它發作，只要你能接得老衲三杖，老衲就無力再攻了。」說吧又是一杖，當頭劈下。

鄭秋剛才接得一杖，已被震的血氣浮動，馬步不穩，那裏還敢硬接這一杖猛劈，但在衆目睽睽之下，又不好縱身讓避，正待硬着頭皮，再接一杖，忽聽毒火成全冷冷說道：「鄭兄快退。」

一道綠燄隨着他冷喝之聲，激射而出，撞在山石上，立時爆烈出一片熊熊的綠火。

鄭秋借機向後一躍退出了七八尺遠，讓開了天禪大師的禪杖。

人魔伍獨，鬼老水寒，同時大喝一聲，聯袂劈出一掌，一股狂飈挾帶着陰寒之氣，呼嘯而出。

天禪大師大袖一拂，疾向那狂飈上迎去。

他舉袖一拂之勢，十分平和，毫無破空嘯風之聲。

但那股挾着陰寒的狂飈，却似被一股無形的力道擋住，轉成一股旋風，吹的地上沙石橫飛。

人魔伍獨和鬼老水寒，同時覺着心頭一震，那擊出去的掌力，被一股無形的勁力，擋了回來。

兩個老魔頭，表面上看去，彼此和衷無間，相處甚洽，其實相互猜忌，各具私心，這等强勁的反震之力，乃生平罕遇勁敵，兩個人心中都明白，誰要首先加發內力，誰卽和那反震之力，接實硬拚，是故，誰也不願先擋鋒鋭，蓄力不發，相互瞧了一眼，雙雙躍開。

天禪大師拚盡全力，運起無相神功，發出一掌，人已累得出了一身大汗，張口噴出一口鮮血，栽倒地上。

他勉强忍受着重傷，掙扎着和鄭秋等動手，自知無疑是飲鴆止渴，促使毒傷早時發作，但他心中明白，如若自己不死，少林僧侶，心中存有顧忌，不敢出手，勢必受鄭秋要挾，如若自己傷重而死，勢必激起了羣僧同仇敵愾之心，羣僧才能放手搶攻……。

果然少林寺僧侶目睹掌門方丈，栽倒地上之後，齊齊高宣一聲佛號，揮動手中兵刃，疾衝而上。

這當兒，胡柏齡突然疾飛而起，躍越羣僧而進，脚踏實地，運拐如風，迫開了兩個護守少林寺掌門方丈的和尚，探手一把，竟把重傷奄奄的天禪大師抱入懷中，舉起手中寶劍，架在天禪大師項頸之間，厲聲喝道：「住手！」

少林僧侶果然全都停下脚步，垂下手中兵刃，數十道日光，一齊投在胡柏齡的身上，滿臉都是悲忿之容。

胡柏齡縱聲大笑，道：「那一個敢擅自動手，我立刻斬落他項上人頭。」大步直對鄭秋走去。

少林僧侶，眼看掌門方丈被他杖劍挾持，只好俯首聽命，誰也不敢出手攔阻於他。

胡柏齡走近鄭秋之後，高聲說道：「師叔，這和尚還能活多久？」

鄭秋微微一笑，道：「賢師姪胆署過人，果是一代豪雄之才，他大概還可活上……」突然住口不言，胡柏齡微微一皺眉，道：「師叔身上可有解毒藥物麼？」

鄭秋畧一沉忖，說道：「你可是不要他死？」

胡柏齡笑道：「他能多活一刻時光，咱們就可用他拑挾少林寺僧一刻時光。」

鄭秋笑道：「好。」探手入懷取出一隻玉瓶，倒出一粒遞了過去。

胡柏齡接過丹丸，仔細一瞧，只覺得那丹丸色呈淺紅，一股淸香之氣，撲面襲來，立時把丹丸投入了天禪大師口中。

一代高僧的天禪大師，此刻已然有些神志暈迷，丹丸入口，不自主的嚥了下去，如若他神志清醒，決不肯服用敵人對之相贈的藥。

鄭秋把藥物交到胡柏齡手中之後，似已有些後悔，正想喝令胡柏齡把藥物退回，已是遲了片刻，胡柏齡已把手中丹丸，投入了天禪大師口中。

以天禪大師爲首的少林羣僧，已形成對胡柏齡的包圍之勢，各橫手中兵刃，怒目相視，只要天禪大師一聲令下，立時出手搶攻。

這時，毒火成全打出一片綠火，已然蔓延燃燒起來，平坦的石地上，高燒着一片三尺方圓的綠火。突然間山峯之巓，傳下來一聲長嘯，遙遙傳入耳際。

毒火成全忽然雙手齊揚，連打出四支白燐箭，和先前一片綠燄，連接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火燄。胡柏齡心知大變卽將爆發於頃刻之間，但仍然沒有看出對方詭計，心中大是焦急，目光投注在鄭秋身上，一瞬不瞬。

忽見鄭秋揚手一揮，鬼老水寒，人魔伍獨，同時劈出一掌。

一股狂飈捲起了滿地火燄，疾向少林羣僧攻來。

鄭秋低聲喝叫道：「胡賢姪，快退回來！」

胡柏齡暗中留神觀查甚久，仍然未發覺鄭秋等預先安排一網打盡少林武當羣豪的鬼計，心中暗暗忖道：「鄭秋早有預謀，安排必甚週詳，我如不俯首聽命，無疑正面背叛於他，倒不如跟他去看看再說，或能事先發覺他們陰謀，預先防止。」

心念一轉，突然大喝一聲，轉身直向外面衝去。

天儀大師疾跨兩步，攔住去路，揮動手中禪杖，當頭劈下。

胡柏齡急中生智，舉起手中天禪大師，迎了上去，口中大聲喝道：「請貴派掌門方丈代在下擋受大師一杖。」

天儀大師吃了一驚，疾收禪杖，倒躍而退。

就這一剎工夫，羣僧已紛紛追了上來，分由四面八方攻到。

胡柏齡大聲喝道：「那一個不怕傷了你掌門方丈，盡管出手就是。」竟把手中的天禪大師，橫掄出手。

羣僧果然被迫的紛紛向後退去，無人再敢迫近於他。

鄭秋縱聲笑道：「胡賢姪果是一代豪雄之才，老朽爲令師衣鉢有人慶幸。」

胡柏齡咬牙强忍傷疼，縱身一躍，在鄭秋身側說道：「少林僧侶爲顧及他們掌門方丈性命，決不敢向我們追攻，眼下只要想辦法對付武當一派，和神劍范銅山帶來的人就行了。」

鄭秋一揮手，笑道：「胡賢姪快請退下，此地由老夫和水、伍二兄，人手自足够了。」

胡柏齡還未來及答話，突聽一聲山崩地裂般的一聲大震，石碎紛飛中，濃烟四起，整個突岩四週，火燄閃動。

這座落雁谷中，本來寸草不生，但那聲大震過後，竟然火燄閃閃，就在山石上蔓延燃燒起來。

紫陽道長，經過一陣調息，人已好了不少，睜眼見羣豪被困在一片濃烟大火之中，不禁心頭大駭，當下强行一提眞氣，站起身來。

他雖在慌急之境，仍能保持着心神鎭靜，先打量一下四週形勢，說道：「今日之戰，咱們已滿盤皆輸，眼下只有先行脫此凶險，再設法找尋敵人復雪今日之辱。……」他微微一頓又道：「范少俠請就隨來兄弟之中，選出四位武功高强之人，保護令尊，餘下之人，最好走在一起，以免分散實力……。」話至此處，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武當門下八個護法弟子，杖劍開路，衝出火圈，窮追强敵，不論遇上何等凶險，均不得擅自退回，如有違犯，不必再回武當山了。」

只聽八個中年道裝大漢，齊齊應了一聲，寒光閃動，八支長劍一齊出鞘，縱身直向鄭秋等停身之處衝去。

這時，少林、武當中，已和鄭秋等相距有丈餘遠近，中間熊熊燃燒着一道火牆，八個仗劍道人，揮舞着手中長劍護住身子，冒着焚身烈燄，奮不顧身，硬向前面衝去。

范玉崑施展推宮過穴之法，不停在父親全身經穴推拿，直待范銅山輕輕吁一口氣，醒了過來，范玉崑才把他交由隨來高手保護，翻腕抽出長劍，長嘯一聲，施展家傳輕功絕技，一式「潛龍升天」，拔起了兩丈多高。

半空中揮劍一掄，舞出一團白光，借那旋轉的劍勢，穩住身子，換了一口眞氣，施展「八步登空」上乘身法，從那熊熊的騰空烈燄之上，疾飛而過，人如天馬行空般，橫渡四丈多遠，劍化「穿雲取月」，連人帶劍，一起罩了下來。

鄭秋大聲喝道：「胡賢姪快退。」袍袖一拂，一股激蕩的勁力，直向范玉崑迎了過去。

就這一瞬工夫，武當門下八大弟子，已經衝過火牆，仗劍撲到，雖然已有兩三個人道袍着火，但他們仍然是不顧生死的揮劍而上。

鄭秋打出的內力十分强猛，范玉崑向下急落之勢，吃他打出的一股疾勁的潛力，迫的無法落下，斜斜一讓，避開了三四尺遠，才落到實地之上。

這時，整個突岩之上，大部都是蔓延的綠色火燄，無火之處，都站有人。

但見掌風呼呼，不時擊向那蔓延的綠燄上，可是那綠火頑强無比，掌勢擊中，雖然可撲滅一些，但一眨眼間，重又燃燒起來。

這是一場滿佈着死亡的惡戰，兵刃和滿山閃鑠的火光相映。

八個武當弟子，分成了兩下動作，四個揮劍猛攻鄭秋，四個疾攻胡柏齡。

范玉崑脚落實地之後，却揮劍疾向毒火成全衝去，長劍揮處，洒出重重劍影，護住了身子，從那綠燄中直衝過去。

鄭秋力鬥四個武當弟子，雖然游刃有餘，但一時之間，想把四人迫退，却也非容易之事。

胡柏齡却被四個武當弟子連環猛攻的劍勢，迫的險象環生，他身負重傷，懷中抱着天禪大師，運轉已不靈敏，幸得他拐勢重大，四個武當道人，都不敢硬接他的拐勢，才算勉强支持下去。

少林羣僧原本被胡柏齡以天禪大師的生死要挾，迫的不敢出手，范銅山帶來三人，也都拔出了兵刃，準備攻敵，那突岩上的火勢逐漸蔓延，一大半都燃了起來，如不是鬼老水寒、鄭秋還留在這突岩之上，羣豪面對着這驚人的火勢，恐怕早已心神慌亂了。

天儀大師冷眼默查大局，心中暗暗忖

道：這突岩火勢，愈來愈大，再過片刻，只怕就難有立足之地，就眼下情勢判斷，鄧秋等早有預謀，幾人只要一衝出突岩，定然有毒謀發動，爲今之計，只有把這般老魔頭們，生困在此岩之上，不論這突岩爆裂火燒，什麼毒計，有這幾個魔頭陪葬，死的也稍有代價——。

心念一轉，突然高聲對羣僧說道：「眼下處境，已成了九死一生之局，雖然掌門方丈，陷入敵人之手，咱們也不能坐以待斃。——」

羣僧早已有了出手之心，但因天禪大師，沒有下令，羣僧不敢擅自出手，聽得天儀大師一說，立時羣情激昂的接道：「我等早已存下必死之心，也不讓咱們少林派威名受損。」

天儀大師凄凉一笑，道：「好！既然出手，就難顧及——」一揮禪杖，當先向鄧秋衝去。

鄧秋力敵四個武當弟子，雖佔優勢，但加上天儀大師之後，立卽强弱互易，老和尚功力深厚，鐵禪杖招招如巨斧開山一般，不到十合，鄧秋已被迫的沒有了還手之力。

胡柏齡一面揮動手中鐵拐拒敵，一面暗中打量四外戰局，但見少林僧侶排成了一個首尾相接的陣式，用掌力、禪杖掃開蔓延的綠色火燄，佈成了合圍之勢，羣僧臉色一片肅穆、平靜，在蔓延的大火中，毫無一點驚恐之容，似是每一個人，都未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

他雖沒有見過少林寺聞名天下的羅漢陣，但這些人在這等毒火蔓延，生死關頭的當兒，不肯出手，以求先斃强敵，却好整以暇的排成一座陣式，緩行合圍之勢，如非此陣妙用無窮，威力强大，決不會在這等生死決於頃刻之間的時光中，耗時排成陣式——。

正忖思間，忽聽人魔伍獨大聲喝道：「鄧兄快退，少林寺和尚已排成羅漢陣，如待他們合圍之勢已成，再想脫身，勢比登天還難。」

鄧秋當先發作，大喝一聲，左手金圈硬架天儀大師，右手金圈一招「雲霧金光」，封擋武當門下四弟子長劍，衝出圍困，袍袖拂處，打出一記强猛絕倫的暗勁，直向圍攻胡柏齡的四個武當道人擊去。

這一拂乃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威勢非同小可，四個武當弟子，立時被强猛的暗勁，迫的退向一側。

鄧秋縱身一躍，人已到了胡柏齡身前，右腕振處，手中金圈脫手飛出，直向天儀大師打去，回臂伸手，沉聲喝道：「賢姪快把懷中天禪大師交付於我。」說着話，人已伸手向天禪大師抓去。

胡柏齡疾退了兩步，讓開鄧秋右手，說着：「師叔主持大局，豈可帶人誤事，這老和尚還是由弟子帶着吧！」飛身一躍，直向鬼老水寒，人魔伍獨身側飛去。

鄧秋冷笑一聲，反手一掌，猛向范玉崑後背劈去。

范玉崑獨鬥毒火成全，施展開家傳劍法，竟能和成全打一個半斤八兩，不分勝負，成全功力較深，范玉崑劍招却較爲精奇，一時之間，誰也無法勝得。

正激鬥中，范玉崑忽覺一股勁道由身後直撞過來，心頭一驚，縱身向前躍去。

就這一緩手工夫，天儀大師和武當門下八大護法，重又揮動兵刃攻到。

鬼老水寒，人魔伍獨同時大喝一聲，聯手劈出一掌，一股冷颼掠過熊熊的火焰，直向天儀大師等攻去。

兩人的「寒陰氣功」都已有相當的火候，這聯手一掌，威力强大無比，天儀大師和武當門下八大護法弟子，都覺着一股冷氣，掠體而過，在四面熊熊火焰熱氣蒸烤之下，仍然感到全身一凉，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冷顫。

毒火成全和鄧秋，借幾人攻勢一挫之機，已雙雙躍落鬼老水寒，人魔伍獨的身側。

這時，少林寺僧侶們的羅漢陣尚未能來及發動，眼看羣魔都已退出包圍，立時一湧而上，合圍過去。

本來羣僧都是久於熟習羅漢陣式之人，動作異常迅速，但因這突岩之上，大部地方都高燒着熊熊火焰，阻碍了羣僧排陣的速度。

只聽鄧秋沉聲說道：「咱們快些退吧！」當先打出一記劈空掌風。

鬼老水寒，人魔伍獨互瞧了一眼，又雙雙聯發一掌。

毒火成全冷笑一聲，探手入懷摸出一個白絹包裹，猛力向地上投去。

那白絹落地之後，突然爆裂出一地黃色粉末，那黃色粉末一見綠焰，立時爆起一片大火。

這一陣火光，和那蔓延的綠色火焰，暴起了兩丈多高，羣僧立時被那片火牆擋住。

毒火成全洋洋自得的笑道：「兄弟這片毒火，足可燃燒一盞熱茶工夫之久，咱們有着足够的工夫，從容離去。」

鄧秋拂髯大笑道：「這一戰盡殲少林，武當兩派中精銳，一洗咱們綠林道上數百年所受屈辱，諸兄日後當都是綠林道中傳誦不絕的人物了。」說完，縱聲長笑，轉身向前走去。

鬼老水寒，人魔伍獨，毒火成全等魚貫相隨身後，疾向突岩下面奔去。

胡柏齡走在最後，心中暗自焦急，眼看少林，武當中人被困在火焰之中，自己却無法相救，心中甚是不安。

鄧秋似是早已預計好應走之路，一路行去，奔行甚速，片刻工夫，已到突岩之下。

胡柏齡一面奔行，一面不停回頭張望，心中暗自盤算道，那道火牆，雖然甚難通過，但其長度，不過二丈左右，如若羣僧繞道而行，現在應該趕上來了。

正忖思之間，遙見幾條人影，急追而來。

那幾條人影來勢極快，眨眼之間已到兩三丈外，正是天儀大師和范玉崑，在兩人身側還跟着四個和尚，和兩個身着長衫的中年大漢。

這時，鄧秋等人已奔下突岩，只有胡柏齡還在突岩旁邊。

原來他借那奔行之勢，暗中施展推宮過穴手法，推活了懷中天禪大師的經脈。

范玉崑首先發難，一指胡柏齡對天儀大師說道：「大師父請對付此人。」縱身

一躍，直向下面飛去，人如蒼鷹下擊，劍化經天長虹，直向鄧秋撲去。

只聽一聲清脆聲音，起自鄧秋身側，道：「師父這人由弟子來對付他吧！」麥小明仗劍而起，直向范玉崑迎了上去。

兩枝長劍相觸，響起了一陣龍吟聲。

范玉崑居高下擊，佔先不少，麥小明吃他强猛一劍的撞擊之勢，震的身軀疾墜而下。

此人年紀雖小，但却兇悍無比，跌出約七八尺時，突然一提眞氣，懸空打了一個轉身，猛然又向范玉崑衝了過去。

這一着倒是大出了范玉崑意料之外，趕忙一提眞氣，穩住向下急落的身子，斜斜掃出一劍。

只聽噹的一聲，兩人又懸空硬接了一劍，兩人同時感到心頭一震，誰也提不住丹田眞氣，一起由空中摔了下來。

這一下兩人都摔得甚重，那岩下又是尖稜山石，都摔了幾處傷口，皮破血流。

胡柏齡推開天禪大師脈穴之後，低聲說道：「鄧秋等早已預計暗算貴派和武當派中之人，大師仍請裝作暈迷不醒之狀，暗中運氣調息，仍由我帶着大師，以便倏機救應。」

天禪大師微微一啓雙目，但重又速快的閉上，未置可否。

他脈穴初解，正需要暗自運氣調息，心中雖然不願，但一時也無掙扎之能。

這當兒，天儀大師已經追到，舉手一杖，直向胡柏齡背心上面點去。

胡柏齡身子一側，大聲喝道：「你們再苦苦追逼於我，可別怪我辣手對付貴派的掌門方丈了。」

他這一喝果然效用宏大，天儀大師自行收了禪杖，不敢再出手逼他。

胡柏齡縱身而起，一連兩三個急躍，飛落到鄧秋身側。

抬頭看去，只見突岩四面，都是熊熊烈焰，只有鄧秋等這條退路，沒有火勢。

胡柏齡一直强行運氣，支持劇烈的傷疼，他心中極明白這一場正邪大決鬥的結果，不但關係今後武林道上正邪消長的形勢，而且關係着無數善良人家安樂與流亡，萬一少林，武當兩派精銳，在鄧秋預謀佈設之下，盡化飛灰，幾個老魔頭勢必乘大勝餘威，直逼嵩山少室峯少林本院，以及武當派的三元觀開派重地，作斬草除根的掃蕩，如若這維護武林正義的兩大門派，根基動搖，江湖勢非掀起滔天的殺伐不可……。

一種贖罪向善的精神，支持住他重傷的身軀，使他在傷疼之中，仍能保持了冷靜。

他默查形勢，已隱隱察出鄧秋預佈鬼計，憂慮的是自己一人之力，不知能否解救羣豪大危。



胡柏齡抱着天禪大師退却之際，天儀大師已追到，禪杖向胡柏齡背心點去，胡急側身閃過。

回頭向來路望去，只見麥小明和范玉崑各帶着滿身鮮血，揮劍力拚。

這是一場渾忘生死的惡鬥，雙方都帶着石稜刺破的傷痕，和涔涔而下的滿身鮮血，在熊熊火焰中捨死忘生的衝擊，只爲了勝負之分。

胡柏齡黯然的歎息一聲，別過頭去，不忍多看。

忽聽鄧秋冷笑一聲，說道：「胡賢侄，歎息什麼？」

胡柏齡吃了一驚，輕輕的咳了一下，道：「麥師弟浴血而戰，似已大可不必，少林，武當中人，早已成籠中之鳥，何苦再讓……」

這幾句隨機應變之言，說的十分恰當，鄧秋疑慮之心，似是消減了甚多，提高了聲音，叫道：「小明不可戀戰，快些退下。」

麥小明聽得相喚之言，立時揮劍猛攻了幾招，縱身而退。

范玉崑正待揮劍追趕，瞥見天儀大師手橫禪杖站在那裏發楞，不覺心中大急，高聲說道：「老禪師還不追擊，站在這裏等死麼？」

天儀輕輕的歎息，道：「老衲如何能眼看着敝派掌門方丈，送命在他人手？」

范玉崑急道：「眼下四面大火，只此一條去路，如非借追趕強敵之機，衝出火勢，那裏還有生路。」一揮手中長劍，大步當先追了過去。

那兩個身着長衫的中年大漢，同時望了天儀一眼，道：「二公子說的不錯，咱們不能坐失這唯一生機。」緊隨范玉崑身後趕去。

天儀大師回頭望去，只見突岩上的火勢更爲強烈，火光中人影，一條長龍般直向岩下衝來，立時回頭吩咐身側相隨四個弟子，說道：「你們留兩人在此迎接岩上之人，兩人隨我追敵。」縱身一掠，直飛兩丈多遠，疾向前面衝去。

鄭秋等羣魔似是有意誘敵，一面打，一面後退，待到一處山角轉彎所在，突然振腕反擊，登時把范玉崑和天儀大師的凌厲攻勢擋住，纏鬥三合，少林羣僧和武當弟子已紛紛趕到。

因爲那山道狹窄，少林，武當門中弟子雖多，却無法一起出手。

鄭秋一面動手，一面留神默數對方人數，只見紫陽道長赤手空拳在六個武當門下弟子環護之下，閉目而立，顯然他正運用數十年精修的內功，對抗着發作毒性。范銅山却被兩個勁裝中年大漢抬着，仍然暈迷未醒。

少林僧侶和武當門下的弟子！多都被那毒火灼傷，但却無一人發出呻吟之聲，也無人包紮傷勢。

鄭秋等默計過對方人數，共計有五十四人，立時暴喝一聲，手中金圈一緊，把天儀大師和范玉崑的招術，盡都接了過來，毒火成全和麥小明却一起躍退下面，轉過山彎不見。

麥小明奔退之時，隨手一拖胡柏齡的衣角道：「師兄快退下去。」

胡柏齡轉過山彎一瞧，登時心頭一震，暗道：好一片凶險的所在。

只見兩側削壁挾持着一道三尺寬的甬道，那狹窄的山道在四丈之後，却突然開闊成一片數丈方圓的平地，過了那段平廣之地，又是一條狹窄的山谷，形如葫蘆一般。

胡柏齡忖道：四面一片大火，勢非從這狹窄的山谷中通過不可，鄭秋只要先在兩側絕峯上埋伏下人手，再用大火封住兩面窄谷，投下木柴枯草等易燒之物，少林，武當門下弟子，無一能免被大火燒死的厄運。……

忖思之間，人已穿過那段平闊之地，毒火成全，突然停了下來，冷冷對胡柏齡說道：「你們退到後面去，別站在這裏碍事。」

麥小明冷冷的瞧了毒火成全一眼，道：「你對我這樣無禮，咱們不能就這樣算了。」

毒火成全怔了一怔，怒道：「你還能把老夫怎樣？」

麥小明微微一笑，道：「你不用生氣，先忙你的正經事吧，等對付過少林，武當兩派，咱們再算賬。」

毒火成全大聲喝道：「反了，反了，你師父也不敢對老夫這等無禮。」

麥小明滿身傷痕，仍然不停的向外流着鮮血，但他連擦也不擦一下，兩隻圓圓的大眼睛，溜了成全一眼，笑道：「我師父從來不管我和別人打架的事，你要不信，等一下你對他講吧！」

毒火成全乃自負極高之人，如何能受得一個小孩子的激辱，不覺怒火高張，正待發作，鬼老水寒冷冷的接道：「成兄別爲了和一個小孩子嘔氣，躭誤了大事。」

人魔伍獨重重的咳了一聲，接道：「鄭兄一人獨擋少林，武當兩派高手搶攻，以便成兄有充分的準備時間，眼下寸陰如金，這一戰成敗全繫在成兄身上，小不忍亂了大謀，豈不滿盤皆輸。」

毒火成全冷哼一聲，探手從那山壁間一條石縫之中，取出一條粗如蠟燭的火藥引子拿在手中，左手幌了一個火摺子，待機點燃。

胡柏齡打了一個冷顫，暗暗忖道：如是用枯草乾柴等火攻，少林，武當兩派中弟子雖然難免重大傷亡，但還不致全軍盡沒，如在這山谷狹道中埋上火藥桐油之類，只怕兩派中人，難有一個逃得性命。……暗中用手指輕輕一彈懷中的少林掌門方丈。

天禪大師強行運集功力和鄭秋動手，促使了劇毒提前發作，雖經運氣調息，仍覺提聚不起全身眞氣，心知縱然掙扎出手，也難擋強敵一擊，只好暫時安於現狀，爭取運集眞氣的時間，胡柏齡輕輕彈他一指，他裝作不知，眼皮也未睜動一下。

胡柏齡只道他傷勢沉重，神智未復，不禁暗暗一歎。

忽聽麥小明格格大笑道：「我師父來了！」

胡柏齡抬頭望去，只見鄭秋衣袂飄飛，疾如離弦弩箭一般，電奔而來。

毒火成全一幌手中火摺子，點燃了手中火藥引子。

但見一道閃閃火焰，快速絕倫的燃燒起來。

那火藥子早經鄭秋等用山石掩遮起來，不留心根本無法看到。

就這一時工夫，鄭秋已奔過那片開闊的盆地，到了胡柏齡等停身的谷口之處。

毒火成全探手摸出一個布包，抖手投了出去，右腕隨着一揚打出一支白燐箭。

白燐箭去勢奇快，不出三丈已擊在那布包之上。

只聽波的一聲輕響，那布包突然爆烈出一溜火焰，眨眼間化成一片火海，阻擋住天儀大師，范玉崑等急追之勢。

胡柏齡凝目望去，只見少林羣僧，和武當門下弟子，都已追到那塊開闊的盆地之中，只急的一身冷汗涔涔而下。

鬼老水寒，人魔伍獨都已運足了「寒陰氣功」蓄勢待發，只要有人衝過那攔阻去路的火勢，立時將聯手發掌。

鄭秋却是雙目神凝，盯定燃燒的火引之上，一瞬不瞬。

胡柏齡看那火引愈燃愈短，心中愈感焦急，腦際中念頭千轉，胸腹熱血沸騰。

少林僧侶和武當門下弟子，都被那高燒的火焰擋住了前進之勢。

胡柏齡看那火引即將燃盡，時機稍縱即逝，數十個少林，武當門下弟子，立時將身化飛灰，只覺一股熱血，直衝上來，放下天禪大師，直衝過去。

他這突然的舉動，在場之人，無不感到意外。

鄭秋反應靈敏，一見胡柏齡奔行方向，正將近那火引燃燒處，立時有所警覺，高聲喝道：「水兄，伍兄，快些發掌。」

水寒微微一怔，道：「打什麼人？」

鄭秋急道：「胡柏齡。」

就在兩人講話的工夫，胡柏齡已奔到那片高燃的烈火之處。

水寒，伍獨雙雙大喝聲，劈出一掌。

一股疾猛的陰寒之氣，直撞過來。

胡柏齡正奔行間，忽覺身後，一股狂颷撞了過來。時間倉促，使他無暇躲避，借勢縱身一躍，騰身而起。

只覺後背那股疾撞而來的強猛之勁一撞，身子凌空而起，他縱身急躍之力，再加上那強猛之勁的衝撞力，直飛起三丈多高，橫越過了那片攔路火牆。

胡柏齡原已被天禪大師施展金剛指武功，點傷內腑，肋骨也被打斷了兩根，再擋受水寒，伍獨聯手一擊之力，只覺身子一震，全身氣血登時向上翻湧起來，不自主的張嘴吐出一大口鮮血。

他心中一直惦念着，搭救少林，武當兩派中人，雖受重擊，神志已然暈迷，但他心中還記着撲滅那燃燒着的火引，吐出一口鮮血之後，仍然向那火引之處撲了過去。

武當，少林中人，眼看着胡柏齡直越火牆而過，立時紛紛包圍過來。

胡柏齡強忍提一口眞氣，只一開口說話，眞氣勢必散去，也無法對羣僧解說，只好一語不發，掄動手中鐵拐，猛擊過去，衝開一條出路，直向那火引之處撲去。

那火引燃燒附近，正是范銅山停身的地方，胡柏齡直衝過去，范玉崑只道他要傷害父親，不禁心中大急，大喝一聲，連人帶劍化作一道銀虹，直飛過去。

紫陽道長相距銅山甚近，眼看胡柏齡衝向范銅山，立時掙扎而起，揮劍直向胡柏齡前身刺去，胡柏齡揮拐一擋，却不料范玉崑一劍刺到，由後背直入內腑。

這一劍傷到要害，胡柏齡再難支持，手中鐵拐噹的一聲，跌落在地上。

紫陽道長，以重傷之軀，勉強運劍對敵，吃胡柏齡一拐震開劍勢，回手一劍，又刺過去。

胡柏齡雖然身受重創，但目光仍然盯在那藥引之上，而且人已有些頭暈眼花，那裏還能躲避紫陽道長劍勢，只覺前胸一疼，又被紫陽道長一劍刺入前胸。

胡柏齡神志忽清，大喝一聲，舉手一掌，猛向紫陽道長前胸劈去。

紫陽道長神志也有些恍恍惚惚，吃胡柏齡強勁的掌力，震的向後退了三步，刺入胡柏齡前胸的長劍，也隨勢拔了出來。

一股鮮血，急噴而出！

胡柏齡身子向前一傾，直向那火引上面倒去，口中大喝道：「火藥，火藥……」那一股由前胸噴出的鮮血，直噴在那火引之上。

火引被那噴出的鮮血熄滅，但胡柏齡也因盡了他最後一點氣力，溘然長逝。

紫陽道長聽得心頭一震；恍恍惚惚的神志，陡然清醒過來。

凝目望去，只見一片石塊前面，有着一條尺許長短的藥引，隨手舉劍一挑，那石塊應手而起，敢情那石塊早已經人挖開過，裏面藥引交錯之外，還埋滿了黑色火藥，只要再晚了片刻，不但石堆下藏的火藥要被引發，那交錯盤旋的藥引，勢將盡被點燃，那交錯藥引，不下數十條，如被引發之後，這廣場所有之人，盡將化作飛灰。

只感一種深沉的愧疚，泛上心頭，目注胡柏齡橫臥的魁偉屍體，落下兩行傷悲之淚，如非捨死用鮮血熄滅那火藥引子，只怕少林，武當中人，此刻盡已被那爆發火藥炸的血肉橫飛……。

忽聽一尖脆的哭叫之聲，劃空急來，傳入耳際。

轉頭望去，只見一個全身玄裝的美麗女人，冒着騰騰烈焰，直奔過來，她身後緊追着兩個身着黑白兩色衣服的女子。

那玄衣少女相距胡柏齡屍體還有七八尺遠時，突然叫了一聲：「大哥。」縱身直向那屍體上面撲去，伏在那屍體之上，放聲大哭起來。

紫陽道長以劍撐地，支持着自己搖搖欲倒的身子，大聲喝道：「快衝過那道火牆……」他勉強說出這兩句話，人已支撐不住，身子已軟，倒了下去。

這時，范玉崑也已看到那片石塊下面滿埋火藥之事，不覺呆了一呆。

抬頭望去，只見前面谷口之處人影閃動，打鬥甚烈。

少林羣僧和武當門下弟子，看到那石下埋有火藥，全都爲之一呆，天儀大師冷哼一聲，道：「好毒辣的手段。」一揮手中禪杖，當先由那烈焰中奔穿過去。

少林羣僧齊隨在天儀大師身後，由那熊熊的烈焰中穿奔而過。

毒火成全打出一包藥物，經這一陣燃燒之後，火勢已經小了很多，羣僧奔越時一陣踐踏，火勢已是將要熄滅。

武當派中弟子抬起了紫陽道長，重重圍護着，衝了過去。

這時，那谷口之處，正展開慘烈絕倫的惡鬥，天禪大師奮盡餘力，獨擋鬼老水寒，人魔伍獨的強猛攻勢，不時抽出手來，猛攻毒火成全，以牽制他無暇再放陰火傷人。

天禪大師內功深厚，武功高強，雖然身負傷勢未癒，但他經過一陣調息之後，體力已恢復了不少，胡柏齡突然丟下他，急奔而去時，他眞氣尚未能運轉一週，幸好當時人們都把目光投注到胡柏齡的身上，也沒有人注意到他。

胡柏齡捨身相救羣豪時，他已運息完畢，悄然站了起來。

恰好此時，鍾一豪和羅浮一叟帶着「迷踪谷」中綠林羣雄也繞路趕到。

谷寒香一眼之間，已瞧出胡柏齡正越過那火牆，陷入了少林羣僧包圍之下，不

禁心頭大駭，大叫一聲，直向裏面衝去。

萬映霞，苗素蘭齊聲叫道：「夫人不可涉險！」急急追了過去。

鍾一豪，余亦樂正待隨後追去，却被鄔秋回身攔住了去路，回頭一瞥之下，只見天禪大師悄然依壁而立，不禁微微一怔，舉手一掌劈了過去。

天禪大師揮掌接了一擊，一指戮去。

麥小明身子一幌，衝了過去，舉手一劍，橫掃過去。

他來勢慌急，鍾一豪知道他向自己施襲，揮動手中緬鐵軟刀，接了一劍。

鬼老水寒，人魔伍獨，大喝一聲，聯袂劈出一掌。

兩人掌風强猛，把站在旁邊的余亦樂震的直向旁邊退去。

天禪大師橫跨兩步讓開一擊，縱身一躍，向兩人衝了過去，强控傷勢，提聚眞氣，和兩人打在一起。

麥小明被鍾一豪擋開一劍，心中大怒，立時展開了劍招，綿綿攻上。

鍾一豪雖明知他是鄔秋門下之人，但心惡他狂妄之態，不願多費唇舌解說，施開緬鐵軟刀，和麥小明展開一場搶制先機的快攻。

羅浮一叟帶着數十個綠林高手趕來，眼看着一場自相殘殺，却不知如何處理才好。

就這一陣工夫，天儀大師已帶着羣僧衝到谷口，紛紛揮動兵刃，衝了過去。

鄔秋眼看功敗垂成，心中雖然氣怒至極，但見局勢已成混亂之狀，一時間不易控制，再打下去，也難討得好去，立時長嘯一聲道：「水兄，伍兄，這等混戰，於事無補，咱們早些走吧！」他乃心地陰沉，大奸大惡之人，一見不利於己，立時不再戀戰，當先一拔三丈多高，疾奔而去。

水寒，伍獨聯手劈出一掌，强猛的掌風，迫得帶傷力戰的天禪大師，避向一側閃開，兩人借勢衝出，聯袂疾行。

毒火成全大喝一聲，呼呼劈出兩掌，迫退兩個少林弟子，隨在兩人身後退走。

羅浮一叟霍元伽在這等混亂局勢下，倉促間也不知如何處理，閃向一側，讓開了一條去路。

幾人去勢迅快，片刻間走的沒了踪影，只餘麥小明一個人，還在和鍾一豪全力相拚。

天儀大師抬頭望了霍元伽一眼，一揮手中禪杖，衝了過去。

少林寺僧侶們一見天儀出手，紛紛揮動兵刃。

天禪大師突然叫道：「師弟不可……。」他身負重傷後，又勉强運氣，經過一番激戰——身體早已支持不住，這一開口說話，提聚眞氣，立時散去，倒在地上。

天儀大師停下脚步，正待回頭請示，天禪大師已暈倒在地上。

這時，突然響起一聲冷笑和悶哼，纏戰在一起的鍾一豪和麥小明，霍然分開。

只見麥小明左肩上鮮血淋漓而下，鍾一豪右大腿上，也是血如泉湧。

原來兩人，都負了傷，鍾一豪削中麥小明左肩一刀，麥小明刺了鍾一豪右腿一劍。

余亦樂低聲對霍元伽道：「霍兄請主持大局，約束屬下，別和少林，武當門下衝突。」

霍元伽低聲說道：「這是怎麼回事，兄弟實在是看的有點糊塗了。」

余亦樂道：「此時談話不便，咱們等會再說出不遲。」縱身躍落鍾一豪身側道：「鍾兄傷勢如何？」

鍾一豪搖頭笑道：「一點皮肉之傷，打甚麼緊，余兄快去看看盟主怎麼樣？」

由於天禪大師的喝止，少林僧侶們，已不敢隨便出手，靜靜的排在谷中。

少林派門規森嚴，羣僧訓練有素，雖經大險，仍然個個鎭靜，毫無紊亂現像。

余亦樂回顧了麥小明一眼，道：「小兄弟滿身創傷，又陷在重圍之下，最好別再橫衝直闖，或能保得性命。」

麥小明望也不望余亦樂，放下手中寶劍，席地而坐，閉目養息，放任傷口處鮮血橫流，也不包紮，神色間亦無驚慌之感，對四週重重包圍的羣僧，恍似不覺。

余亦樂微微一皺眉頭，大步直向谷中走去，那列隊而立的少林僧侶雖無出手攔阻之意，但亦無讓開去路之心，余亦樂輕輕咳了一聲，拱手說道：「諸位大師父，請借光一步……」

天儀大師沉聲接口道：「讓他過去。」少林僧侶迅快向兩側分開，讓開一條去路。余亦樂加快脚步，疾奔而過。

這時，谷中火勢，大部已熄，只有零零星星的火頭還在燃燒。

要知這條山谷之中，草木不生，除了鄔秋等預先置放乾柴，枯草，和一些藥物之外，別無可燃之物，所以火起時濃烟蔽天，猛烈異常，但火勢消落，亦是十分快速。

一陣陣沙啞的哭聲，隨着山風傳來，這聲音雖不高亢尖銳，入耳驚心，但一聞之下，却叫人有一種沉痛無比的感覺，似是發出哭聲的人，到了絕望的邊緣，世界上已無一物一事可以留戀。

余亦樂奔行的脚登時感覺沉重起來，似是突然在他心上放置一塊千斤重鉛。

他負着沉重的心情，緩步走了過去，目光觸處，只見谷寒香懷抱着一個魁梧的身軀，斜倚在一片大山石上，雙目微閉，淚水如泉，湧下雙頰，那低沉如訴的哭聲由她輕啓的櫻唇中發了出來。

苗素蘭，萬映霞分守在她的身側，大概兩人都受了谷寒香沉痛的哭聲感染，臉上淚水縱橫。

余亦樂輕輕歎息一聲，暗道：「這兩人怎麼連勸也不知道勸呢？難道讓她哭死不成，」突然加快脚步，走了過去。

只覺那幽幽如訴的哭聲，不停繚繞耳際，當他走近谷寒香時，已被沉痛絕倫的哭聲感染，不自覺淚水滾滾而下，竟然把相勸谷寒香的事情忘去。

美麗的笑容，百媚橫生，使六宮粉黛失色，但最傷心的哭聲，亦有强烈的感染之力，只覺那幽幽如訴聲中，蘊着無比的沉痛，聽上一陣，登時有一種末日降臨，生機全絕之感。

只聽那哭愈聲來愈是微弱，逐漸的聲息全無。

余亦樂拭拭臉上淚水，神志忽然一清，急叫道：「夫人，夫人……」（未完）

神光·文
盧令·圖

鐵笛張



神力斃巨蛟　義勇保社稷

宋仁宗在位時，吐番人趙元旱據甘肅，寧夏，靑海等西北省份，自稱爲西夏國主，擁兵叛亂，成爲宋朝最嚴重的邊患。仁宗先後委派韓琦，范仲淹負責籌邊。費了許多力量，總算保穩了邊境，雖則西夏的勢力，始終未被消滅，但韓琦，范仲淹的威望，已被歷史家盛稱着，提到韓，范，幾無於人不知了。

韓琦經略西北，曾遇到許多艱險。假如沒有張鐵笛仗義，韓琦早已被殺了。張鐵笛眞不愧是江湖上的好漢，但關於這一個俠盜的事跡，找遍了宋史，沒有隻字的記載，只在淸人洪亮吉所著的「西夏國志」上看到張鐵笛的名字，淸人程春治的西夏紀事本末，也有關於張鐵笛的事跡。作者便從這兩本書參以諸家筆記，把張鐵笛義務救韓琦的故事，整理出來，結果發現這故事是非常動人的。

故事發生於仁宗景祐初年。這年在華山西面的長葛縣，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橫貫縣城的許河，河水突然暴漲，平地水深數尺，縣中的人家，包括縣衙門在內，都被洪水淹沒，幸而水不太深，只淹死了縣城裏所有的家畜，人命的損失極爲有限。

縣裏的洪水，急漲急退，一連幾天，把居民弄得狼狽萬分。他們不知道這是受上游山洪暴發的影响，却把這事看成「龍變」。

「蛟龍出現了，就在許河上那石橋附近。」長葛縣裏的人民，這樣轟傳着，許多有胆力的人，便到石橋去觀看究竟，其中有一個，張鐵笛——便是張元。

張元的家世，沒有人能淸楚地知道，市中的遊俠少年，交結朋友，從來不喜歡查根究底。他們都認識張元，知道他所吹笛子是鐵的，份量相當沉重，又知道他認識不少的字。此外便一無所知了。

這天，張元聽說許河裏有蛟，便隨着衆人到石橋上觀看。遠在石橋二十丈外，他已嗅着一股腥味。蠅蚋被腥氣吸引到來，在空中飛舞着。

雖則有不少人來看「蛟」，但路上沒有一條人影。所有來看的人，都爬到屋背上觀看，防備萬一那條蛟吐出水來時，不致被淹。

張元不願意爬上屋背去，他把鐵笛拿在手上，沿着大街，一步近似一步的，直向石橋走去。

「張元，你瘋了嗎。」有人在屋背上向他呼叫着：「你敢走近蛟龍的身旁，不怕牠吃掉你？」

張元沒有回答，他只向那些關心他的人微笑着揮手。別人誰不替他抹一把汗？張元的態度却是如常鎭靜，輕鬆。

十丈，八丈，五丈，三丈，張元繼續向石橋前進，終於在二丈之外停下脚步來。他看見了河邊一條黑色的東西，半截身浸在河裏，一個斗大的頭，枕在石橋，腥氣撲鼻。

「這就是蛟龍麼？」張元審愼地向那條黑色的怪物凝視。怪物長着一個蛇頭，沒有角，也沒有鬚，和一般人所想像中的「蛟龍」不同，身上也別無鱗甲，一片油黑隱約有蛇皮紋。身體像水桶那樣大小。

「我想這只是一條蛟蛇吧了。」張元自忖着。「假如是蛟龍便應有角，更不應長着一個蛇頭。不管牠是甚麼，我不能讓牠活着。」

在張元的身旁，有一具石砧，那是居民平時在河邊洗衣服所公用的東西，自從發現有蛟之後，誰也不敢再到河邊洗衣服了，石砧的砧堂，已給污泥積滿了。

張元走到石砧旁邊，試用手來扳動，石砧的重量，大概有百多斤重，張元將它移動。他坐下身體，兩臂用力，喝了一聲，石砧已給他擧起了。

「這瘋子要惹禍了。」屋背上的人窃窃議論，假如他把石砧擲到蛟的身上，惹怒了蛟龍，全城人都得受害，非制止他不可。

張元一聲不响，擧起石砧，往石橋上走去，那條蛟動也不動，似乎睡着了。直到張元走到距離牠的頭部三尺的地方，牠才給張元沉重的脚步聲音驚醒。那斗大的頭昂了起來，張大了血盤似的口，舌頭吐了出來。

「去吧！」張元奮力把手中的石砧朝牠的頭部擲去，一聲响亮，恰好擲在牠的頭上，血水四射河水翻騰，似乎連底也要翻轉。水花挾着泥，射起三四丈高，然後下雨般洒下來。一條七八丈長的「蛟」身，在河中跳躍。好一會才逐漸靜止了。

「蛟」頭被石砧擊裂，流出血漿來，眼見得已死，這時，瓦面上的人，不約而同發了一聲歡呼，大家紛紛下來，把他擁着，直到縣署去。

長葛的縣官文貴，以隆重的儀式歡迎這一位斬「蛟」英雄。在酒筵上當着父老紳士面前，把一朶剪絨的大花球，替張元簪在襟上，這朶絨花，是縣官的大女兒文麗親手製成的。

文麗小姐今年十八歲，她從十六歲隨着父親由河南的鄭州到這遙遠的邊區來，西北粗獷的民風，養育出來的靑年都是粗魯無文。這使到文麗小姐沒法找到一個戀愛的對象。芳華虛度，懷着一段怨女的情懷，過着寂寞的歲月，及至聽說本縣出現了一個斬蛟的英雄，便忍不住要到屏後偸窺一下。

張元雖是雄健絕倫，但相貌生得異常溫文，一張白晳的臉，當中挺着一管筆直的鼻子，一雙黑眼睛，黑如點漆，神彩奕然，彷彿天上的星星那樣，閃着光亮，熊腰虎背，穩重而不呆笨，言談擧動，不帶一點粗獷之氣，顧盼生情，神光籠罩擧座。他是威武，溫柔的合型，看着只敎人覺得可敬而不是可怕。

文麗在屏後看得呆了，多少年來，她理想中的丈夫，便是這種文武合型的男人，但這種人即使在京都人才萃薈之區，也不容易遇到。何況在這邊區的地方，更是少見，於是，她不由主地把一點情絲，緊緊地縛在張元身上。但張元却一無所知。

文貴也沒有料到女兒對於張元會單戀起來，當他從夫人那裏得知女兒心事後，

不禁震怒對夫人道：「張元只是一個武夫，作我的親兵倒還可以，怎配作我的女婿，你快教她死了這條心吧。我無論如何是不會讓她嫁給張元的。」事情由此開始了急激的變化。當文麗知道父親堅決的意向後，便自作主張收拾了一部份金銀飾物，私奔出衙投張元去了。

張元在長葛縣沒有家，只和一個姓吳名昊的朋友，合租了一間屋，作爲居停。吳昊是西夏國的間諜，出身綠林，後來投到西夏國，接受趙元昊的任命，到長葛縣來，刺探宋朝官方的動靜，並替西夏國招納地方豪傑。他和張元訂交，用意就是打算說服他投到西夏効力的。張元對於吳昊的任務却根本不知道，只當他是江湖上人物，因意氣相投，彼此感情愈來愈親切，成爲長葛縣的偶像，吳昊待他更好，衣食房錢，一概不用張元支付，並供給張元零用。張元自是感激。

這一天恰巧是乞巧節，張元和吳昊在城裏大街小巷穿插了一會兒，看女兒家們拜仙。到二更後，才回寓所。才一進門，小厮便對張元說道：「有一位娘兒來看你的。在裏面，坐候了好一會了。」

「女人！」張元錯愕地問着小厮。吳昊却微笑地道：「原來你也有女朋友，却瞞着我麼？」張元三步併作兩步，逕到自己的房間裏。只見燈下坐着一位少女，靑布裏頭，身上穿的也是靑色的衣服，樸素無華，樣子十分美麗，細看時却非素識。

「你是那一位？」張元侷促地問着。

「我是縣官的女兒文麗。」那女人說，「我來得也許太冒昧了，但我已經徹底的想過，與其爲你害着單思病，抑鬱而死，那就不如背了淫奔的罪名，到來尋你。你是英雄，定不會存有世俗之見，准許我和你結合。」

文麗的話，每一個字都帶着爆炸性。使到英勇的張元也不免驚駭起來。他對着文麗凝視了半晌，文麗那種鎭定堅決的態度，使她看起來更加美麗。張元從沒看見過女兒家有這種英氣的，他現在的感情，已不是兒女的愛，而是英雄見了英雄那樣油然起了惺惺相惜的念頭。

張元自端了一張椅子，對着文麗坐下，把自已一雙闊厚的手掌，按在股上，說道：「我們以前似乎還沒有見過吧。」

「我早已見過你，」文麗鎭靜地說。「你在縣衙喝酒的那天，我在屏後已仔細看了一個飽。那時你襟頭上簪着我手製的絨花，我們實際上在這時已接觸過了。」

「你在那時候便愛上我？」張元微感侷促的說，「可是，爲甚麼你不對你的父親說呢？」

「早已說過了。」文麗有點衝動，「頑固的父親，不許我嫁給沒有功名的人。我們吵過幾場，結果我沒法說服他。你以爲我該怎樣辦呢？」

「我同意你這行動。」張元說，「可是，我們不能再在這兒居住了。」

「我知道，並且準備了。」文麗把身邊的一個包袱，向桌上一放，「這裏面有不少值錢的財寶，足够我們逃亡的。」

「逃亡？」張元沉吟着，「逃到甚麼地方去呢？」

「當然是逃到西夏。」吳昊這時突然從門外進來，插咀說，「只有逃到西夏才能避免官方的緝捕，否則便只有闖江湖，永遠做强盜，永遠流浪。」

「你們甚麼地方也不能去。」一個蒼老的激動聲音，在門外咆哮着。房間裏面的三個人，愕然回顧，只見文貴滿面怒容，當門而立，在他的身旁，有四五個握着刀的衞兵。

文麗掩着面，伏在桌上哭了。文貴走進房來，教衞兵把文麗帶走，然後對張元道：「我當你是英雄，不料居心如此卑鄙，今天的事，自是我那不肖女兒不好，不能入你的罪，但我却要向你警告以後你若再和她來往，當心我把你抓進牢裏去。」

像從一場噩夢中醒來似的，張元黯然看着文貴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然後回過頭來，向吳昊交換一個困惑的眼色，苦笑在彼此的唇邊迸出。

爲着獵取功名，張元終於投入韓琦的幕府，並由韓琦的舉薦，當了延安團練副使。張元對於功名，其始就絕不感興趣，可是，爲着文麗的原故，他不得不弄一弨官銜，較早的時間，文麗曾經託人帶給張元一個口信說，她已說服了父親，只要他能得到一官半職，便可以結婚了，盼望張元努力。

爲着這原因，他才投到韓琦幕下，然而，張元的團練副使才發表，文麗的死訊也傳來了。文麗是甚麼病的，張元無從得知，另一個消息說文麗根本不會死，只是被文貴送回原籍去，總之，文麗不在長葛縣了。

這消息對張元的確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假如不是爲了文麗，他決不會做官。在這時候做官太沒意思了。負責籌邊的大帥們，急於延聘人材，招賢納士，隨便把官銜亂送。便有一些騙子們，口出大言，招搖過市，自稱爲奇才。曾有三個騙子，做了四句詩道：「踏破賀蘭石，掃除西海塵，布衣能効死，可惜作窮鱗。」令人把詩句刻在一塊大石上，僱了幾名壯漢，把大石在市上推着走，三個騙子，穿了白衣冠，跟在石後，一邊走一邊哭，引動市人尾隨觀看，韓琦知道了，以爲這三個人定是奇才，馬上請了他們進署，授了官銜。又有人在界上寺的牆壁上題詩道：「夏竦何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夏竦見了，也把這人請來做官。

在張元任延安團練副使的同時，有一個姓張的也補了乾祐尉，這個姓張的來歷，原是走江湖賣藝的，面目黧黑，滿面鬍子，戴了一頂靑巾，穿了一件黑袍。到延安便做了兩句詩道：「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台。」寫在紙上，逕來找韓琦，韓琦看了詩句，認爲這是奇士，延進署來，教他和張元同房居住，稱之爲大張先生，却把張元稱作小張先生，後來大家都得了官。

那位大張先生上任，不到十天，便收受了五七千兩銀子的贓物，被地方紳士告了一狀，韓琦派人去查究時，他已逃得無影無蹤。這一來張元連帶也受了影响，別人總把他當作大張先生一流的人看待，韓琦對他也開始不信任了。

韓琦、夏竦這兩位籌邊的大帥，都是讀書人，騙子們便專門在文字上自我誇大

，以博取官職。一時委出的官吏，全是這種人，有一個大理寺評，靠兩句「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靑天」的詩，就得到官職，時人稱爲「白眼寺評」。

這種種怪現狀，不一而足，張元看在眼裏又好氣又好笑，暗中計議道：「我做官原只爲了文麗，文麗既然死了，何必在此戀棧。」當下便向韓琦辭職，堅決不幹。韓琦挽留不住，只得送了筆盤費，張元自回長葛去。

吳昊乘機說張元投奔西夏。張元謝道：「我是漢人，放着宋朝的官不做，爲甚麼要做西夏的官？不如在江湖上浪跡，交結各地的綠林，到處受他們的供養，比做官好得多了。」吳昊知道張元不能勉强，只得由他去。

張元懷着他的鐵笛離開長葛，向西面的平凉，開遠，直抵崆峒山，經過環州，出了長城，北到韃靼，西至吐蕃，到處流浪着。這時，西夏、羌人、契丹、韃靼，吐蕃和漢族的人，在上述這些地區上混雜，時而連和，時而互攻，情勢非常混亂。

張元到處浪遊，並不是沒有目的地，他有着一個大計劃，打算糾合各路的草澤英雄，割據由崆峒山至合龍谷一帶，自成一國，作爲宋國與西夏的緩衝。

崆峒山中的强盜，在西北各股綠林中，隱然居於領袖的地位，張元和崆峒山的盜首朱保，是同門的師兄弟，他們的師傅姚長，便是崆峒派武術的始創者。姚長一生只把他的拳術，傳給朱保和張元兩人。姚長死後，朱保便據了崆峒山作爲根據，憑着武術，以次收服了合龍谷、六盤山、大聖山等各處的綠林。張元雖沒有入夥爲盜，但憑着朱保的關係，各地的綠林，都知道張鐵笛。有時張元在深山中迷路，便取鐵笛來吹，附近的綠林便聞聲到來指引。是以張元能够暢遊各處別人所不能到的地方。

然而，那一套大計劃，終於受了西夏國主趙元昊的阻力，無法實現。趙元昊眞不愧是開基創業的英主，他枕着賀蘭山，據黃河之險，作爲根據，逐漸向外伸張他的勢力。趙元昊的計劃，大致與張元的相同。趙元昊所選擇的地點，却比較崆峒山爲有利。結果趙元昊成功了，在短短四年之間，已經佔據了夏川、銀川、綏德、靜州、宥州、靈州、監州、會川、甘州、凉州、瓜州、沙州和肅州各地，有兵力十五萬八千多人。置十八監軍司，委出將領分別統領，自河北臥囉娘山，屯兵萬人，以防契丹，麟州甘州屯兵三萬，以防吐蕃回紇。賀蘭山駐兵五萬，靈州駐兵五萬，策應各路。

把所佔的地區鞏固起來，連崆峒山也在控制之下，張元眼見趙元昊勢力已成，不能够和他抗衡，便逐漸頹廢起來。自到麟州府，佔了一座黃茅山，實行落草。

麟州府在黃河西，古代稱爲雲中，現屬甘肅的西部，這兒漢人和吐蕃人雜處。黃茅山便在麟州境內。這山形勢奇險，極目四顧，沒有十步平坦，居民却在山上，依着山勢來蓋搭房舍，把斜坡上的土掘開，掘成一個龕形，然後架上橫樑，用瓦覆蓋，牆壁就是山，這一種特殊的房屋至今還存在着。

張元來到黃茅山，把原日的地方官趕絕，佔據了官府，發號施令，雖是强盜却和官吏沒有分別。

黃茅山的風俗，也是非常特殊的，這兒完全沒有所謂禮教，戀愛絕對自由，女兒長大之後，自行擇偶，父母一概不聞不問。結合之後，唯恐兩情中途有變化，不能偕老，於是男女兩方，相約到山上去自殺，跑到山岩掩映的地方，並頭而臥，把一條繩子套在兩人的頭上，一人執一頭，用力拉緊，直到氣絕而死。家裏的人尋到，見了也不哭，認爲這是男女間最快樂的事情，用不着悲悼，只以繒綵包着男女的屍身，外面用氈裹着，用草密束着，然後在高嶺上搭架木柵，把屍身放到柵上，這樣據說是可以升天，男女雙方家族，在柵下擊鼓歡呼，終日飲酒作樂，至晚方散。張元初到的時候，被這種浪漫的風俗震駭着，曾下令禁止自殺，風氣雖然稍戢，但終始沒有根絕。

西夏的兵，時常在黃茅山下經過，張元不理他們，他們也不敢進犯。可是，如果山上短欠粮食的時候，張元還是會下山來刼取西夏軍隊中的輜重粮食，作爲給養的。事實上西夏的兵也和强盜一樣，他們時常擄刧宋國邊境縣份，擄掠人畜，財貨粮食，以至婦女。張元只作了强盜的强盜而已。

就在張元據了黃茅山的第一個冬天，麟州境內下着大雪，黃茅山上的屋宇，給雪壓坍了過萬戶，災情嚴重，山上的存粮不多，無法應付急賑，張元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一隊西夏軍隊剛從宋國的慶翔刧掠回來，從山下經過，張元探得確實，便帶了百多名嘍囉下山截刧。

聽到了張元鐵笛的聲音，西夏軍隊便四散逃走，因爲在流傳西夏國中的傳說，把張元的鐵笛說成會吹散生人的魂魄，死了不得投胎，是以聽到笛聲便不戰而走。

大批的牛羊粮米被張元截獲了，還有一羣被擄的婦女，哭哭啼啼的不願上山。張元正在躊躇怎樣遣散這一比俘虜時，突然其中一個女人叫道：「天啊，你是張元，我終於遇見你了。」

張元回頭細辨，不禁一怔，這女人就是文麗。

「你，你是文麗，」張元跑上前去，「聽說你已經死了，怎會在此見面？」

「我根本不會死。」文麗說，「父親一定不讓我嫁你，把我帶到慶翔姑母家裏，却虛傳了我的死訊，斷絕你的希望。十天前，西夏軍隊攻破了府城，我就被擄了。天可憐我，教你在此攔截。可是你怎會到這兒來？」

張元便把自已的經過，扼要地對文麗說了。文麗泫然投入他的懷中說道：「一切都像是天意，我苦守了幾年，終於守到了結果，現在，沒有人能拆散我們了。」

黃茅山上張燈結綵，全山居民都浴在狂歡裏，他們爲着張元和文麗的結合而慶祝，張元和文麗親自招呼每一個賓客，殺了百多條羊，二十多頭牛，宴會川流不息地早上開始直到深夜，又由第二天早上開始，繼續到間午，就在這時候，一個特殊的賀客，突然到來了，他是吳昊，自從張元離開長葛後，吳昊也回到西夏去了，幾

年來彼此斷絕了音信，直到現在才再見面。張元以鼓舞歡欣的心情來迎接這位多年不見的好朋友。

「你還認得我吧？」吳昊向新娘子說，「那天你到我們家裏的時候，局面眞是尷尬。」

「你剛進來勸我們逃往西夏，我爸就跟着進來了。」文麗還能記憶起當時的事情。

「後來聽到你的死訊，我和張元曾唶嘆了一回，沒想到你還健在，而且終成眷屬，這實在太可喜了。」吳昊說着飛了一觴和新娘子乾杯。

吳昊這一次到黃茅山來，是奉了西夏主之命，招安張元的。爲着張元不止一次截刼西夏軍隊，西夏政府非常不安。

吳昊探得强盜是張鐵笛，便知道是張元，這才自告奮勇，要來說服他投降西夏。不想到來時，恰遇着張元文麗結婚的喜事。他便作了不速之客。當宴會盡歡而散時，吳昊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但他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當着文麗的面前，直勸張元投降西夏。

「西夏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吳昊說，「別說黃茅山這一隅的地方，不能抗拒，便是韓琦也快完了。你是個英雄，應該知道時勢。」

「謝謝你的關懷。」張元說，「可是，到目前爲止，我還想觀望一下，還是看崆峒山那邊的主意。我知道韓琦曾派人到崆峒山，招撫朱保，假如他受了招安，我便不能去投西夏了，你知道我和朱保是同門兄弟，行動不能分岐的。」

「等一等倒無所謂。」吳昊說，「不過韓琦決不能活得多久，招撫崆峒山決不會成爲事實的。」

「爲什麼你說韓琦活不久呢？」張元詫異地向吳昊追問着。

「這本來是一個秘密。」吳昊遲疑了一會之後，終於說了出來，「這裏沒有外人，不妨對你說吧，我們政府已經派出刺客到延安行刺韓琦去了。」

「行刺？」張元愕然問吳昊，「這不太卑鄙嗎？」

「政治上的行動是沒有卑鄙這兩個字的。」吳昊夷然地，「只要達到目的，是不必計較用甚麼手段。」

「這是你的主張？」張元帶着憤怒質問着。

吳昊知道自己失言了，不敢直認這是自己的主謀，只含糊地說是西夏國謀臣的主意。

「不管這是誰的主意。」張元大聲說，「我必須制止這種卑鄙的陰謀，韓琦雖然對我沒有大恩，可是，當我投到他幕下時，他收容了我，給我官職，總算是够朋友的一個，你們不能暗殺他。」

「可是，刺客這時候恐怕已經下手了。」吳昊舒徐地說：「他們比我先一天出發的，卽使你要制止，無論如何，也來不及了。」

張元拂衣而起，一言不發提着鐵笛撇下新婚的妻子，朝山下便走。

從鱗州到延安的路程，如果直線而論，比由夏州（西夏京城）到延安要近三分之一，可是，在這一條直線上却有小青山、八猪嶺、大青山、甲子山、磨雲山這些崇山峻嶺隔阻着，如果繞山而行，那就比直線多三倍的路程，張元爲着爭取時間，決意翻山越嶺而過，他施展陸地飛行的輕功，創造了一天一夜趕到延安的奇跡，當他抵達延安時，已經疲乏到了頂極，但仍然勉力支撐着，直衝進韓琦的臥室裏。

韓琦在床上端坐着，在他面前的西夏刺客，手中握着明晃晃的刀，面對着面。

張元壓着鐵笛猛吹了一聲，跳出一個裂竹似的聲音，驚動了刺客，也驚動了帳前的侍衞。

刺客回頭一望，張元的鐵笛已脫手箭也似的向刺客握刀的手飛來，只聽得連聲響亮，鐵笛擊中了刀，一併掉在地上。

當張元和刺客糾纏的時候，韓琦赤足跑出了臥室，衞兵保護着韓琦，另外有幾個便衝進室內，捉拿刺客。

可是，刺客已從窗子裏逃走了，只有張元脫力地臥在地上，奄奄一息。

「我終於救了你了。」張元躺在地上說：「可是我對不起文麗，新婚只有一天，她便要成爲孀婦了。」

「不！」韓琦安慰他說，「你沒有受重傷，我教人救治你，決不讓你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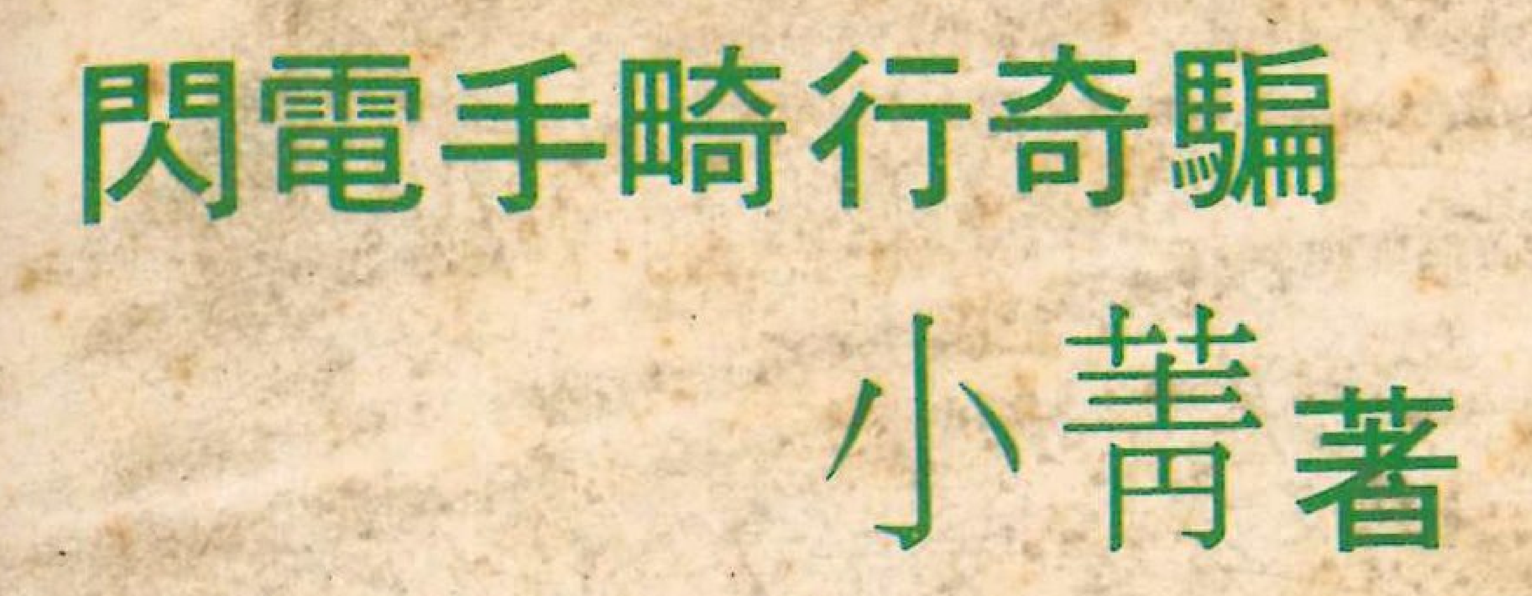
「不成了，我的元氣已竭，五臟俱損，活不下了。我死後請你把我的屍體運到黃茅山上，在山頂架個木柵，把我的屍體放到那上面去。我喜歡這種葬禮。」說着，張元的聲音逐漸低沉。

當一個愉快的笑容在他面上升起時，他的呼吸便停止。韓琦派人把張元的屍體運到黃茅山，同時把文麗接到延安來，把她當作親生女兒般看顧着。後來，文麗終身沒有再嫁人。

崆峒山的朱保，爲着張元捨命救韓琦的原故，也受韓琦的招安了，並且號召綠林，幫着宋竟抗拒西夏，韓琦能確保邊境不讓西夏侵進，幾乎全是朱保的力量。

正史上雖沒有張元的名字，但這一件事跡，終於流傳下來，西北的人民，至今仍懷念着張鐵笛。





閃電手畸行奇騙

小菁著

每個故事都有飽滿的情節！

是娛樂性最豐富的作品！



危險令你戰慄心跳

豪氣令你熱血沸騰

從“鴛鴦艷盜”“毒霧谷恩仇”以至“黑澤銀蛇”，閃電手沈虹的奇詭遭遇，震撼了黑色江湖，揭發了邪門異騙，故事發展一部比一部驚險刺激，鬥智鬥力，細膩緊張兼而有之，值得一讀。

近期佳作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